



亂金劍宮

王度廬著

寶劍金釵

上册

勵力出版社印行

目錄

- 第一回 銀髯鐵臂老鏢頭隱居，
美景芳春小俠女救父。
第二回 碧玉出小家滿城驚豔，
狂徒生奇想深夜偷香。
第三回 飄零書劍名士惹春愁，
蠶擾烟塵少年窺麗影。
第四回 單劍戰嬌娥喜得繡帕，
輕裝走驛路突遇強徒。
第五回 又遇危機鋼鋒助父女，
同羈逆旅豔色惹邪魔。
第六回 衰老投監一朝悲殘命，
風塵送嫁千里盡柔情。
第七回 薄命總紅顏夜傾愁緒，
雄關連翠嶺雨滌俠心。
第八回 立決雌雄青鋒降畫戟，
從今顛額壯士困窮途。
第九回 誤惹烟花呆生遊曲巷，
狂揮鐵掌俠客鬧歌樓。
第十回 妓以俠名華鈿窺倩影，
情真難遣濁酒灌愁心。
第十一回 醉後狂言紅樓貽笑柄，
仇生小隙寶劍對花槍。
第十二回 雨夜留屍魂銷香褥枕，
庵堂試武拳打瘦彌陀。
第十三回 難過妬恨重揮鐵拳頭，
不禁離情暗彈珠淚影。
第十四回 人散夜闌史胖傳消息，
刀鳴劍嘯罵茂敗江湖。
第十五回 禍患突來英雄罹大獄，
遭逢不幸名妓感前塵。
第十六回 落花有主徐侍郎藏嬌，
冤獄得伸鐵貝勒仗義。
第十七回 暫避鋒鏑德五逃塞北，
相商密計冒六引風濤。

長篇武俠小說
寶劍金釵

王度盧著

第一回

銀髯鐵臂老鏢頭隱居
美景芳春小俠女救父

河北省(昔稱直隸)，南控黃河，北依燕山，東面是一遍汪洋的渤海，西面則是縣互數百里的太行山，山並有偉大歷史遺跡的長城，當中是一遍廣大的平原，沙河滹沱河，永定河等幾條大川，就在這廣大平原的曠上流動着。由於地理的形勢，可知古代燕趙等國，是何以能在此稱霸爭雄，而北京又爲什麼能作數百年國都了。此地人民，生性質樸，講忠孝，尙義俠，重然諾，善武技，所以唐代的韓文公曾說：「燕趙古稱慷慨悲歌之士」，而屠沽市井之中，也有肝膽相照的美談，這完全是歷史與地理環境所造成的一種民風。書所說，就是直隸省鉅鹿縣，在前清時代出了一位老俠客，此人姓名雄遠，年紀有六十多歲了，自幼學一身超人的武藝，十八歲時就入了鏢行，闖蕩江湖，保鏢各地，曾折服過許多江湖豪強，作過許多慷慨仗的事情，江湖上的人送給他一個綽號，叫作「鐵翅鷗」。後來他年紀老了，人家就直呼他爲「老鷗」，俞老鏢頭也很喜歡人家這樣的叫他。本來俞老鏢頭是給北京泰興鏢行保鏢，泰興鏢行因爲有他這麼一個鏢頭，會作了二十多年的好生意，稱爲京中頭一家標店，到了四十餘歲時，俞老鏢頭不願再依人作計，就回到家鄉鉅鹿，開了一家雄遠鏢行，他這鏢行也用不着許多鏢頭，若是應了買賣，只是在車前插上他的鏢旗，鏢車的影計帶上他幾張名帖，便無論走多遠的路，也是毫無舛錯，因此他這鏢店很得一些客商信任。十幾年來買

密也非常之好。可是有一次，俞老鏢頭忽然單身走了一趟河南，去了有一個多月，由河南一回來，他就把夥計們全都遣散，鏢行的招牌摘下，從此歇業，不再保鏢，俞老鏢頭爲人也比早先變得更爲和善了，並且輕易也不常出門，一般認識俞老鏢頭的人，都在背地裏互相談論，有的說俞老鏢頭的鏢車在外面出了事，他栽了斗勛，又有的說他在外面一定是作了什麼犯法的事情。可是自從雄遠鏢行歇業以後，至今五六載，既沒聽說有人找俞老鏢頭，叫他賠償鏢銀，又沒有官人來捉他，可見一般人對他是妄加猜度了。俞老鏢頭的鬍子是比早先更白，可是身體却仍如早先一般硬朗，每天只在清晨提個畫眉籠子，到茶館裏找熟人談天，少時就回到家裏閉門不出，俞老鏢頭家中的人口也很簡單，只有老妻劉氏，和女兒秀蓮，住着自置的幾間瓦房，這時，鐵翅鵬俞老鏢頭之名，已漸不爲人所注意，可是他那個女兒，俞秀蓮姑娘，在滿城裏却沒有一個人不知，因爲俞姑娘實在生得太美麗了，聽說她身材不高不低，十分窈窕，瓜子臉兒，兩隻水伶伶的眼睛，不笑時也像帶着笑，櫻桃小口的兩旁，陪襯着兩個笑渦，雖然腳稍大些，但掩不住二八芳年的處女風流，因爲俞秀蓮姑娘生在鏢帥之家，舉止未免豪爽，不似一般書香之家的小姐永遠不出閨房，俞秀蓮家中沒用着婆子丫孃，買針買線總要她自己出門去叫貨郎，因此就時常被人家覷見她的芳姿，那些看過她的人，只要是個年輕的人，就莫不魂銷心醉，腦筋裏留下不可消磨的美麗印象，自然有不少當地的富家公子，輕薄兒郎，對秀蓮姑娘就懷着野心，可是又曉得這位姑娘的父親，就是那號稱鐵翅鵬的俞老鏢頭，誰敢因爲要接近這一朵鮮花，去惹那老鷹的鐵翅呀？秀蓮姑娘貌雖風流，但性極端淑，輕易不用眼睛看人，每日除了從母親做些針黹之外，便隨她父親學習武技。這時是正月中旬的天氣，忽然有俞老鏢頭的帥侄金鏢郁天傑，從河南彰德府來到鉅鹿縣，特地給帥叔拜年。俞老鏢頭留他在家中住了兩天，叔侄二人說了許多話，郁天傑走後，俞老鏢頭就彷彿十分憂

愁，像有一件很要緊的事，却不能對老妻和女兒去說，到了晚間，把大門關得特別地嚴，並囑咐老妻和女兒說：「從明天起，外面若有人打門，你們不許去開，非得先告訴我，才能開門。」秀蓮姑娘聽了，很覺得詫異，便問：「爸爸，爲什麼事，要這樣小心呢？」俞老鏢頭彷彿很煩惱的說道：「你女孩子家，不要多問！」秀蓮姑娘的父親，向來沒這樣厲聲說過她，當下她便不敢再問了，老鏢頭又把壁上懸着的一口鋼刀摘下，鏘的一聲，抽了出來，這口刀作深青色，老鏢頭用過他二十多年。這口刀也喝過幾個惡人的鮮血，可是現在老鏢頭已有好幾年沒有用他了，拿在手中顛了顛，覺得有些沉重，老鏢頭不由長歎口氣，自言自語地說道，「到底我是老了，還不得強了！」說到這裏不禁想起，自己快到五十歲時才生了一個孩子，還是一個女兒，雖然也跟着自己學了一身的武藝，可是到底不中用，假若秀蓮是一個男孩子，那何至於自己煩惱，想到這裏，感覺到老境的淒涼，不由又歎了一聲，他的老妻劉氏，跟了俞雄遠半輩子，常常見他丈夫有時自己對着自己笑，有時自己連聲歎氣，所以如今對老鏢頭這樣的舉動倒不甚介意，可是秀蓮姑娘却沒看慣她父親這樣難受過，當時芳心十分難受，用眼看了看她母親，只見母親依舊近着燈光在縫衣服，並不問父親是因何這樣，秀蓮不由就落下幾滴眼淚，雖然再不敢向父親去詢問，可是心中也略略的明白，猜着大概是父親在外有什麼仇人，現在那仇人必是要來報仇，所以前天郁天傑到這裏來，一定不是專爲給父親來拜年，必是把仇人要來報復的消息，告訴了父親，所以父親才這樣小心謹慎地提防着，秀蓮姑娘似乎猜得不錯，當夜她父親果然沒睡好覺，到半夜裏還聽見她的父親在牀上歎氣，那口鋼刀在老鏢頭的枕頭旁邊放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老鏢頭就在院中耍了一趟刀彷彿是練習的樣子，秀蓮姑娘在屋裏梳着頭，隔着玻璃往院中去看，只見鋼刀颯颯的響，寒光隨着老鏢頭的身子纏繞，斂是好刀法，可是老鏢頭這趟刀，練了不過一刻鐘，就收住了刀勢，

臉也紅了，頭上也流下汗來，口中喘着氣，吹得雪白的鬚子亂動，秀蓮姑娘的眼淚不住亂滾，由鏡裏斜看着，見門帘一啓，母親進屋來了，秀蓮姑娘趕緊用手巾擦臉，又擦了些胭脂，就把淚痕掩去了，當日老鏢頭也沒到茶館裏去，畫眉掛在簷下，不住唧唧喳喳的亂叫，老鏢頭也彷彿沒有聽見，只是背着手，揚着頭在院中來回的走，像思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似的，當日老鏢頭精神極爲驚覺，只要聽得門一響，他就先回到屋裏拿上刀，才出去開門，俞秀蓮姑娘也不穿素日的肥袖衣裳，只穿着練武藝時的那身窄袖窄襟的青布短衣褲，時時抬頭凝望着她閨房中壁間懸掛的那一對雙刀，心說：只要父親的仇人來，不用父親自己動手，我就非要跟他拚命不可，也叫父親曉得曉得，他老人家不是白白的把武藝傳授給我了！他父女這樣小心防備着，可是一連過了十幾天，一點事也沒有發生，更沒有什麼陌生的人來找俞老鏢頭，這時秀蓮姑娘才算放心，可是又憂愁父親也許是有了神經病，本來是一點事也沒有，他老人家自己這樣疑神疑鬼，未必不是舊日受過什麼刺激，作過什麼虧心事，到了現在才這樣的，此時老鏢頭見無事發生，一切舉止也就恢復了往日的狀態，每天早晨照樣提着畫眉籠子上茶館，在家中跟老妻和女兒照樣有說有笑，彷彿他的心裏，已再沒有什麼憂懼似的，一連又過了一個多月，這天是三月清明，按照習俗，家家要到祖塋上焚紙掃墓，俞老鏢頭把他早先手下的一個夥計，名叫地裏鬼崔三的人，找來給看着家，俞老鏢頭雇了一輛騾車，秀蓮姑娘和她的母親坐在車裏，俞老鏢頭跨着車轅，這輛車就出了巷口，順着大街，往北門走去，走在大街上，有路過的熟人，看見車上掛着燒紙和金錢紙錠等物，就向俞老鏢頭低着腰招呼道：「俞老叔上墳燒紙去嗎？」俞老鏢頭在車上含笑點頭，說：「可不是嗎！」同時，路過的人，自然難免要往車箱裏去望，那位本城的絕色美人兒俞姑娘，就穿着淺紅的衣裳，像這三月開的桃花一般的坐在裏面了。出了北門，順着車轅往東走去，俞氏的祖塋在北門

外東北方面，約有十六里路，所以驟車也得走很多時候，此時遍野麥苗青青，村舍旁桃花向人露着笑靨，黃的，白的，小蝴蝶在野草野花之間飛舞，溫軟的東風撫着人的臉同手，秀蓮姑娘在車裏嬌聲呼道：「爸爸，你瞧，這麥苗兒都長了這麼高啦！」俞老鏢頭漫答應着道：「真是的，今年一定是好年成。」說話時他却眼望着那麥田之間無數的累累的墳墓，有的墳上堆着燒過了的紙灰，有的墳旁還有穿孝的人哭泣，俞老鏢頭摸摸他那被春風吹得亂動的白鬚，心中發出一種莫明的悵惘，彷彿感覺到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恐怕過不了幾年，也就要長眠於地下了！這時秀蓮姑娘心中的感想，却與她的父親不同，她對這新垂絲的綠柳，才開放的紅桃，和這遍野芳菲，心中發生無限的青春快樂，那位老太太像是個木頭人，她坐在車的最裏邊，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想，只盼着快到了墳地，燒完紙回家，好去拆洗她那件衾衣，車走到下午一時許，就到了墳地，俞家累代都是以武藝謀生的人，沒有什麼顯赫的人物，所以墳地上不但沒有一座碑，連一棵樹也沒有，秀蓮和她母親下了車，俞老鏢頭帶着她們，按着每一座墳都叩頭燒紙，然後又到在附近住的看墳人的家中，歇了一會，喝些茶，吃些粗點心，然後又坐着車往回裏去走，車走了五六里地，已然遠遠望見鉅鹿縣的北門城樓，這時忽然面前來了四匹馬，第一匹黑馬上是一個年有二十多歲大眼睛，紫紅臉的年輕漢子，來到俞老鏢頭的車前，就喝道：「下來，下來！」俞老鏢頭這時臉上已然變了顏色，那四個人全都下了馬，各自抽出一口明亮亮的鋼刀來，那紫紅臉的人，對着俞老鏢頭冷笑說：「到了今天，我父親的大仇可算報了！」說時一齊上前，要拉俞老鏢頭下車，俞老鏢頭想不到如今竟遇着這事，如今帶着妻女，手中又無兵器，可怎麼辦，正要跟他們講幾句話，這時忽然秀蓮姑娘由車裏鑽出來，向那四個人連連擺手急說：「你們先別動手，我問你們到底是爲什麼？」那四個人看了看秀蓮姑娘，就向俞老鏢頭說：「嘿，你還有這麼好模樣的女

兒，俞老鏢頭把秀蓮護住，向那四個人怒斥道：「你們先退後一步，我這就下車去，要殺要砍隨你們！」但那四個人那裏肯聽這話，有一個黃臉膛的掄刀向俞老鏢頭就砍。秀蓮姑娘突然跳下車去，把那人持刀的手腕托住，很快的就奪刀在手，她把鋼刀颯颯掄了兩下，逼得那四個人不得不退後兩步，這時俞老鏢頭在車上叫道：「秀蓮，快把刀給我！」那三個手裏還有兵刃的，那容秀蓮把刀遞給她的父親，就一齊掄刀來砍秀蓮，秀蓮姑娘掄刀如飛，五六下，就一刀砍在一個胖子的背上，胖子哎喲一聲躺在地下，秀蓮姑娘敵住那兩個人，這時俞老鏢頭也跳下車去，將那受傷胖子手中的刀在手，掄刀過去，一面與那兩個人交戰，一面急急的說：「秀蓮往後去！」但是秀蓮姑娘的鋼刀，寒光飛舞，正敵住那紫紅臉的人，那肯退後，俞老鏢頭與一個有黑鬍子的人交手，那人敵不過俞老鏢頭，轉身就跑，此時那紫紅臉的人反倒落得人單勢孤，一口鋼刀敵住俞老鏢頭父女，雖然他武藝高強，但也難以取勝，這時道旁聚了許多行人，齊呼道：「喂喂再打就要出人命了」可是都因為被他們的刀光把眼睛弄得繚繞亂了，誰也不敢近前來解勸，那三口刀又交戰了十幾合，這時忽有一個少年，由人叢中跑過去，手持一口寶劍，把俞老鏢頭父女，和那紫紅臉的漢子，三口門得正緊的鋼刀分開，說道：「別動手啦！別動手啦！有什麼話對我說。」那紫紅臉的漢子，正喜有這麼一個人從中解勸，他趕緊收住刀勢，退後幾步，不住的氣喘吁吁，他那張臉此時就像燒焦了的茄子一般的又黑又紫，這時趕車的人才從車裏頭鑽出來，俞老太太還是不住的打哆嗦，那兩個跑了的匪人，又走回來由地下把他們那背上接了俞秀蓮一刀的同伴拉起，這時二三十個走路的人，齊都過來，有人認得俞老鏢頭，就說：「俞老叔跟姑娘受驚了！」又有人說：「把這幾個強盜綁起來，送到衙門去！」俞老鏢頭一面向眾人拱手道謝，一面說：「不要綁他們，他們不是強盜，却於跟我有仇的人，冤家宜解不宜結，問問他們若是也不願打官司，就

叫他們去吧。」這時那三個人攙着一個受傷的，提着兩口刀，牽着四匹馬，什麼話也不說，就往北走去了，這裏的人，有的看了俞秀蓮一眼就走了，有的就問俞老鏢頭跟那幾個人有什麼仇，有的就不住稱讚秀蓮姑娘的武藝高強，那剛才給勸架的提督寶劍的少年，也問俞老鏢頭與那幾個人爭鬥的原因，老鏢頭向那少年說，「我是以保鏢爲生的，闖了半輩子江湖，自然難免與人結仇，所以今天才出了這事，幸仗閣下從中給勸開，不然一定要出人命，其實打官司我也不怕，不過我老了，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說時，又叫女兒向衆人道謝，秀蓮姑娘把兩隻手攔在前胸，向衆人拜了拜，然後就上車了，俞老鏢頭也向衆人拱手，遂就跨上車轅，趕車的人揮動鞭子就走了，行路的人和那少年也各自走去，俞老鏢頭的車進了城，回到家門首，俞老鏢頭先叫秀蓮姑娘攙着他母親下車，叫開門進去，然後俞老鏢頭開發了車錢，手提着奪來的那兩口刀，也進了門，崔三迎面問道：「老叔回來了！」俞老鏢頭答道：「回來了，累你看家！你先走吧，回頭把孫正禮叫來。」崔三答應一聲，用眼看了看老鏢頭手中提着的那兩口鋼刀，就出門走了。老鏢頭就親自把門關好，並用一塊大石頭把門頂住，就進到屋裏，秀蓮姑娘趕緊給她父親倒茶，俞老太太就問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四個人爲什麼那樣的兇，俞老鏢頭長長的歎了口氣，說：「等我歇一會，我再告訴你們！」遂把兩口刀立在牆角，坐在椅子上，不住地喘氣，秀蓮只想聽她父親說那四個匪人的來歷，問道：「爸爸喝茶呀？」老鏢頭從女兒的手中把茶碗接來喝了一口，便望着秀蓮姑娘說：「今天幸虧有你跟着，要不然，我非遭仇人的毒手不可！」秀蓮姑娘聽父親稱讚了自己這句，又回想起將才那樣緊急危迫的情形，心裏一陣難過，眼淚滴滴的落下來，老鏢頭從來沒哭過，但此時他也不禁落下幾點老淚，又歎了口氣，便向女兒說：「在六年以前，那時你已十一歲了，大概你還記得，我會到過一趟河南，從河南回來，我就把鏢行收了，再也不作買賣，我和

今天那幾個人的深仇大恨，也就是從那時結起！」說到這裏，眼淚越發像湧泉一般地流下，帶着淒慘的聲音說：「你有一個何二叔……」說話時用手指了指桌着桌子正擦眼淚的老妻，說：「你母親見過他，名叫寶刀何飛龍，在年輕時與我是最好的朋友，那時我們都在北京作鏢頭，我在泰興鏢行，他在保安鏢行，沒事時我們一同飲酒，一同談天，真如兄弟一般，可是他這個人武藝雖然高強，心地也不錯，只是太好女色，時常勾引良家婦女，我勸他，他也不聽。後來因為結識了一個婦人，與另一個男子爭風吃醋，他動刀把人殺了，幸虧我幫助他三十兩銀子，他才逃出北京，奔到河南，在河南聽說他當了幾年強盜，後來不知怎麼會發了財，改名爲何文亮，在衛輝府置了田產，並且也有了妻子和孩兒，但是我們却彼此不通音信了，六年以前，我答應了一個買賣，是新河縣的胡舉人得了河南武陟縣的知縣，我就派了兩個夥計拿着我的名帖，保護胡舉人夫婦到任上去，不料走在衛輝府，就被何飛龍勾結了山賊，把胡舉人劫住，銀錢行李全沒搶去，只把胡舉人一位二十來歲的夫人搶到山上一座廟裏留下三天才給放了，夥計回來向我報信，我就十分憤恨，親自到了衛輝府找着何飛龍，我本來還跟他講四十年前的交情，只向他嚴詞質問，不料他竟翻臉不認人，十分兇橫，我就與他交起手來，不料就一刀將他殺死！」說到這裏，俞老鏢頭覺得很難過，秀蓮姑娘却聽得很入神，俞老太太回想起四十年前，自己跟丈夫住在北京時，見過的那個何飛龍，那時何飛龍年紀不過二十上下，白淨臉，大眼睛，永遠穿着綢緞的衣裳，管自己叫大嫂子。跟丈夫天天在一起，後來他犯了人命案，就一去不知下落，現在想着他也快到六十歲了，却不料已被丈夫在六年以前給殺死了！當下俞老鏢頭又繼續着說：「我殺死何飛龍以後，他的家裏，因此事與盜案有關，也不敢去告狀，胡舉人因爲妻子被辱，也不願聲張，事情就私了啦，這件事除了我的師姪郁天傑和幾個夥計，因爲是他們跟着鏢車，曉得詳情以外，再也沒有人知道，

我回到家裏來，心中十分難過，第一是我的鏢車在外面出了事，就是沒有多少人知道，但我也沒有臉再開這座鏢行，第二是何飛龍本來是我多年的好友，雖然他後來學壞了，作了那件天地所不容的事，而且與我翻了臉，但我親自動手，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朋友給殺死了，事後想着也未免心中難過。所以我就將鏢行關了門，亦不再走江湖，這事過了五六年我也就忘了，不料兩月前，郁天傑來給我拜年，他忽然對我說，現在何飛龍的兩個兒子全都長大了，一個叫鐵塔何三虎，一個叫紫臉鬼何七虎，並有他的女婿金槍張玉瑾，和他女兒女魔王何劍娥，在這幾年以內，他們全都學會了一身驚人的武藝，現在想起了報仇，並聽他們會對人說過，在三個月以內，必要到鉅鹿來殺死我，所以郁天傑走後，我就時刻防備，可是後來沒見仇人找我來，我也就懈怠了，却不料今天因為上墳燒紙，竟遇見這件事！」秀蓮姑娘聽她父親說了與何家結仇的始末，她就安慰她的父親說：「爸爸，今天的事情一過，你也就再用不着憂愁了，他的兒子和女婿，本領也不過如此，今天他叫咱們打走了，一定就怕了咱們，再也不敢找爸爸搗亂來了。」俞老鏢頭搖頭說：「咳，你真是小孩子的見解，今天攔住我們車的那四個人，大概就有何飛龍的兩個兒子在內，這幾個人我倒不怕，我所憂慮的就是那個金槍張玉瑾。」秀蓮姑娘在旁忙問道：「張玉瑾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俞老鏢頭說：「此人我沒見過，不過在前幾年我就聽人說，此人的武藝十分高強，一桿槍沒遇見過對手，現在也就是三十來歲，想不到他要的是何飛龍的女兒，聽郁天傑說，張玉瑾恨我刺骨，他罵我是沒義氣的人，大概他早晚必來尋我，以替他丈人報仇。」秀蓮姑娘聽完了她父親這話，不住冷笑，芳容上帶着怒色，向他父親說：「爸爸別着急，那張玉瑾若來，叫我敵擋他，別說是一個張玉瑾，就是他們來幾十個人，我也不能叫他們傷了爸爸一根鬚子！俞老鏢頭聽了女兒這句話，不由倒笑了，本來自己平素不大注意女兒的武藝，以為一個女孩子家，就無論刀法拳術學

得怎樣好，也敵不過身高力大的男子漢，可是今天在城外見秀蓮姑娘空手奪刀，力敵四個莽漢，而且還被擄砍傷了一個，她那身手的靈敏，刀法的純熟，爭鬥時的勇敢，真是出於自己的意思之外，足見生下女兒也不見得不如男子。如今又聽了女兒這幾句激昂勇敢的話，就不禁心中寬慰了些，點頭說：「好吧，我也不發愁了，反正他們要是打算報仇，我無論躲到那裏去，他們也會追了去的，現在咱們還在這裏住着，每日要小心些，看他們還有什麼手段對付我，假若那個金槍張玉瑾來了，咱們爺兒倆個也許能够把他打走，秀蓮姑娘見她父親現在的心彷彿寬慰了些，便很高興地同她父親又談了些旁的閒話，這時俞老太太忙着去做晚飯，飯後，那地裏鬼崔三已把孫正禮找來了，這孫正禮年有三十餘歲，高大的身材，膂力驚人，拳脚更是打得好，人送給他一個綽號叫作「五爪鷹」，早先他也是俞老鏢頭手下的夥計，頗給俞老鏢頭出過很多的力，俞老鏢頭也時常指點他的武藝，因此孫正禮總叫俞老鏢頭爲師父，今天孫正禮正在城裏劉財主家教拳，忽見地裏鬼崔三來找他，說是俞老師父叫他今天去，所以吃過晚飯，五爪鷹孫正禮就跟崔三來見俞老鏢頭，因爲今天有那件事情發生，俞老鏢頭對於自己有仇人的事，也無法再隱瞞，遂就把自已與何飛龍的兒子何三虎何七虎，及金槍張玉瑾結仇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就說：「我老了，精神力氣都不成了，秀蓮雖然武藝也學得不錯了，但究竟是女孩子，再說她早已許了人家，倘若有什麼舛錯，我也難以見親家之面，所以我把你請來，叫你幫助幫助我。」五爪鷹孫正禮一聽，他就拍了胸脯說，「師父別着急，都有我了，我現在就在劉家教兩個徒弟，教完拳我就沒事了，由今天起我就搬到這裏來住，無論白日或是黑夜，若有什麼不知死活的江湖小輩，到這裏來師父跟姑娘全不要管，我非得打他們一個屁滾尿流不可！」俞老鏢頭曉得孫正禮不是誇口，近幾年來他的武藝真練得不錯了，當下就點頭說：「好，你跟崔三都把鋪蓋搬來，就住在外院吧。」當下孫正

禮和崔三就搬來鋪蓋，在俞家外院的兩間西屋裏去住，由此孫正禮每日除了到劉家教一會拳之外，便在俞家住着，他把一口鋼刀擦得雪亮，每夜要到院中和房上巡查三四次，可是一連過了兩三天，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第二回

碧玉出小家滿城驚
狂徒生奇想深夜偷香

自從俞秀蓮姑娘在城外單身救父，徒手奪刀，力敵四條莽漢之事發生，不到兩天鉅鹿縣就傳說遍了，都很驚訝地互相談着說：「啊呀！原來俞家姑娘的武藝比他爸爸還高強得多呢！」又有平素對於這位絕美人兒抱着滿懷野心的少年們，聽了這事，却不禁大為懊喪，想着：完了，倘或那位姑娘是個柔和的人兒，倒許還有希望親近親近她，現在她竟是這麼利害，一個人能够把四個全拿着刀的大漢子打走，這以後誰還敢向他調情呀，要是叫她的手指兒戳一下，那還不得送了命嗎！因此鉅鹿縣的一般人，不但對俞姑娘的秀色還是那樣驚羨，並且對於俞姑娘的武藝，也懷着戒心，誠恐有時多看他一眼，便招出他一頓毒打來，在那次城外的事情發生的第四天，午飯才過，俞姑娘聽見門外有搖鼓的聲音，便想起應該買幾條絨線，好把自己那雙綉鞋做起來，於是跑出屋去，開了門，就點手叫道：「貨郎！貨郎！」五十多歲的一個老貨郎揹着木箱，提着小鼓轉回來，向他的熟主顧問道：「姑娘，要什麼線」說時把箱子放在門前的石階上，秀蓮姑娘在門檻裏，手探出門外，就挑揀各色的絨線，這時忽聽有人叫道：「姑娘！」秀蓮姑娘抬起頭一看，原來是一個三寸來歲的少年，是淡黃臉重眉毛，右臉上有一顆很顯眼的紅痣，穿着青洋縐衫褲，一雙青緞靴子，向秀蓮姑娘深深地作了一揖，帶笑問道：「請問姑娘俞老叔在家裏嗎？」秀蓮姑娘看見這人彷彿有點眼熟，可是想不起這人

在那裏見過，她立刻臉上泛起來紅霞，回身向門裏叫了：「崔三哥，崔三哥，外面有人我！」她却不跟這少年答話，連正眼看也不看，挑選了幾條紅綠的絨線，把制錢扔下，就跑進裏院去了，這時地裏鬼崔三由屋裏出來，到門前一看這個少年，便問道：「你找誰？」那少年一面用眼睛看着秀蓮姑娘跑進裏院時那倩麗的背影，一面向崔三拱手說：「我是找俞老叔，請你進去給言語一聲！」崔三看着這個人的來頭就有些不正，便揚目問道：「你到底姓什麼呀？我給你進去言語，我也得先知道你是幹什麼的呀！」那少年又向崔三拱手，說：「姓梁，就住在西邊泰德和，俞老叔見過我。」崔三還沒進去給他傳達，俞老鏢頭已然手提着一口鋼刀走出來了，那少年趕緊深深打躬，叫了聲俞老叔！俞老鏢頭看了半天，才認出來，這人原是那天在城外，持劍勸住雙方停止爭鬥的那個少年，當下俞老鏢頭向那人陪笑，連忙把他讓到外院西屋裏，這時孫正禮也在屋裏，俞老鏢頭就給引見說，這是我的徒弟孫正禮，大爺你貴姓？」那人一面向孫正禮拱手，一面向老鏢頭答道：「小娃名叫梁文錦，東邊泰德和糧店，就是我家開的，」俞老鏢頭說：「哦，原來是梁東家，一向少拜望，那天在城外，虧得你從中解勸，要不然我們就許鬧出人命來！」說時把手中的刀立在牆根下，又叫崔三給梁文錦倒茶，當下梁文錦就說：「小娃家住在南宮縣，因在這裏有買賣，所以常到這裏來玩，前天是到城外訪友回來正遇見老叔與那幾個人交戰，姑娘也在旁幫助，我在旁邊看了會，見老叔和姑娘全都刀法熟練，小娃心中十分欽佩，但又想老叔若是殺傷了他們，也難免要打官司，因此才從中解勸，本來昨天我就想來看老叔，但因爲有點旁的事，沒得工夫，今天特來拜見老叔，並問老叔和姑娘那天從城外回來可好？」俞老鏢頭說：「多謝關心，我俞英雄遠離開江湖已快十年了輕易不願和人惹氣，那天的事，實在是突如其來，我至今還不明白，那幾個人爲什麼要害我，想是我早先曾不經意把人得罪過，如今他們才找我來作對。」梁文

錦說：「老叔是江湖聞名的英雄，早先你老人家在各地行俠仗義，自然難免結下仇人，現在他們見老叔年高了，就打算來欺負老叔，可是不料老叔雖然年邁，但英勇不減當年，而且姑娘的武藝也是那麼高強，他們現在既知道了，大概以後也就不敢再來找尋老叔。」俞老鏢頭搖頭說：「那也不一定！」梁文錦說：「不要緊，小姪也頗會些武藝，以後再有人來找尋老叔，就請老叔派人給我送個信，不，我也可以每天來看一看，無論他們來多少人，不用老叔動手，就由我和那位妹妹，我們兩人也能把匪人打走！」老鏢頭聽這姓梁的少爺說話有些不知自量，便不愛答理他了，只是點頭，旁邊五爪鷹孫正禮却見這少年有點可恨，想要把他趕出去，這時那梁文錦站起身來，要請俞老鏢頭帶他到裏院去拜見嫡母，老鏢頭見他這樣，越發從心裏不耐煩，便慢答道：「她是有病的人，不願意見人，恕我不往裏讓你了。」梁文錦也看出老鏢頭是不高興的樣子，更見那個孫正禮瞪着兩隻大眼睛望着自己，彷彿很生氣的樣子，便不敢在此久留，忙起身告辭，老鏢頭送他出了屋門，那梁文錦還往二門裏望了望，就出門去了，孫正禮追將出去，握着拳頭罵了聲：「什麼東西！」梁文錦却連頭也不回，就往巷口外走去了，這裏孫正禮關上門，回到屋裏，向俞老鏢頭說：「師父就應該不理這個人，我看他來到這裏是沒懷着好心！」俞老鏢頭擺手說：「算了，不用提了，我知道這個人，他是秦德和糧店的少東家，他們是有名的南宮梁百萬家，他家少爺們都會幾手武藝，向來不務正業，現在他來，我也明白，是爲你的帥妹，可是我也不願和他惹氣，因爲早先咱們開鏢行時，跟他家也有些來往。」說完這幾句話，便又往裏院去了，這裏五爪鷹孫正禮十分氣忿，他想俞老鏢頭真是一上了年紀，人就不行了，什麼事全講究不惹氣，人家何飛龍的兒子，那天持刀刦住你，想害你的老命，後來你女兒幫助你，砍傷了他們一個人，你就應該把那幾個人也捉住，告他們一個持刀打刦，意圖傷害的罪名，你不敢惹氣，把他們放走了，你

却又提心弔膽的找我來給你看家，現在這個姓梁的小子，進到你們大門裏調戲你的女兒，你却又是敢惹氣，你二十年前的性情也是這樣嗎？想不到你江湖有名的老鷓，如今軟弱到這個樣子！因此心中十分忿忿不平。恨不得出去給俞老鏢頭闖一頭禍，看他到那時還軟弱不軟弱。生了一會氣，就到城內劉財主家去教拳，吃過晚飯才回到俞家，地裏鬼崔三就跟他說：「孫大哥，我告訴你一件事，今天晚半天那秦德和的少東家又來了，」孫正禮趕緊問道：「他又幹什麼來了？」崔三說：「他沒進來，只在胡同裏來回走，時時用眼睛釘着咱們這個門，後來我在大街上，見他還跟着兩個年輕的浪蕩公子，一面走，一面說笑，就上慶記酒樓裏去了。孫正禮問說：「你沒聽他們說的都是什麼話嗎？」崔三笑了笑，說：「我跟在他們後頭，聽得清清楚楚的，那姓梁的說：我要不把俞家那姑娘弄到手裏，我永遠不到鉅鹿縣來了。」五爪鷹孫正禮氣得罵道：「他媽的，這小子倒想得不錯，哈哈，別說人家俞家的姑娘已竟有了婆婆家，就是人家還沒有，老鷓也打算招你作女婿，可是我也不能答應，非得叫你知道鉅鹿縣的人不是那麼好欺負的。」地裏鬼崔三說：「這事也別淨怪人家，咱們那位師妹可也太招事了，人家的姑娘講得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咱們這位師妹，一天得上三四趟街，而且打扮得那麼花俏，怎會不招一些年輕的人生壞心？現在你在城裏打聽打聽去。誰不知道咱們這位師妹是個出名的美人兒？咱們那位老師父，寵愛着女兒，一點也不管！」孫正禮搖頭說：「你說的不對，我瞧師妹人很端重，出門口買針買線那沒有法子，因為家裏沒有個使喚丫環，要說長得好，那更是沒法子，難道姑娘還能為怕人生壞心，就先把鼻子割掉了嗎？總而言之，是那些年輕的人混賬，等着吧，他們別碰在我的手裏！」說着氣得哼哼喘氣，那崔三由懷裏掏出個小酒壺來，一口一口的喝酒，一隻手由衣袋口袋裏摸着花生米吃，孫正禮心裏却很急燥，因為他在俞家住了這幾天，一點事也沒有，彷彿武藝沒處去施展，

手脚都覺得有些癢癢，到了晚間，孫正禮在燈下擦他那口剛刀，崔三喝得半醉，躺在炕上睡了，少時俞老鏢頭到屋裏來，跟孫正禮說了些閒話，孫正禮近幾年得結識了些江湖朋友，他就說：北京城有一位邱廣超，人稱銀槍將軍，還有一位黃驥北，是作外館買賣的，人稱瘦彌陀，以及河南的吞舟魚苗振山，深州的金刀馮茂，這全是如今江湖上有名的英雄，自己都想會一會他們。俞老鏢頭早先聽見這些個江湖英雄的名號，他一定高興的仔細打聽，說不定立刻就能起身，找人家比較武藝去，可是現在他聽了孫正禮這些話，只是捻髯微笑，彷彿不但不感覺興趣，還像對這一般人都瞧不起似的，孫正禮又說起俞老鏢頭當年所作的英雄事情，打算藉此以打動俞老鏢頭好勝的心，但不想俞老鏢頭聽了，只是微笑，說：「早先我作的那些事，簡直是胡鬧，也幸虧那時候走運，沒碰在釘子上，不然也早就完了。」又聽了聽，更鼓已交到三下，俞老鏢頭就說：「把門關好了，你們也睡吧！」孫正禮一肚子氣，跟着俞老鏢頭出屋，把大門鎖好，那俞老鏢頭又在各處詳細的查看，彷彿恐怕那裏藏着個小賊似的，孫正禮此時不但不生氣了，反倒有些可憐這位老鏢頭，暗歎道：「人真是千萬別老，這麼大的英雄，江湖上有名的鐵翅鷗，如今因為鬍子白了，竟落得這樣！簡直小心鎖碎的像一個老婆子了！」俞老鏢頭在前院，查看得放了心，便又往裏院去了，這裏五爪鷹孫正禮回到屋裏睡覺，他本來心裏很不痛快，又見這幾天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想着一定是老鏢頭自己心裏搗鬼，其實已沒有人再來與他作對了，所以就放心睡去，也不知睡了多大時候，忽然被一種異樣的聲音驚醒，只聽房上的瓦被腳踏得亂響，又聽有刀劍相擊之聲，孫正禮嚇了一大跳，趕緊扒起身來，摸着剛刀，剛開開門，忽聽咕嚕一聲，由房上摔下一個人來，孫正禮問道：「是誰？」這人却不答話，扒起來掄刀向孫正禮就砍，房上是秀蓮姑娘的聲音，喊道：「孫大哥閃開，讓我來捉他！」說時那姑娘掄着雙刀從房上跳下來，與孫正禮一同敵住

那使劍的人，交手十幾合那使劍的人怎能敵得住，他就跑到牆根，說：「別動手，別動手，我認輸了！」孫正禮罵道：「你認輸也不行，今天非要你的狗命不可！說着掄刀奔過去，向那人就砍，却被後面的一個人把他胳膊拉住，却是俞老鏢頭的聲音，勸道：「正禮，別傷了他！」此時地裏鬼崔三由屋裏打着燈籠出來，用燈一照，只見一個持劍的少年，靠着牆根，畏縮得極爲可憐，孫正禮看出就是白天來的那個梁文錦，他就嚷嚷着說：「好啊！你堂堂南宮縣梁百萬家的少爺，跑到我們這兒作賊來了？還不快把寶劍扔下，」那梁文錦把寶劍鏽瑯一整扔在地下，孫正禮走過去，掄着蒲扇大的手掌，劈頭蓋臉的吧吧打了幾下，打得梁文錦臉也腫了，鼻子也流出血來，但他不說一句話，俞老鏢頭本來也很是生氣，可是又想：梁家原是南宮的大戶，在各地全都開着買賣，也有不少鏢行的朋友，若把他家的人打傷了，一定又要結下仇恨，將來麻煩不休，再說他深夜到自己家中，非姦即盜，他又是有錢的少爺，人家決不信他是偷我的東西，一定要污辱了自己女兒的名聲，那豈不有口難辯？當下老鏢頭把手中的鋼刀交給崔三，叫秀蓮姑娘先回裏院去，然後他把五爪鷹孫正禮拉開，就過去向梁文錦問道：「梁少東家，你黑天半夜，拿着寶劍到我家來，到底是什麼居心？」梁文錦低着頭，那還敢說一句話，俞老鏢頭氣得罵道：「你們年輕人學會一點武藝，就敢這樣行事，你也不想，在我鏢翅鷹的手下，像你這樣的鼠輩，還能鬧得出什麼花樣來？我要不看在你們梁家是正經買賣人，今天就把你剝死在這裏，滾吧！」說着打了梁文錦一個嘴巴，俞老鏢頭這一掌可比孫正禮打的重得多，梁文錦被打幾乎暈過去，俞老鏢頭叫崔三把門開開，那孫正禮提着梁文錦的耳朵，送到門首，一脚就把梁文錦踢出門去，遂着大門關上了，那梁文錦被踢在門外，半天才爬起來，臉上疼得像刀割一般，摸了摸，又是腫，又是溼粘，本來梁文錦是南宮的富家公子，本身是個秀才，並且學了一身武藝，平素自命文武全材，翩翩

少，這次同着舅爺辛子春，同學席仲孝到鉅鹿來，一來爲到櫃上查賬，二來爲在此地遊玩遊玩，不料竟看見了俞秀蓮姑娘，使得他心迷神蕩，尤其是秀蓮姑娘的武藝，他又是佩服，又是想要較量較量，自信憑着自己武藝，是可以叫秀蓮姑娘芳心羨慕，由此就許把這位絕色美人得到手中，所以他白天就到這裏來拜訪俞老鏢頭，打算借此結識，以後好天天往俞家來跑。却不料受俞老鏢頭一場冷淡，梁文錦心裏氣不出，暗道：憑我這樣人物，憑我那家產，別人家拿着姑娘巴結我都巴結不上，你一個保鏢的老頭子，女兒有點姿色，會上幾手武藝，竟這麼高抬身價，看着，我非得沾染沾染她不可，所以梁文錦就起了一種歹心。在酒樓又受了辛子春、席仲孝幾句諷刺，因爲辛子春素日曉得鐵翅鷗俞雄遠不是好惹的，憑梁文錦決鬥不過那老頭子；席仲孝也是南宮有錢的子弟，他素日沾花惹草，處處要比梁文錦佔先，可是對於俞老鏢的姑娘，他連想也不敢想。因爲明知是一朵玫瑰花，看着美麗，聞着芬芳，可是用手一摸，就得觸到刺兒上，他也不相信梁文錦能够佔到什麼便宜，但不想梁文錦今天竟敢黑夜到俞家來，他本想至少也可以偷到俞姑娘一兩件貼身的東西，拿回去向辛子春席仲孝去誇耀，却不料才爬上房去，就被俞秀蓮查覺。竄上房去與他交手，人家那一對雙刀，叫他實在無法招架，結果被俞姑娘一脚踹下房去，孫正禮就出來了，他才不敢再逞能，吃了幾個嘴吧，挨了一腳，踢出門來，他這時真恨不得要尋死，心說：我這樣兒可怎麼回去呀！明天臉更腫起來，那可怎麼見人呢？可是沒有法子，只得往鋪子去走，這時黑天沉沉，四下沒有一個人，梁文錦才出了巷口，忽見迎面來了幾個人，提着兩個燈籠，梁文錦剛要躲避，只見那幾個人，已然趕到臨近，有一個人舉起燈籠來，照着梁文錦的臉，向那幾個人哈哈地笑着說：「我說你們上這兒來找你們少東家，就一定找得着他，你們少東家現在正走着桃花運，你們快看，桃花兒都開滿了臉啦！」說話的人正是席仲孝，梁文錦立刻羞惱成怒，掄拳

就打席仲孝，罵道：「混蛋，你敢譏笑梁大爺？我從今不認得你了！」牟子春和兩三個夥計趕緊把他勸住說：「你喝醉了，捧得這個樣子，人家好意找你來，你反倒跟人家翻臉！」梁文錦口中依舊大罵，席仲孝却只是冷笑着說：「由你罵，我現在什麼也不說，等明天回家我見老伯去。」在這深更半夜的街上，這幾個說說吵吵就回到泰德和米糧店內，牟子春夥計打來臉水，梁文錦洗了臉躺在木炕上又抽了一口大煙，臉上身上雖然還是疼痛難忍，可是心裏却回想着有點怕，暗道：今天這事，自己可太冒險了，剛才要是叫那俞家的姑娘雙刀殺死，或是叫那大漢子給打死，也就算完了，若是叫那老頭子給捆起來送官呢，那縱使自己家裏能够化錢打點，可也太丟人了！還幸虧俞姑娘手下留情，老頭子心地也慈善，才把我放了，得啦，這算給我一個教訓，又想這事只有牟子春和席仲孝知道，牟子春是自己的舅爺，自己丟人的事他決不能對外人去說。可是席仲孝却靠不住，他若是把這事跟別人一說，自己不但那點小小的名聲完了，簡直就不能再出門見人了，於是就趕過去向席仲孝作揖賠罪，席仲孝起先還裝腔做勢地不肯講和，後來問明白了梁文錦在俞家挨打的詳細情形，才笑着說：「得啦老弟，你罵我的那些話我也不計較了，可是這件事拿在我的手裏，以後你要是不聽我的話，咱們就叫出來，看你拿什麼臉去見人！」梁文錦又是羞愧，又是生氣，但是沒有法子，好容易把席仲孝安頓下去，躺在牀上，險痛得一夜也沒睡着，次日天一亮，就叫人雇車，他跟着牟子春，席仲孝，就回南宮去了，當日回到南宮縣梁家莊自己的家中。見了爹娘，就說是喝醉了酒，在街上摔傷的。他爹娘罵了他一頓，幸虧有他舅爺在旁作證人，說他確實是摔傷的，才沒把在俞家偷香被打的事露出來，梁文錦因為臉腫得跟茄子似的，而且左膀骨被摔得也有點痛，就不敢出門見人，每天在家裏睡覺，時時又夢見俞秀蓮，不過他夢見的秀蓮姑娘，却不是那樁明眸笑靨，而是持着雙刀，夜叉一般的人，總之，梁文錦對於俞秀蓮算是死

了心了，並且也無顏再往鉅鹿縣去，原來梁文錦的武藝雖不甚高強，但是他的師父，却是直隸省一位著名的老俠，那位老俠名叫紀廣傑，是一位秀才出身的老俠客，一生落拓江湖，到處行俠仗義，一口寶劍從來沒遇見過對手，在六十歲以後，才隱居南宮縣，以投徒爲生，一時從遊者甚衆，梁文錦和席仲孝都是富家公子，年輕好事，便也拜了紀老俠客爲師，但紀老俠客教授徒弟的方法，頗爲特別，他每天只給他打一趟拳，或練一趟劍，好歹你自己去學去練，梁文錦和席仲孝全是養馬少年，怎能刻苦練習工夫，所以三年光景，梁席二人的拳法劍術和躡房越脊的工夫，雖然也會了一點，並且自己也覺得不錯，但認真說起來，實在稀鬆平常，紀老俠客把他們的武藝連正眼看也不看，紀老俠客在南宮住了四五年，就病死在南宮，他生平收了徒弟不下三十人，但能够真正得到他的傳授者只有一個人，這人就是南宮人李慕白。

第三回

飄零書劍名士惹春愁
亂擾煙塵少年窺麗影

李慕白是南宮縣內的一個秀才，年有二十餘歲，生得相貌魁梧，神情瀟灑，他住在南宮城外五里村，現依叔父度日，他的父母都早已亡故了，說起他的父親也是個很奇怪的人，他父親名叫李鳳傑，是一個很落拓的人，隨同某將軍作過幕賓，走過許多地方，交了許多朋友，後來在南宮遇着一位俠客，此人名叫江南鶴，二人結爲異姓兄弟，江南鶴並且傳授了李鳳傑一身武藝，二人在江南很作了許多驚人的事情，後來李鳳傑在江南娶了親，生下一子，就是李慕白，慕白在六歲時就隨父親習學武藝，可是到他八歲的時候，正值江南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同時死了，李鳳傑臨終時，會托付盟兄江南鶴，命將慕白送回南宮家鄉胞弟李鳳卿之處撫養，所以江南鶴把鳳傑夫婦葬埋了之後，就將八歲的李慕白送回南宮縣，然後他隻身往天涯流浪去了，李慕白

由叔父撫養成人，他的叔父種着幾十畝田地，頗稱小康之家，而忿膝下並無子女，所以就將李慕白視如己出，但是他叔父平素最羨慕讀書的人，尤其是舉人翰林他叔父就當天神一般的尊敬，所以令慕白自幼讀書，十三歲時就應鄉試，中了秀才，於是把他叔父喜歡的了不得，又盼着他中舉，中進士，可是這時李慕白的性情改變了，原來他的生性，就與他父親差不多，喜歡的是瀟灑放蕩的生活，不願意寒窗苦讀，筆硯廝守，尤其是兒時的一些印象，父親教授自己劍術時的雄姿，和江南鶴的慷慨英俊的豐度，他一一都能記得起來，所以時時想學成一身武藝，也像他父親和江南鶴一般，作一個江湖俠士，却把功名富貴不放在眼裏，在他十六歲時，老俠客紀廣傑就來到南宮，李慕白也從去習學武藝，原來紀廣傑未來到南宮之時，就遇着江南鶴，江南鶴會托付他，說：「有一個故人之子，名叫李慕白，現住南宮縣，你如到了南宮，千萬要把這人收下作徒弟，認真把武藝傳授給他。」所以紀老俠客見了李慕白，問清了他的家世，便把他另眼看待，又兼慕白聰明過人，耐苦學藝，所以不到四五年，李慕白已把師父的武藝，拳脚，和種種特有的工夫，完全學會了，不過他只顧了學武，文章却無暇去讀，連應了兩次省試，全都未得中舉，因此不獨慕白自己對功名灰了心，就連他叔父也對他的感情也冷淡了，李慕白年至二十四五歲，尙未娶親，爲此事，他的叔父嫡母對他益發不滿，原來李慕白心中有一個志願，娶妻必想要一絕色女子，而且必須是個會武藝的女子，若是不合這兩個條件，無論什麼名閨淑媛他也不要，因此他的婚事總沒有成就，一般同學和朋友也莫不笑他。這天，李慕白在場院中舞了一趟劍，舞畢之後，提着寶劍呆呆的佇立，眼望着田間麥苗青青，籬外桃花灼灼，春風撲面，蝴蝶依人，天際一團團的春雲變幻飄蕩，不禁感到身世，長嘆了口氣，正待回屋內，忽見道上來了一匹馬，馬來到臨近，李慕白看馬上的人，係同學席仲孝，席仲孝身穿紫緞袷衣，青緞鞋，把辮子梳得又黑又亮，真是個闊

少的樣子，李慕白本不願接近這種人，但席仲孝向來欽佩李慕白的文章和武技，時常到這裏來看他，當下二人相見，李慕白就問：「怎麼好多天不見你？」席仲孝下了馬，把馬拴在聚樹上一面抖着衣裳，一面說：「我跟梁文錦到鉅鹿去了幾天，昨天才回來。」李慕白又問說：「梁文錦在鉅鹿開着買賣，你到那裏有什麼事？」席仲孝說：「我不過是到鉅鹿開玩一玩罷了。」說着，李慕白把席仲孝讓到屋內，席仲孝就笑着，向李慕白說：「你猜我今天幹什麼來了？」李慕白聽了他這話，不由得一怔，問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席仲孝又笑了，說：「你得先給我道謝，我是給你作媒來了！」李慕白一聽這話，心裏就不耐煩，說：「算了吧，你趁早別說那些話了！」席仲孝正色說：「這回我可不是拿你開心，真的，我給你物色着一個品貌絕倫，武藝高強的佳人，可是我也不認得人家，只能把這個人告訴你，你若覺着中意，你就自己求親去。」李慕白聽他這樣一說，倒很感覺趣味，便笑着問道：「你說的是誰家的姑娘？」席仲孝說：「鉅鹿縣鐵翅鵬俞雄遠你認得不認得？」李慕白說：「俞老鏢頭的大名，我倒曉得，只是沒見過此人。」席仲孝說：「我說的就是他的女兒，這位姑娘名叫俞秀蓮，今年不過十六七歲，要講容貌身段，我敢說真是傾國傾城，西施見了也得低頭，姮娥比之也須減色，在鉅鹿縣你若提起俞美人兒來，那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李慕白點頭說：「小地方有一個品貌好的女子，自然要被人注意。」席仲孝搖頭說：「不，我看名都大郡也尋不出那樣的絕色女子，還有一樣，早先人家不過曉得俞老鵬有一個美貌的女兒，可是自從前幾天，俞老鵬帶着女兒從城外上墳回來，走在半路上，忽然遇着幾個舊仇人，持刀把車攔住，要害俞老鵬的性命，那時俞老鵬手無寸鐵，危在頃刻，却不料俞秀蓮姑娘突然由車上跳下，奪過仇人的一口刀，然後一個人敵住四五個兇猛的大漢子，結果被他砍倒了一個，其餘盡皆驅走……」李慕白聽到這裏，不禁出神，說：「哦！這樣

的女子，可真是難得！」席仲孝說：「難得的是她色藝雙全，所以從這件事發生之後，人都曉得俞姑娘不但容貌出衆，武藝也是超羣，大家都不但愛他，而且怕他，獨有咱們那位梁師弟，不知自量，在姑娘手中吃了一個大虧，幾乎沒把性命送掉，現在躲在家裏不敢見人，臉腫得跟茄子一般。」李慕白問道：「怎麼梁文錦叫人家打了？」席仲孝笑道：「幾乎被她打死！他遂把梁文錦那天在城外，親眼看見姑娘殺走了他父親的幾個仇人，梁文錦就着了迷，那天晚間到俞家去偷香，却被姑娘捉住飽打了一頓，算是俞老鏢頭心好，把他放了，所以才含羞回來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又說：師弟，你向來自誇非絕色和精通武藝的女子不娶，現在這俞姑娘正堪爲你之配，現在你若能到鉅鹿去一趟，與那姑娘比武三合，將姑娘贏了，然後再向俞老鏢頭求親，那時不但你娶了個如意的夫人，也算給我們南宮人爭一口氣！」李慕白聽了這話，雖然心裏是躍躍欲試，可是又想，這事有點不可能，便笑着說，「那有這樣的事，不用說人家姑娘不能跟咱們素不相識的男子比武，即使比了武，贏了人家，俞老鏢頭得氣死，那還能招我作女婿？」席仲孝見李慕白不願前去，他便編謊說：「俞老鏢頭會親口對人說，誰若是比武贏了他的女兒，他就把女兒許配誰，雖然現放着這件便宜事，可沒有人敢去試一試，我看只有師弟你的武藝高強，人材出衆，到了那裏，姑娘也許一眼看上，不用比武，她就認輸了。」說畢用眼望着李慕白，不住的笑，心裏却想着，平日你自誇武藝比我們強，現在你敢去嗎？若能用寶劍賺回來媳婦，那我們也佩服你，此時李慕白沉思了半天，忽然笑道：「你把這姑娘誇得世間少有，但我還沒見過他。」席仲孝說：「見他倒容易，這姑娘不像別的人家，不出閨房。」李慕白含笑點頭說：「好，我就到一趟鉅鹿，娶他倒未必，不過我一定要叫這女子曉得，天下還有比他武藝高強的人！」席仲孝見李慕白中了計，便笑着說：「就這樣辦，明天一早我找你來，咱們一同前去，我還要在你們訂親之

後，喝你的頭一盞喜酒呢！」李慕白笑道：「那事倒不用提，不過我自信到了鉅鹿，或者不至於像梁文錦那樣的丟人。」當下二人商量好了，又談了一些旁的閒話，席仲孝就走了，這裏李慕白獨自在屋裏，冥想了半天，手摸着寶劍，眼前擬想出一個容貌美麗而武藝敏捷的佳人來：這時有一個人進到屋裏，他全不曉得，只聽耳旁有一種很粗老的聲音說道：「慕白，你沒到你姑媽家，問問京裏有信來了沒有？」李慕白這才收住他那綺情幻想，趕緊扭頭一看，却是他叔父李鳳卿，李鳳卿在這時候還穿着灰布大棉襖，腰上繫着一條襠包，灰白色的鬍子掀動着，又說：「我看現在你懶得利害，一點也不爲自己的事情想一想，你舉也沒中成，在家裏這樣閒呆着，呆到八十歲，還是個窮秀才，你整天的耍寶劍，那頂得了什麼，難道將來還想到街上賣藝求錢去不成？」說到這裏，鬍子越往上擡，臉上的顏色越發難看，李慕白只是縹着眉，心裏十分難過，剛待還言，又聽他叔父說：「我看你還是托你姑媽，你姑媽的大伯在京裏刑部作主事，主事並不是小官，你若能到京裏去見他，他一定能給你在部裏找個差使，好好的幹，自然也能有很大的出息。」李慕白點頭說：「是，不過我須要得到京裏表叔的一封信，我才能去，不然我到了那裏也是賦閒，昨天我到姑媽家去，京裏的信還沒有來，所以還得等幾天。」遂又趁機說：「前年在省裏應考的時候，我認識鉅鹿縣一位賈成助，他是前年中的舉，作過一任知縣，新近才回到家裏，我打算明天到鉅鹿去拜會他，將來他若再得了差使，也是我的一個門路。」他叔父說：「本來麼，你也應該在外頭應酬應酬，多認得幾個人總是好，不然你縱有天大的才學，老在家裏呆着，也沒有劉備三顧茅廬來請你！」說完，他叔父出屋走了，這裏李慕白真要痛哭一場，可是有一個新的美麗的希望，在他眼前飄蕩着，這希望頗能減去他的痛苦，當日在家中收束行李，次日一清早，席仲孝就坐着他家裏的一輛車來了，李慕白隨即帶上寶劍，和隨身的行李出門上車，席仲孝跨着車轅，

就往鉅鹿縣去了，在路上那席仲孝十分高興，他說：「昨天我到梁文錦家裏去了，我把你也要會會俞姑娘的事情向他說了，他還有點吃醋，他說你找俞家父女去，應該替他報仇出氣才是，若是把那俞姑娘娶回家來，他就從此不認得你了。」李慕白冷笑說：「豈有此理，不要說我此去並不想娶那俞姑娘，就是真個的娶回來，梁文錦也管不着我。」說到這裏，心中十分生氣，更想着：如果那俞秀蓮的人材武藝真像席仲孝所說的一般，那自己就非要娶他爲妻不可，也向梁文錦一般人誇耀誇耀。席仲孝見李慕白似乎有點生氣，他更在旁邊用話激發李慕白，李慕白却也看出來了，就想席仲孝叫自己到鉅鹿去幹這件事，他一定是沒懷着好心，至少他是要叫自己在俞家父女手裏也栽一個跟頭，但李慕白自負奇技，偏要跟席仲孝賭這一口氣，車行到正午，在路上找了飯鋪，吃過飯，歇了一會，又往下走，走到下午四時許，便到了鉅鹿縣，依着李慕白要找店房，但席仲孝總嫌店房裏不方便，就在泰德和糧店內歇下，席仲孝本來常同着梁文錦到這裏來，所以他跟隨上的人，上至掌櫃子，下至夥計全都極熟，當下掌櫃子老徐一見席仲孝才走了兩天又回來了，便趕過來問說：「我們少東家的傷好了沒有？」席仲孝說：「不但沒好，反倒比早先更青更腫了。」他先同着李慕白到櫃房去，騎在木榻上就燒煙，一面擰着煙，一面跟掌櫃子閒談，就指着李慕白說：「這就是你們少東家時常提說的那個李慕白，現在到這裏是來說親事的。」徐掌櫃問說：「不知是那一家的小姐？」席仲孝說：「就是這裏俞老鏢頭的姑娘。」李慕白在旁聽着不禁面紅，向徐掌櫃說：「掌櫃不要聽他信口胡說，沒有這回事，我現在是同他到這裏來玩一玩」，李慕白雖是這樣解說，但徐掌櫃却信以爲實了，他一面用着驚異的眼光去看李慕白，一面却說：「要說俞家的姑娘，可真是才貌雙全，俞家雖然是保鏢出身，可是人家很清白，也不算辱蔑了李少爺。」李慕白聽徐掌櫃這樣的說，越發極力辯白，席仲孝却在旁一面吃着煙，一面不住的

笑，徐掌櫃又同二人談了一會閒話，就出屋去了，這裏李慕白却仰着面幻想，暗道：或者席仲孝說的不是假話，聽這掌櫃子說。那俞家的姑娘實在是才貌雙全，並且身家還很清白，本來我也不是什麼世家子弟，與他家倒也配得過去，如此想着，真恨不得立刻就見着姑娘之面才好，這時候席仲孝的煙癮也過足了，便叫來本號一個夥計，這夥計姓何，原是他們梁財東的遠親，爲人極其油滑，他又專管跑外，所以對於街面上的事情，他是非常的熟，他們少東家和席仲孝惦记俞家姑娘的事，那全瞞不了他，當下席仲孝把他叫到屋裏，就笑吟吟問說：「我走了這兩天，那俞家沒出什麼新鮮的事嗎？何夥計笑着說：「人家安分守己的過日子，那能够淨出事呀？」席仲孝也笑了笑，便指着李慕白說：這位李少爺，來到這裏就是爲要看一看你們這裏那位出名的美人兒俞姑娘。」何夥計說：「這個容易，明天是東關長春寺開光，我想俞家姑娘一定要跟着他父母到廟裏去燒香，李少爺在廟門先等着，一定看得見他。」席仲孝點頭，又望了望李慕白，說：「今天也晚了，明天咱們就到那廟裏看看熱鬧，順便也會會那佳人。」李慕白笑道：「這算什麼要緊的事，明天後天都不要緊。」席仲孝由榻上坐起身來，笑着說：「我不信你的心裏會一點不着急？」少時，何夥計又往前櫃去了，當日席仲孝和李慕白就歇在櫃房裏，一夜之間，李慕白也沒有睡好，好容易盼到了次日，天色未明就起來，漱洗已畢，李慕白特意換上一件寶藍色輕綢袍，薄底官靴，席仲孝看了李慕白神清目秀，身體魁梧，真是個英俊少年，心說：若論起外表來，李慕白比我和梁文錦可強得多了。那俞家姑娘看了，也許真愛他，若叫他真把那朵玫瑰花兒掐在手裏，那他才算走運呢！這樣想着，心中未免又有些嫉妬，便自己也換上一件絳色的春綢袍，粉底官靴，繫上一條金絲帶子，帶子上掛着眼鏡套，錢袋，種種花紅柳綠的繡活，少時鋪子裏就開飯了，席仲孝心裏忙得很，他早派了何夥計到俞家門前看望去了，飯還沒吃完，何夥計就跑回來

了，他笑得嘴都合不上了，說：「李少爺跟那俞姑娘真是有緣，剛才我到俞家住的那胡同裏去看，就見那裏停着一輛大鞍車，大概真是那老兩口子要帶着姑娘逛廟去。」席仲孝趕緊催着李慕白說：「快些把飯吃完了，咱們這就得趕了去，要不然人家先到廟裏，一擠進人羣，咱們就找不着他們了。」李慕白自然也是恨不得立刻就見着那姑娘的面才好，於是草草把飯吃完，二人又洗了洗臉，席仲孝就叫李慕白帶上寶劍，遂就出了泰德和糧店門首，席仲孝說：「咱們先到她門前看看去，看他們走了沒有。於是席仲孝在前，李慕白在後，便往俞家住的那個胡同去了，今天因爲是東關長春寺開光的日子，而且天氣晴和，所以大街上的行人車馬很多，小小的鉅鹿縣城，頓然熱鬧起來，席仲孝帶着李慕白到了俞家住的那胡同裏，席仲孝就指着路北一家小黑門說：「那就是俞老鵬住的房子。可是門前那裏停着什麼大鞍車呢？」席仲孝立時就慌了說：「咱們得趕緊走，人家姑娘一定先到廟裏去了。」遂就急急匆匆地出了這小胡同，又走到大街上，就叫過一輛趙子車來，一同上了車，叫趕車的快點給趕到東關長春寺去，車輪走在石頭道上吱吱的亂響，少時就到了東門，只見城門洞裏行人車馬十分擁擠，有許多有錢人家的大鞍車，車裏坐着老太太，少奶奶，小姐，丫孃，全都是爲到長春寺燒香的。一出東門，沿路淨是香攤，街上走的人手裏也多半拿着香燭等等，有些個小家婦女，穿着紅紅紫紫的新衣裳，擦着滿臉的胭脂，頭上戴着包金的首飾，你攙着我，我攙着你，扭扭捏捏，笑語喧嘩地，三三五五的走着，更有一般年輕的富家公子，騎着高頭大馬，後面跟着小廝，專往人羣中有年輕婦女之處去闖，口裏喊着：「借光呀，躲一躲，小心闖着！」喊着時，馬鞭子從一個穿得最鮮豔，長得最苗條，年紀最輕的婦女頭上掠過去了，那婦女免不得用那帶着羞忿的眼光向馬後瞪一下，富家公子却轉過頭來，輕狂地笑一笑說：「我沒瞧見呀！小嫂子！」接着，富家公子又催馬去調戲另一個婦女去了。席仲孝李慕白這

輛驢車，也隨着人羣往東走去，席仲孝跨着車轆，兩隻眼睛就像餓鷹一般，不住的東張西望，前尋後找，把一些車上的，步下的少婦長女，全都看過了，可是也沒看見那俞秀蓮姑娘的芳容。席仲孝未免有點灰了心，暗想：也許姑娘沒到這廟裏來吧？這時李慕白在車裏，也不免靠着車窗向外去看，自然也有不少豔裝婦女的影子映入他的眼簾，可是沒有一個能使李慕白心動魂銷的。暗想：果然那俞秀蓮姑娘的容貌，要是跟這人長得差不多，那無論他的武藝有多麼好，我也不敢領教，即日我就回南宮去。此時由車上抬頭望去，已看見對面兩枝高高的紅油旗桿，上面飄蕩着杏黃旗子，寫着什麼「萬古長春」，來到廟門前，只見紅牆和山門都是新油飾的，門前的一些善男信女，擁擠得水洩不通，並有許多賣零食的小販，和化緣的窮僧貧道，在兩旁亂說亂喊，席仲孝回首向李慕白說「人真多！」二人遂在門前下了車，剛要跟衆人擠進廟去，忽聽旁邊有人高聲喊道：「席少爺！」席仲孝心說：是誰呀？把頭左右轉着去找，忽見前面人叢中站着一個人，向他們招手，一看，原來是何夥計，席仲孝不由大喜，趕緊拉着李慕白擠過去，後面趕車的喊道：「大爺，還沒給車錢呢」李慕白趕緊又擠回來，由身邊取錢，給了那趕車的人，這時席仲孝已擠到何夥計的跟前，就問道：「你怎麼倒先來了？」何夥計迷縫看眼笑了笑，並不答他這話，却說：「我看見那個俞姑娘了，跟着他的媽，還有一個黃臉的瘦子跟着。」席仲孝趕緊問道：「在那兒啦？」何夥計向裏面扭嘴，說：「剛進去，這時候大概正在大殿裏燒香呢。」席仲孝趕緊喊着，叫李慕白擠過來，他在先，何夥計在第二，李慕白在最後，就分開衆人往裏去擠，那些人被席仲孝東推西擠，又有的被李慕白的劍鞘絆得幾乎摔倒，全都用眼惡狠狠地瞪着他們，口裏發出怨言，席仲孝也不管不顧，就這樣直擠到正殿，只見正殿前的人更多，聲聲囂囂地震動香燭像雲一般的瀾漫着，繚繞着，一些男女老少在佛前焚香叩頭，也看不見正殿中到底供的是什麼佛，

席仲孝李慕白正在東張西望，忽然何夥計一拉席仲孝的袖子，說：「那不是她嗎？」他這一句話招得席仲孝李慕白，全都隨着他的眼睛看去，只見由前面下來一個四十多歲，身穿藍布短衣的黃瘦漢子，在前面擠着，喊着借光，後面跟着一個五十上下，身材不高的老婆婆，穿着黑緞子的袷衣裙，一個姑娘在旁邊攙着他，這位姑娘年紀不過十六七歲，身子很爲窈窕，瓜子臉兒，淡淡的擦着脂粉，兩隻眼睛像秋水一般的靈活，似乎像帶着笑，但由那笑媚之中，又有一種不能令人輕視的神態，鼻梁微高，櫻脣點得很紅，在水伶的眼睛上，是兩道纖秀而清楚的眉毛，頭上梳着一條青亮的長辮，辮邊插着一朵絹做的月季花，和一枝金釵，兩個金耳墜鑲着小珠子，在耳下亂擺，上身穿着玫瑰花色的袷袍，鑲着細窄的繡着蝴蝶的邊子，下面是水綠緞子的長褲，因爲四面被人擠着，連足可看不見了，在她攙着母親的兩隻手中，戴着兩三個金戒指，皓腕上套着金鐲，席仲孝使勁拉了李慕白一下，說：「快看，這個就是！」說時他跟何夥計的眼睛全都呆了，此時李慕白也不禁注意到這位姑娘的身上，他此時彷彿見了一個夢都夢不見，想也想不出的美麗的寶貴的東西，自己身子是那裏全都忘了。此時俞姑娘已攙扶着她母親往外走去，席仲孝帶着李慕白又往外去擠，他們的頭頸高高揚着，呆望着這位絕色的，而且身懷絕技的少女背影。

第四回

單劍戰嬌娥喜得繡帕
輕裝走驛路突遇強徒

今天是長春寺開光，俞老太太是個信佛的人，所以才帶着女兒來此燒香，俞老鏢頭因爲不放心，便托付地裏鬼崔三，跟着她母女到廟裏來，本來俞秀蓮姑娘喜歡熱鬧，雖然人是這麼擁擠着，但她一點也不以爲苦，只討厭的是一些人都把賊一般的眼睛向她去釘，秀蓮姑娘並不知道她自己真是太美麗了，她只知道凡是用

眼死釘着自己的，尤其是年輕的人，那必不是好人，今天有兩個最不好的人，那就是席仲孝和李慕白。還兩人直跟着俞姑娘出了廟門，看得俞姑娘上了車，他們還是在後面緊緊的跟着，俞姑娘雖然沒有怎麼注視那兩個人，但席仲孝那身繡花活計，和李慕白的那口寶劍，他是看見了，俞秀蓮心裏不禁生疑，暗想：看那穿藍衣服的人，身材很雄健，腰間且掛着寶劍，一定是個練武藝的人；看他緊緊的跟隨我，別是我父親的仇人吧？這樣一想，他坐在車裏，也扒着車窗往外去看，只見那兩個人還是步行跟着，並且用眼時時望着自己這輛車，秀蓮姑娘心想：一定是父親的仇人，跟着我們這輛車，要看我們住在那裏。秀蓮姑娘此時不但不害怕，她反倒喜歡，因為倘若這二人真是父親的仇人，自己又可以得個機會施展施展自己的武藝了。此時地裏鬼崔三也看見席仲孝和李慕白二人的形跡可疑，心說：這兩個壞蛋，又瞧上我們姑娘啦，也不知道還要命不要命啦！於是一賭氣催着趕車的快些走，當時這輛大鞍車，就在石頭道上飛跑起來，少時就進了城，再走些時就回到家裏去了，這時席仲孝李慕白拋下那何夥計，步行追了半天車，後來見那輛車飛跑起來，二人追趕不上，李慕白就回首向席仲孝笑說：「他們看出我們來了！」席仲孝說：「讓他們先跑回家吧，反正咱們知道他們在那個門住。」於是二人走在城門口，也叫了一輛車，就一直到了那俞家住的巷口，下了車，給了車錢，便進了巷口，來到俞家門前一看，那兩扇小黑門關得很嚴，二人停住足，往門上呆然的望了一會，席仲孝就悄聲向李慕白說：「師弟，現在姑娘也看見了，門也找着了，就瞧你的膽氣了。你上前一打門，進去和姑娘比武贏了他，立刻就這位美貌的姑娘訂下了，嘿！那時誰不羨慕你！」李慕白此時真像被秀蓮姑娘給攝去了魂魄似的，雖然未嘗不覺得上前打門有些唐突，而且看席仲孝那樣子，明明是要看自己在他眼前栽個跟頭，但是也不知爲什麼，身不由己的上了石階，把手往門環上叩去，這時席仲孝在旁看他真敢打門，反倒

嚇得顏色改變，趕緊退後兩步，只見李慕白又叩了幾下門環，裏面就把門開開了。出來一人年有三十來歲，高大身材，黑臉膛，盤着辮子，穿着緊身衣褲，抓地虎鞋子，惡狠狠地望着李慕白說：「你找誰？」李慕白一看這個人樣子很兇，就想：自己現在來，原是要找姑娘比武，誰跟這黑大漢惹氣呢？於是就態度很和藹的說：「我是要拜訪俞老鏢頭。」這時，剛才在廟裏看見的那個黃瘦漢子，也探出頭來，他低聲跟那黑漢子說了兩句話，黑漢子可真氣了，說：「把我的刀拿來！」他一步跨出門檻，伸手就要抓李慕白，李慕白退下台階，那大漢掙着袖子說：「你到底是幹什麼的，由東關廟裏追到這兒來。告訴你，把眼睛睜大些！你要打算殺害俞老鏢頭，先得問問我五爪鷹孫正禮，是好惹的不是。」說時掄掌打來，却被李慕白一手推開，這時地裏鬼崔三已由裏面把刀拿出來，孫正禮接過鋼刀，向李慕白就砍，李慕白也抽出寶劍，用劍去迎，刀劍相擊，戰了三四回合這時秀蓮姑娘，換了一身短衣，頭上包着繡帕，手提雙刀出了門，叫道：「孫大哥躲開，讓我來殺他。」這時李慕白一看把姑娘招出來了，他就跳到一旁，向孫正禮說：「住手，住手，我今天非有別意，就是聽說這位小姐武藝高強，我要同他比一比武，無論是輸是贏，比武之後，我轉身就走，決不糾纏。」孫正禮罵道：「混蛋！我的帥妹憑什麼跟你比武！」說時又掄刀撲上，俞秀蓮也舞着雙刀過來，孫正禮雖然喊着叫秀蓮姑娘退後，但秀蓮姑娘那裏肯退後一步，把雙刀翻飛地舞動，像兩朵花一般，倒使孫正禮不能上前了，此時李慕白一手掄劍擋住了三口刀，一手把腰間掛着的劍鞘揪下。扔在地下，把衣襟掖起，身上一便利了，他就把劍法施展開了，同時專用眼注意秀蓮姑娘的刀法。交手十幾個回合，孫正禮簡直攙不上手了，他提着刀在旁不住的喘氣，口裏還喊着叫秀蓮姑娘躲開，讓給他，此時秀蓮姑娘也見李慕白的寶劍似一條銀蛇，把自己這兩口刀東磕西撞，震得雙腕都有些發疼，李慕白却劍法越熟，身軀越玲便，而且面上帶

着微微的笑容，眼睛露出深深的情意，並且寶劍像是使得很謹慎，彷彿怕傷了秀蓮姑娘似的。秀蓮姑娘一面盡力地用雙刀去找李慕白劍法的隙處，一面却又是驚訝，又是羞愧，這時地裏鬼鬼祟祟是站在門裏向外望，擔心着秀蓮姑娘要敗，孫正禮喘過氣來，便又掄刀上前，去戰李慕白，席仲孝却早跑得遠遠的往這邊望着，旁邊也有些個行人，全都住足觀望，但沒有人敢過來把他們勸開的。正在刀劍翻騰，難分難解之時，俞老鏢頭俞英雄遠手提着畫眉籠子走到了巷口，席仲孝一見，就趕緊跑開，旁邊的人說：「俞老叔，趕快看看去吧，你的姑娘跟人動刀打起來了！」俞老鏢頭大吃一驚。趕緊跑進胡同，就見自己的女兒秀蓮，和孫正禮，正掄着刀敵住一個使劍的少年，俞老鏢頭沒有眼力，一看這少年的劍法，就曉得他受過名人的傳授，秀蓮決敵不過他，孫正禮更是不行，不過看此人還沒有什麼惡意，於是走到近前，喝道：「住手，住手！」此時李慕白已用劍把俞秀蓮頭上的繡帕挑下，秀蓮姑娘見父親來了，就趕緊提刀跑過來，哭着說：「爸爸，這個人他欺負咱們！」孫正禮還在那裏一面喘氣，一面與李慕白拚命，俞老鏢頭把鳥籠交給女兒，由女兒的手中要過雙刀來，上前把二人的刀劍架住，怒喝道：「有什麼話，對我俞英雄說，不許交手！」李慕白趕緊收住劍勢，退後幾步，孫正禮也停住刀，喘着氣說：「這小子太可恨，師父，咱們爺兒倆一齊上手，非得叫他知道咱們的利害不可！」俞老鏢頭却冷笑道：「咱們現在還有什麼利害？安分守己的在家過日子，還不斷的有人找到門上來欺負咱們呢！」遂就一擺手，叫女兒回去，然後向李慕白說：「我看閣下，儀表堂皇，武藝精通，似不是江湖中人，你我素不相識，更沒有什麼仇恨可言，你今天為什麼提着寶劍找到我的家門來，欺負我的女兒和徒弟？」李慕白被俞老鏢頭質問的，不由滿面慚愧，把劍鞘拾起，掛在身上，寶劍入了鞘，衣襟抖開，然後恭恭敬敬地向老鏢頭施禮，說：「老前輩不要動怒，我今天自認是太唐突了，可是我也沒有惡意，我姓李，

名慕白，南宮人，乃是江南鶴和紀廣傑兩位老師父的弟子，「俞老鏢頭聽他說出這兩位老俠的名號，不由面顯驚訝之色，說：「啊！原來你是紀廣傑的徒弟，紀廣傑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南宮住的時候，常來看我，我們是兄弟一般，至於江南鶴我雖沒見過，但也久仰其名，如此說來你是老賢姪了！」說到這裏，笑了笑，上前拉住李慕白的手說：「來，請到裏面咱們細談一談！」李慕白聽說俞老鏢頭是先師的老朋友，便更覺得羞愧，遂就跟着老鏢頭進了門，老鏢頭把李慕白讓到外院西屋裏，老鏢頭叫崔三給李慕白到茶，又給李慕白向孫正禮引見，李慕白便向孫正禮賠罪，老鏢頭就說：「我自從把鏢店收拾了以後，六七年來，就閉門家居，再也不與江湖朋友來往，所以你師父紀廣傑住在南宮，離此地不過一天的路程，他還來看過我幾次，但我都沒有去回拜他，後來就聽說他已去世了！我如今年紀老了，對於江湖上後起之秀更是不曉得，今天你要不說出紀廣傑是你的師父，我簡直不曉得他生前還收下你這樣的好徒弟。」李慕白遂又把自己的家庭身世，略說了一遍，然後俞老鏢頭就問李慕白今天到這裏來，是有什麼事，李慕白見老鏢頭一問，越發羞得臉紅，本本不說出來意，但那俞秀蓮姑娘的絕世芳容和超人武藝，又把自己的神魂全都繫住了，何況如今提說起來，自己與俞老鏢頭又有叔姪之情，想着這件婚事，必定成就了，於是喘喘地說道：「因為久仰老叔的英名，早就想來拜望，新近又聽說老叔有一位愛女，武藝更是超羣，老俠曾對人說過，只要是年輕未婚的人，能與這位小姐比武，勝了，便可以求親。所以小姪不揣冒昧，才來到這裏與姑娘比武。」說時，從袖子裏取出一物，便是用寶劍山秀蓮姑娘頭上挑下來的一塊繡帕，雙手放在老鏢頭眼前的桌上，表示自己比武勝了姑娘，俞老鏢頭見了這種舉動，不由又是生氣，又是發笑，便哈哈的笑道：「老賢姪，你上了別人的當了！我那裏說過那樣的話！」李慕白一聽，就像腦門上吃了一拳，立刻神情改變剛要發話去問，就聽俞老鏢頭帶

笑說道：「小女秀蓮，在幼時就定了親事，許配的是宣化府孟老鏢頭的次子，今年小女已十七歲，明年我就要送他去于歸了，我豈能還有什麼比武擇婿之事？我想這一定是你們年輕的朋友同你鬧着玩，不料你就信以為真，來到這裏找我，可是這件事我也不生氣，你也不要懊惱，總算今天我知道我那紀老哥，竟有了你這樣一個武藝高強，人物出衆的徒弟了，以後你不妨常到我這裏來，我如看見與你合式的姑娘，一定要爲你作媒哩！」此時李慕白不但心裏同冰一般的涼，簡直彷彿把一切希望和前途，全都丟去了一般，呆了半晌，才歎道：「老叔不要說了，再說我就無地自容了！」於是很悔恨的跺了一下腳，便站起身來，說：「我真冒昧！幸虧老叔不肯加罪於我，可是我此後也無顏再見老叔之面了！」說着向外就走，俞老鏢頭也很覺不好意思，便起身勸阻住他，並說道：「你何訪多坐一會，咱們談談旁的話，剛才那事只當沒有一般，你我都不必記在心上！」李慕白搖搖頭說：「不，我要即刻就走！」遂向俞老鏢頭深深打了一躬，向外走去，俞老鏢頭隨後送他出去，並囑咐他說：「你回去了你那朋友，也不可爲此事爭吵，年輕的人，總不免要被此鬧着玩的！」李慕白搖頭說：「我不能怨恨朋友，還只怪我自己太冒昧！」當下出了門，又向俞老鏢頭拱拱手，就向巷口外走去，此時他就彷彿一個落第舉子一般，神情懊喪，兩條腿都發軟了，才出了巷口，就見席仲孝站在那裏正等着他，一見李慕白出來，席仲孝趕過去問道：「怎麼樣了，喜事成了沒成？」李慕白帶着怒意的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算會騙人就完了！叫我幹了這件大荒唐事！」說着便順大街走去，席仲孝那裏服氣，回到泰德和櫃房裏，李慕白把寶劍摘下，放在桌上，長歎了一聲，坐在椅子上垂頭喪氣，真像悔恨得要死，席仲孝一面躺在炕上，拿起煙槍，一面說：「師弟，你怎麼說我騙你，難道俞家的姑娘還不够美的嗎？武藝還算壞嗎？與你還配不得過嗎？」李慕白聽席仲孝這麼一說，心裏越發難過，便問說：「你怎會沒騙

我，俞老鏢頭幾時會說過叫他女兒比武擇婿之事？」席仲孝不禁嘆味笑了，說：「我要不那麼說，你也未必肯來呀，可是無論俞老鏢頭說過那話沒有，你與那俞姑娘已竟比過武了，你的人材，你的武藝，俞老鏢頭也都看見了，難道你開口向他求親，俞老鏢頭還能夠拒絕你嗎？」李慕白冷笑道：「俞老鏢頭本是師父生前的好友，人家的姑娘早已許給了宣化府孟老鏢頭的女子，明年就要送往婆家去了。」席仲孝一聽這話，他也彷彿有點失望，就說：「姓孟的小子真算有福氣，原來他早把這個絕世的珍寶訂下了，得啦，就算咱們沒福就得了，師弟你還算好，能够跟姑娘打了半天，還把姑娘頭上戴着的繡花帕子，得到手裏玩了玩，要像梁文錦，一點便宜沒得着，先鬧個鼻青臉腫，他應當怎樣喪氣呀！」說着，笑了笑，就呼哧呼哧地抽他的火煙，李慕白也不願與席仲孝多費唇舌，就坐在椅子上不住發怔，回想那俞秀蓮姑娘的芳容秀態，以及那對雙刀的熟練精采，就暗想，如得此妻，即窮困終身也可以無憾，我李慕白所以年過二十，尙未婚娶，就是爲物色這樣的一個佳人。現在完了，俞姑娘已是孟家未婚的媳婦，我決不能再對人家有一點非分之想，可是我如今自見過他以後，我的婚事越發難有成就了，天下那能再尋到俞姑娘那樣色藝雙全之女子！當下十分感慨地，坐都坐不安，便催着席仲孝今天就趕回南宮，席仲孝這時煙癮還沒過足，十分懶憊，就說：「忙什麼的？你回到家裏不是也沒有事嗎？」李慕白站起身來說：「你若不走，我可要雇車回去了，因爲我實在不願在此多待。」席仲孝不高興地笑道：「你這個人性情真警拗，難道娶不成媳婦，這鉅鹿縣就不許咱們再住一天了嗎？」正自說着，何夥計又進到屋裏，李慕白就說：「何夥計你給我雇一輛車去，我回南宮。」何夥計說：「李少爺忙什麼的，多在這裏玩兩天不好嗎？」李慕白却絕對不願在這裏多停，說：「我還回去有事，勞你駕，看看車店裏有往南宮去的車沒有？」何夥計只是用眼望着席仲孝，席仲孝自己在這裏還有些別的花梢事情，他也

不願意李慕白這樣古怪的人跟着自己，便點頭說：「得啦，你就給李少爺雇一輛車去吧，要雇可雇熟車，別叫李少爺連南宮也不回，跑到別處當和尚去。」說着他坐起身來，向何夥計說道：「你不知道嗎？李少爺娶不着俞家的姑娘，心裏正煩着呢！」李慕白生氣道：「你叫我這裏作下荒唐事，你還打要我？」席仲孝坐在榻上只是哈哈的笑，何夥計也不敢笑，就到外面雇車去了，少時把車雇來，李慕白就拿上隨身的包裹和寶劍，出門上車，那徐掌櫃還送出門去，說：「李少爺以後有工夫可以常到這裏來玩。」李慕白在車上拱了拱手，當下這輛車便出城去了，李慕白離了鉅鹿縣，順着來時的道路走，心裏却不似來的時候那樣的高興，坐在車上無意看那大地上的陽春煙景，走到晚間方才回到南宮縣自己的家中，開發了車錢，又回到自己那間寂寞的小屋裏，他叔父進屋來，問他到鉅鹿見着那個曾作過知縣的朋友沒有，李慕白只說沒有見着，聽說那個朋友往北京謀差事去了，他叔父聽了也很是失望。當日晚間，李慕白飯也吃不下去，書也無心去讀，只是對着孤燈發怔，心中懷着無限的惆悵，少時就寢，在睡夢中也彷彿正與俞秀蓮姑娘比武，又夢見俞老鏢頭已經答應把女兒許配自己了，醒來看得明月滿牕，四面寂靜，又是不禁咳嗽歎氣。到了次日，連寶劍都懶得去練了，並且看那村前的麥苗，舍旁的桃花，以及遠遠的楊柳含煙，青山似黛，全都增加無限新愁，精神彷彿振作不起來。又過兩日，席仲孝來了，要邀李慕白一同去看梁文錦，李慕白却搖頭說自己不願意去，席仲孝又要說俞秀蓮姑娘的事，也被李慕白攔住，不許他說。席仲孝見李慕白把俞秀蓮的那事，這樣的認真，便也十分不高興，坐了一會就走了，出屋時他還冷笑着，暗道：你想也是白想，難道人家俞雄遠還能跟那孟家選婚，把姑娘給你嗎？李慕白本來就厭煩席仲孝梁文錦那一般纨绔子弟，自有此事之後，李慕白越發不願與他們見面。過了兩個多月，此時榴花似火，槐柳成蔭，已到初夏時期，李慕白在家越發疏懶，每天除了讀書

詩，便是睡覺，把那些八股文章和寶劍及拳腳工夫，全都擱置起來。並且終日衣冠不整，精神頹廢，連他自己也不曉得是爲什麼緣故，這天他的叔父李鳳卿到城內他姑母家去看望，回來時很是高興，拿出由北京帶來的一封信，給李慕白看，原來就是李慕白的姑母，嫁給城內大戶邢家，他姑母的大伯邢殿臣，現在京裏刑部作主事，從去年起，李鳳卿就托人帶信，請求親戚給李慕白在京謀事，直到現在才有這封信來，信上就寫着是叫李慕白先到北京去，邢殿臣要看看他，然後再給他謀事，李鳳卿十分高興地對他姪子說：「你瞧，你表叔人家真不錯呀！現在一定是已經給你找着事了，可是還不知道你幹得了幹不了，所以叫你去一趟，他先見見你，反正你到了北京，吃喝住處他不能不管，若能在部裏弄個差使，真比在外頭作知縣還強，可是你也得好好的幹，把性情也得改一改，老是那麼警拗，不聽別人的話，可不行。」李慕白此時也很願意到外面去散散心而且久聞北京乃富麗之地，名勝極多，也應當去開一開眼界，於是也很高興地就答應了。他叔父就叫預備隨身的行李，並翻閱歷書，見後天就是頂吉的日子，便決定叫他那天就起身，於是李慕白就着手收拾自己隨身的東西，次日到城內他姑母之處辭行，到了第三天，他叔父李鳳卿取出五十兩積蓄來，給李慕白作爲路費，李慕白雇來一輛車，帶着隨身衣包和寶劍，便拜別了叔父嫡母，離了南宮縣，乘車北上去了。李慕白此次離家，並非專爲謀事，最大的志願還是要闖一闖江湖。遊覽遊覽各地的名勝，更希望能於風塵之中，遇見一個與俞秀蓮相像的女子，以完成自己的婚事。這時天氣很熱，坐在驟車裏，悶得實在頭暈，李慕白算計手下有叔父給他的五十兩，還有自己原有未用的二十幾兩，統共雖不足八十兩紋銀，但也差不多，李慕白就想買一匹馬，所以一到了冀州，李慕白就把車打發了，自己到馬店裏買了一匹白色的，不十分強壯的馬，花了四十兩紋銀，又用八兩銀子買了一套半新不舊的鞍韉，備好了馬，李慕白騎上，手揮皮鞭，心中非常得意，

因爲李慕白生來最喜歡騎馬，在家鄉時，梁文錦家中有兩匹馬，李慕白時常借來騎，所以李慕白的騎術也很不錯，如今他連路費都不夠全都不管，買了這匹雖不太好，但也騎得過的馬匹，精神就振作了好多。暗想：有了這匹馬，能够闖蕩江湖，又何必必要娶妻子，謀前程呢！又因爲天氣太熱，就在市上買了一頂馬連坡的大草帽，戴在頭上，陪襯上他那身青布短衣褲，和鞍下掛着的一口雙鋒，越發像是一位慣走江湖的少年俠客了，策馬離了冀州城，順着大路往北走去，當日走了七十餘里，過了滏陽河，找了宿處，次日清晨依然往北走，約在上午十時左右，就來到武強縣境，因爲天氣太熱，李慕白不願緊緊趕路，就騎着馬，慢慢地前行，路上的行人車馬也不多，李慕白一面走着，一面心中想着自己到了北京之後，應當作怎樣打算，又想如若表叔給自己在刑部找個事，終日埋頭案牘之間，那自己便算完了，最好是能够找到一個教拳或保鏢的事做，可是表叔是作京官的人，他決不能讓自己去幹那下流的事情，這樣想着，又覺着自己到了北京之後，實在無甚意味，所以越不肯在這炎夏天氣下，趕路前行了，又往下走了十幾里地，這時忽聽身後一陣馬蹄雜亂之聲，李慕白剛待回頭去看，忽見有三匹馬由自己的身旁，像箭一般的掠過去了，李慕白看這三匹馬上，是兩個男子一個婦人，男子都是短衣大草帽，一個高身材，一個身體略胖，婦人是有二十餘歲，頭上罩着黑紗首帕，身穿淺紅的綢襖，黑色鬚涼綢的褲子，兩隻紅緞弓鞋，登着馬鐙，似是慣於騎馬的樣子，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這三匹馬的鞍下，全都綁着帶鞘的鋼刀，李慕白當時十分驚異，暗道：這是幹什麼的，恐怕不是江湖賣解的人，就是強盜之流吧？一時忍不住年青人的好事之心，遂就催馬趕將上去，離那三匹馬不過幾十步遠，李慕白就在後面緊緊跟隨，同時留心這男女三個人的面目，只見那高身材的人年紀有三十上下，紅臉膛，嘴上有些短鬚，那微胖的人身材不高，是紫黑臉，兩眼又兇又大，年有二十餘歲，婦人年不過二十三四的樣子，長

臉，面色微黑，眉目間倒還有些姿色，可是左腮有一塊紅痣，彷彿特地表顯出這女人的兇悍樣子，三人在路上並不怎樣談話，只是策着馬緊緊的前行，彷彿是前邊有什麼事情在等着他們去辦，又像是追趕着什麼人似的，李慕白往下跟了有二三里地，那三個人就不住的回頭去看，又彼此說着話，彷彿十分疑惑李慕白，李慕白面色泰然，只是騎着馬不即離地跟着他們，又走了一里多地，忽見那三個人把馬勒住了，李慕白依舊從容不迫的往前走，那高身材的人，就把馬一橫，向李慕白招呼道：「朋友，你是幹什麼的？」李慕白故意一發怔，抬起頭來，看了看他們三個人，故意裝呆說道：「我是走路呀！」那高身材的人又問：「你上那兒去？」李慕白說：「我是到北京去的，」那高身材的人聽李慕白是北京去的，就似乎更注意，從頭上至腳下打量着李慕白，似是想看出李慕白到底是個作什麼的人，這時旁邊跟個紫黑臉的人却急燥了，他怒目向李慕白問道：「我們不管你往那裏去，就問你爲什麼老跟着我們！」李慕白看了他這兇樣子，一點也不畏懼，就微微冷笑說：「你們可太不講理了，這是康莊人道，無論客旅行商，誰都可以隨便在此行走，你們在前，我在後，各人趕各人的路，怎見得我是跟着你們呢？難道我闖了十幾年的江湖，走過江南海北，還非得跟着你們，便不認得路了嗎？」李慕白還沒說完這幾句話，那婦人就要由鞍下抽刀，却被那身高的人用眼色把他攔住。高身材的人被李慕白的大話給吓住了，他不知道李慕白是怎樣的人，就不願爭鬥，笑了笑說：「得啦朋友，我們明白啦，你說的對。各人行各人的路。」遂向那一男一女說道「走咱們的，看他還能怎麼樣！」說着三個人氣忿忿地連揮幾鞭，那三匹馬就飛也似的，盪起多高的塵土，往北跑去了，李慕白在後面馬上，不住地哈哈大笑。

第五回

又遇危機鋼鋒助父女
聞竊逆旅豔色惹邪魔

李慕白聽了那高身材的人所說的話，他已大概明白了，這兩男一女都是江湖賊人，看他們把自己也認爲江湖人，而且不願惹氣，可見他們在前面必有要緊的事，多半不是什麼好事，我既然遇見，豈可把他們放過，到底要看他們是作些什麼，倘若有些傷天害理的事，我非要拔劍削除不可，於是望着那三匹馬的後影，緊緊追趕下去，又走了十幾里地，見前面的車馬行人多了，三匹馬也就去遠，李慕白又怕撞着路上的行人，也就有些掃興，遂把馬勒住，慢慢的向前行走，原來前面是一座熱鬧市鎮，李慕白此時腹中也覺得饑餓，便趕到鎮上，找着一家小飯鋪，吃了兩碗麵，並把馬牽到一家草料鋪，喂了，然後騎上馬，又往鎮外去走，才走了不遠，忽聞路旁有人很蒼老的聲音叫道：「李少爺，李少爺！」李慕白趕緊扭頭一看，不由十分驚訝，原來後面來了一輛騾車和一匹馬，那馬上的一位身材雄壯，花白鬚子的老叟，原來正是鉅鹿縣的鐵翅鳴俞雄遠老鏢頭，車中坐着的正是曾一度惹得自己懺悔的那位俞秀蓮姑娘，還同着他那老年的母親，李慕白此時又不免心魂一蕩，不敢再用眼去瞧姑娘，趕緊下了馬，向老鏢頭打躬，俞老鏢頭在馬上笑着說：「快請上馬吧，不要多禮，不要多禮，咳，我身體不利便，也不能下馬去了！」一面說着，一面拱手，態度十分和藹，李慕白想起兩月以前，自己在他家所作的那件冒失的事情，不禁又是面上發紅，再斜眼往車上看時，姑娘已把青紗的車簾放下了，李慕白心裏更覺得難受，牽着馬，真不知應當對俞老鏢頭說什麼才好，這時俞老鏢頭彷彿把早先的事全都忘了似的，問李慕白說：「老賢姪，你現在上那裏去呢？」李慕白見問裁發慚愧，便說：「我是到京都去，看望一家親戚。」俞老鏢頭說：「京都你常去嗎？」李慕白臉又一

紅，說：「前幾年倒是去過一次，不過沒住多少日子。」俞老鏢頭點頭說：「京都確實是個好地方，我年輕的時候，在那裏住過十幾年，現在前門外打磨廠泰興鏢店裏還有我的老朋友，你要見了他們，提一提我，彼此總有些照應。」李慕白連連點頭，又說：「老叔現在上什麼地方去！」俞老鏢頭遲疑了一下，才指指車子說：「我送她們到保定府去。」李慕白點了點頭，牽着馬又怔了一會，俞老鏢頭就說：「賢姪若有要緊的事，就請便吧；我們這輛車太慢。」李慕白聽了這句話才得到一個下場機會，遂拱手說：「那麼我山京都回來時，再看老叔去吧，老叔在京都要有什麼事，可以分付我給辦！」俞老鏢頭笑着說：「沒有什麼事。」當下李慕白扳鞍上馬，與俞老鏢頭作別，才走了幾步，忽聽後面俞老鏢頭又叫道：「李賢姪！」李慕白趕緊勒住馬，回頭去看，只見俞老鏢頭已催馬趕過來，他仰着頭想一件事，似乎要向李慕白來說，李慕白就問道：「老叔還有什麼分付？」那老鏢頭想了半天，可是始終沒有把話說出口來，後面的車來到身旁停住青紗的車簾一啓，俞秀蓮姑娘露出半面來，向老鏢頭叫道：「爸爸，咱們走吧！」李慕白又趁機會看了姑娘一眼，更覺得姑娘豔麗無雙，此時俞老鏢頭才決定不把那話向李慕白說了，就笑了笑，說：「我真是老得什麼都不成了，一點小事都想不起來了，好在不要緊，賢姪你請吧，將來咱們見了面再談！」此時弄得李慕白倒莫名其妙，只得又拱了拱手，策馬走去，走了有一箭之遠一回頭去看，只見俞老鏢頭的那匹馬，和那輛車，正在後面慢慢地走着，此時李慕白的心緒很亂，既被秀蓮的豔色所迷，惹起兩個月以前的癡情，又覺得剛才俞老鏢頭那樣欲語不語的態度，十分可疑，暗想：看那俞老鏢頭原個爽快人，怎會剛才他自己叫回去，却又有話不肯說呢！又想：自己與俞老鏢頭原無深交，而且有兩月前，那件對不起他的事情，其實今天在鎮上相遇，我又沒先看見他。他若是不招呼我，我也就走過去了，可是他却不記舊事，把我叫住，一聲一聲的賢姪，看他

是十分誠懇的樣子，莫非是有什麼事要求我嗎？因此又有些心醉魂銷，暗想：也許秀蓮姑娘許配孟家，那原是一番假話，在這兩個月內，俞老鏢頭已把我的家世和人品都打聽出來了。現在他又要把女兒許配給我了，這樣一想，不禁心花怒放，又想剛才秀蓮姑娘一看見自己，她就將車簾放下，彷彿像對自己害羞似的，她爲什麼害羞？大概是因爲曉得她父親有意要把她配給自已了吧？越想越覺得不錯，就不住回頭去望，只見那俞老鏢頭騎着馬，押着車，款款而行。車簾還是放着，李慕白又不知現在他們全家往保定去，是因爲什麼事情，本想要撥馬回去，與他們一路去走，可是又覺得那樣未免太討厭了，便想了一個主意，往前走了四五里地，便見前面有一遍松林，原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墳院，李慕白就下了馬，牽着馬走進了林中，林中的一些鳥兒。看見人牽着馬進來，驚得亂飛亂叫，李慕白把馬繫在樹上，就坐在一塊斷碣上歇息，等了少時，就聽見林外一陣車輪聲，馬蹄聲，李慕白向外偷眼去望，就見正是俞老鏢頭那匹馬，和俞秀蓮母女的那輛車，從這林前走過去了，李慕白心裏忍不住要發笑，等得他們的車過去了半天，李慕白才解下馬，由林中出來，抬頭向前面望去，俞老鏢頭的車馬已經走出一里多地去了，李慕白心中說好了！我在後面跟着他們，看你們到保定到底是幹什麼去？遂就扳鞍上馬，才要策馬前行，忽聽身後一陣馬蹄得得的聲音，李慕白趕緊回頭去看，只見一遍塵土滾滾，自己早晨在路上遇見的兩男一女，又騎着馬飛跑前來，李慕白心中十分驚訝，暗道：這三個賊人到底想作什麼？他們的馬這般快，怎麼倒走在自己的後邊了。此時那三匹馬來到臨近，那會跟李慕白說話的高身材的人，向李慕白笑着說：「朋友，你倒走在我們前頭了？」那紫黑臉的漢子和那婦人，也都用眼瞪了李慕白一下，三匹馬又越過李慕白的坐騎，往北飛跑去了，李慕白用眼呆呆地望着他們，策着馬也向北去走，走了不遠，忽見那三匹馬已追趕上俞老鏢頭的車馬，只見他們全都跳下馬去，抽出明晃

晃的刀來，李慕白不由大驚，「啊呀」了一聲，趕緊揮鞭催馬，飛奔過去，此時俞老鏢頭的馬車已經停住了，只見俞考鏢頭由鞍下抽刀，跳下馬來，與那三個賊人廝殺起來，又見俞秀蓮姑娘也由車上提着雙刀下來，幫助他父親敵住那個女賊，此時李慕白一面策馬如飛，一面張手大喊：「住手，住手！」俞老鏢頭父女和三個賊人交手已有二十餘回合，俞老鏢頭雖然刀法純熟，但年歲老了，手脚遲緩，眼看要敵不住那兩個男賊，俞秀蓮也覺得那女賊十分兇悍，自己的雙刀不敢有一點疏忽，這時李慕白已來到臨近，手挺寶劍，跳下馬來，奔過那兩個男賊，向俞老鏢頭道：「老叔請退後些！」俞老鏢頭見李慕白趕到，心中甚喜，便退後幾步，讓李慕白上前，此時那紫黑臉的漢子就怒問道：「我們打架，干你什事？」那身材高的賊人也說：「朋友，趁早躲開，咱們無冤無仇，我們不願傷着你！」李慕白却怒罵道：「混蛋！你們欺負我俞叔父，就跟欺負我一樣！」說着把寶劍舞動，似一條銀蛇，逼得那兩個男賊，不得不退後些，俞老鏢頭又掄刀過去，幫助女兒去戰那女賊，此時李慕白一劍將那長身的男子砍倒，那紫黑臉的漢子，更敵不過李慕白了，便轉身就跑，搶了一匹馬，一面跑一面回頭向那女賊叫道：「妹妹快走吧！」那女賊真够兇悍，一點也不畏懼，一口單刀敵住俞老鏢頭父女，不但刀法不亂，反倒逼得俞老鏢頭父女不住向後退，李慕白暗道：這個女賊武藝真是了不得！遂就不去追那個男賊，又去幫助俞家父女戰這女賊，李慕白一上前，那女賊的一口刀可真招架不住了，她大喊：「你們幾個人來打我一個呀！」這句話沒說完，就被俞秀蓮姑娘一刀，砍在女賊的背上，女賊嗷啞了一聲，摔倒在地下，秀蓮姑娘的雙刀還往下去砍，却被他父親攔住，李慕白也住了手。此時那個紫黑臉的漢子已然逃走，不見蹤影了。在他們刀劍相拚之時，兩旁就聚集了不少行人和車馬，如今見他們住了手，全都趕過來看熱鬧，只見那個高身材的漢子是左腿受傷，坐在地下，疼得不住哼哼，那個女賊倒真強

悍，他背上的刀傷很重，淺紅的衫子，都染成深紅的了，但他還掙扎着爬起來，爬到道旁一棵樹下，靠着樹坐着，連疼帶氣，臉上煞白，瞪着兩隻兇眼睛怒罵俞老鏢頭，說：「你們三個人打我一個，算什麼英雄？」又罵李慕白多管閒事，更用許多穢言穢語，辱罵俞秀蓮姑娘，氣得俞秀蓮蛾眉直豎，掄着雙刀過去，說：「我殺死你這個潑婦！」李慕白上前把姑娘攔住，說：「姑娘別傷他，現在旁邊有這許多人作見證，咱們把他送到衙門治罪去就得啦。」秀蓮姑娘氣得不住喘氣，微抬眼皮，望了望李慕白，便轉身走到他父親的身畔。這時俞老鏢頭把刀入鞘，向一些行路的人抱拳說：「諸位都看見了，我們好好的走路，這三個人，就從後面趕來，抽出刀來就要殺害我們，若不是我們父女會些武藝，身邊帶着防身的兵刀，恐怕此時早就遭他們的毒手了！」旁邊的人都替俞老鏢頭不平，上前踢打着那高身材受傷的人，罵着問道：「你們是久慣劫路的賊人不是？現在從那兒來？快說實話！」那個受傷的人一面哼哼嚶嚶的，一面說：「你們諸位別冤枉我們，我們不是打算劫他們，他們也不配我們劫，我們是找他來報仇，因為我們有十年的仇恨，這俞老頭子殺死過我的師父！」此時那個受傷的婦人又向俞老鏢頭罵道「姓俞的，你趁早把車讓給我們坐，我們就饒了你，要不然，打起官司來也沒有你的好處，還告訴你，現在我們還有十幾個弟兄呢，你要把我們交到衙門，他們也不能饒了你！」俞老鏢頭這時急得滿頭是汗，本來自己也不願意打官司，可是此時本地的鄉約地保全都來了，俞老鏢頭就說：自己年歲老了，不願意多事，情願跟他們私了，給他們雇一輛車，叫他們自己養傷去，怎奈那鄉約地保十分固執，說：「你們打得這們兇，把這兩人傷得這麼重，可不能由你們私了了結，這地方歸歸陽縣管，現在的縣太爺唐大老爺，辦事最爲認真，尤其是這股路上，前兩天就出了土匪劫人，未曾捉獲，現在我們若叫你們各自走開，縣太爺若曉得了，一定說我們放縱匪人，要拿我們去問罪。現在沒有旁的說的，

把你們交到衙門，是打官司，還是私相了結，你們到堂上再說去。」此時俞秀蓮姑娘已上車去了，俞老鏢頭皺着眉，望着李慕白，李慕白就說：「看這樣子不去打官司是不行了，可是老叔也別着急，咱們沒有什麼理屈的地方。」俞老鏢頭嘆道：「我什麼都不怕，我只是怕麻煩呀！」李慕白見俞老鏢頭是十分懊惱的樣子，此時又無暇問俞老鏢頭與這男女兩個賊人結仇的始末，少時鄉約地保套來一輛牛車，把兩個受傷的人，抬到車上去，俞老鏢頭與李慕白全都上了馬，鄉約地保牽着賊人的兩匹馬，拿那他們那兩口刀，並叫幾個行路的人，跟了去作見證，秀蓮母女的那輛車也跟在後面，就一同順路往西北去了，走了十幾里地就到了饒陽縣城，進了城直到縣衙，鄉約地保把個衙役找來，把兩個受傷的男女攙下去，並把俞老鏢頭，李慕白，和秀蓮母女，及那幾個在場的見證人，全都帶到裏面，少時縣太爺陞大堂審問，俞老鏢頭一看這位縣太爺鷹鼻鵠眼，就知道是個很利害的人，當下這知縣先問了俞老鏢頭，李慕白，及那兩個受傷的人的名字，俞老鏢頭此時才知道那長身的賊人名叫會德保，那個女賊就是何飛龍的女兒，綽號女魔王，當下知縣就問俞老鏢頭：「你與他們有什麼仇恨，招得他們這樣追趕着要殺害你？」俞老鏢頭說：「我是保鏢爲生的，時常押着鏢車，在各處行走，有時若遇有強盜要打劫我的鏢車，我自然要與強盜們爭鬥，難免要殺傷人，結下仇家，所以我與他們，究竟有什麼仇，我也記不得了。」知縣又問那受傷的男女，依着那會德保，本是要把俞雄遠殺死他師父何飛龍，以致結下仇恨的事說出，可是何劍娥却不肯說，因爲若一說出他父親的事情，適足以證明他是賊人的子女，於俞雄遠沒有什麼損處，自己却更要吃大虧，他便氣忿忿地說：「大人也不必細問，江湖上的賬本來就難算，我就知道我的爸爸是叫俞雄遠給殺死了，那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我還是個孩子，也不曉得詳情，不過只想着替我爸爸報仇，所以我才立志學習武藝，此次胞兄何七虎，和師兄會德保，本來

是找到鎮鹿縣，要害俞雄遠的性命，可是俞雄遠已就事前曉得我們要去找他，他帶着家眷就逃走了，我們追趕了幾天，方才趕上他們，本來我們能够殺死那老頭子，可是又來了這個人……」說話時一指李慕白，臉上露出兇悍之色，彷彿恨不得要撲過去，把李慕白扼殺死似的，就說道：「要不是這個人，我們早把仇報了，你這小子，將來我們饒了俞老頭子，也饒不了你！」李慕白在旁，望着這個兇悍的婦人，只是不住的冷笑，然後知縣又問李慕白，李慕白却據實說：自己是南宮縣的生員，因為赴京探親，路過此地，正遇見這兩個人和那逃走的人，攔劫俞老鏢頭，所以自己看着不平，才拔劍相助，至於自己與俞老鏢頭，雖然住在鄰縣，彼此認識，但並無深交，他們結仇的事，自己更不曉得。知縣又問了問那幾個在場親眼看見他們爭鬥的見證人，那幾個人全說俞老鏢頭是好好的行路，那三個人就騎馬趕到，抽出刀來，把他們劫住，並且不用他們講理，就掄刀要殺害他們，俞老鏢頭父女才取出兵刀來敵擋，那李慕白確實是後來才趕到的。知縣聽罷，點了點頭，便向那兩個受傷的男女說：「這件事你們不必爭論了，明明你們是有盜匪的行爲，他們雖然砍傷了你們，但那是他們自衛的手段，我不能判他們的罪。」遂當堂命俞老鏢頭父女及李慕白等退出聽傳，又命把這兩個受傷的男女押下監去，當下俞老鏢頭等人叩頭感謝剛要退出。此時忽見那女魔王一躍而起，由桌上抄起硯台向知縣就打，知縣趕緊扒在椅子上，硯台算是摔在旁邊地下沒有打着，兩旁衙役趕緊上前，把女魔王何劍娥扭住，一面用板子打，一面又給她加上一條重鎖，那女魔王大罵大鬧，把公案桌子都給踢翻了，那知縣扒到一邊，指着女魔王只是亂喊亂斥，但女魔王兇悍依舊不減，幾十個衙役全都揪不住她，算是又來了幾個衙役，才把女魔王按在地下，打了十幾大板，並上了腳鐐，才把這女魔王和曾德保押下監去，此時俞老鏢頭，李慕白，秀蓮母女，及那幾個見證人，全都退下堂去，出了縣衙門首，俞老鏢頭和李慕白就向那幾個

作見證的人，作揖道謝，那幾個人走了，俞老鏢頭叫秀蓮母女上了車，然後就向李慕白說：「剛才縣太爺分付咱們退下聽傳，想咱們一兩天內，還不能離開此地，這樣倒就誤賢姪的事情了！」李慕白說：「我倒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在這裏多住幾天，也不妨咱們就在附近找一家店房住下吧，老叔也應當休息了！」說話時，俞老鏢頭與李慕白剛要上馬，忽見衙門裏有幾個人趕出來，兩個穿着官衣，一個是紫袍子，青緞坎肩，頭戴青緞小帽，白臉膛小眼睛，闊少模樣的人，還有兩個人是常隨的樣子，也穿得很是乾淨整齊，一齊上前來，那兩個衙役就揚眉瞪眼地，向俞老鏢頭問說：「喂你們打算上那兒去呢？」俞老鏢頭說：「我們打算在城內找一家店房歇下，縣太爺隨傳隨到。」兩個衙役說：「這不能由着你們自己找房，到時我們那兒找你去呀！」俞老鏢頭說：「那麼就請二位大哥給我們找房吧。」這時那闊少模樣的人，走近車前，掀開車簾，探着頭往裏看了看，俞姑娘趕緊往車裏去躲，擠在他母親的懷裏，那闊少迷縫着小眼睛，笑了笑，旁邊俞老鏢頭和李慕白看着，全都十分生氣，可又不知此人是衙門裏的什麼闊人，不敢惹他，俞老鏢頭，只得上前賠笑道：「這車裏是山荆和小女。」那個闊少點了點頭，把車簾放下，什麼話也沒說，兩個衙役就說：走，我給你們找店房去。」當下俞老鏢頭和李慕白，全都牽着馬，跟着那兩個衙役往東去走，車也在後面跟着，李慕白還不住回頭去看那個闊少，只見那闊少帶着兩個長隨，站在衙門前，用眼呆呆地看着秀蓮姑娘那輛車的後影，並且彼此鬼鬼祟祟的說話，李慕白心中十分生氣，暗想：一個女子若長得太美貌了，也是痛苦，到處都能遇見這樣可厭的人！當下由那兩個衙役帶着他們找到一家店房，字號是「福山老店」，進去，俞老鏢頭找了一間寬大的房子，李慕白找了一間小屋，把車子上的行李搬到屋裏，俞老鏢頭就拿出兩塊銀子來，私下遞給那兩個衙役，說「你們二位打點酒兒喝吧！」兩個衙役揣起銀兩來，臉上的顏色立刻改變了，一個就

說：「老爺子，你何必多禮？」又一個安慰俞老鏢頭說：「這件官司你也不用着急，本來你是事主，他們是強盜，今天過堂的時候，那娘兒們又向縣太爺那麼一鬧，縣太爺非要重辦他們不可，沒有你的什麼事，連堂都不用再過，明天縣太爺就許叫我們帶來話，叫您走您的。」俞老鏢頭點點頭說：「是，是，一切事都求諸位關照吧！」當下兩個衙役走了，這裏俞秀蓮姑娘跟他母親坐在坑上，就說：「爸爸你歇一歇吧！你現在也別着急了。」俞老鏢頭說「我不着急，我也不累，我跟李少爺說幾句話去。」說着出屋去了，原來李慕白因為自己與俞姑娘有過冒昧求婚的那件事，所以爲了避免嫌疑，便不到俞老鏢頭那屋裏，經到了自己的屋中，把寶劍和隨身的包裹放在炕上，叫店夥沏了一壺茶，坐在凳子上歇息，這時俞老鏢頭就進屋來了，李慕白趕緊站起身來。俞老鏢頭就說：「賢姪請坐！」遂在李慕白的對面坐下，歎口氣說道：「今天這事，真是想不到，幸虧遇着賢姪，若沒有賢姪在旁幫助，我們父女非要遭那三個賊人的毒手不可！」李慕白說：「那裏，我看那三個賊人之中，只有那個婦人確實兇悍，那兩個男子全都不是老叔和姑娘的對手。」俞老鏢頭說：「那婦人就是十年前河南有名的大盜寶刀何飛龍之女，名叫女魔王何劍娥，聽說他嫁給金槍張玉瑾，那張玉瑾乃是近年陝豫及兩淮之間，最有名的好漢，果然他若曉得他的妻子被我們砍傷入獄，他一定不肯與我們干休，那倒是可憂慮的一件事！」李慕白一聽，也不禁吃驚，原來金槍張玉瑾近幾年來威震江湖，幾乎無人不知他的大名，如今李慕白一聽那女魔王原是張玉瑾的妻子，便也想到如今冤仇已經結下，將來必難免麻煩，但他並不畏懼，只是笑着說：「不是小姪說一句大話，若是那金槍張玉瑾犯在我的手內，我也得他槍折人死！」當下又問俞老鏢頭，與那何飛龍家結仇的始末，俞老鏢頭見問，十分感慨，先把自己少年時與何飛龍結交，後來何飛龍在北京犯了人命案子，逃到河南爲盜，如何發了財，改名爲何文亮，住在衛輝府，他因惡行不改，

在六七年前搶了自己的鏢車，把官眷搶到山上，自己在鉅鹿縣得了信，才一怒前往，到衛輝府見了何飛龍，不料他絲毫不講情義，因此交起手來，自己在忿怒之下，便把何飛龍殺死，後來自己回到鉅鹿，也深爲懺悔，便把鏢店關了門，從此隱居，不問江湖之事，在今年正月間，自己才聽人說，何飛龍的兩個兒子全已長大成人，並且都學了一身好武藝，女兒嫁給張玉瑾，爲人也十分兇悍，聽說他們打算在三個月以內，要來殺死我，替他父親報仇，所以從那時起自己就加意防範，果然在清明那一天，自己帶着妻女到城外掃墓，於歸來時，在半路上就遇着今天逃走了的那個紫黑臉的強盜，還同着三個人，全都拿着刀要殺害我們父女三人的性命，幸虧女兒秀蓮奪過刀去，把四個賊人殺走，事後自己更加小心，不料前幾日忽然有自己的帥姪都天傑，又來報告自己，說是那金槍張玉瑾，和何飛龍的兒子何七虎，帶着許多江湖人，又由衛輝府動身，要到鉅鹿來尋找自己報仇，自己因想他們人多勢衆，難免到時遭他們的毒手，所以才把家拋下，帶着妻子女兒離開鉅鹿，打算先到保定府朋友家中暫避些日，不料到底在路上被他們追住，出了這件事，說到此處，俞老鏢頭不禁歎噓歎息，然後又說：「我俞英雄遠現在老了，而且多年不走江湖，在外面已沒有什麼朋友，何況又有老妻幼女累着我，不然我若現在還年輕，真不怕這些個人！」李慕白見老鏢頭鬚髮皆白，如今有仇人這樣苦苦逼迫他，也覺得這位老英雄很是可憐，自己又因爲有前幾個月的那件事，不能對他說什麼親近的話，只得安慰俞老鏢頭說：「老叔也不要爲此事憂煩，我想如今女魔王何劍娥被我們砍傷捉獲，交官治罪，他們兩次尋老叔報仇，全都失敗了，他們現在也必然膽戰心寒，知道老叔非易欺之人，必不敢再和老叔爲難了，這件事情辦完之後，小姪要到北京去，假使以後老叔再有什麼難辦的事情，就請派人到北京去找我，我必要盡方幫助老叔。」俞老鏢頭點了點頭，遂又長歎了口氣，彷彿心中有許多話要說却不說出來，坐了一會。他便回屋

裏去了，又待了一會，俞老鏢頭就要叫店夥給開晚飯，俞老太太却喊着心疼，晚飯怕不能吃了，俞老鏢頭見老婆因這次驚嚇，宿疾復發，便也不禁難過，俞老太太躺在炕上，俞秀蓮姑娘給她母親撫摸胸口，俞老鏢頭却坐在桌旁邊發愁，這時忽然進屋來一個人，老鏢頭一看，原來正是今天送自己到這店房來的那個衙役，當時又是驚，站起身來，讓坐說：「大哥，有什麼話請坐下說！」那衙役滿臉陪笑，說：「老爺子你別這麼稱呼我呀！」遂就落座說：「你這件官司不要緊了，縣太爺爲人最惜老憐貧，他剛才把我叫了去，讓我來告訴你，請你放心，一點事也沒有，大概三兩天把那兩個賊人定了罪名，就能叫你走了。」俞老鏢頭說：多謝太爺這樣維護我們，我們將來一定要給太爺叩頭去！」那衙役說話時，又用眼望着秀蓮姑娘，笑着說道：「姑娘跟老太太都受驚了！」俞老鏢頭說：「我們姑娘小孫家，倒不曉得害怕，只是賤內，他胸口痛的病又犯了！」說着微微地歎氣，那衙役又問：「姑娘十幾歲了？」俞老鏢頭說：「他十七歲了。」那衙役又問：「還沒有人家兒吧？」俞老鏢頭說：「親事倒是早定了。」那衙役一聽，似乎很是失望，可又似乎不相信，便說：「不是那麼說，姑娘若是還沒有人家兒，我可以給姑娘提一門親事，就是我們縣太爺的大公子，今年二十七歲，人物很俊，才學也很好，娶妻現已十年了，可是還沒有小孩，我們縣太爺想抱孫子的心切，早就想再給大公子說一房，可總沒有合式的，今天他老人家在堂上，看見你這位姑娘很不錯，就跟大公子商量了一下，大公子也十分願意，所以才派我到這兒來見你求親，果然你答應了，不但現在這官司好辦了，還可以結一門閥親戚，你就算我們縣太爺的親家老爺了，並且我們太爺還說，你要使些彩禮，那也辦得到。」說畢，笑嘻嘻着眼睛，望着俞老鏢頭的回話，這時坐在炕上的秀蓮姑娘，又羞又氣，不禁低下頭去，俞老鏢頭強忍着怒氣，慘笑着說：「煩大哥替我回稟太爺，說也並不是不識抬舉，實因小女自幼就許配了人家，這件事

決不能答應！」那衙役一聽，臉上就變得難看了，說：「老爺子，你可別錯會了意，我們太爺這實在是誠心敬意，姑娘過了門決不能受委屈，再說這也跟明媒正娶差不多，雖然是二房，可是比作妾強得多了。」俞老鏢頭本來極力壓着氣，可是到此時却忍無可忍，便把桌子一拍，說：「你這位大哥，怎麼這樣麻煩，我的女兒自幼便許配給人，難道還能一女二嫁不成！」衙役聽了這話，便也要變臉，可是他還勉強笑着，在笑中帶着惡意，向俞老鏢頭似乎警告地說：「我的老爺子！到了現在無論怎麼着，你也得巴結巴結將太爺，要不然你那件官司，非得把你也拉到監獄裏不可！」俞老鏢頭大怒，冷笑說：「官司怎麼樣，難道還能判我殺頭的罪名嗎？俞秀蓮姑娘在炕上勸他父親說：「爸爸別生氣，有什麼話慢慢的說！」俞老鏢頭却氣得更拍桌子說：「那些話你都聽見了，本地的知縣把我看成了什麼人？我俞雄遠雖然走了一輩子江湖，但是身家清白，想不到現在老了，竟受人家這樣的欺負，那何飛龍的兒子女兒已然逼得我拋家棄產，這麼大年歲又出外來奔波，想不到如今遇見這個知縣，也是這麼混賬，不用說你現在已許配了孟家，就是你許了人家，我堂堂俞雄遠，也不能把女兒給人去作二房啊！」老鏢頭這樣忿忿地說，秀蓮姑娘心中十分難過，便不住痛哭，俞老太太也流着淚說：「走到那裏都受人欺負，不如咱們一家三口都死了吧！」那衙役一見俞老鏢頭真氣急了，他恐怕挨一頓打，便冷笑了兩聲，走出屋去了，這裏俞老鏢頭坐在凳上也不住垂淚，此時李慕白聽見爭吵的聲音，便到屋裏來，一看俞老鏢頭夫婦和秀蓮姑娘，都是正在哭泣，李慕白便問爲什麼事，俞老鏢頭就把剛才來了那個衙役，說是本地知縣要強娶秀蓮，作他兒子的二房，並說了許多威嚇的話的事，說了一番，然後又歎息自己年老，到處受人欺負，李慕白聽了，也不住嘆息，尤其見秀蓮姑娘坐在炕上，背着臉哭泣，這使他心中越發難過，他只得向老鏢頭勸解一番，那老鏢頭用拳頭槌着桌子，忿忿地道：「我俞雄遠少年時是個最

性烈的人，生平不受人家的欺侮，不然我也不能手刃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何飛龍，結下今日的仇恨，自把鏢店關門之後，我養心靜性，安分守己，決不願與人相爭，却不料如今還是遇着這些事，咳！」又說：「我俞雄遠雖然老了，可是鋼刀還會使，武藝也都沒有忘，若逼得我急了之時，那我要拚出這條老命去了！」李慕白勸道：「老叔也不要這樣生氣，凡事還要顧慮婦母和姑娘，有小姪在這裏，就是拚命廝殺的事，也應當讓小姪去作，老叔犯不上跟他們爭鬥！」俞老鏢頭又教了一聲說：「我怎肯連累你，你現在還有你的前程，因為我在這裏就誤你幾天，我的心裏就已很難受了！」李慕白聽了也默默不語，又勸了俞老鏢頭幾句話，便回到自己屋內，為俞老鏢頭父女的事又是代抱不平，又是歎息，但因為俞老鏢頭現在帶着家眷，秀蓮姑娘雖有通身的武藝，但俞老太太却是老病不堪，倘若一時氣忿，再出了什麼事情，那更是麻煩了因此想來想去，得不到比較好的辦法，晚飯以後，很早的就睡下了，到了次日清晨，李慕白出了店門，打算到縣衙附近打聽打聽昨天的那件案子，有什麼結果沒有，在縣衙門前排徊了半天，却不知道向誰去打聽才好，便信步順着大街向西去走，走了不遠，就見路北有一家茶館，裏面的人很是雜亂，李慕白就信步走將進去，找到一個空座坐下，茶館的堂倌給李慕白湖過一壺茶，拿過一個茶碗來，李慕白自己斟上了一碗茶，喝了兩口，便聽旁邊的一些茶座，談話紛紜，就有人談到昨天知縣衙門裏捉來一個男賊一個女賊，那女賊十分兇橫，在堂上大鬧，幾乎將縣官打傷的事情。

第六回

衰老投監一朝悲殘命
風塵送嫁千里盡柔情

李慕白在茶館裏坐了半天，本想探聽出昨天那案子的結果，可是一聽，雖然有不少人知道昨天的那件案

子，但只說到那男女兩個賊人是收在監獄裏了，至於縣官是打算怎樣發落，却沒有人曉得，又聽旁邊一張桌子，有兩個人正在談論另一件案子，雖然並不敢明罵出縣官來，可是李慕白聽那口氣，就覺得這裏的唐知縣，政聲很不好，心說：俞老鏢頭昨天把知縣得罪了，假若那女魔王一撒刁，案子生出別的枝節來，就怕於俞老鏢頭很是不利，如此想着，不免爲俞老鏢頭提着心。又坐了一會，就給了茶錢，走出了茶館，順大街往東，回到福山店裏，不想才一進店門，那店掌櫃子就說：「大爺你回來了，快到那位俞老先生的屋裏看看去吧，那位俞老先生剛才叫衙門裏的人給鎖走了！」李慕白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心中暗恨道：果然有這樣的事情！那個唐知縣也太狠毒了！遂就往裏去走，到了俞老鏢頭住的房前，聽屋裏面，秀蓮姑娘和他母親哭得很是淒慘，李慕白心中又是難過，又是氣忿，便先咳嗽了一聲，然後進到屋裏，只覺秀蓮姑娘坐在炕上，哭得和淚人兒一般，俞老太太是躺在炕上，已然起不來了，一面哭着一面喊胸口痛，本來李慕白自己覺得無顏向秀蓮姑娘談話，可是到了此時，也顧不得什麼嫌疑了，便皺着眉問道：「姑娘，俞老叔是怎麼叫官人給傳去了？」秀蓮姑娘滿面是淚，鬢髮蓬鬆着，顫顫得像一枝經過雨淋的桃花，他一面用個花手絹拭着淚，一面向李慕白說：「李大哥，快到衙門裏看看我爸爸去吧！剛才來了兩個衙役，把我爸爸給鎖走了，大概……：……就是因爲昨天的那件事，把知縣給得罪了！」李慕白氣得躁脚，連說：「姑娘不要着急，我這就到衙門打聽打聽去！」說着轉身向外就走，氣得他心臟都要崩炸，暗道：知縣本是人民的父母官，既食朝廷的俸祿，就應當明察是非，愛民如子，如今這個唐知縣竟因爲人家不肯把女兒給他兒子作妾，就把人押起來，這樣的貪官不除，世間真無天理了！李慕白氣忿地到了縣衙門前，只見衙門首站着六七個衙役，全都威風赫赫地，不准閒人在附近站立，李慕白就上前，向一個衙役拱了拱手，問道：「請問大哥，有一個福山店住的

姓俞的老頭兒，剛才被這裏給傳來了，我可以進去見一見他嗎？那門上的衙役認李慕白，就是昨天在這裏打過官司的，因見李慕白穿得還很整齊，便想他大概肯花幾個錢，遂就斜着眼睛看了看他，就冷淡地說道：「我們不知道，你上班房裏問問去！」李慕白拱手道了一聲謝，就進了衙門，只見南房便是班房，李慕白不敢直進去，就見這房子分着裏外間，裏間屋裏有十幾個人，有的在那裏寫公事，有的在那裏談天，李慕白不敢直進裏屋去，只在外屋一站，就有一個官人出來，繃着臉，向李慕白問道：「你有什麼事？」李慕白拱了拱手，就陪笑說：「因為我有一個世交的叔父俞雄遠，剛才被這裏傳來了，我打算過完堂之後，見一見他。」說時，身邊摸出一塊銀子來，遞給那個官人，說：「這是我的小心思，請你收下吧！」那官人把銀子接到手裏，手就揣在袖子裏，臉上立刻露出來些和悅的顏色，就問說：「你姓什麼？」李慕白說：「我姓李，跟我俞叔叔是一路來的。」那官人點頭說：「我曉得，昨天你不是還過堂了嗎？」李慕白點頭說：「正是，」那官人揚着頭想了一會，便說：「你的事是完了，現在你要走也不要緊了，就是那俞雄遠 他被女賊給刁上了，說他早先也是江湖大盜，所以縣太爺才把他抓來，可是，我想若是沒有什麼證據，也不要緊，頂多在監裏押幾天，也就放了，」李慕白就問：「若是押在監裏，我們可以給他送飯嗎？」那官人點頭說：「那當然可以，我能給你在管監的那裏疏通疏通，不過你得花幾個錢。」李慕白說，「錢倒不要緊。」遂又掏出一錠銀子來，交給他，這個官人索性笑了，連說：「你放心吧，你就在這兒等一等，回頭他過完了堂，我叫個人帶你去見見他就得了。」李慕白拱手道了一聲謝，就在旁邊一條板凳上坐下，那官人進裏屋去了，接連着又有許多人到這屋裏來打點官司，詢問案情，總之沒有一個不花錢的，李慕白不禁暗暗歎息。同時又想：將小可以喻大，知縣衙門裏的官人是如此貪黷受賄，刑部裏恐怕尤甚，將來我若到了北京，表叔若給自己在刑部

安置這們一個事情，那自己如何能作？想了一會，忽然那剛才受了銀子的官人，出屋去了，又待了不多時間，那個官人就回來，他還帶進一個衙役來，就向李慕白說：「你見姓俞的不是，你跟着這位去吧。」李慕白遂就跟着那個衙役出屋，一直到了監獄，原來此時俞老鏢頭已然過完了堂，押在獄中，李慕白在鐵柵欄外，見俞老鏢頭身帶鐵鍊，不禁心中一陣難過，滾下淚來，俞老鏢頭此時倒像不怎樣傷心，他望了望李慕白，便說：「李賢姪，你看，我活了六十多歲，生平沒作過犯法的事情，想不到如今倒叫人給押在監獄裏了！」又說：「你來得很好，我這官司不要緊，那縣官倒打算叫女魔王把我拉上，說我早先也作過強盜，可是那女魔王跟那姓曾的到底是江湖人，有些義氣，他們知道我生平是個好漢子，當堂說：我們跟姓俞的有仇，我們殺不了他，將來也有人能殺他，可是我們不能誣賴他。」李慕白聽了，才略略放心，說：「既然如此，又無憑無據，縣官爲什麼還要把俞老叔押起來呢？」俞老鏢頭笑着說：「他要押我，我有什麼法子呢？」遂又長歎了口氣，說道：「總而言之，事到如今，我捨不得把女兒給他們，也得把錢給他們了，好在我離開家裏時，還帶着四百多兩銀子，你回去跟秀蓮要過來，替我在衙門裏打點打點，每天再給我送些飯來，只要不叫我死在監裏，我就甘心，要不然……」說到這裏，把牙咬了咬，瞪着兩隻熊彪彪的大眼睛。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李慕白就勸慰俞鏢頭道：「老叔現在也就不必生氣了，只盼老叔能够兩三天內，出得獄來，就好了。俞老鏢頭眼睛滾下淚來，慨然地說道：「就是出了監獄，恐怕我也不能活得多久了！秀蓮和他媽媽，你就多照應他們吧！」李慕白聽了這話，也不禁辛酸落淚，才待再用話安慰老鏢頭，忽見旁邊看獄的人走過來，說道：「得啦得啦！話也說够了罷？他這麼大的年歲，也應當叫他歇一歇了，你也得出去給他想個辦法，淨這麼說，能得了什麼事？」李慕白遭了這番奚落只得辭別了俞老鏢頭，一路愁眉不展地回到福山店

裏，到屋內見了俞老太太和秀蓮姑娘，就把自己剛才到監裏看見俞老鏢頭的情形，全都說了一遍，俞老太太和秀蓮姑娘聽着，全都不禁哭泣，當下李慕白見俞老太太因為胸口痛，還是不能起炕，便叫店家請醫生，給俞老太太看了病，又抓來藥，向店家借了個小黃土爐子，秀蓮姑娘就在屋裏給他母親煎藥，李慕白又叫店家給預備兩樣菜，回頭好給俞老鏢頭送往監裏去，李慕白見眼前的事，都辦得差不多了，便回到自己屋裏，躺在炕上歇了一會，就想現在自己手下所餘的銀錢不多，決不夠打點官司之用，雖然俞老太太手裏有錢，可是自己又不願向她開口索要，就想要把自己那匹馬賣了，得個三四十兩銀子，給俞老鏢頭花在監裏，因此就打算回頭監裏送飯回來，到馬店裏去問一問，又躺了一會，忽聽窗外有人輕輕地一聲咳嗽，李慕白趕緊站起身來，就見房門一開，俞秀蓮姑娘進屋來了，雖然這兩日李慕白不斷的與姑娘見面但他從沒敢正眼看過姑娘，如今見秀蓮姑娘真是顛顛了，穿着一件青縐子的汗衫，青布褲子，頭上的髮也很散亂，脂粉也沒有擦，雖然是容貌依然秀麗動人，但決不似春間在鉅鹿縣長春寺，初次相遇之時，那樣的華豔了，秀蓮姑娘此時眼淚還沒有擦淨，手裏拿着一個彷彿沉重的包兒，放在桌上，向李慕白說：「這是四封銀子，大概是二百兩，我爸爸現在監裏，沒有錢打點怕不行，我想李大哥身邊大概也沒有什麼富餘錢，所以我拿過來，給李大哥先用着。」李慕白點頭答應，說：「剛才俞老叔也跟我說了叫我拿錢給打點打點，不過我出來時實在帶着錢不多，剛才我就想跟姑娘要，但我不好出口！」俞秀蓮姑娘輕輕數了口氣，說：「李大哥也太客氣了，現在是辦我們的事，難道還能叫大哥跟着在銀錢上為難嗎，何況我們這次出來，還帶着四五百兩銀子。」又說：「這次若不在路上遇見大哥，我們說不定落到什麼地步了！為我們的事，就誤大哥往北京去，我們的心裏，就已然萬分的難過了！」說到這裏，眼淚像斷線珠子一般的滾下來，李慕白也不住歎息，低頭無語，秀蓮姑

娘又說：「回頭我打算到衙門裏給我爸爸送飯去，大哥看可以不可以？」李慕白想了一想，便很遲疑地說：「我看姑娘還是不必去吧，因為衙門裏沒有什麼好人，姑娘去……倒不很好，」秀蓮姑娘心裏明白，李慕白不叫自己到衙門裏去。是怕遇見那唐知縣的兒子難免又生事端，遂又咳了一聲，說道：「那麼就全憑大哥分神吧！我現在真怕我爸爸在監獄裏病了，他老人家年紀太高了，天又這麼熱，怎能受得了那樣的罪！」說着又是掩面痛哭，李慕白也不禁用袖子擦眼淚，就說：「姑娘也不用傷心了，因為傷心也是無濟於事，姑娘就是好好的服侍老太太，老叔的官司由我打點，我想老叔一半天也就能够出獄了。」秀蓮姑娘一面哭泣着，一面點了點頭，就走出屋子去了，姑娘出屋以後，李慕白看看姑娘的後影，心裏却別有傷心，就想：自己真是無福，看秀蓮姑娘也並非看不起自己，假若姑娘不是早日許配給人，想俞老鏢頭也一定肯把她許配給自己，可是現在自己決不敢再有一點非分之想，就是俞老鏢頭跟那孟家退了婚，自己也不敢娶秀蓮姑娘，否則自己現在這樣幫助他們父女，都成了有所貪圖才做的，那豈不是連豬狗也不如了嗎？因此割斷了自己對於俞姑娘的癡情，只想著快些把俞老鏢頭救出監獄，然後自己就往北京去，或是到天涯海角流浪，把自己生平這件唯一的傷心之事，就忍痛地拋開了！感慨了一會，少時店夥把菜飯端來，李慕白就吃畢了飯，然後又問分付他們做的份菜飯好了沒有？店夥說：「也做好了，」李慕白就趕忙吃完了飯，身上帶一封銀子，把其餘的銀子全都收好，然後就出了屋，叫店家派了一個小孩給提着食盒，就往縣衙門給俞老鏢頭送飯去了，到了縣衙監獄內，把飯送給俞老鏢頭吃完，就打發那小孩子提着食盒回店房去，李慕白又見了看獄的人，給了二兩銀子，求他多多照應俞老鏢頭，又到班房裏，找早晨見着的那個官人，此時那官人已下班回家去了，可是他回來留下話，若有事時，就到他家裏去找他，當下由一個衙門裏的小廝，把李慕白帶到離着縣

循不遠，那個官人家裏，那個官人知道李慕白肯花錢，遂就十分的客氣，李慕白就談到自己打算花點錢，給俞老鏢頭打點官司，並說多的沒有，一二百兩銀子總還拿得出，那官人聽李慕白露出情願花錢的話來，便滿應滿許，說兩三天內，一定能把俞老鏢頭救出獄來，當下李慕白又放下十兩銀子，便告辭走了，回到店內把這話告訴了秀蓮姑娘，秀蓮姑娘才略略放心，本來俞老鏢頭被押入獄之事，並沒有確切的罪名，不過是唐知縣因爲派人見俞老鏢頭，要說他的女兒給兒子作妾，碰了俞老鏢頭一個釘子因此羞惱成怒，才把老鏢頭押起來，出這口氣，現在由那個官人給疏通，結果由李慕白拿出一百五十兩銀子來，知縣整收了一百兩，那官人賸了三十兩，其餘的二十兩是衙役和獄卒們均分，三天以後，才把俞老鏢頭由獄中釋放出來，俞老鏢頭在監獄內雖然每頓飯都由李慕白往裏送，並且因爲銀子花到了，獄卒也不怎樣向他爲難，可是禁不作獄中的污穢和炎熱，又加上胸中的氣忿，所以俞老鏢頭在獄中三日，就如同在外面三年，是更顯得衰老了，但他還勉強振作精神，回到店房裏，那時已有下午二時左右，俞老鏢頭就催着女兒趕快收束行李，說是立刻就起身，李慕白此時進到屋裏，見俞老太太還是躺在炕上，不能夠起來，就說：「老叔，現在事情既然完了，就是在這裏多住一天，也不要緊呀，何必要這樣忙走着，現在嬌娘的病還沒十分好，再說老叔才由獄裏出來，也應當歇一天呀！俞老鏢頭却不住地搖頭長歎道：「李賢姪，你那裏曉得！第一，我不願在此多留一日，若再住一天，非得把我氣瘋了不可，第二……」說到這裏，他把聲音壓下，就說：「我在監獄裏都聽說，那女魔王何劍娥，和那姓曾的，雖然現在是以強盜的罪名押在監獄裏，可是外面還有人到監獄裏看他們，並給他們送刀傷藥。」李慕白聽了也不禁吃驚說：「這可真奇怪，莫非他們在這裏有熟人？」俞老鏢頭搖首說：「他們是河南人，在這裏未必有什麼朋友，不過你要知道，他們既然千里迢迢，從河南到直隸省來找我

報仇，就決不能只是兩三個人，一定暗中還有人呢，他們錢花到了，什麼事做不出來，我看那女魔王和姓會的不久就許出獄，我若不走，麻煩的事，立刻就能找到頭上來！」李慕白一聽老鏢頭這話，也近乎情理，當下便由身邊，把打點官司所贖下的銀兩，全都放在桌上，俞老鏢頭就說：「賢姪，爲我的事在這裏就誤了你好幾天，大概你手裏的一點錢，也快消耗完了，你就拿這個用去吧，何必還給我，我現在下手還有二三百銀子呢！」李慕白却連連搖頭，說：「以後我沒有錢時，再找老叔去借！」俞老鏢頭面上現出一陣淒慘，歎了口氣，說：「賢姪，咱們今日一別，以後還不知能夠見面不能呢！」李慕白皺眉說：「老叔何必說這樣的話，如果老叔在路上行走不大放心，我可以暫時不到北京，送老叔到保定去，好在也繞不了多遠路？」俞老鏢頭搖頭說：「不用，不用，我也不打算往保定去了！」李慕白一聽，越發覺得驚異，就見俞老鏢頭挺起胸來說：「我雖然年歲已老，朝不保夕，但只要有一口氣在，就還能够逞一陣子強，什麼女魔王，何七虎還未必能够奈何我，惟有爲我的事，就誤你們年輕人的遠大前程，我却於心不安！」李慕白聽了，也就不再說什麼了，此時姑娘已把行李全都收拾好了，外面店夥進來，說車馬都備好了，俞老鏢頭把他自己的和李慕白的店飯賬全都開發了，然後秀蓮姑娘攙着他母親出門上車，俞老鏢頭，也出了門，一手牽着馬，一面回身向李慕白說道：「賢姪你再在這裏歡一天吧，咱們爺兒倆後會有期，將來我到北京看你去！」李慕白也拱手說：「老叔一路平安！」秀蓮姑娘也扒着車簾，帶着感激的顏色，說：「李大哥，再見吧！」李慕白聽了姑娘這兩句話，心中十分難過，此時俞老鏢頭，打算扳鞍上馬，却不想在監獄裏押了幾天，腿脚不利便了，幾乎由馬上摔下來，秀蓮姑娘嚇得說：「噯啲！爸爸你慢着點！可別摔着！」幸仗李慕白在旁，用力托住老鏢頭的身子，俞老鏢頭才騎上馬，還是不住地喘氣，面色蒼白的跟紙似的，鬚鬚亂顫，李慕白不禁皺眉，真怕

俞老鏢頭出不了城門，就會發生什麼危險，可是老鏢頭性情固執的很，就向趕車的人說：「咱們走吧！」當時車在前，馬在後，就往東出東門去了，李慕白在店門首，兩眼呆呆地望着，看不見了那車馬的後影，他才悵然若有所失地進到店裏，回到房內，坐着發了半天怔，忽然又想不好，剛才聽老鏢頭的那話，和老鏢頭那裏老急氣的樣子恐怕道路上難免有什麼舛錯，假若那女魔王一夥的人，在路上又追上俞老鏢頭，或是俞老鏢頭得了什麼病，那叫秀蓮一個年輕的姑娘怎麼辦呢？這樣一想，十分不放心，就決定還是暗中眼隨着保護他們，如若有點什麼事，自己也好幫助，於是收束好了隨身的包裹，便叫店家，備好了馬，出了店門，就騎着馬直出了東門，駐馬郊原，四下張望，只見禾苗叢生，碧色無際，看不見俞老鏢頭的車馬了，李慕白又想：俞老鏢頭臨別的時候曾說：他也不打算往保定去了，那麼他可到那裏去呢？現在何家的仇人還正在逼迫着他，大概他不能回鉅鹿縣家鄉裏去，別管他怎樣，我就順着大道往北去走吧，於是策馬向北去走，這時驕陽如火，原野上沒有一點風，高粱和禾麥密密站在田畝間，一點也不動，走了十來里地，李慕白的人和馬全都出了一身汗，又往下走，便找到一處樹林，那林下有許多人在那裏歇息，並有一個賣酸梅湯的小販，李慕白就下了馬，把馬繫在樹上，然後買了一碗酸梅湯喝了，心裏才覺得涼快了些，李慕白坐在地下，用手巾擦着身上的汗，拿草帽扇着涼風，聽了會樹上的蟬聲噪噪，和旁邊歇息的人閒談，便向那賣酸梅湯的小販說：「你看見有一個老子騎着馬，跟着一輛騾車，從這裏走過去沒有？」那小販說：「不錯，是有這麼一個老頭子，騎着馬從這兒過去，他們也沒在這兒歇着，車跟馬全都走得很快。」李慕白問說：「往北去了？」小販點頭說：「是往北去了，這時候恐怕走出有二十多里地去了。」李慕白心中納悶，暗想：俞老鏢頭何必要這樣急急忙忙地走路？於是不敢耽誤，便站起身，解下馬來，騎着馬又往北趕去，不想直走到天黑，也沒看見

俞老鏢頭的車馬，就不禁有些灰心，暗想恐怕是走錯路了，遂就又走了幾里地，找了一個鎮店歇下，到了次日清晨，李慕白本想不管俞老鏢頭的事，自己趕往北京去，可是心裏又總是放不穩，只得順着大道依舊往北去走，沿路並向人打聽着，竟有人說是看見這麼一個老頭子騎着馬跟着一輛車，在一黑早就往北去了，李慕白曉得俞老鏢頭必是急急的趕路，但不知他是帶着女兒妻子要往那裏去，李慕白只得催着馬又往下走，走到將要吃午飯的時候，就見大道之上，行人稀少，遠遠地前面有一輛車和一匹馬，李慕白看清前面正是俞老鏢頭的車馬，他不禁心中甚喜，可是他反倒不往前趕了，只在遠遠的約有半里之遙，策着馬慢慢走着，前面那俞老鏢頭跟着車，在炎熱的天氣下，一點也不停留地向前行走，又走了七八里地，天色已將到正午，越發炎熱，李慕白衣服全已被汗溼透，馬也吁吁地喘，渾身流着汗水像水洗着一般，此時前面是一個岔口，俞老鏢頭的車馬，轉過去了，被田禾遮住看不見了，李慕白又把馬催得快些，往前趕去，轉過了那個岔道，就見俞老鏢頭的車馬在前不遠，李慕白趕緊勒住馬躲在這旁，恐怕被前面的俞老鏢頭回身看見，這時就見俞老鏢頭的那匹馬很慢，連他前面的車都趕不上了，李慕白看了不禁感歎，就想：俞老鏢頭當年也是一位英雄，現在上了年紀，竟連馬都騎不動了，正在這時，忽見俞老鏢頭雙手撫着胸口，彷彿叫了一聲，立刻翻身摔在馬下，那匹馬跳到一旁，這裏李慕白大吃一驚，趕緊催馬趕過去，原來俞老鏢頭這幾個月來就有時憂愁，有時興奮，有時又是生氣，再加上這幾日在路上勞頓，又被屈含冤在饒陽監獄裏押了三天，年老的人實在禁受不起，當下吐了一口血掉下馬去，就不能够再起來，前面的車立刻停住，俞秀蓮趕緊下了車跑過來，並由那趕車的人幫助，才把俞老鏢頭攙得坐起來，可是兩條腿太軟，還是站不起身來，秀蓮姑娘流着眼淚，見他父親吐了一身血，白慘慘的鬍子也被血染紅，那張滿是皺紋的臉，蒼白的十分可怕，兩隻眼緊閉着，口中呼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下開了藥方，秀蓮姑娘給了醫生的馬錢，李慕白就托醫生送出門去，醫生回首向李慕白說：「這位老先生的脈象太壞了，吃了我這劑藥，若見好再請我，若不見好，就趕緊預備後事吧！」說着醫生就走了，李慕白聽這醫生剛才說的病源很對，如今這囑咐大概並非過慮，看這樣子俞老鏢頭是不容易好了，秀蓮姑娘若真父死母病，才是可憐呢，自己又不能勸慰她，心裏淒然地想着，皺着眉頭，就在鎮上找了一家小藥舖，把藥買了，回來，親自到廚房裏把藥煎好，拿到屋裏，交給秀蓮姑娘，秀蓮姑娘給她父親服下藥去，那老鏢頭就閉着眼躺在炕上，若不是吁吁地喘氣真像個死人一般了，秀蓮姑娘給她父親用扇驅着蒼蠅，俞老太太是坐在炕上靠着牆，一手撫着胸口，一手擦着眼淚，李慕白又勸慰了她母女一番，然後就出屋，叫店家另外給找了一間房子歇息，當日俞老鏢頭病勢越來越重，到了次日又吐了兩口血，索興氣也短促了，話也說不成了，又把昨天那醫生給請來看，醫生却不管開方子了，秀蓮和她母親急得只是痛哭，一點主意沒有，李慕白又叫店家請來另外一個醫生，那醫生診了診脈，也說：「人不成了，你們趕緊預備後事吧！」李慕白一面勸秀蓮母女不要徒自悲痛，一面跟店家去商量，買辦衣衾棺材，及停靈諸事，爲這些事李慕白跟店家奔了一天，到了晚間那俞老鏢頭氣越短促了，不過他還能斷斷續續地說出幾句話，第一就是說，不要和那何飛龍的兒女再結仇恨，第二就是告訴秀蓮姑娘到了婆家，要好好的作媳婦，第三就是莫忘李慕白對我們的好處，並且那言外之意，是很後悔自己早給秀蓮姑娘定了婆家，不然秀蓮姑娘與李慕白正是一對很好的小夫妻，說這些話的時候，李慕白並沒在旁，但秀蓮姑娘心中更加淒楚，到將就寢的時候，李慕白到這屋裏來看了看，只見俞老鏢頭出氣多入氣少，已然危在頃刻了，李慕白就向秀蓮姑娘說：「老叔現在恐怕不好，可是姑娘也別着急，現在我把衣衾都買來了，在我的屋裏擱着。棺材也看好了，是松木的，倒很結實，並且停靈的地方，我

也找妥了，就在東邊闔帝廟。此時秀蓮姑娘哭得跟淚人兒一般，只是點頭，却一句話也答不出，李慕白就坐在旁邊的凳子上，姑娘守着他父親，俞老太太在炕上又儼哭着，又儼睡着了，桌上放着一盞油燈，發出慘淡的光線，屋內悶熱得難受，隔壁住着的旅客，發出雷一般的鼾聲，李慕白坐了一會，遠遠聽得更鼓悠悠，已交三下，見秀蓮姑娘低頭坐着似乎也很疲乏，李慕白覺得自己在這裏有許多不便，遂就回到自己屋內去了，在屋內悶坐了一會，不禁浩歎，少時便和衣躺在炕上，剛要睡去，就忽聽秀蓮姑娘和他的母請，在那屋裏同聲痛哭起來，李慕白大吃一驚，趕緊站起身來，出屋，到了那屋門前，只聽秀蓮姑娘哭着爸爸，李慕白趕緊進屋，就見俞老鏢頭已然咽氣了，李慕白也不住大哭，少時自己收住眼淚，又去勸她母女，這時店裏掌櫃子和兩個夥計也都跑過來，李慕白叫店夥去請陰陽生，並叫棺材匠把棺材抬來，他就回屋取來了壽衣壽衾，由店掌櫃子幫助把已經死了的俞老鏢頭的衣服換上，少時陰陽生來到，開了殃榜，死人就停在炕上，秀蓮姑娘和他母親，守殮死人，哭了半夜，李慕白也一夜沒有睡眠，到了次日一清早，棺材才抬來，遂後入了殮，便抬出店房，停在東邊闔帝廟裏，請了僧人超度了一番，又商量厝葬的事，那廟裏的和尙就說：這廟後有一塊空地，還有幾棵樹，風水很好，不如就先葬埋在那裏，將來起靈，也很容易，李慕白一聽，覺着這個辦法也很好，遂就跟秀蓮姑娘商量，秀蓮姑娘也想到他到了宣化府以後，不知幾時才能回到這裏來接靈回籍，遂就垂淚對李慕白說：「若能暫時埋在這裏，那自然比停着好得多了，多花幾個錢倒不要緊」，李慕白說：「也不能多化錢」，於是就決定了，到了第二天，雇來人，打了炕，在俞老太太和秀蓮姑娘母女痛哭之下，就把那銅筋鐵骨，一世英雄的鐵翅鵬俞老鏢頭，葬埋在這小廟的牆後，新墳隆起，無限淒涼，秀蓮姑娘和他母親在新墳前哭了一番，焚燒了些紙錢，然後抱着滿心的悲痛，隨着李慕白回到店裏，秀蓮姑娘把

一切的錢開發了，然後她就向李慕白說：「李大哥，幸虧有你這樣幫助，才把我爸爸的事情辦完，要不然在我們與那何家的人交手相拚時，我爸爸押在獄裏時，恐怕他老人家也就早死了，現在無論如何，總算壽終呀！」說着又不住抽搐着痛哭，接着說：「李大哥如果在北京有事，就不必送我們娘兒倆往宣化府去了，你要再為我們的事，耽誤了自己的前程，那我們心中更不安了！」李慕白見姑娘這樣嬌啼着，說的話又是這樣淒涼宛轉，心中益發難過，便說：「姑娘不要這樣說，我實在當不起，俞老叔是我師父的朋友，他老人家也就如同是我的師父一樣，我能盡這一點孝心，並不算什麼，至於姑娘打算自己獨自同着老太太到宣化府去，其實也可以，以姑娘的武藝說，無論遇着什麼事，也不能受欺負，不過究竟母女走路，總處處不大方便，再說我到北京不過是看一家親友，遲些早些，都沒有什麼要緊，俞老叔臨終時又曾囑咐我，叫我送孀母和姑娘到宣化府去，我也在他老人家面前答應了，所以無論如何，我也得親自送姑娘和孀母到宣化府，見着那裏的孟老伯和孟二少爺，然後我才放心，才算對得起死去的俞老叔！」秀蓮姑娘見李慕白這樣的說，他又是傷心，又是感激，不住用手絹拭眼淚，旁邊俞老太太說：「還是叫李少爺送咱們去好，若沒個男子跟着，在半路上一定又得出事！」當下俞秀蓮姑娘就說：「那麼咱們明天就走吧，我爸爸死了，留下那匹馬也沒有人騎了，李大哥就把他賣了罷！」李慕白答應了，遂出去叫店夥把馬牽到市上問價錢，俞老鏢頭的那匹馬本來很好，那是老鏢頭在離家的前幾日，用了二百兩銀子買的，現在在這小市鎮上，還賣了一百六十兩，秀蓮姑娘就叫李慕白拿着這筆錢，作為往宣化府去的路費，當日在這榆樹鎮又歇了半天，次日就付清了店賬，李慕白依然仍騎着他自己的那匹馬，跟着秀蓮姑娘母女的那輛車，離了榆樹鎮往西北去，原來這榆樹鎮，是歸望都縣管，往西北再走三十餘里就是望都縣城，李慕白和俞秀蓮母女在那裏用了午飯，然後又往下走，過完縣，

鍾五運鎖，出紫荆關，直往宣化府的大道，此時的李慕白只盼快到了宣化，把自己所愛的這棵珍貴的花草，安全地移植到另一個地方，那就了足自己的心願了，雖然他自己的心裏，是多麼惋惜着，惆悵着，這棵心愛的花草不能長久陪伴着自己，並且因為它是有了主人的，他自己連親近也不敢親近，但他並沒有什麼怨恨，覺得這只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而且爲了表示自己的心地純潔，行爲正大，處處都謹慎防嫌，例如在路上，他決不與秀蓮姑娘談閒話，到晚間找店房，必要兩個單間，俞老太太有時過意不去，問他家中還有什麼人，結了親沒有？李慕白只是含糊的回答，却不多說，因爲李慕白想着，只要把俞秀蓮姑娘送到他婆家，自己就算把俞老鏢頭所遺囑的事辦完，從此天涯海角，去度自己的流浪生活，與他母女永無見面之日，那麼自己又何必叫她們的腦筋裏深深記住李慕白這個人呢？如此，路上並不稍作停留，在那塞北炎夏的大地上，一連又走了七八日，這天約莫在午後三時許，就進了宣化府的城垣。

第七回

薄命總紅顏夜傾愁緒
雄關連翠嶺雨滌俠心

李慕白在路上就已向俞老太太問明白了，知道那秀蓮姑娘的翁父名叫孟永祥外號人稱口北熊，他在宣化府開着的鏢店字號也叫「永祥」，三四十年來專保往口外作買賣去的商人，大兒子名叫孟思昶，聽說已娶了妻，二兒子就是秀蓮姑娘的未婚夫，名叫孟思昭，兄弟倆全都武藝精通，幫助他們的父親作買賣。李慕白騎馬在前，車在後面跟着，就找到那永祥鏢店，李慕白一看，這座鏢店很大，一進大門就是馬圈，裏面養着二十多匹馬，還有幾頭駱駝，門前大板凳上坐着幾個夥計，一見李慕白下了馬，就有一個三十來歲短鬚子的人，上前問道：「找誰呀！」李慕白拱了拱手，說：「我是鉅鹿縣俞老鏢頭派來的，現在是送俞老太太和姑

娘來了。」那人一聽，又驚又喜，說：「哦，原來是俞老伯把老太太跟姑娘送來了，你先請老太太跟姑娘下車吧！」遂就走近車前，見了俞老太太就說：「大媽你好啊！我六年沒見你了，你不認得我了？喝，姑娘都長得這麼高啦？」俞老太太和姑娘細看了看，才認出這個人來，這人名叫短金剛劉慶，早先是給俞老鏢頭作夥計，後來俞老鏢頭把鏢店闢門，就將劉慶荐到這裏來，當下劉慶把俞老太太和秀蓮姑娘請下車來，他見這母女頭上都帶着孝，就不由一怔，一面請他母女往裏面走，一面回首向李慕白說：「這位老弟貴姓？」李慕白說：「我叫李慕白。」劉慶說：「哦，李老弟，」遂悄聲問道：「俞老伯好嗎？」李慕白也低聲回答：「他老人家已經故去了！」劉慶一聽，面現悲哀之色，也不暇細問，就在前領路，一面用袖子擦眼睛，此時已然有人傳報進去，說是：「鉅鹿縣的俞老太太帶着姑娘來了！」當時孟永祥老鏢頭和他的老妻齊都迎出來，俞老太太一見孟老太太，就上前拉着手，哭着說：「我的老妹子！……」孟老太太也是淚流滿面，又很親熱地拉住了秀蓮姑娘的手，孟老鏢頭迎出來的時候，本來很是喜歡，雖然知道自己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俞雄遠沒有來，可是至少也可以問問他的近况，如今一見這位俞老嫂子和姑娘全都哭着，並且頭上都帶着孝，他臉上的顏色就變了，一面說：「攙着點老嫂子！」叫他的老妻請俞老太太母女到裏院去，他又問是誰送來的，短金剛劉慶說：「是這位李爺給送來的，」孟永祥老鏢頭滿面笑容，上前與李慕白相見，說道：「多辛苦了！請教大名，」李慕白行了禮，通了姓名，劉慶在旁又說：「剛才聽這位李老弟說，我的俞老伯已經故去了！」孟老鏢頭把脚一躡，說，「咳？……」遂就老淚汪然而下，劉慶也裂着嘴，哭着，請李慕白到櫃房裏，有夥計送上茶來，孟老鏢頭擦了擦眼淚，就問李慕白說：「俞老哥平日保養得很好啊？他還不到七十歲呢，怎會就故去呢，得的是什麼病呀？」李慕白歎了口氣，說是：「因為急氣，死在半路的！」孟老鏢

頭和劉慶等，越發不禁驚訝，當下李慕白就說：俞雄遠老鏢頭在六七年前如何與何飛龍家結仇，直到今年何飛龍的兒女方長成人，都學了一身武藝，就打算殺害俞老鏢頭，爲他們的父親報仇，第一次是清明掃墓，仇人攔路，意圖兇殺幸仗姑娘幫助父親，才把仇人趕走，後來俞老鏢頭因爲聽說何飛龍的女兒女魔王何劍娥十分兇惡，嫁的是河南的金槍張玉瑾，他們又要來找尋俞老鏢頭，所以俞老鏢頭爲避免與仇人爭鬥起見，才帶着家眷到這裏來就親，不料走在鶴陽縣境，就遇見那女魔王和兩個男子，雙方刀劍相拚起來，自己那時正在那裏，才拔劍相助，結果把那女魔王和一個男賊砍傷，另外一個男賊逃走了，當時出鄉約地保送往鶴陽縣去打官司。不料那鶴陽縣的知縣是個貪官，反倒將俞老鏢頭在監獄裏押了三日，後來花了一百多兩銀子，才把俞老鏢頭救出來，俞老鏢頭却因此忿氣，又加路上的勞頓，所以走在望都榆樹鎮的地方，跌下馬去，就一病不起，臨終時囑咐自己送俞老太太和姑娘到這裏來，所以自己才把俞老鏢頭暫時葬埋在榆樹鎮之後，就把俞老太太和姑娘送到這裏來了，然後又說：自己原是紀廣傑的弟子，因此與俞老鏢頭有叔姪之誼，現在把俞老太太和姑娘送在這裏，自己算是辦完了俞老叔的遺命，等到秀蓮姑娘孝服滿後，與這裏的二少爺成了親，再辦俞老叔運靈回籍之事，至於自己因爲到北京還有要緊的事，不敢再就誤了，所以打算明天就走。那孟永祥老鏢頭聽了李慕白所說的這些事，不禁感歎，就拭着眼淚說：「真是想不到，我俞老哥會遭遇了這些不幸的事情，本。我在年輕時，與我俞老哥同在北京泰興鏢店作鏢頭，我的武藝多半是他所傳授，後來他回到家鄉，我隨他去開鏢店，過了兩年，我也在這裏開了鏢店，每隔一年半載，我必要到鉅鹿縣去看望他，因此我們就約定將來作兒女親家，後來他把劉慶薦到我這裏，劉慶才對我說，他因爲殺死何飛龍，自己灰了心，把鏢店關門了，何飛龍也是我年輕時的朋友，那時他與俞老鏢頭的交情，比與我還深厚，想不到後來因爲何飛龍走入

歧途，到了暮年，兩個老朋友倒拚起命來了！我爲此事也十分難過，又因爲年老不願再出遼門，所以就派人帶了一封信去安慰我的俞老哥，這幾年我也不斷地派人去看他，回來的人都說他很享福，身體也還康健，何飛龍的事我也早把它忘了，想不到他還有兒子女兒女婿，如今生生把我的俞老哥給逼死了，咳，我想他們大概是前世的冤家吧！」接着又皺眉說：「這兩年來，我的心緒也不好，我的二兒子思昭，從去年春天離家，至今並無下落，要不然也就早把俞姑娘接來，給他們完了婚事了！」李慕白在旁聽着，不禁十分驚訝，便問說：「這位二令郎，爲什麼事離開家沒有下落呢！」孟永祥老鏢頭見問，遲疑了一會，良久才歎了一口氣說：「我這個二兒子，人極聰明，只是生性驕傲，不聽我的管束，九歲時他就丟失了，就有幾年不知下落，那時我還以爲他死了呢，可是過了幾年，到他十三歲的時候，回來了，原來他跟着幫匪人走了，這幾年到過蒙古，到過河套，跟盜匪在一塊住過，跟兵隊也住過，他竟學了一身武藝，並且字也認得了，我便叫他入學讀書，他也變得很安靜，並且自己天天溫習武藝，刀劍全使得很好，我便給他訂了俞姑娘，打算過個五六年就給他成親，十五歲時他就幫助我管理鏢店的事，不料後來他的性情又壞了，時常與人毆鬥，並且好管閒事，拿着錢隨意揮霍，在外面亂交朋友，是我和他哥哥把他管教一頓，他就更不願在家住着了，去年春天，他又在本地惹了一場大禍！」李慕白本來聽孟老鏢頭說了那孟思昭一往的事情，就很覺得奇異，如今又聽說他曾在這裏闖下大禍，便趕緊問是什麼事，孟老鏢頭咳了聲，說：「我們這宣化府有一家大財主，本地人都叫他張萬頃家，因爲那張萬頃有一個叔父，在禁宮中當大總管，權勢比軍機大臣還要大，就是這裏的府合大人也不敢惹他，張萬頃生性好色，家裏有十幾個妾，但他還在外面姘識着婦女，城內有一個賣菜的吳老大，他的妻子很美貌，被張萬頃看見了，就騙佔到手裏，後來吳老大把他妻子打了一頓，他妻子就羞憤自盡

了，吳老大知道張萬頃不能饒他，便逃走不知去向，也許是死了，其實這件事固然可恨，但與我們無關，不料被我不孝的兒子思昭知道了，他竟提着寶劍找到張萬頃的門上，把張萬頃的兩條腿都砍掉，惹完了禍，他身邊一個錢也沒帶，就逃走不知去向，那張萬頃雖然沒死，可是人家那裏答應，就在衙門裏告了，幾乎把我給押起來問罪，爲此事我花了四五百兩銀子，才漸漸壓下去，可是我那不孝的兒子，永遠也不能回宣化府來了！」說到這裏，他又惋惜俞秀蓮姑娘，說：「我俞老哥這位姑娘，命也真苦！現在爸爸死了，母女無依無靠，來到我這裏，果然我那兒子孟思昭，若是個安分守己的人，現在家裏，過些日就可以叫他們成親，我這大年歲，看着心裏也是喜歡，可是偏偏我那兒子又是這樣，現在還不知生死，豈不是把人家的姑娘害了！咳，現在我的俞老哥也死了，我真對不起他呀！」說到這裏，不由得老淚頻揮，此時李慕白聽完了孟老鏢頭這些話，也不由得不感慨，一面可憐秀蓮姑娘的命苦，一面却對於孟老鏢頭口中所說的那個孟思昭，發生出無限的敬慕，暗想：這樣說來，孟思昭一定是武藝高強，生性慷慨，十足的一位豪俠少年，這樣的人倒真不辱沒了秀蓮姑娘，於是便安慰孟老鏢頭說：「老叔父也不要爲此事難過，將來我若在外面遇見思昭二哥，就是他不能回來，我也得叫他設法把姑娘接去，在旁處去成婚。」孟老鏢頭說：「咳！接了去，不是也叫人家姑娘跟着他去受罪嗎？現在姑娘到了我這裏，我就拿他當作親女兒一般看待，好在姑娘年紀還不大，再過二年，若是準知道思昭是死在外頭了，或是他還是惡性不改，那乾脆我就俞姑娘作義女，給他另配人家了！」李慕白聽孟老鏢頭這話，雖然心裏覺得不對，但因爲初次見面，而且自己與俞孟兩家都沒有什麼深交，便不能再說什麼話，當下孟老鏢頭就站起身來，說：「我還得到裏院安慰她們娘兒倆去，」說着孟老鏢頭就出了櫃房，往裏院去了，這時又來了兩個鏢頭，那短金剛就給向李慕白引見說：「這是紀廣傑老師的徒弟李

慕白，現在是送鐵翅鴟俞老鏢頭的家眷來到這裏。」——這是我們這裏的大鏢頭唐振飛，許玉廷。」彼此見了禮，談了一些閒話，然後又說到這裏的二少掌櫃子孟思昭，李慕白聽他們所說的孟思昭，武藝確實高強，爲人頗有血氣，素日行俠仗義，可稱是個好漢子，只是性情古怪些，跟人總是合不來，李慕白就說：自己將來要到外面訪一訪他，許玉廷就說：「他這個人像貌可很平帝，身材不高，黃瘦的臉，眼睛很大，會說好幾省的話，蒙古話他也會說。」李慕白說：「他幼年既然到蒙古去過，想必在蒙古有朋友，也許現在他逃往口外去了？」劉慶搖頭說：「沒有沒有，他在蒙古很有名的，可是我們託了許多往口外去的客人，打聽他的下落，都沒有人打聽得出來，」李慕白又問到這裏孟老鏢頭的大兒子孟思昶，劉慶說：「他保着鏢往歸化城去了，他那個人的心地和武藝，比他兄弟可差得遠了！」談了一會，劉慶就叫人給收拾出一間屋子，請李慕白去歇息，晚飯以後，李慕白在燈旁思了一會秀蓮姑娘的身世，不禁爲她傷感，又想到自己將來的前途，也是渺茫的很，歎息了一番，因爲自己明天還要上路，所以在二更的時候，李慕白就熄燈睡下了，在夢裏也彷彿看見俞秀蓮姑娘顛顛而清秀的面容，又彷彿在一個地方遇見一個少年人，那人就是秀蓮姑娘的未婚夫孟思昭，手裏拿着一口血刃，要來殺自己，自己就光明磊落地向他解釋，說自己自從曉得秀蓮姑娘已定了婚之後，便對她從無別的想法，同行數百里地，經過許多事情，自己對他處處守禮，言語謹慎，此心可對天地，不信你可以用你的刀挖出來細看，又恍惚那孟思昭聽了自己這話，很受感動，便扔開了刀，握着自己的手痛哭正在夢魂顛倒之時，彷彿有人在耳畔叫着自已，不禁一驚醒來睜開眼睛，只見炕前站着黑黝黝的一個人，這人低聲細地叫道：「李大哥，李大哥！」李慕白嚇得趕緊爬起來，就要取火點燈，却被那人攔住，那人說：「李大哥不要點燈，我是秀蓮，我說完兩句話就走！」李慕白這時才神智清醒，知道在自己面前的就是

秀蓮姑娘，當下不禁越發驚訝，趕緊站起身來，問道：「姑娘有什麼話，請對我說吧！」那秀蓮姑娘却半晌不語，發出嗚咽的聲音，良久才說：「那……老鏢頭的二兒子走了一年多，至今沒有下落，李大哥知道嗎？」李慕白說：「我已知道了，那孟思昭倒是個武藝精通，慷慨尚義的人，因為他殺傷了本地惡紳張萬頃，所以才逃走在外。」秀蓮姑娘又說：「聽說還不懂爲此事，平日這裏的老鏢頭就不大喜歡他的二兒子，他的大兒子孟思昶，聽說是個頂壞頂兇惡的人，他打算將來獨霸家產，才將他的兄弟擠出去！」說着又是嗚咽着痛哭，李慕白也歎了口氣，便安慰秀蓮姑娘道：「姑娘也不用發愁，我明天就走，到外面設法找着孟思昭，無論如何也要勸他把姑娘接走，」秀蓮姑娘聽了，似乎放了心，又彷彿十分羞澀，李慕白隱隱見她的手動了動，似乎在擦眼淚，少時秀蓮姑娘就說：「我現在沒有可依靠的人，一切就都求李大哥分神了！」李慕白說：「姑娘何必跟我客氣，我就拿姑娘當我的胞妹一樣看待，我一定盡心盡力設法找着那孟思昭兄弟。」秀蓮姑娘聽了這話，心中越發淒慘，幾乎要哭出聲音來，李慕白眼淚也只管往下落，幸虧屋內沒點着燈，未被秀蓮姑娘看見，少時就聽姑娘說：「我去了，李大哥請歇息吧！」說着，輕輕地把屋門開開，出了屋子，一點脚步的聲兒也沒有，秀蓮姑娘就往裏院去了。這裏李慕白感慨萬端，獨自坐在黑洞洞的屋子裏，擦了擦眼淚，嘆了幾口氣，想了想剛才秀蓮姑娘突然前來的，及自己那個恍惚迷離的夢，又不禁好笑起來了，心說：我是怎麼啦？我堂堂男子漢，怎會如今竟弄得這樣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算了！算了吧！不要再在這裏就擱了，明天趕緊走吧！於是把門閉上，頂上一把椅子，就依舊和衣倒在炕上去睡，這時遠遠的更聲交了四下，李慕白躺在炕上，輾轉反側，怎樣也睡不着，直熬到五更天色，窗紙就露出淡青的顏色，少時就天亮了，院中的雄雞像女人哭聲一般地叫着，李慕白頭昏昏地，想到今天自己就要起身，不知爲什麼，心中就像有一絲

惜別之意。懶懶地起來，這時就聽院中有脚步之聲，和刀槍相擊之聲，李慕白把椅子挪開，開門一看，就見短金鋼劉慶，和那唐振飛，每人拿着一口刀，光着膀子，正在那裏練習，李慕白看了他們的刀法，心中很覺着好笑，暗想這樣的武藝，若遇到俞秀蓮姑娘的手裏，用不了兩三個回合。就得扒下，劉慶和唐振飛見李慕白起來，故意耍弄身手，舞了半天，唐振飛先收住刀勢，向李慕白笑道：「李少爺可別笑話我們！」李慕白陪笑道：「很好，很好，唐兄何必客氣！」說着有鏢店裏小夥計給李慕白打來了洗臉水。李慕白洗過臉，換上衣服，這時孟老鏢頭披着小褂，由裏院出來，李慕白就出屋趕過去，向孟老鏢頭說：「孟老叔，我這就要走了，俞嬸母此時大概沒起身來，我也不進裏院辭行了去了，回頭請孟老叔替我說吧！」孟老鏢頭說：「李大爺你就在這裏多歇兩天何妨？」李慕白搖頭說：「不，不，我確實到北京去還有些事情，過兩月我再來看老叔吧！」孟老鏢頭見留不住他，遂就叫小夥計把他的馬備好，孟永祥老鏢頭和劉慶，唐振飛，一齊送李慕白出門去，李慕白把衣包和寶劍放在鞍下，就上了馬，向孟老鏢頭抱拳，說聲：「後會有期！」孟老鏢頭說：「那件事我託付你了！」李慕白在馬上說：「孟老叔放心吧！我一定留意。」當時李慕白就騎着馬往東去，出了宣化城，只見遍野禾黍，大道平坦。朝陽發出無限的光輝，晨風飄颻地，吹着衣襟，吹着草帽上的飄帶，路上的人馬車輛，荷囊的，挑擔的，熙熙攘攘，各奔各人的前途，李慕白這時心中也寬敞了好多，彷彿覺得把自己這些日的憂慮煩惱，以及綿綿的情思，全都拋開了，一路上詢問着道路，向前行走，雖然馬不很快，李慕白也不急着走路，只是走了兩天，就已然到了懷來縣境了，又走了不遠，前面看見蒼翠的綿延不絕的山嶺，在那山嶺上面，又有蛇一般地爬伏着的東西，那就是忽隱忽現的長城，問了問道旁的行人，據說前面就是居庸關了，李慕白記起，早先在書上看過：「居庸臺」乃是燕京八景之一，現在眼前既是居庸

關，想離着北京大概不遠了，於是找了個鎮市，用畢午飯，便上馬加鞭快行，走了六七里地，天色已至正午，炎日當空，似火一般，炙得人渾身是汗，李慕白便勒住馬，慢慢地往前去走，又過了幾個村莊，見眼前的山越走越近，路上的行人可就不多了，李慕白暗想：聽說這居庸關乃是往北京去的要道，怎會路上沒有什麼行人呢？又想：也許是因爲天熱，這正午的時候，行路的客人們，都找了涼快的地方歇下了，所以這時路上沒有什麼行人，正在想着，忽聽一陣串鈴的響聲，從那麥浪上浙瀝地灑了過來，李慕白心裏很驚訝，催馬走了幾步，到了一股岔口，往北一看，只見由那裏來了幾輛驢車，驢子上全都掛着鈴鐺，車上插着紅邊黃地的鏢旗，旗子上也繫着鈴鐺，因此鈴聲亂響，越走得近了就越覺得噪耳，李慕白一見是鏢車，不由駐馬觀看，只見那幾輛車來到臨近，車上鏢旗寫着是「延慶全興鏢店」另有一根白布長旗，上寫「神槍楊健堂」，頭一輛車上坐着兩個人，跨車轅的有四十來歲，身材很健壯，車裏坐着是個瘦子，有兩撇小鬍小，全都穿着黑暑涼綢的短褲褂，戴着草帽，手裏拿着扇子，後面車上坐着幾個人，都穿夏布小褂，拿着團扇，像是作大買賣的商人，李慕白看了，心裏就想着：看這樣子一定是很有名的鏢車了，只不曉得那一個是神槍楊健堂，當下自己策馬走開，那幾輛鏢車就在後面跟着，彷彿也是出居庸關的，李慕白就在這鈴聲亂響之下，往前走了不遠，忽然聽見身後有人叫道：「前面的那個人，你上那兒去呀？」李慕白在馬上回過頭去，見是那個四十來歲，身材健壯的人，跨着車轅對自己談話，李慕白就等着他那輛車過來，把馬跟着他那匹驢子，相併着走，李慕白就說：「我是到北京去的，你們那一位是楊大鏢頭？」那人說：「我們掌櫃子沒跟着，這是一股熟路，就是我們一個人不跟着，只叫趕車的趕着驢子，只要有我們的鏢旗，就是半夜裏走，也敢保沒有一點舛錯，要不怎麼會叫字號呢！」說着臉上現出驕傲的笑色，車裏那個瘦子又向李慕白問說：「你是遠處來的

吧？你的膽子真不小！一個人就敢起這兒過居庸關上北京去？」李慕白一聽這話，不禁覺得驚異，說道：「這有什麼不敢走。這麼平坦的大道，一天不知要有多少人行走呢？」那瘦子一面在車裏揮着扇子，一面笑着說：「每天從這裏走的人倒不少，可是大幫客人非得有鏢店保着，小客人也得湊個四五十人，才敢過山進關，像你這孤身客人，幸虧遇見我們，跟着我們走還沒錯，要不然不但你的行李馬匹都被劫去，碰巧連命也得饒上！」那跨車轅的人也說：「實在，你一個人走真危險，你就跟着我們走，只當你也是我們鏢店裏的夥計就得了！」李慕白一聽，雖然明知道這兩個保鏢的人是一番好意，但是自己的心裏彷彿覺得是一種侮辱似的，暗道：神槍楊健堂又是個怎樣的人？我李慕白何必借着他的名字，保我的平安呢？於是就傲然地說：「這倒不必，我既然一個人敢走這條山路，我自然不怕什麼山賊，他們不劫我便罷，倘敢劫我，那我非得把他們賊子賊孫全都殺盡了不可！」說着，微笑着拍着鞍下的寶劍，說：「這就是給我保鏢的！」那車上的兩個保鏢的，一聽李慕白這話，不由都怔了，那跨車轅的人問說：「朋友，你貴姓大名，一向在那個鏢店裏作生意？」李慕白笑着答道：「我叫李慕白，我不是保鏢的，我只是會使幾手寶劍。」那兩人一聽，李慕白這個人名字，他們在江湖上並沒聽說過，便不禁有些瞧不起他，說道：「朋友，我勸你趁早兒別逞強，着得打聽那居庸關山上的寨主是什麼人物，不用說閣下，就是我們的掌櫃子神槍楊三爺，也不能得罪他！」李慕白問道：「你告訴我，居庸關山上的賊首，叫什麼名字？」跨車轅的人說：「你在這裏千萬別這麼賊呀賊呀的亂說，倘若被人聽見，連我們都受連累，那居庸關山上的寨主，名喚賽呂布魏鳳翔，原是北京城最有名的鏢頭，一口寶劍，一枝畫戟，天下無敵，因為在北京得罪了瘦彌陀黃四爺，二人比武三次，不分勝敗，後來黃四爺請出來世襲安定侯銀槍將軍邱廣超，兩個人才把魏鳳翔打敗，魏鳳翔一怒，他才來到居庸關山上，

因爲他是渾行出身，所以決不打劫銀車，他佔山爲王的意思，就是因爲黃四爺在口外有買賣，黃四爺手下的人若想出入居庸關，那他是非劫不可！」李慕白笑道：「這口氣可真賭得利害，因爲與人比武敗了，就不惜落草爲寇，我再打聽打聽，這個黃四爺又是何許人物？那個姓邱的，一個侯爺爲什麼要幫助他？」跨車轅的人說：「大概你這是頭一次到北京去吧？要不然你怎麼連北京城這有名兩位好漢，全都不曉得呢？我告訴你，黃四爺名叫黃驥北，是有名的外館黃家，專作蒙古買賣，在張家口，歸化城，全都開着許多大買賣，黃四爺家大業大，本人的武藝又極爲高強，慣使一對護手雙鈎，除了魏鳳翔之外，他沒遇見過對手，他生性好佛，時常拿出許多錢來修廟，放齋，捨粥，捨錢捨棉衣，因此人呼他爲瘦彌陀；那邱廣超是世襲安定侯爺邱立德的大少爺，他的府就在西城北溝沿，雖是個公子哥兒，可是自幼學得通身武藝，一桿銀槍真賽過當年的趙子龍，有人說他比黃四爺的武藝還強得多呢，可是他們兩人沒比過武，因爲他們是最好的朋友，你將來到了北京就知道了，這二人在北京真是頭一等有名的人物！」這些話在李慕白真是聞所未聞，心裏十分高興，暗想：我到了北京，若沒事時，倒可以會會這兩個，看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人物。當下他又問那兩個人，說：「咱們談了半天，我請教你們二位貴姓？」那跨車轅的人說：「不敢當，我姓孫行七，外號叫鐵腦袋，這是我的盟弟賽悟空劉五，我們都是滄州人，一向在延慶幫神槍楊三爺保鏢。」李慕白問說：「你們楊三爺的武藝也不錯吧？」孫七詫異道：「你連楊三爺也不知道？我問你，你是那兒的人呀？」李慕白笑着答道：「我是南直隸人。」孫七說：「就是南直隸的人，他聽得楊三爺的大名，楊三爺是順天府直隸省頭頂頭有名的錄頭，那一桿神槍，不要說別人，就是銀槍邱小儀靠的槍法，還有許多是跟楊三爺學來的呢。」李慕白聽罷，點了點頭，心想：怎麼這些人都講究使槍呢？若有什麼神劍，銀劍將軍，我倒可以跟他們比一

比，當下一面談着話，車馬往前走去，那孫七劉五這時十分謹慎地囑告李慕白說：「朋友，現在可快到居庸關了，你可留點神，要不然回頭真遇見了賽呂布魏鳳翔，你把他給得罪了，他要是跟你爲難，我們可誰也幫不了你！」李慕白微笑道：「你們二位放心吧，我就是出了什麼事，也不能叫你們二位跟着受累。」一面說一面往前走，眼着就進了山路了，此時連長城上的垛口都看得很清楚了，李慕白看了山勢的雄險，長城的偉大，不禁想到當年修造長城的艱難勞苦，又走了不遠就見後面的幾輛車全都停住了，鐵腦袋孫七趕緊也叫車站住，李慕白撥過馬往後去看，只見後面來了五個人，全都穿着短汗褂，敞着胸，有兩個戴着草帽的，那三個人就拿手巾包着頭，手裏全都拿着刀，李慕白就知道這一定是那賽呂布魏鳳翔手下的強盜，此時就見孫七劉五二人跳下車來，走過去，一齊向那五個強盜含笑抱拳，說：「你們幾位是魏二爺那裏的嗎？」一個強盜就說：「不錯，你們是那家鏢店的？」孫七說：「我們是延慶神槍楊三爺那裏的，兄弟名叫鐵腦袋孫七，」那五個強盜聽了，也一齊抱拳，說：「原來是神槍楊三爺那裏的，那麼就請賞一張名帖過去吧。」孫七到車裏拿了一張名帖，交給那爲首的強盜，說道：「請幾位老兄把名帖呈給魏二爺，並說我們楊三爺問他好。」那強盜接過名帖，便點頭說：「交給我們吧，你們就請吧，」說話時一眼看到李慕白，便以爲也是神槍楊健堂手下的鏢頭，他們也不細問，便拱了拱手，一齊提刀回身走去，他們才走了幾步，這裏孫七劉五剛要上車，這時候李慕白已經下了馬，由鞍下抽出劍來，趕過去喝一聲：「站住！」前面的五個賊人嚇了一跳，趕緊回身去看，李慕白就冷笑辯說道：「你們幾個人還沒跟我要名帖呢？怎麼就走了！」那五個人全都覺得詫異，爲首的說道：「你不也是楊三爺手下的嗎？」李慕白搖頭說：「我向來就不認得什麼楊三爺，我姓李我嗎李老爺。」那邊孫七劉五一看李慕白要圖禍，便嚇得變說：「我們不認得他，是剛才在路上遇見的，他不是我

們鏢店裏的人！」李慕白說：「對了，我李慕白是堂堂好漢，決不能仰仗你們楊三爺的名子，叫強盜放我出關，現在我說明白了，你們這夥強盜愛打愛劫就上前來吧，只要能敵得住我這口實劍！」那五個強盜氣得全都濼口大罵，並說道：「既然你不是楊三爺手下的，我們就不能饒你，來，你先把實劍扔下，把馬跟行李給我們，」說時提着刀一齊奔過李慕白來，李慕白却微微冷笑，把實劍揚起，向爲首的強盜砍去，那強盜趕緊用刀把劍架住，說道：「喝，你還敢動手找死嗎？」說着五口刀一齊向李慕白砍來，李慕白的實劍東砍西刺，不一會就刺倒了兩個人，那三個更不是李慕白的對手了，又戰了幾合，那三個強盜簡直沒法招架了，就一齊轉身，撒腿就跑，李慕白追過去，又砍倒了一個人，便向那兩個逃走的賊人說：「你們去把那賽呂布魏鳳翔找來，你告訴他，我在居庸關口等着他，他要不服氣，叫他趕緊到那裏找我去」，說着，又去看那躺在地下的受傷的三個強盜，只見有一個傷勢太重，已然暈將過去，那兩個一面疼得哼哼噉噉，一面向李慕白求饒，李慕白說：「我也不要你們的性命，不過你們這夥賊人平日作惡多端，也應當今天叫你們吃些苦頭，你聽明白了沒有？我叫李慕白，與那神槍楊健堂無干，現在我到居庸關口去，在那裏等一會，賽呂布若打算報仇，就叫他趕快到那裏找我去，若是遲了，我可就走了，」說着牽過馬來，收起實劍，上馬揚鞭走去，此時那孫七劉五，看見李慕白在這裏傷了人，闖了禍，他們嚇得趕緊催着那幾輛車，鈴聲雜亂，飛快的逃走了，李慕白不慌不忙地，騎着馬少時就來到居庸關口，因想要等一等那賽呂布魏鳳翔，便在關口鎮上找了一家茶館，喝茶歇息，一面暗想：這居庸關乃是由北京往口外去的要道，豈容有像魏鳳翔這樣的強悍匪人在此盤據，不知這裏的官兵爲什麼不管？喝了幾碗茶之後，也不見那魏鳳翔和山上的賊人找來。心說：也許他們曉得我李慕白不是好惹的，不敢找我來了，那我又何必再在這裏傻等他們，於是便付了茶資，上馬順大道往東

南走去，越走天越熱，路上的人越多，此時天上遮滿了烏黑的雲氣，悶得人身上更覺難受，少時天上嘩嘩地響起雷來，路上的人全都亂跑，喊着說要下雨，李慕白身邊也沒帶着什麼油布衣服，也就加緊催馬，走下不到十幾里地，天空越發陰沉，雷聲越發響亮，路上一個行人車馬也沒有了，接着就有很大的雨點打在李慕白的草帽上，此時前後看不見村鎮，只得冒雨催馬前行，五月天氣的雨只要一下，就下得很大，雨絲像箭一般地把馬身上和李慕白身上滿淋得是水，草帽沿上也像瀑布似的流下水來，四下看去，只見禾麥動搖，霧氣茫茫，雨聲和田禾的搖曳聲攪在一起，如同響起了一陣刺耳的鑼鼓，道旁的小溪裏的水都溢到岸上來，地上的滑泥有二寸多深，馬蹄只要陷在裏面就不容易再拔出，李慕白一面拿手巾擦着臉上的水，一面用鞭子抽馬，心裏却說：糟了！這麼大的雨，要是找不着一個宿處，那合怎麼辦呢！自己坐下的這匹馬，本來是花了四十幾兩銀子賣來的，又老又瘦，由冀州到宣化府那一條長路上，本來就快把這匹馬給累死了，何況如今由宣化府往北京來，這條路是又遠，山路又多，十分的難行呢？在這大雨之下，李慕白恐怕把馬滑倒，自己摔一身泥倒不要緊，若是馬摔壞了起不來，那才更糟了，遂只得冒着雨慢慢向前走，身上雖已被雨淋溼，但倒覺得分外涼爽，走了半天，雨才住了些，可是天色也快黑了，好容易才看見前面有一座城市，於是放下了心，就慢慢走近城市，在城外找了一家店房，先叫店夥把馬牽到棚下去喂草料，李慕白進到屋內，把渾身上下的衣褲襪子全都脫下，擰了一地的水，然後換上乾衣服就坐在炕頭上，叫店夥給沏來一壺茶，喝了幾口茶，心中才覺得痛快些，這時店夥把油燈點上，然後又問李慕白吃什麼飯，李慕白說：「燒一盤豆腐，拿幾個饅頭來就成了。」又問：「你們這是什麼地方，離北京還有多遠？」那店夥說：「我們這裏是沙河城，你要上北京，馬快一點，一天也就趕到了。」李慕白一聽距離北京只要一天的路程，就放了心，暗道：走了這許多

日，才算到了北京，恐怕我的表叔都等急了，他那裏知道我在路上管了一件閒事呢？因此又不禁想起俞秀蓮姑娘，就彷彿眼看那嬌美秀麗而略帶憂抑的面容正在那裏啼哭呢，呆呆地想了半天，店夥把菜和饅頭給他送來他都不知道，後來店夥問他還要什麼不要，李慕白方才明白過來，一面搖頭說：「不要什麼了。」一面拿起筷子來吃飯，一面却自責道：我怎麼又犯了癡病，我雖對俞秀蓮有情，但她與我却無緣，我這樣時常的爲她失魂散魄，不但失了我的品行。並且也足以消磨了志氣，還是把這一些煩絲情網用利劍斬斷吧。少時吃畢飯，便關好門，在炕上靜臥，聽得窗外依然有浙浙瀝瀝地雨聲，彷彿故意逗人的意思，李慕白歎了一口氣，就吹燈睡去，到了次日，忽被外面一陣吵鬧的聲音攪醒。

第八回

立決雌雄青鋒降畫戟
從今顛賴壯士困窮途

李慕白由夢中驚醒，一看窗紙已然發白，也聽不見雨聲，只有幾個人在院中吵鬧，聽有一個啞嗓子的，怒聲問說：「我問你們這裏昨天來了一個姓李的沒有？」又聽是店夥的聲音說道：「我們這裏，一天來往來的客人多極了，我們那裏記得清誰姓張，誰姓李呀？」又聽那啞嗓子的人罵道，「渾蛋！我沒跟你說嗎？這姓李的有二十來歲，騎着一匹馬，帶着寶劍。」店夥却說：「我們這兒沒有拿着寶劍的客人。」又聽有許人在旁邊說：「既然這裏沒有住着什麼姓李的客人，你就到旁的店裏找去吧！」那啞嗓的人說：「旁的店裏都沒有，其實你們這裏沒有這個人也不要緊，不過你這個當夥計的不能這麼說話，大清早晨的我是不能惹氣，要不然我真給你一刀！」那店夥冷笑的聲音說：「你憑什麼給我一刀呢？你是強盜也不能這麼不講理呀，」李慕白曉得必是那賽呂布找到自己來了，心說：這強盜膽子真不小，敢到這地方來！遂就把門開了，

挺着胸出去，高聲問道：「什麼事，是找我的嗎？」這地院中站着的四個夥計和本店住着的十幾個客人，以及那來此找李慕白的三個人，全都吃了一驚，把目光齊都集中在李慕白的身上，李慕白也仔細打量那三個賊人，只見爲首的是身穿青洋縐長衫，大鬚辮，年有二十七八歲，高身材，紫黑臉膛，大諒此人就是那居庸關上的強盜襄呂布魏鳳翔，後面跟着兩個人全都是藍布褲褂，一身泥水，盤着辮子，倒都很像山賊的樣子，其中一個提着一口刀一口劍，那身穿青洋縐長衫的人看了看李慕白，便走上前來，問道：「你就姓李嗎？」李慕白毫無懼色，就點頭說「不錯，我姓李我叫李慕白，在居庸關道上殺傷三個強盜的，那就是我。」那人微點頭說「好，原來你就是李慕白，你殺傷人的事我不管，我只聽說你這個人高傲的很，我現在找你來，就是爲要教請！」李慕白笑了，說：「你說我高傲，我倒不覺得我怎樣高傲，若講比武，那我也可奉陪，不過你須先通出名姓來，我不能跟無名小輩比武，那對面的人怔了一怔，剛要想個別的名字，李慕白就說：「你放心，我不是吃公家飯的，我不能爲官家捉賊，我就問你吧，你是姓魏不是？」魏鳳翔咬着牙說：「不錯，我就姓魏，」李慕白笑道：「好了，你把你的方天畫戟取來，我回屋去拿寶劍，這個院子也得寬，咱們就在這院裏較量較量。」原來那魏鳳翔還有兩個手下的人在店房外等着，給他牽着馬拿着畫戟，當下魏鳳翔一面叫人去把戟取來，一面向四下抱拳，說着：「衆位朋友，我姓魏，今天找這李慕白來，也非是有什麼仇恨，不過是因爲他這個人太是驕傲，在江湖上說了許多大話，我聽着氣忿不平，所以才來找他較量較量！」一些客人聽了，有的本來要走，現在也不走了，站在台階上，等着看二人比武，店裏的掌櫃子的小夥計却過來把魏鳳翔攔住，說：「你們別在我們店裏比武呀，門口也很寬敞，你們到那裏愛怎麼打怎麼打！」魏鳳翔推了店掌櫃子一把，臉上帶着兇惡之色，說道：「你放心，決出不了人命！」此時李慕白已換了短衣，由屋內舉

着寶劍走出來，魏鳳翔也掖起了衣襟，他手下的人把畫戟遞在他的手裏，李慕白就上前問道：「姓魏的，你現在是打算拚命，還是打算比武，要拚命咱們還是到外面去，犯不上帶累人家店家。」店夥在旁說：「對，李大爺說的這話聖明。你們還是上外頭打去吧！」魏鳳翔搖頭說：「不用，外面地上淨是泥，施展不開」遂向李慕白道：「咱們兩人沒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用不着拚命，還是比武好了，我若贏了你，你要當着衆人給我叩一個頭，要不然你得跟着我走，由我發落。」李慕白說：「我若贏了你，你可也照樣給我叩頭？魏鳳翔氣得臉上越發紫紅，說道：「那是自然！」說時把手中的畫戟一幌，直向李慕白的前胸刺來，李慕白用寶劍一磕，將魏鳳翔的畫戟撥開，彎身一劍砍去，魏鳳翔閃開身，把戟向着李慕白前胸亂點，李慕白只用劍去磕，忽然魏鳳翔的着數改變，把戟向李慕白的咽喉，惡狠狠刺去，李慕白閃開，寶劍順着他的戟桿削去，魏鳳翔趕緊退後兩步，把戟抽回。李慕白撲奔過去，擋劍就刺，魏鳳翔左閃右躲，雖然寶劍挨不着他的身上，但他的戟却緩不過手來，旁邊看熱鬧的人見李慕白快要勝了，全都大聲喝采，此時忽見魏鳳翔用戟把李慕白的寶劍架住，說道：「先別動手！」李慕白收住劍勢，問道：「你認輸了嗎？」魏鳳翔喘了兩口氣說：「勝敗未分，我憑什麼認輸？不過這院子太小，旁邊看着的人又多，我恐怕傷了別人，戟掄不開，我打算換寶劍使用，你敢跟我劍對劍的比武嗎？」李慕白笑道：「你外號叫賽呂布，你使戟我且不怕你，你若換了寶劍，我更得贏你了，你自己斟酌着，揀你那拿手的兵刃去使。」魏鳳翔氣忿忿地，把戟一扔，他手下的人把寶劍遞給他，魏鳳翔掄劍向李慕白就剝，李慕白也用劍相迎，當時兩口寒光，上下飛舞，二人全都身手敏捷，左右躲閃前後進逼，劍和劍磕在一起，鏗然作響，有如龍吟虎嘯之聲，二人往返三十餘回合，並不分勝敗，旁邊看着的人，有的爲李慕白擔心，有的爲魏鳳翔弔膽，全都看得呆了，見二人越殺越兇，越逼越

近，就忽見李慕白的寶劍一幌，那魏鳳翔立刻跳到一旁，他的左臂上立刻流下鮮血來，他的手下的人趕緊上前把他攙扶住，李慕白也收住劍勢，傲然地向魏鳳翔笑道：「現在你還不認輸嗎？」魏鳳翔此時連羞帶氣，那張紫黑的臉越發難看，他忽然大叫一聲，扔下劍，暈將過去，幸被兩個人攙扶着沒有倒在地下，李慕白冷笑着道，「你不用裝死，告訴你，我用不着你給我叩頭，像你這樣的本領，還得投師再練幾年去！」剛才那店房的掌櫃子和夥計，因為看魏鳳翔的來勢太兇，還不敢怎樣惹他，現在見他被李慕白砍傷了，就齊都變了臉，罵那兩個跟着魏鳳翔的人說：「還不趕緊把他抬走，非得等着他死在我們這兒是怎麼着？」旁邊有客人說：「傷到不重，他是怕磕頭，所以才裝死，」有一個店夥就罵：「像這樣的本事，還出來洩什麼氣！」此時那兩個小強盜已把賽呂布魏鳳翔抬出店門去了，遂後又進來一個小強盜，檢起那桿畫戟和那口寶劍，然後又問李慕白是幹什麼的，在那裏住家，李慕白還沒答言，幾個店夥和幾個客人上前連踢帶罵，就把那小強盜趕出去了，這裏李慕白向店家和衆客人抱拳，連說攪擾，然後回屋內，把寶劍入鞘，本想要即刻起身，可是又怕那魏鳳翔再來生什麼事，再說清早晨在這店裏攪了半天，完了事自己一走，難免要挨店家的罵，不如在這裏吃完早飯，多給店家些賞錢，然後再趕往北京去，也就完了，正要坐下歇息一會，忽聽屋門外有人是北京的口音，問道：「李爺在屋內嗎？」李慕白問：「是誰？」趕緊開門一看，就見是個年約三十來歲，矮身材，身穿一件官紗大褂，足登薄官靴的人，李慕白認得此人是這裏住的客人，剛才自己與魏鳳翔比武之時，他會在旁看着，那些人裏只有他最高興喝采，只有他給自己喝的采最多，當下李慕白將此人請到屋內，讓座，此人也很客氣，向李慕白笑着說道：「兄弟名叫德嘯峯，是正白旗滿洲族人，現在內務府堂上當差，因為平日也愛好武藝，喜同鏢行朋友，護院的把式們結交，所以有人送給我一個綽號，叫作鐵掌德五爺，」

李慕白連連抱拳，說：「久仰，久仰！」又說：「大概德五爺練的是氣功和腕力了？」鐵掌德嘯峯笑道：「什麼氣功腕力的，不過也就是會瞎打幾手兒罷了！遂又問說：「李老兄的大號怎樣稱呼！府上是直隸省那一縣？現在到北京去有什麼貴幹？」李慕白就通了姓名，又說：自己是冀州南宮縣人，現在到北京是看望在刑部作主事的一位表叔，那德嘯峯似乎很是驚訝地說：「怎麼你老弟是南宮人，却由居庸關來？」李慕白說：「我是先到宣化府看了一位朋友，」德嘯峯說：這就是了，我是因爲在這裏有些地租子，現住正鬧着糾葛，所以我才親來料理。」大概再過一兩天，我就回北京去了，我住在東四牌樓三條胡同，路北一個大門，那就是舍下，李兄到北京之後，如若有限，可以到舍下去坐坐，」李慕白說：「我到北京之後，一定要到府上去拜訪，」德嘯峯又問到李慕白與那魏鳳翔比武的事。李慕白因見德嘯峯爲人直爽慷慨，不似什麼奸狡之徒，遂就把自己的來歷，大概說了一番，又談到屈庸關遇着強盜，以及自己故意要鬥一鬥那賽呂布魏鳳翔的事情，鐵掌德嘯峯聽了，不禁越發敬佩，說道：「這樣說來，李兄你竟是個文武全材，真可當儒俠二字無愧了，」李慕白笑着說：「德大哥太過獎了，兄弟那裏當得起儒俠二字，本來我學書學劍，一無所成，才來到北京想託親戚謀個小事，那裏敢在北京這大地方逞什麼英雄？不過我聽說現在京城裏倒很有幾位武藝高強的人，將來如有機緣，倒想會一會他們。」德嘯峯說：「若論武藝，我們北京現在倒有幾位，就舉最有名的說，現在北京的小候爺銀槍將軍邱廣超，那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還有外館黃家的瘦獼陀黃驥北，慷慨好義，更是出名的俠士，鐵貝勒府的小貝勒鐵二爺，外號人稱小虬髯，武藝更是高強，我跟這三位雖然都認識，但也不過遇着紅白喜事，趕一個人情，深交往却沒有，因爲人家是富貴門第，咱們也不便高攀。」李慕白說：「他們有錢的人家能够花錢請名師，而且有的是閒功夫練習，自然武藝要好了，可是若走在江湖上，

就不知怎麼樣了。」德嘯峯說：「邱小侯爺會跟着他父親出過一次兵，很立了些功勞，不過他是不願意作官，要不然至少也得作個總兵，瘦彌陀黃四爺也常到口外去，口外那些強盜沒有一個不聞風遠避的，由此就可知他們確實是有真本領，並不是徒有虛名。」李慕白聽了，對於這邱廣超和黃驥北越發景慕，暗想：我到北京之後，非要會這兩個不可，當時德嘯峯和李慕白又談了一會，他便告辭，回他的屋裏去了，李慕白吃過了早飯，便給了店飯錢，把馬備好，先到德嘯峯屋內去告辭，然後就牽馬出了店門，德嘯峯把他送出門口，很誠懇地說：「咱們到北京再見吧！」當下二人拱手作別，李慕白就上了馬，離了沙河城往北京走去，因為雨雖住了，但路上漚泥難行，又加着天氣太熱，所以當天走不到北京了。到了清河鎮天已黃昏，李慕白就找了店房，歇了一宵，次日清早再往南走，有八九點鐘時候，就看見了北京的城垣，只見形勢壯麗，人煙稠密真不愧是歷代名都，李慕白素日聽說北京城的人是最愛笑話人的，而且有許多地方，不許騎着馬走，所以一到德勝門前就下了馬，把青洋縐的大褂取出穿上，帽子戴得端正些，牽着馬進了城，就想：自己的表叔祁殿臣住在南半截胡同，大概一定是得往南走了，可是北京城之大，要憑着自己已瞎找，一定是找不到的，於是就向路上的人去問。那人倒是很和氣，說道：「這兒是德勝門大街，南半截胡同在順治門外，離這兒可遠啦，我要告訴你，你也找不着，乾脆你就一直往南走，那裏有一條胡同，叫蔣養房，由蔣養房一直走，出了西口兒，就是新街口，在那裏往南就看見順治門啦，可是看見雖然看見啦，要走可還得走十里地呢，」李慕白聽這個人指手畫腳地告訴了自己半天，自己還是不大明白，只得道了聲「有勞！」遂就牽馬到了德勝橋，又向人打聽，才找到那蔣養房，走出蔣養房西口，就見街上的行人益多，兩旁的鋪戶益加繁盛，李慕白見有人在街上騎着馬走，自己遂也上了馬，順着大街一直往南去走，走過了西四牌樓，就看見對面遠

遠有一座城樓，十分的巍峨壯麗，心說：這一定就是順治門了，於是一直走去，走了半天才出了順治門，然後再下馬去，向人打聽原來那南半截胡同已離此不遠了，李慕白因爲自覺得滿面風霜，不便立刻去見表叔，遂就向人問附近那邊有店房，有人指告他說：「這條胡同叫趕驢市，一直往東就是西河沿，那兒有幾十家店房呢，」李慕白遂就找到西河沿，看見那裏真是店房不少，不過都是高門大戶，比小縣城裏的縣衙門還威風得多，掛着「仕宦行臺」等等的金子招牌，李慕白心說：我又不是作官的，這種闊店房住不起，而且叫表叔知道了，也必說自己太妄費，於是在附近找了一家小店房，子號叫元豐店，遂就進去，把馬交給店家，找了一間小房間，洗過臉，換上一身褲褂，外罩青洋縐長衫，穿上一雙薄底靴子，戴上青紗小帽，手拿上一柄摺扇。就跟店家打聽明白了往南半截胡同去的路徑遂就出了店房，順路走去，好容易才找到那南半截胡同，進了胡同，打聽到那祁主事的門首，一看是一個青水脊的門樓門框上釘着「善德堂祁」的紅漆金字的小牌子，李慕白曉得這是姑母家的堂號，看大門開着半扇，遂就上前打門，少時裏面有人答應了一聲，出來了一個二十來歲，穿着月白大褂，黑紗坎肩的人，就問李慕白找誰，李慕白看這個人大概是表叔的跟班，遂就說：「我姓李，是從南宮來，這裏的祁老爺是我的表叔，」那跟班的趕緊請安，笑着說：「原來你是李少爺，我們老爺跟太太這些日子淨盼着你呢，你請進吧！」一面說着，一面在前帶路，回道：「南宮縣的李少爺來了」進了屏門，到客廳裏，李慕白一看，屋裏不過陳設幾張榆木擦漆的桌椅，掛着幾幅字畫，並沒有什麼富貴氣像，李慕白就曉得自己表叔的居官一定很是清廉，那跟班請李慕白在這裏坐了一會，他就到北房裏去回稟，待了一會，又進到客廳來說：「老爺太太請李少爺到上房去見。」李慕白站起身來，用手整了整衣服，就跟着那跟班的，恭恭謹謹地到了北房裏，就見這屋裏倒還華貴些，李慕白的表叔祁主事坐在一張烏木椅上，李

慕白上前深深打躬，並說自己的叔父孀母和故母全都問表叔表嬸好，這時那祁主事的夫人楊氏也由裏間出來，說：「姪子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呀，幾時起家裏動的身呀？李慕白見問，不由臉上微紅，說：「我倒是上月從家裏出來的，可是在半路上病了幾天，所以今天早晨才進的城，」祁主事點頭說：「我看你臉上的顏色就不好，你坐下吧！」李慕白等表嬸落了座，自己才在旁邊板凳上坐下，就見祁主事彷彿不大高興似的，一手揮着鵝毛扇子，一面說：「我在四年前，回家去見過你一次，現在你倒是比早先身才高了，可是瘦了，大概是你不常出門的緣故，本來從去年你姑媽就託人帶信來叫我給你找事，可是你知道，我不過是一個小京官，雖說在刑部裏，可是我又不像別人那樣會抓錢，所以名兒主事，其實窮得很，現在當朝的一般貴人，我也沒有什麼來往，你又不過是生員，沒中過舉，要想給你找差事，實在是不容易！」祁主事說一句，李慕白應一聲是，同時心裏十分難過，又聽他表叔說：「好容易在前些日，部裏文案上死了一個先生，可以借着這個機會，補上一個人，恰巧我認得一個人正往大名府有事，我就叫他帶去一封信，本想你見了信就趕來，沒想等了你半個多月你也不來，人家就補上人了，也算你時運不濟，把這麼好的一個機遇又放過去了！」李慕白聽了，倒不爲此事惋惜，只是想到自己的將來難辦，已經來到北京，自然無顏再回鄉里，可是在這裏長期住問也不行，因此不由把眉頭皺了皺，祁主事又問，「你沒帶着什麼行李嗎？」李慕白說：「就有一匹馬和一個包袱，現在店房裏了，」祁主事又問住的是那一家店，李慕白就說是西河沿元豐店，祁主事沉思了一會，就說：「你先在店裏住着吧，我這裏也沒有寬餘房子，而且有你兩個表妹，你在這裏住着也拘束，有工夫寫幾篇小楷來，我一看然後再給想法子，你若沒錢用時，可以跟我說。」李慕白連連笑應，又跟他表叔表嬸談了幾句話，因見他表叔坐在那裏打了一個呵欠，心說：天氣熱，大概表叔要睡午覺，自己不便在這裏

打攪，遂就向表叔表嬸告辭，那祁主事也不多留他，就說：「明天你再來，頂好在下午三四點鐘左右，那時候我正在家，」李慕白連連答應，跟班的把他送出，說「李少爺明天來呀！」李慕白點了點頭，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北走去，一面走一面暗暗歎息，心說：我李慕白怎麼這樣時運不濟，雖然那刑部文案的小事，就是讓我作，我也不屑於作，可是現在竟落得落拓京華，雖然表叔說是我用錢時，可以向他開口，但我難道真能向人家伸手要錢花嗎？走到菜市口，找了一家紙店，買了兩個宣紙的白摺子，和一枝寫小楷的筆，手裏拿着這個東西，却比拿寶劍還重，心說：這筆墨真害了我了！我若像我父親，一口寶劍，飄泊天下，那也倒容易，現在至多僅在衙門裏去寫公文，若幹幾年，恐怕把我的少年壯志都給消磨了！回到店裏，把紙筆向桌上一擲，並不去寫小楷，吃畢午飯，倒在牀上就睡，直睡到黃昏時候，晚飯以後，到前門大街遊了遊，看那商鋪繁華，行人擁擠，倒也略略開心，少時回到店房裏，獨對孤燈，十分煩悶，又看見桌上放着的紙筆，覺得這件事不辦完還是不行，既然表叔向自己要小楷看，自己若不寫出，就沒法再見表叔去了，於是長長地歎了口氣，從行李內把墨硯找出，把墨磨好，剛要濡筆去寫，就聽旁的屋裏的客人，有的高聲談笑，有的扯着嗓子怪聲怪氣地唱二簧，攪得李慕白心裏更煩，而且屋中十分悶熱，出了滿身的汗，李慕白放下筆，歎息了一會，便決心明天再寫，遂即把燈吹滅，躺在牀上揮着扇子，心裏却又想起俞秀蓮姑娘來了，不知她現在怎麼樣了！這時旁的屋裏有人高聲唱道：「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不由得秦叔寶淚如麻……」聲調蒼涼頹靡，觸到李慕白的心上，越發難受，就想：在北京再住幾天，如若還沒有事作，就把馬賣了，隻身單劍，闖江湖去！愁煩了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到了次日，李慕白萬分無奈地，才耐着心，寫了一張小楷，自己看了倒還滿意，只是想到十年以來，筆硯誤人，又不自禁的傷心，到了下午，又到南半截胡同去見表叔，不想祁主

事因爲今天有個約會，一下班就出去了，李慕白只得見了表嬸，表嬸就說：現在京城，百物昂貴，主事的官兒，掙不了多少錢，應酬又很大，所以家裏弄得很虧空，屢次想活動個外任的官兒作，可是都沒成，然後又說到李慕白的親事，他表嬸就說：「你的叔父嬸娘也不辦正事，怎麼你這麼大了，還不給你成家，難道還叫你打一輩子的光棍不成？」李慕白聽了這話，不由臉紅，就說並不是自己的叔父嬸母不張羅自己的親事，却是自己想著舉也沒中，事情也找不成，所以不願意這時就娶妻，他表嬸點了點頭，說：「你倒是有志氣，慢慢地看罷，你表叔若給你找著差使，親事交給我，我倒想到一個姑娘，也算咱們的鄉親呢，李慕白是聽了旁人一提到他的婚事，自己就覺得難過。當下好容易才把表嬸支吾過去，又等了半天，不見表叔回來，天色已快晚了，李慕白就把自己寫的那篇小楷留下，起身告辭，他表嬸還要留他吃晚飯，李慕白謝却了，便回到店房中，因爲今天表嬸提到他的婚事，這更使他傷心，晚飯時喝了幾盞悶酒，覺得渾身發熱，屋裏氣悶，實在坐不住，便穿上長衫，出了店門，穿著幾條胡同隨意地走，越走覺得越熱鬧，不覺走到一條胡同，只見面對面的小門，門首全都掛著輝煌的門燈，每個門首都停放著幾輛很漂亮的大鞍馬，在胡同往來的人，也多半是些衣冠富麗，喜笑滿面，都像些達官闊少，巨商富賈之流，在各門前三三五五地出來進去，李慕白看了人家這樣得意歡喜，自己却如此落拓無聊，不禁暗自感歎，忽然看到有幾家門燈上寫著字，兩旁並掛著小牌子，寫著却是什麼「福仙班」，「麗春館」，「百美班」等等，李慕白頓然明白了，暗道：這大概就是北京城內的平康巷吧？我一個窮困潦倒的人，來倒這紙醉金迷的地方，豈不是笑話嗎？於是趕緊轉身就走，走了不幾步，忽見一家妓女院門裏出來兩個嫖客，剛要上車，其中有一個人忽然一眼看見李慕白，就趕過來叫道：「慕白老弟，哈哈，在這兒遇見你了，你還躲什麼！」把李慕白嚇了一跳。

第九回

誤惹烟花呆生遊曲巷
狂揮鐵掌俠客鬧歌樓

李慕白趕緊回頭一看，原來却是自己在沙河城相遇的那個鐵掌德嘯峯，不禁一陣臉紅，過來相見，只見德嘯峯穿着寶藍官紗大褂，青紗馬褂，梳着光亮的辮子，手持摺扇，滿面含笑，說：「慕白老弟，那天我一見你，只道你是一位儒俠，想不到你還是一位風流俠客了！」李慕白聽了，越發慚愧，既然無意中走到這花街柳巷之中，便有口也難分辯，只得笑了笑，問道：「大哥什麼時候回來的？」德嘯峯說：「你走的那天，我恰巧把事辦完，遂後我也就回來了，我正後悔當初沒問你來到北京之後，住在什麼地方，恐怕找不着你，不想這麼巧，在這地方會遇見你了，」遂又給李慕白向旁邊的一個三十來歲，又胖又闊的人引見，說：「這位是楊二哥，北京城有名的當楊家，他名叫楊駿如，你就管他叫胖子得了。」李慕白抱拳相見，德嘯峯又指着李慕白說：「這位就是我剛才跟你說，我在沙河相遇的那位李慕白兄弟，他的武藝高強，是現在的俠客，你可別得罪他，留神他打你！」楊駿如也笑了，這時德嘯峯拉住李慕白說：「老兄弟，你的肯相知在那個班子裏？我們得去見見！」李慕白聽了，羞得越發臉紅，連說：「沒有，沒有，我是吃完了飯，出來隨便走走，不想就走到這裏了，」德嘯峯搖頭說：「我不信，那有那麼巧，隨便走走就走到石頭胡同了」李慕白說：「真的，我還不知這叫石頭胡同呢！」德嘯峯說：「得啦，老兄弟你太跟我客氣，現在你既然沒有什麼事，你跟我到北邊，找一個相好的那裏坐一坐去。」李慕白聽說是「相好的」，以為是他的朋友家裏，便點頭說：「好好！」當下德嘯峯在前，李慕白和楊駿如並着肩，一面閒談着話，一面往北走去，他們的兩輛大鞍車就在後面跟着，走了不遠就來到一家妓院門首，門前的牆子寫着是「雲香班」，「清吟小班」，李慕白

看得不對，就站住身，兩輛車停在門首，德嘯峯大搖大擺地走將進去，楊駿如就往裏讓李慕白，此時李慕白就像頭一回下科場的時候，兩腿覺得發軟，心也亂跳，無奈何，只得跟着德嘯峯楊駿如二人進去，到了門裏一看，只見華燈四照，院落乾淨，擺着許多盆架竹桃，晚香玉，梔子等等，有許多毛夥跟媽來來往往，又聽各屋裏全都有男女喧笑之聲，有的濃裝豔抹的妓女，把客人送出屋來，還說着許多親熱的話，德嘯峯楊駿如一進門，就有毛夥高聲喊道：「德五老爺，楊二老爺來了！」趕緊在前帶路，只見西屋裏有一個跟媽打起簾子，說：「請德五老爺楊二老爺先在這屋裏坐吧！」德嘯峯等三個人進到屋裏，屋裏早有一個麗人，迎着面向德嘯峯半笑半怒的說道：「喲，德五老爺，怎麼這些日子都沒見你哪？今兒也不是那邊刮來一陣風兒，才把你的大駕吹來！」跟媽也在旁笑着說：「真的，德五老爺有六七天沒上我們這兒來了，我們姑娘天天想着你！」楊駿如在旁說：「你不知道嗎，你們德五老爺新放的粵海道，人家淨張羅着上任去了，那還有功夫上你們這兒來？」那妓女和她的跟媽全都驚喜，笑着說：「那我們可得給德五老爺道喜！」德嘯峯說：「你們別信他的話，這胖子的話比屁還不如，我是上沙河辦事去了，昨兒才回來」。此時楊駿如坐在一把椅子上，捧着大肚子，只是哈哈的笑，此時李慕白進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四下去看，只見屋裏陳設得頗為華麗，壁上掛着幾條對聯，看那上款都寫着是「媚喜校書」，李慕白知道就是德嘯峯所認識的這個妓女的名字，再看這個媚喜，不但不媚，簡直看了討厭，年紀有二十五六歲，小眼睛，塌鼻梁，擦着一臉胭脂粉，抹着血似的嘴唇，頭上梳着雲髻，滿插着珠翠，身上穿着大紅肥袖衣裳，鑲着繡花縲子，下面是蔥心綠的褲子，粉紅繡花鞋，腳兒可纏得極為纖小，只見這個媚喜托着一雙瑤瓊水烟袋過來，帶着笑問道：「這位老爺貴姓？」李慕白只說：「姓李」，媚喜說：「李老爺」，遂就要給李慕白點煙，李慕白搖頭說：「我不抽煙。」德嘯峯

說：「這位李老爺是老實人，你們可別跟人家開玩笑！」媚喜笑着說：「那我們怎敢，李老爺還得多照應我們呢！」德嘯峯把水煙袋接過去，呼哧呼哧地抽着水煙，跟楊駿如和那媚喜說笑了一會。少時楊駿如在這裏認識的妓女笑仙也進到屋來，李慕白看這個妓女倒還略有幾分姿色，笑仙在這裏說笑了一會，就把楊駿如請到她的屋裏去了，這裏德嘯峯就一面喝着茶，媚喜在替他揮着扇子，德嘯峯就問李慕白說：「慕白兄弟，你現在住在那裏？」李慕白說：「我住在西河沿元豐店，」德嘯峯點頭說：「好，我一天去看你去，」李慕白又問：「大哥府上在什麼地方？」德嘯峯說：「我住在東四牌樓三條胡同，過兩天，我在家裏預備預備，請你到我們家裏吃個便飯，」李慕白說：「大哥不必如此，一兩天內我到府上拜訪就是了，」德嘯峯說：「兄弟你不要跟我客氣，你我一見如故，要不然我不能叫你跟我到這地方來，將來我們相處長久了，你就明白我是個怎樣的人了，我這個人最率真，對於朋友向來熱心，可是不會客氣，說話時常得罪朋友，我跟你先說明白了，以後我有說錯了話的時候，你別介意就是了。」李慕白說：「我也是個爽直的人，一向在鄉下讀書，沒到外面闖練過，來到北京，一個朋友也沒有，既蒙大哥不棄，以後還要多指導我才好。」德嘯峯笑道：「老兄弟，我指導你什麼，我指導你嫖賭倒還行，可是你別以為我是個荒唐唐人，我來到這裏只是逢場作戲，實在說起……」說到這裏，那楊駿如跟他那個妓女笑仙又進到屋裏來，把兩人的談話打斷，旁邊的媚喜本來剛才聽德嘯峯李慕白談着正經的話，她在旁邊搭不上話，只拿着鳳仙花染指甲，這時楊駿如和笑仙進來，她又把精神打起，大家說笑了一陣，楊駿如因見李慕白年輕文雅，究竟不俗，還以為李慕白是一位外縣財主的少爺，便也直跟他套近，又張羅着給李慕白也拉上一個貌好的妓女，李慕白剛要開口推辭，那德嘯峯先擺了擺手，說：「要是給李兄弟找個人兒，可不能不加意選擇些，要不然，也配不上他這樣的英俊人物，據我

看，南城這幾條胡同，所有的姑娘們不是些殘花敗柳，就是些夜叉妖精。」楊駿如扭着肥大的腦袋向笑仙媚喜說：「你們聽見沒有，德五老爺說你們都是夜叉妖精！」兩個妓女全都佯怒帶笑着向德嘯峯不依，說：「德五老爺，我們又不吃人，怎麼會是妖精啦，您倒得說說！」德嘯峯笑道：「你們雖不吃人，可是把人迷的也够瞧的了，是妖精不是妖精都不要緊，我跟楊胖子全都是專愛妖精的！」說畢，楊駿如哈哈大笑，兩個妓女也全用手絹捫着嘴笑，德嘯峯又拍了拍李慕白的肩膀，向楊駿如說：「真的，要給我們這位兄弟挑人兒，只有一個，准保他瞧得上眼。」楊駿如和一個妓女一聽，全都歪着頭想，媚喜帶着妬意說：「德五老爺說的莫非是媽桃？」德嘯峯搖頭說：「不是你們這院裏的。」楊駿如說：「我猜着了，你說的是芳春家的小梅。」德嘯峯冷笑道：「小梅那配？連我也看不上眼呀！」楊駿如又說出幾個名妓的名字，德嘯峯都搖頭說不是，這時李慕白被眾人給擺佈得迷迷胡胡，如今却也有些好奇心勝，要聽德嘯峯說出這個能够入自己眼的妓女的芳名，可是德嘯峯彷彿獨有心得似的，就微笑着說道：「現在我連李兄弟全都不告訴，他剛來到北京我讓他先歇兩天，等過些日子，他有了工夫，我再帶他去賞鑑賞鑑。」說畢只是抽水煙，楊駿如曉得德嘯峯向來對於妓女的眼光，與衆不同，他能把西施和無鹽看成一樣的美，當下也不高興往下再猜了，於是又說笑一番，李慕白就要走，德嘯峯看了看表，說：「這時候不過才八點多鐘，你忙什麼的，再待一會咱們一同走好不好？」李慕白搖頭說：「不，我回去還有點事，」德嘯峯曉得李慕白是不常涉足花叢，他在這裏不會說，不會笑的，也沒有什麼意思，遂就說：「我叫我的車把你送回去，」李慕白搖頭說不用，店房又離此不遠，我還是走回去吧，德嘯峯却把他攔住，遂叫人把自己的那趕車的叫進來，叫他把李大爺送到西河沿元豐店去，當下德嘯峯楊駿如和兩個妓女把他送出屋去，說聲：「明天見！」李慕白才算逃出魔窟色海，出門

上了車，趕車的揚鞭往北去走，過了幾條胡同，全都是花柳巷車輛紛紜，李慕白就想：這地方是王孫公子尋樂之處，我以後還是不要來爲是。又想德嘯峯以後還難免要拉着自己前來，自己也不好過於顯得執拗，坐在車裏想了半天，不由又起了一種頹廢放蕩的思想。少時到了元豐店門首，車停住了，李慕白要給趕車的幾串賞錢，趕車的也知道李慕白是他們老爺新交的好朋友，無論怎麼說，他也不敢要，李慕白只得罷了，進到店房內，點起燈來，坐了一會，因爲蚊子都撲着燈光進來，李慕白便熄燈睡去，躺在牀上，便想剛才遇見的有些事，覺得德嘯峯倒是一個慷慨好交的人，他雖號稱鐵掌，武藝却不知如何，那楊駿如大概是個大腹賈，不過還不太市井氣，又想到那媚喜笑仙兩個妓女，真像德嘯峯所說的妖精夜叉，可是認真想起來，他們也是可憐蟲呀！如此思想纏綿，半夜方才睡着，次日醒來，精神十分不濟，又沒有什麼事，也不便到表叔家裏去，只在屋裏悶悶地坐着，十分覺得無聊，到了午飯後，因爲天氣太熱，李慕白身上又疲倦，就躺在牀上要睡，這時忽聽院中有人高聲叫道：「慕白！」李慕白一聽是德嘯峯的聲音，趕忙坐起身來，此時店房的夥計把門開了，說道：「李大爺，外頭有一位德大老爺來找，」李慕白一面說請，一面穿鞋，德嘯峯却一點不客氣，早已走進屋來，一面寬衣，一面揮着扇子，四下一看，見李慕白的行李十分蕭條，他就說：「我一來，倒把你的午覺給攪了！」李慕白說：「我也睡不着，不過沒事作就越躺越懶！」遂給德嘯峯倒茶，德嘯峯說：「兄弟你別張羅我，我今天是特來看你，你見着令親了沒有，事情有點眉目沒有？」李慕白微微歎了口氣，就把見着自己表叔的事說了一番，德嘯峯說：「兄弟你別着急，慢慢地自有機會，沒事時我來找你，或是你找我去，咱們倆下下棋，聽聽戲，或者逛逛胡同，都可以，總之你不可以整天在屋裏瞎煩惱，因爲那樣，你就是鋼筋鐵骨，也得壞了！」李慕白聽了德嘯峯這些話，心中十分感激，便說：「我決不煩惱！」德

嘯峯說：「實在你也不必煩惱，雖然現在你找不着事作，可是君子耐時，那個作大事的人，沒受過些困苦。至於錢的事你不用發愁，有我化的就有你化的，此外的事還有什麼不得了的？」李慕白笑道：「大哥說的話都對，可是我現在並沒憂煩呀？」德嘯峯笑道：「老兄弟你不要瞞我，你心裏怎麼樣，難道我從你的臉上還看不出來嗎？」說着又催着李慕白換衣裳，跟他一同聽戲去，李慕白便穿上長衫，德嘯峯也穿上長衣，就一同出了元豐店，李慕白一看，德嘯峯的車停在外面了，趕車的名叫福子，向李慕白請安，李慕白跟着德嘯峯上了車，德嘯峯就向福子說：「上燕喜堂！」趕車的搖動絲鞭，出了西河沿東口，進了肉市，就到了燕喜堂門首，德嘯峯在前，李慕白在後，才進了戲園門首，就見這裏蹲着幾個人，全都穿着灰布短褲褂，抹着一臉的鼻烟，像是北京城的流氓地痞，一見德嘯峯來了，就齊都站起身來請安，笑着說：「德五爺您好呀？」德嘯峯含笑哈了哈腰，並不跟他們說什麼，帶着李慕白往裏就走，此時一陣鑼鼓胡琴之聲，由戲樓裏傳出來，二人進了戲樓，只見台上演的正是法門寺，幾個賣座的都過來給德嘯峯請安，問道：「德五爺你怎麼這些日子沒來聽戲呀？」德嘯峯笑着，只向一個賣座的說：「出去跟我那趕車的，把我的水煙袋要來！」一個賣座的答應一聲出去了，另一個賣座的又問李慕白貴姓，德嘯峯說：「這是我的兄弟，李二爺。」賣座的趕緊給李慕白請安，說：「我給你二位老爺在池子找兩個座兒吧，」德嘯峯李慕白跟着那賣座的擠到池子裏，只見有十幾個衣冠齊楚的看戲的人，見了德嘯峯來，齊都站起身來，帶着笑哈腰，德嘯峯也陪笑向一些招呼他的人點頭，李慕白心裏就想着：鐵掌德嘯峯在北京城果然有些名頭，當下那賣座的，給德嘯峯李慕白二人找了一張桌子，正在戲台迎面，是個最得看的地方，德嘯峯很滿意，與李慕白寬去長衣，賣座的已把茶沏來，水煙袋取來，德嘯峯抽了幾口水煙，就揮着扇子，要跟李慕白談話。可是這時戲台上的法門寺已然唱完，換

的是白水灘，那十一郎與青面虎打在一起，真是熱鬧，鑼鼓在旁邊亂鳴着，李慕白看得出神，此時又有兩個身穿綢褲褂，提着水銀袋，搖着絹扇的人，過來跟德嘯峯談了半天話，白水灘下去，那二人也走了，換的是一陶宇宙鋒，李慕白聽了一會，就覺得不耐煩，德嘯峯又抽了幾口水煙，就問李慕白說：「你們家鄉沒有這麼好的戲吧？」李慕白說：「我們南宮就沒有戲園子，到秋天莊稼收了，才唱兩天謝神的戲，我也不大喜歡去聽。」德嘯峯笑着說：「這樣說來，你在家裏也很悶得慌啊？」李慕白點頭說：「可不是，我在家中，連像你這樣的朋友都沒有，我每日除了看看書，練練劍之外，什麼事也不作，」德嘯峯又問說：「有幾個小孩？」李慕白一聽，心裏猶豫了一會，本想告訴他，自己尙未成家，可是又想德嘯峯是個好管閒事的人，他若知道自己家中沒有妻子，將來一定要張羅着給自己說親，那時又必添上許多麻煩，遂就含糊着說：「我還沒有小孩，」德嘯峯一聽，也就不再往下問了，又看了一會戲，忽聽後面一陣吵鬧之聲，聽戲的人全都站起身往後面去看，原來後面是有人打起架來，中間夾着有人勸架的聲音說道：「別吵，別吵，鐵掌德五爺可同着朋友在前面了！」接着就聽有一個外鄉口音的人，大聲罵着說：「什麼他娘的德五爺！就是九門提督來了，他也得講理呀！」這一聲大罵，嚇得許多人都把眼睛看到德嘯峯的身上，德嘯峯的臉上微帶怒色，就把水煙袋放下，走將過來，衆人都說：「好，德五爺來了！」德嘯峯一看，這打架的共有五六個人，其中一個德嘯峯認得，是在緞庫當差的恩保，素日專好摔私跤，有個外號叫硬腿恩子，那五個人都穿着白布褲褂，個個都是身體健壯，挺胸脯，裝胳膊，氣勢洶洶彷彿立刻就要把硬腿恩子揪倒了打他一頓，才出氣，硬腿恩子也是東南城站的起來的朋友，那肯服這口氣，他先前是拍着胸脯要跟那幾個人打架，如今一見德嘯峯來，他就搶先說：「德五爺，你給平平理兒，他們在前頭坐着，我在後頭坐着，我的煙袋沒留神，燙了他一下，

我趕緊跟他說一聲沒瞧見，不也就完了嗎？可是他們還是這樣不依不饒。」那幾個人中有一個高大的漢子，氣得紫漲着臉，脖子上跳着紅筋，說：「你們前前後後的人都聽見了，剛才他是這麼說話啦嗎？他不罵我，我還罵他呢！」德嘯峯曉得平日硬腿恩子專愛欺負外鄉人，剛才恩子用煙袋燙了人，他嘴裏一定還說不好聽的話，遂就擺手說：「得啦，完了，完了，爲一點小事，不必攪得人家也不能好好看戲，你們二位都衝着我，誰也不必言語了。」本來向來無論什麼事，只要德嘯峯說幾句話，沒有不了結的，現在硬腿恩子倒是不言語了，可是那個高大漢子，並不知德嘯峯是怎樣的人，他見四圍的人對於德嘯峯都很恭維，他看着生氣，就向德嘯峯翻了臉說：「我不認得你，憑什麼衝着你就完了，你是什麼東西！」他這一罵，實在叫德嘯峯的臉上下不來，旁邊的人也都有着事情要不好，只見德嘯峯把眼一瞪，說：「混蛋！給你們臉你不要臉，還開口罵人，滾出來！」那長大漢子擎起茶壺向德嘯峯就打，德嘯峯一閃身，那茶壺打在另一個人的頭上，當時戲樓內越發大亂起來，德嘯峯一把手將那人拉得離開座位，說：「咱們出去，在這兒攪別人不算好朋友！那高大漢子也氣昂昂地說：「出去就出去！」當下跟這人在一起的那四個人，也都站起身來跟着出去，李慕白，硬腿恩子，還有許多看戲的人，現在都不看戲了，却看鐵掌德嘯峯跟那幾個人打架，蜂擁着出了戲樓，只見剛才在門前蹲着的那幾個地痞，也都脫成光膀子，露着寬板帶子，小褂搭在肩膀上，搖搖擺擺地一齊過來向德嘯峯說：「德五爺，不用你生氣。只要你分付一句話，我們就上手！」德嘯峯說：「你們往後些，別管！」遂向那高大漢子說：「你們共合五個人，可是我要一招呼，就是五十人也立刻就有，是打羣架還是單打單個，由你說！」那五個人一見德嘯峯這個勢派，就不由有點心慌，曉得是惹在太歲頭上了，此時沒有人過來相勸，那高大漢子自然不肯服氣，就把小褂脫了，交給旁邊的一個人，拍了拍胸脯說：「打架的是咱們

兩個人，沒有別人的事，何必叫別人也上手呢？」德嘯峯點頭說：「好！」剛把袖子挽起，李慕白過來說：「大哥歇一歇，讓我跟他鬥一鬥！」德嘯峯笑道：「兄弟你別管，現在叫他看看我的！」說時向那人用左手虛幌一拳打去，那人也撲過德嘯峯來，一手揪住腕子，一拳打來，德嘯峯把身子往後一退，躲開他的拳頭，微微地冷笑，那漢子揪住德嘯峯的左腕，用力往懷中一拽，右手向德嘯峯臉上打去，不料德嘯峯趁勢奔過去奪開左手，握住他的右腕，自己的右手却向那人的前胸打去，只聽吧的一聲，那人立刻疼得皺眉頭一疊，咕擊一聲坐在地下，旁邊他那四個朋友趕緊上前把那人攙起，那人面色像一張白紙一般，才站起身來，就哇的吐了一口鮮血，旁邊的人齊讚道：「好，德五爺，真不愧是鐵掌！」德嘯峯微微笑笑，說：「這算什麼，他就是石頭人，我也得給他打碎了！」此時那高大漢子的健壯胸脯上深深印着德嘯峯的手印，紅得怕人，嘴角上和雪白的褲腿全都濺着鮮血，兩個人攙着他，他此時彷彿一點勁兒也沒有了，只抬起頭來向德嘯峯說：「朋友，我佩服你，你叫什麼名字？」德嘯峯還沒答言，那幾個剛才在門口蹲着，現在光着膀子的人，早替德嘯峯道起字號來了，說：「你連鐵掌德五爺的大名都不知道，你就敢到北京城來撒野，他媽的，你趕緊回家找你媳婦兒去吧，趁早兒別出門洩這個氣！」那幾個人這時那敢惹氣，就攙着那受傷的人走了，這裏德嘯峯向旁邊看着的人抱拳，說：「就誤諸位聽戲！」這些人七嘴八舌地都說那個人是自找苦吃，德五爺本來很給他面子，他却不知抬舉，把德五爺招惱了，這一掌還算手下留情呢，要不然他非得小命兒送終不可！這時硬腿恩子過來給德嘯峯請安，說：「德五爺，你為我的事生了半天氣！」德嘯峯笑道：「我倒不生氣，我就勸你以後別淨拿那長桿煙袋惹事就得了。」旁邊的人也都笑了，德嘯峯把李慕白一拉，說：「老兄弟，你別淨看我的戲，咱們還是看台上的戲去吧！」說着，拉着李慕白又進了戲樓，一些看熱鬧的人也紛紛就座，

戲樓裏立刻恢復了秩序，這時台上還是青衣在那裏一個人唱着，李慕白歸了座，就向德嘯峯說：「大哥的掌法打得真好，真是好氣功！德嘯峯笑着說：「得啦，我在別人眼前還可以，在你的眼前我只是見笑罷了！」李慕白說：「我並不是故意奉承大哥，」德嘯峯說：「你要稱讚我的掌法和氣功，還不如稱讚我的眼力，我在沙河城見你與那賽呂布魏鳳翔比武之時，我就看出你受過名師的指導，不但你的劍法精通，高來高去的工夫，你也一定不錯，並且我還敢斷定，至少你闖過兩年江湖。」李慕白一聽德嘯峯這話，不由大吃一驚，恐怕德嘯峯疑惑自己是江湖盜賊之流，便笑着說：「德大哥你說的話真可笑，我就是到保定去過兩次，到鄰縣鉅鹿去過兩次，這回到宣化府訪了朋友，就到北京來，我那裏闖過江湖呢？」德嘯峯笑道：「兄弟你瞞不了我，那天在沙河你跟魏鳳翔比武時，從你那手脚的俐落看去，像這樣的戲樓，你一轉身准能上去，再由你那劍法看去，決不像只在家裏練着玩過，至少你跟人拚過幾次命。」李慕白聽了，不禁暗暗佩服德嘯峯的眼力，當下因怕被別人聽去，注意上自己，便用別的話扯開，這時臺上的宇宙鋒下去，換的是「浣沙計，魚腸劍，」這齣戲完了，就是大軸子的「悅來店能仁寺，」李慕白看見戲臺上的那個十三妹，不由又想起遠在天涯的那位芳容絕技兼備的俞秀蓮姑娘，一陣悵悵的感情又撲在心頭，這時德嘯峯一面抽着水煙，一面向李慕白說：「你這樣的少年俠士，應當配一位像十三妹這樣的俠女才對，只不知家裏那位嫂夫人武藝如何？」李慕白一聽這話，就彷彿刀札了他心一般，只微微歎了口氣，德嘯峯說：「你不要煩惱，今天我打了一個架，也很高興，回頭散了戲，我們到正陽樓去吃飯，吃完了飯，我領你到一個地方去，會會現時一位有名的俠妓，這位俠妓雖然不會刀劍拳腿，但性情却是慷慨俠爽，而且論起容貌來，可以稱得起是傾國傾城，只有你這樣的人，才配與他交好。」李慕白本來正在情思難遣之時，忽聽德嘯峯提到什麼俠妓，並且說什麼傾國傾城，

慕白就不由聽得出神，德嘯峯說了半天，李慕白就笑道：「回頭吃飯去倒可以，那種地方我可再不去了！」德嘯峯說：「不過這個人你却不可不見一見，因為此人是北京平康中第一個絕色，也可以說是世間一個奇女子，我就舉出兩件事來告訴你吧，有一次他同班中的一個妓女，因為花費太大，債台高築，到了年底，被債主逼迫得過不了年，這個妓女既無法措債，又自傷身世，就在她自己的屋裏上了吊，不料被人發覺，將她救活了，可是她想着生不如死，依然要趁人不備時去尋死，我說的那位俠妓，就慨然動了惻隱之心，拿出二百多兩銀子來，把那個妓女的債務還清，後來並幫助她尋了個穩當的客人從良去了，脫離了苦海。」李慕白聽了不禁暗暗稱奇，又聽德嘯峯說：還有一回，是她住的家裏，隔壁有一戶人家養着三四個雛妓，這家主十分利害，把那三個雛妓虐待得猶狗不如，這位俠妓也動了義憤，他就聯合兩家街坊，在御史衙門裏告了，當時把那養妓女的人判了罪，幾個雛妓叫幾個好心的人家，討去作丫孃了。」李慕白聽罷，點了點頭，又向德嘯峯發疑問說：「可是，她一個當妓女的，自己那裏有這許多錢，管這些閒事呢？」德嘯峯說：「她這個妓女與別人不同，別的妓女多半是由領家管着，掙多少錢，都得交給領家，別看一些妓女遍身綺羅，滿頭珠翠，其實他們手裏一個制錢也沒有，並且連身子都不是自己的，我說的這位俠妓，她却是自由之身，只有她母親跟着她，掙的錢除了班子裏分去幾成之外，其餘全都歸他母女，還有一樣，她們在班子混事的妓女都是有身份的，無論你花錢多少，只要他不喜歡你，你還是沒法親近他，聽說這位俠妓，向來沒留過宿客，有一位北京城的名士徐侍郎，聽說花了不下萬餘金，至今他還是把這位俠妓撈不到手。」李慕白說：「他們作官的人就能够隨便花錢嫖妓，不怕御史參奏嗎？」德嘯峯微笑道：「我想人家總會有法子，叫御史們雖然知道了，可也抓不着把柄。」李慕白也笑了，這時候幾個賣座兒的帶着個先生，在各處查座，那查座的先生，了見德

嘯峯，也請安問好，德嘯峯給了他們賞錢，幾個賣座的全都向德嘯峯請安道謝，德嘯峯就問說：「剛才跟我打架的那幾個人，是那兒的？」賣座的說：「那幾個人不常到這兒來，聽說他們是春源鏢店裏的鏢頭，大概也不是長了那麼大，頭回到京城來的，這頭兒要不然怎能招德五老爺生氣呢？」說畢，那幾個人上別處查座去了，這裏德嘯峯聽說那幾個人是春源鏢店的鏢頭，他彷彿怔了一會，便不等戲唱完了，就向李慕白說：「天不早了，咱們先吃飯去吧！」遂就穿上大褂，同着李慕白出了戲樓，才到了門首，就見自己的車已套好了，跟班的壽兒也在門前，見了德嘯峯，垂下手去，問道：「老爺，你現在就家去嗎？」德嘯峯問說：「家裏有事嗎？」壽兒說：「沒有什麼事，就是大姑奶奶來了。」德嘯峯說：「大姑奶奶來了，自然得留下住兩天，我現在還到旁處有約會，你先回去吧！」那壽兒連應是是，看着他們老爺跟着李慕白上了車，他就走了，這輛車往南走了不遠，就到了正陽樓，德嘯峯李慕白下了車進去，裏面的掌櫃子和夥計見了德嘯峯，全都十分和氣地說：「德五老爺，怎麼好些日子沒見你呢？德嘯峯一面笑着答言，一面由夥計將他二人引到一間很寬敞的屋子裏去，德嘯峯遂就要酒要菜與李慕白吃完了飯，便一同去訪那個北京城聞名的俠妓。

第十回

妓以俠名華燈窺倩影
情真難遣濁酒灌愁心

德嘯峯所說的那個俠妓，歸職所樹的地點，是在韓家潭寶華班，這位俠妓芳名叫作「翠織」，因為她會畫幾筆竹蘭，落款只是一個「織字」，因此與她相好的人，都叫他「織娘」，織娘來到北京，流浪平康不過二載，以她的姿色和才藝，原可以壓到羣芳，為一時名妓，不過因她的性情有些孤僻，把一些她認為俗的客人都得罪了，所以不能與當時的一些慣用迷人技倆的所謂名妓，並駕齊驅。除非有一般所謂「目中有妓，

心中無妓」的名士派頭的人，才能與他合得來。這天晚間，華燈初上之時，德嘯峯就把李慕白架到這裏，李慕白此時也算是正式的嫖客了，他因為要賞鑑這位俠妓，所以也高興地大搖大擺，跟着毛膠上了樓，李慕白在前德嘯峯在後，進到那座香閣之中，只見陳設得十分雅潔，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媽媽，帶笑迎上來，說：「二位老爺請坐，織娘在裏屋換衣裳，待一會就出來。」德嘯峯李慕白二人，在紅木的椅子上落座只見裏間燈影搖搖，紅緞軟簾垂着，却還不見那位俠妓走出來，老媽媽給德嘯峯點上煙，送過兩盃茶來，又問二位老爺貴姓，德嘯峯說：「我姓德，這位姓李，現在是我們這位李老爺要看看你們織娘，」德嘯峯說話時，李慕白却四周看這屋裏所掛的字畫和鏡屏，只見當中一幅工筆的「風塵三俠圖」和一副對聯，最爲惹人注目，那聯語是「翠竹千竿思卿俠骨，織雲四卷度我良宵。」下款是「燕山小隱」，筆力勁猷，摹的是魏書「張黑女志」，李慕白心說：這位俠妓倒真與一般的妓女不同，旁邊德嘯峯悄聲向李慕白說：「你看，架子有多麼大？」李慕白這時也等得心急，說道：「這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了！」德嘯峯揮着扇子，仰面微笑，待了半天，才見紅簾一啓，溢出一股幽香，那位俠妓織娘，婀娜地走出來了，德嘯峯李慕白不由全都把目光射在這位俠妓的身上，只見她年紀不過二十上下，細條身子，瓜子臉兒，細眉秀目，櫻唇桃頰，嬌豔得如同一朵纓放的芍藥一般，穿着一件銀紅羅襖，石青綢褲，垂着水綠的汗巾，豔麗中又有些素雅，出屋來，先把那雙俊眼向李慕白的身上打量了一番，然後便問道：「這位老爺貴姓？」李慕白此時也不知爲什麼，臉紅了紅，就說：「我姓李，」那織娘倩然地笑了一笑，低聲說：「原是李爺」說話時，把那美妙的目光往李慕白的身上又轉了轉，德嘯峯在旁看着不禁微笑，然後織娘又問德嘯峯貴姓，德嘯峯說：「我姓德，我今天陪着我們這位李老爺到這裏來拜訪你，」織娘笑道：「德老爺這話，我們那當得起，你二位老爺來，就是賞了我們臉

了，「德嘯峯指着李慕白說：「這位李老爺是才到的北京，客中寂寞，想要找個地方常去解解悶，別的地方我不敢帶他去，久聞你的心腸頂好，所以才把他帶到你這裏來，只要你別欺負他就得了。」織娘笑道：「德老爺說話真是，我們那敢欺負人。」旁邊那老媽媽也笑着說：「我們姑娘也是老實人，」德嘯峯說：「因為知道你們姑娘是老實人，我才把他們兩人湊合在一起呢！」說畢大笑，織娘又給德嘯峯點煙，給李慕白倒茶，坐在旁邊小杌凳上，陪着二人說笑，本來李慕白眼光很高，早先在鉅鹿長春寺見了俞秀蓮姑娘，他就認為秀蓮姑娘是人間的絕色，後來因為事實上的不可能，他對俞秀蓮失了望，心靈便陷於黑暗，行動也顯得頹廢，不想如今見了這位俠岐織娘，竟是別有一番幽豔，那眉目之間彷彿比秀蓮姑娘更覺得可愛，更覺得可憐，不禁有些銷魂，談了幾句話又見織娘言語委婉雖然有些是應酬話，但也似是由衷心出發，起先是織娘問什麼，李慕白才答話，後來李慕白也竟發問起來，他問織娘姓什麼，織娘答是姓謝，李慕白又問她年齡和家鄉，織娘答是十九歲，淮陰人，來到北京才兩年多，李慕白又要問她的身世，却被德嘯峯用眼色阻止住，然後又談了幾句話，勿聽院中有毛夥叫道：「翠織姑娘！」織娘向他母親說：「媽出去看看去！」謝老媽媽出去了一會，拿着個紅紙條兒進來，說是：「徐大老爺叫你去，」織娘接過條子看了看，德嘯峯就站起身來，向李慕白說：「我們也該走了，」織娘趕緊站起身來說：「我先不出去呢，你二位老爺何妨多坐一會，」德嘯峯說：「我們還到別處有事，明天再來！」當下與李慕白出了香閣，織娘送出屋來，說：「李老爺德老爺明天可一定來！」德嘯峯笑道：「反正我不來他也准來！」當下德嘯峯在前，李慕白在後，順着樓梯下了樓，抬頭往樓上去看，只見織娘倚着欄杆，往下看着李慕白笑，德嘯峯出了門，就想趕車的福子說：「送李大爺回去，」遂就與李慕白一同上了車，福子把車趕到西河沿元豐棧門首，李慕白下了車，德嘯峯就說：

「我也不進去了，咱們明兒見吧。」當下車聲轆轤地又往東走去，李慕白回到自己的屋裏點上燈，店夥送過茶來，李慕白坐在椅子上只是沉思，彷彿腦子裏又深深地嵌上一個美麗而多情的女人影子，又想：剛才自己問到那織娘的身世時，德嘯峯爲什麼攔住自己，不叫往下問？哦，是了，想她們作妓女的，每人必有一段傷心的身世，客人若問起來，適足以引起她的傷感，咳，她那裏知道，我這個客人與別的尋歡作樂的人不同，我也是個身世坎坷的人，我們相見正如白樂天所云，是：「同時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想到這裏，長長地歎了口氣，仰面住牆上一看，只見自己那口寶劍寂寞無聊地掛在那裏，心中一陣悲傷，站起身來，毆了一下脚，就叫店夥沽來了半斤酒，喝得身熱頭暈，方才吹燈睡去，次日午飯後，到南半截胡同他表叔家裏，去的時候，他表叔正睡午覺，直等到三點多鐘，他表叔才醒來，見了他，就提到他寫的那篇小楷，祁主事說：「你的字雖寫的不錯，可是人家只要一看，就知道你是練過魏碑的，這種字只是名士字，拿它求功名，寫公事可是不行，怪不得你下了兩次場全都沒中，大概就是因爲你的字太不規矩，現在你看，那一個殿試的摺字，和衙門裏的文書告示，都是趙字，你手下有趙字帖沒有？要沒有，可以到琉璃廠去買一部趙子昂的龍興寺，把那所有的草字全都挑出去，專練那規矩的字，用上三兩個月工夫，也就差不多了，現在無論作什麼事，都得筆底下好，你那筆字還給人寫寫對聯還可以，若是拿它找事掙錢，可不容易！」李慕白聽了，句句話都刺得自己的心疼，少時向表叔告辭，出得門首，又是傷心，又是生氣，暗道：古人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我李慕白堂堂年輕男子，難道非得給人家傭書寫字，就不能吃飯嗎？一堵氣也不到琉璃廠買什麼趙子昂的龍興寺，就在炎日之下回到元豐棧，才進了店門，就見櫃房裏出來一人，見了李慕白，躬身請安說：「李大爺，我們老爺叫我給你送一封信來。」李慕白才認出，這是德嘯峯的跟班的壽兒，接過

來。不禁詫異，心說，德嘯峯給我寫信作什麼？遂就向壽兒說：「你回去吧，你就說把信交給我，下半天我看你們老爺去。」壽兒又請了一個安，就走了，這裏李慕白回到屋內拆開那封信就見信箋上寫着核桃大的字大略是：「慕白如弟昨日歸來，略感暑熱，身體頗爲不適，今晚恐不能出城了，我弟年少有爲，且負奇才，雖遭逢失意，客館蕭寥，但總宜多加珍攝，隨意尋樂，不可憂愁顛頓，自毀昂藏七尺之軀，因知我弟謀事無成，手頭必感不裕，故奉上銀票百兩，以備花用，小兄雖非富人，但視此實極微之數，幸望慷慨收下爲荷，明後日再前趨訪晤，以傾快談，此頌時安！小兄嘯峯拜上，」李慕白看了心中又是慚愧，又是感激，暗道：德嘯峯與我萍水之交，竟這樣關心我，這一百兩銀票，我若不收下，倒許得罪了他，遂即把信件和銀票收起，想到他病了，應當去看看他，可又忘了他住在東四牌樓幾條胡同，只得明日看他如再不來，那就是他的病還沒好，自己再去看他也不遲，晚飯以後，李慕白到大街錢莊裏，把那張一百兩的銀票換成了零的，將銀票帶在身邊，就想回店房，不料才走到珠寶市北口，就見從北邊來了一輛簇新的大鞍車，車上有婦人的聲音，招呼道：「李大老爺！」李慕白覺得十分詫異，站住脚，那輛車來到臨近停住，李慕白才看出來，原來却是那謝老媽媽，謝織娘由車裏探出身道：「李老爺，你出城來了？」說時倩然微笑着，李慕白的臉上不禁又飛紅起來，便向西指着說：「我就住在西河沿，」織娘說：「晚上你可一定邀上德大老爺，上我們那兒去？」李慕白說：「德老爺他受暑了，今天不能出城，」織娘說：「那麼你一個人去？」李慕白點頭說：「我一定去！」織娘笑着點頭說：「好吧，回頭可准見！」說時秋波一轉，嫣然一笑，進到車裏，車輛趕進珠寶市口裏去了，這裏李慕白怔了半晌，心中十分後悔，不該應她今天晚上來，於是懊惱着回到店房，忽又想起，德嘯峯的來信，叫我應當隨意尋樂，以我現在這樣景况，徒自煩惱，以酒燒愁，也是無濟於事，還不

如隨意玩耍玩耍，找個風塵中的可憐蟲，彼此談談，也省得寂寞，於是等到天黑，換上衣服，就往寶華班去了，此時寶華班裏的織娘的應酬走了一批客人，心裏覺得十分寂寞，彷彿期待着一個人來似的，他自己也不了解，爲什麼昨天來的那個姓李的少年，永遠懸在她自己的心上，不能釋去，就想：今天在前門大街遇着他，他說是回頭准來，可是看她也是很窮寒的樣子，恐怕他決不肯在這花錢的地方常走吧，呆呆地坐着，不禁冥想李慕白那清瘦的面容，寒儉的衣裳，和那雙灼灼有神的眼睛，心中覺得這個人又是可憐，又是可愛，由此又想到自己過去的身世，以及茫茫的將來，不禁滾下幾點眼淚，因恐怕被母親看見，趕緊背着燈，把眼擦了擦，轉過頭來，看着燈依舊覺得刺眼，那殘淚掛在睫毛上如同晶晶的明珠一般，此時樓下各姊妹房中，騰起了歡笑之聲，織娘坐了一會，因見沒有什麼客人來，她剛要到裏屋來，躺在牀上歇息歇息，這時忽聽樓下有毛影大聲喊說：「翠織姑娘的客！」謝老媽媽趕緊打起簾子，少時就聽樓梯一陳響，謝老媽媽向外笑着說：「李老爺來啦！」織娘這時也有了精神，理了理髮，站起身來，就見李慕白換了一件寶藍綢子的長衫，手持摺扇進來，織娘笑道：「李老爺說來就真來了！」李慕白微笑着說：「我這個人向來不失信的！」遂即寬了衣，謝老媽媽給倒了一碗茶，放在李慕白的面前，織娘很殷勤地向李慕白問說：「李老爺若不願意喝熱茶，我這兒有自己泡的酸梅湯！」李慕白一面揮着扇子一面說：「隨便，隨便！」織娘却很敏捷地進裏間去了，這裏謝老媽媽向李慕白笑着說：「我們姑娘真跟李老爺有緣，別的人來，他向來沒這麼高興，」李慕白微笑了笑，少時裏間的紅綢簾一啓，織娘端着一個小銀碟子，上面一隻彷彿康熙五彩的茶碗，雙手捧在李慕白的面前，李慕白微欠身接過來，喝了一口，覺得香甜清涼，織娘在旁笑着問道：「你嘗我做的這酸梅湯，不錯吧？」李慕白連說：「很好！很好！」這時才詳細打量織娘，只見織娘今天梳的頭改變了一個樣

式，却更顯得嬌媚，頰上胭脂比昨天還淺些，穿的是一身淡粉色的綢衣褲，鑲着紫邊，不太肥，是越顯得俏俐，少時織娘坐在對面，臉上帶紅暈，向李慕白問說：「李老爺，你是住在西河沿嗎？」李慕白點頭，說：「我住在西河沿元豐棧，」織娘又問：「太太沒有跟來嗎？」問這句話時，特意把一雙水伶伶的眼瞞，注視着李慕白的表情，李慕白微笑了笑，說：「我還沒有娶妻。」此時謝老婆婆出屋去了，織娘忽然了一會又接着與李慕白談話，她就問：「李老爺現在在那個衙門？」李慕白說：「我來此不久，還沒有找着事，」織娘微皺了皺眉，說：「我聽說現在作官也不容易，有許多位老爺都是什麼候補知府，候補道台，都放不了實缺。」李慕白微笑，說：「我倒不想作官，我來到北京，原是打算找個小差便。可是來到這裏一看，一來不容易找到二來我也不願意作，只在這裏閒住着，幸有那位德老爺，我們交情很厚，常在一起玩，還不至於寂寞，」織娘聽了李慕白這些話，覺得李慕白真是一個誠實的人，不像旁的人來到妓院裏，都把自己吹噓得很闊，不過她又想：這姓李，既是這樣一個時運坎坷的人，自己這個地方，似乎應不叫他常來才是，遂就說：「我看李老爺年紀還輕，現在雖然很不得意，將來一定能够出人頭地，我雖然是個妓女，但也看得出好壞的人來，所以昨天我一見你，就心裏很尊敬你！」說到這裏，不禁低下頭去，李慕白聽了這話，心中真有無限的感慨，便說：「你太過獎我了，我也是聽德老爺說你為人很是誠實爽快，與別的人不同，所以我才來，要不然我向來是不到這種地方來的。」織娘微歎道：「不過這裏也總是少來爲是，這話我只能對李老爺說，要是別人我也不能說，我雖然是當妓女的，但也有人心，很不忍叫一個很有志氣的人，在這裏消磨了！」說時用手絹擦着眼角，李慕白真想不到由一個妓女的口中，會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剛要說話，又聽織娘說：「可

是，我也很願意跟你說話兒！」說着偷眼看了李慕白皺着眉頭，十分憂煩的樣子，她便笑着站起身來，說：

「得啦，別淨說這樣的話啦，我們也說些笑話兒吧！說着向紗窗外一望，她就喜歡着，嬌媚着，拉起李慕白，指着紗窗外說：「你快看！今兒的月亮多麼好呀？」李慕白此時滿腔感慨，又看見紗窗外澄潔的一輪月色回首望着織娘的嬌容，和握着自己胳膊的那纖指皓腕，不禁黯然銷魂，點頭微笑了笑，此時謝老媽媽進屋來，說：「明兒又是十五啦，再過兩個月就是中秋節啦！」李慕白落座，又跟織娘談笑了一會，因為有別的客人來了，孝慕白就走了，這一夜在旅舍裏，仰臥牀上，看着窗外的月色，心緒煩亂，總是睡不着，直到發曉，院中的小鳥噪起，李慕白方才睡去，直睡到吃午飯的時候方才起來，午飯後，自己閑坐無事，又很不放心德嘯峯，不知他的病體如何，又想那天他對自己說他的住址，彷彿是東四三條，無論是三條還是二條，我且看看他去，想德嘯峯是個北京有名的人物，大概很容易打聽着他的住處，於是換上衣服，拿着摺扇出門，走到前門橋，就雇了一輛驛車，往東城去了，天氣很熱，李慕白在車裏不住地揮扇子，那趕車的也滿頭是汗，車快走到東四牌樓，趕車的就問說：「是三條胡同西口呢，還是東口呢？」李慕白說：「我也不知道，我還是初次找這個朋友，」趕車的又問說：「姓什麼？」李慕白說：「姓德，是個旗人，」趕車的回過頭來，特意看了李慕白兩眼，說：「你找的是鐵掌德五爺吧？」李慕白點頭說：「對了」趕車的說：「德五爺住在三條中間路北的門。德五爺可真是個好人，現在咱們東城，叫子號的朋友，就是他跟瘦彌陀黃四爺了，」說着，趕車的人高興起來，掄着鞭子，車輛很快地行走，少時就進了東四三條的西口，來到德嘯峯的門前，李慕白給了車錢，下了車，只見德嘯峯的住宅是個紅漆大門，旁邊蹲着兩個石頭獅子，東邊是車門，門前有兩個穿得很講究的僕人，正在那裏賞晚香玉，李慕白上前問道：「德五爺在家嗎？」那兩個人僕人打量了李慕白一番，就問：「你貴姓！」李慕白說：我姓李，我住在西河沿，」有一個僕人就趕緊帶笑，說：「你是

元豐棧的李大爺吧？你請進，你請進！」這個僕人昨天就聽跟班的壽兒說過，他們老爺新交了一個好朋友，姓李，是個外鄉人，住在北河沿元豐棧，趕車的福子談天時也說過，他們老爺這兩天跟那姓李的，除了聽戲，就是逛班子，兩人的交情非常之好，當下這僕人那敢怠慢，在前引路，李慕白跟着過了一道垂花門，就是穿廊，恰巧跟班的壽兒正在院子裏澆花，一見李慕白進來，他趕緊放下噴壺，請安說：「李大爺來啦！」李慕白笑着點了點頭，壽兒把李慕白請到客廳裏，李慕白一看，這客廳是六間大廈，陳設的盡是花梨紫檀的桌椅，壁上掛着大幅的行獵圖及大幅小幅的名人字畫，條案上擺着古鼎銅彝等等，李慕白落座，那僕人送上茶來，壽兒就進內宅回報德嘯峯去了，待了一會，就見德嘯峯穿着綢子的短衣褲進了官廳，向李慕白笑着說：「老弟，你真會找到我這兒了！」李慕白問道：「大哥的病好了沒有？」德嘯峯說：「好了，好了，前天受一點暑，洩了兩次肚，昨天就好了，」遂在李慕白的對面坐下，那僕人送上茶來，壽兒拿過水煙袋，李慕白說：「大哥何必還……」德嘯峯不待他說完，就擺手攔住，說：「兄弟你別說了，那算什麼，你要就是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就是你道外了，以後你有什麼事，或是要用什麼，就請告訴我，我沒有個辦不到的，你既然認得我這個地方了，沒事就可以常來找我，每天我十點鐘下了班，什麼事也沒有，你來到這兒不還客氣，這些底下人你隨便指使，他們誰也不能慢怠你。」李慕白點頭說：「好好，以後我自然常看大哥來了，」德嘯峯抽了兩口水煙，又笑着問李慕白說：「翠織那兒你又去了沒有？」李慕白見問，不由臉一紅，就說：「昨天下午我在前門大街遇見她，跟着她母親，她停住車，叫我晚上到她那裏去，我當時隨口答應了，後來我想對於她們那種人，不應該失信，所以晚上我就到她那裏，坐了有一刻多鐘，」德嘯峯聽了，笑得閉不上嘴，說：「老弟，你何必說得這麼曲折宛轉呢？告訴你，到那兒隨便玩玩是不要緊的，總比在店裏一個人發

愁好得多，再說咱們都是走馬看花，逢場作戲，說去就去，說不去，就是一輩子不去也沒有什麼。」李慕白微笑着點頭，心裏很慚愧，自己沒有德嘯峯這樣的魄力，又見德嘯峯笑着說：「我告訴你，那翠織真跟你有緣，她是有名的架子大的姑娘，有許多人在她身上花了幾千幾萬，他連一句親熱的話兒也不說，可是你看她前天見了你，是多麼够面子，昨兒在街上還叫住你，這要是別人，真得樂瘋了，趕緊得把大元寶抬了去，」李慕白說：「不過那種地方我也不願常去，」德嘯峯說：「不常去也好，免得相處久了，有了感情，那時就是天大的英雄，也不容易拔出腳來了，不過聽說翠織那個人還好，並不是拉住了客死不放手，再說她也沒有嫌貧愛富的壞皮氣，論理說，她眼中見過了多少闊人，可是她偏偏看上了你，這就算難得！」李慕白笑道，「得啦，大哥，咱們不要淨說這些話了！」德嘯峯說：「真個，你吃了飯沒有？」李慕白說：「我在店裏吃完饭才來的，大哥呢？」德嘯峯說：「我才吃完饭，大概今天你也沒有什麼事，咱們上二闌玩玩去好不好？」李慕白說：「二闌在那裏？」德嘯峯笑道：「連二闌你都不知道，要叫我們北京聽了，一定笑話你了，咱們這就走，坐車出齊化門，咱們再坐小船到二闌，玩够了再坐船到門臉，就叫我的車在齊化門臉等着，回來到我這兒來，請你吃晚飯。」李慕白着點頭說：「好好，大哥換衣裳去吔，」德嘯峯很高興地，叫人告訴福子套車，又叫壽兒告訴廚房，今兒晚上多預備幾樣菜，他就進了裏院，原來德嘯峯只有老母和他妻子，兩個孩子，德嘯峯向他太太說：「李慕白來了，」德大奶奶說：「爲什麼不請進來？」德嘯峯笑着說：「那個人太拘泥，他在客廳坐着了，我同他逛逛二闌去，說着換上衣裳，拿着扇子，走到外面來，向李慕白說：「咱們走吧！」遂就一同出門，上了車，壽兒把水煙袋送到車上，德嘯峯又囑咐壽兒說：「到四點鐘，就催廚房預備着！」壽兒是是的應着，當時福子趕起車來，就住齊化門去了，出了齊化門，德嘯峯與李慕白

下了車，德嘯峯就告訴福子說：「你先趕着車回去吧，到四點鐘，你再到這兒接我們來，二人遂就到了護城河邊，上了一隻船，船上共有十幾個人，男女全有，大概都是上二開逛去的，小船在瀟瀟着綠藻的河水上。悠悠地向南去走，在兩岸是密森森的垂柳，碧綠得可愛，拖着千萬條長絲，在暖風和煙塵裏搖蕩着。一派巍巍的城牆，綿延不絕。雖然天色才過中午，烈日當空，但是在這小船上倒不覺得怎樣的熱。德嘯峯與李慕白坐在船棚下，聽一個打嗑板的藝人，唱着小曲，唱的是什麼「王二姐思夫」，「這個藝人有點黑鬍兒，穿着襪襖的布長衫，一面唱，一面還做出嫵娜的身段，旁邊聽曲的漢裝的旗裝的姑娘奶奶們，全都不住撕着嘴的笑，同時又都有些臉紅，李慕白在北京住得不久，他聽不懂這北京的小曲，只是盤着身子，看水面上游着的一羣一羣的鴨子，見那些鴨子，白羽翩然，擊得水花飛起，呷呷的亂叫，一個一個的像小船兒一般，慢游自得，李慕白忽然回憶起，自己在七八歲時，那時彷彿隨着父母和江南鶴住在鄱陽湖畔，江南鶴的水性真好，他在湖水裏游泳着像魚一般的敏捷，據他說：他就是在水中極深之處，也能够睜眼視物，自己的父親從他練習，後來水性也不錯了，現在自己的父母屍骨早寒，江南鶴大概也有六十多歲了，還不曉得他現在是否活在世間，一面想着一面看那河裏的水，越來越清澈，鴨羣也越來越多，兩岸的柳樹也越來越密，田舍村落，如同圖畫一般，又走了些時，前面就看見一座橋，唱曲的唱完，伸着手向船上的人求錢，德嘯峯一面給了唱曲的人幾個制錢，一面拉着李慕白說：「到了，」李慕白站起身來，少時船泊得靠了岸，德嘯峯李慕白二人上了岸，李慕白一看，這裏真是風景優美，遊人熱鬧，只見河中的水像鏡子一般的澄潔，岸上的柳樹如綠雲一般的，蔥蘢盛茂，灑下濃密的陰涼，在柳陰下搭着許多蓆棚，裏面設着茶座，有些閩人在裏面歇息，此外是許多賣零食的小販，和賣藝唱曲的人，往來的遊人男女老幼貧富都有，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旗裝的少婦，和垂

着辮子的年輕姑娘，有幾個穿得很闊綽的荷花大少，和青皮，土棍，就在人羣裏追着那些婦女們亂擠亂鬧，李慕白很看不慣，心說：「北京城是天子脚下，這般人怎麼這樣沒規矩？」走了不遠，德嘯峯就拉着李慕白說：「咱們別跟着人亂擠了，找個茶棚歇歇呢！」遂就進了一座茶棚，那茶房一見德嘯峯來，就趕緊請安，說：「德五爺，你今天怎麼這麼閒在？」德嘯峯認得這人是齊化門裏住的小張，遂就笑着說：「你給我們找個座兒，小張就給德嘯峯李慕白找了一個乾淨敞亮的座位，寬了衣，擦過臉，小張拿過一壺頂好的龍井，茶碗，花生瓜子的碟子，李慕白一面揮着扇子，一面喝茶，德嘯峯却抽着水烟，不住往茶棚的花障外，人羣裏去看，這時李慕白忽見山東邊來了三四個穿夏布大褂的人，其中一人，身材不高，面目黑瘦。但是氣度不凡，兩個僕人跟着他，手裏都捉着錢口袋，身後追着二三十個男女乞丐，向那人要錢，那兩個僕人就由口袋裏掏出錢來散給，因此越聚乞丐越多，兩個放錢的僕人忙得很，那人却同着兩個朋友，大搖大擺地往前走，道旁有許多青皮和土棍，也彷彿見了王爺似的，上前陪着笑，向那個人請安，那人却不大睬他們，只是羅衫飄飄，執扇搖搖，表現出優適的態度，李慕白心說：這是什麼人，却這樣大的身份？此時德嘯峯向李慕白說：「快看，這就是瘦彌陀黃驥北！」說話時德嘯峯也站起身來，帶着笑望着那黃驥北，黃驥北走到這茶棚前，瞧見了德嘯峯，也含着笑一彎腰，德嘯峯也帶笑哈腰，高聲叫道：「黃四哥，今天閒在？」那黃驥北却沒聽見，只含笑點了點頭，走過去了，這裏德嘯峯覺得當着李慕白，黃驥北竟不過來跟自己寒暄幾句，未免有些難堪，便紅了臉，坐在椅子上，悶悶不語，李慕白心裏覺得不平，說：「這瘦彌陀黃驥北，原來是這樣的人物，勢派雖不小，可是看他未免太驕傲些了！」德嘯峯搖頭說：「他並不是驕傲，他跟我的交情很是平常，我們二人不但不常來往，並且還有點小小的仇恨！」李慕白趕緊問說：「是爲什麼事，結下的仇恨？」德

嘯峯說：「其實說起來，也算不得仇恨，不過是有一點小啞兒罷了，因為我有一個內姪女，嫁給北新橋宏家，因為受大小姑子的虐待死了，他家的人不但不好生發葬，反倒說了許多不是人的話，我知道了，就未免生了些氣，打發了幾個人，到他家裏去鬧了一場，後來有人出來說合，才算完了，事後我才知道，那宏家與黃驥北是至交，黃驥北因此對人說，我是不給他留面子，」李慕白說：「既然在出事時，他不出頭給兩家說合，事後却說閒話，這個人也太不對了！」德嘯峯道：「你那裏曉得北京人的脾氣，專好挑眼，這黃驥北是北京有名的富戶，他本人又是武藝超羣，在東城沒有一個不算他的，惟有我德嘯峯，家財雖沒他大，武藝雖不如他，但我在內外城也有不少的朋友有時我到外面，比他還有面子，這也是招他嫉妬的一個原因，因此我們雖也相識十幾年了，但從沒在一起暢談過一回，」李慕白聽着，不禁生氣，就說：「這樣說來，瘦彌陀黃驥北原是個器量小的人，早晚我要會一會他，給大哥出一口氣！」德嘯峯連忙攔阻說：「不必，不必，他雖然嫉妬我，但我卻不願得罪他，再說我們兩家遇着事情，還彼此慶弔相通，倘若弄翻了臉，以後誰也不能見誰了，尤其他現在同銀槍邱小侯爺最好，我決不能因一時之忿，得罪了他們兩個人。」李慕白微笑說：「我也不是要得罪他們，我是要考究考究他們的武藝，即是我見着他比起武來，也不能說我與大哥的朋友。」德嘯峯聽了笑道：「老弟你這真是年輕人說的話，你不知道那黃驥北是有多大聲勢，他手下的耳報神是有了，現在你我相交的日子雖不多，可是我想他必然早已知道了，不過他還未必曉得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再說我與他雖有微嫌，但還決不至鬧翻了臉，誰也不至於成心跟誰作對，你若一去找尋他，那可就壞了，他若欺侮了你，事情還許好辦，可是你若打了，他非要叫你不能在北京立身不可，兄弟，可是你年輕力壯，到那裏也能吃飯，不過我們既然來到此地了，現在雖然坎坷不遂，可也慢慢地等待時機，將來總能在此立一

番事業，豈可因爲一時的氣忿，就與他那樣的人爭鬥，再說他又不是什麼強盜惡霸！」李慕白見德嘯峯對於自己這樣的懇懇相勸，自己也不忍叫他爲難，便說：「大哥放心吧，我決不能給大哥惹事！」德嘯峯說：「我並不怕你給我惹事，我是爲你兄弟的事情設想！」李慕白點頭說：「我知道，大哥對我的關心，我全知道！」說到這裏，不禁長長地歎了口氣，德嘯峯見自己這一席話，又勾起了李慕白的憂惱，自己心中也很不安，遂又喝了一盃茶。看了看表，就說：「咱們再玩一會也應該回去了，今天在我們家裏，請你吃我們北京人的家常便飯，你看看怎麼樣，」李慕白笑了笑說：「我吃慣了北京的飯，將來回到家鄉可怎麼辦？」德嘯峯也說道：「那不要緊，你可以把家眷接來，咱們就住在一起，吃喝不分，只要兄弟你肯賞給我臉，我却是求之不得。」李慕白笑道：「我還有什麼家眷，我一個人就是我的全家！」德嘯峯聽了這話，十分詫異，索性又裝上一袋水煙，一面用紙煤子點着，一面問說：「正經，你娶了夫人沒有？」李慕白搖頭說：「沒有！」德嘯峯彷彿不十分相信的樣子，說道：「你們在鄉下住的人，不是十二三歲就要媳婦嗎？」李慕白點頭說：「不錯，我們鄉下人確實是早婚，不過惟有我是很特別。」說到這裏，便歎了一聲，就說：「咱們先玩一會，回頭我們回去，在你府上吃晚飯時，我要把我家世的詳細情形，一一告訴大哥，因爲大哥是我學生第一知己，我不能不詳細告訴你，若是別人，我是一字也不提的！」說到這裏，不禁歛歔歎息，當下德嘯峯聽了，便點頭說：「好好，今天咱們痛快遊玩一天，晚飯後我跟你出城咱們還要到織娘那裏看看去呢！李慕白聽了，也笑了笑，當下德嘯峯付了茶資，一同離了茶棚，就在這二間的地方，遊玩了半天，才依舊乘船，回到齊化門，這時福子趕着車，已在門臉等着了。德嘯峯與李慕白一同上了車進城，回到東四三條德宅，德嘯峯先把李慕白請到裏院，見自己的母親和夫人，然後又讓到客廳裏，切了西瓜吃了，少時僕人就把盃盤擺上

來，二人對面飲酒吃菜，李慕白就把自己的詳細身世和家庭情形，自己如何因爲要娶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子，所以婚事才就誤到現在，後來又說到自己與俞秀蓮姑娘那段淵源，李慕白說到江南鶴和紀廣傑老俠客時，是眉飛色舞，慷慨激昂，說到年幼失去雙親時，又不禁淒涼落淚，後來說到怎樣與俞秀蓮姑娘比武，怎樣在路上幫助他們與仇人爭鬥，以及秀蓮姑娘已經許配了人家，又是得意，又是失意，說完了一手支頤，一手擎盃，伏在桌上，皺眉不語，德嘯峯聽了李慕白這些話，心中很爲自己高興，但又爲他難過，良久，便說：「這樣說來我的眼力還不錯，兄弟你真是當世一位奇俠，至於你的婚事，也不要發愁，那俞秀蓮姑娘所許配的人，既已出門不知下落，姑娘自然不能老在婆婆家裏住着守活寡，將來我到一趙宣化府，見一見那位孟老鏢頭和俞老太太，我就作個媒人，把那位俞姑娘說給你就得了，本來俞姑娘在孟家並未過門，這也不能算是改嫁，那孟老鏢頭也不能永遠就誤着人家的姑娘！」李慕白連連擺手慷慨地說：「即使確實知道俞姑娘所許配的人已死，俞姑娘也情願嫁我，但是我也決不能娶她，否則我李慕白就成了一個貪色忘義的小人了，總之，我雖愛慕那俞姑娘，但我心中並沒有別的想法，只可把她作爲我的義妹，却不可把她作爲我的妻子，否則我對不起已死的俞老鏢頭！」德嘯峯曉得李慕白生性骨鯁，大義分明，他寧可抱着一輩子的傷心，也不願娶人家已訂過婚的女子，當下德嘯峯也不禁歎息，說：「兄弟你的心事我都明白了，俞家的事可以不提了，但你既覺得事情不能辦，也不可徒自回想，使你傷心，慢慢的，我若看見與你合式的姑娘，咱們再提說，好在現在你目前所急的還不是這婚事！」李慕白點頭說：「大哥說的極是！」當下二人慢慢地飲酒談心，直談到天黑，客廳裏點上了燈，李慕白今天是滿腹的壘塊，只儘力地用酒去澆，所以等得飯吃完了，李慕白已懷着醉意，渾身發着燒，心裏却煩悶得很，恨不得找一個對頭，痛快好發洩一下才好，後來撤去盃盤，李慕白

就要到織娘那裏去，德嘯峯却勸他說：「你有點醉了，還是回去歇歇好，今天我也不打算出城，我叫車把你送回去得了，」李慕白也沒聽明白德嘯峯的話，只點了點頭，德嘯峯就叫壽兒出去叫人套車，他親自幫助李慕白穿上長衫，少時外面的車套好，德嘯峯把李慕白送上車，他才回去，這時李慕白在車上，只覺得昏昏暈暈地，在夜色裏由着福子趕着車走，也不知走了多大半天，李慕白就問福子說：「到前門了沒有？」福子趕着車轅答道：「這就出城了。」李慕白說：「到韓家潭去，我先不回店裏去了！福子答應了一聲，心裏却暗笑說：醉得這個樣子了，還要去嫖，我們老爺交的這個朋友也是個荒唐鬼！這時李慕白在車裏恍恍惚惚地，心裏却覺得十分難受，恨不得打碎車，跳下車去，又想要見着那織娘，痛哭一場，然後抽出劍來就自刎在她的香閣裏，車又走了少時，就停住了，福子就說：「到了，」李慕白下了車來，福子就說：「李大爺若不再上那兒去，我就回去了？」李慕白只答應一聲，便拖着沉重的脚步，恍恍惚惚地進了那華燈齊列的寶華班，一進去，毛夥就喊着說：「翠織姑娘的客！李老爺來了！」。

第十一回

醉後狂言紅樓貼笑柄
仇生小隙寶劍對花槍

這時織娘正在屋裏對燈悶坐，思索自己的事情，忽聽見下面的喊聲，趕緊站起身來，她的母親也出屋迎接，李慕白一路歪斜上得樓來，一進屋，織娘就聞着他的酒氣，上前笑道，「你在那兒喝的，醉得這個樣子？」李慕白的舌頭都短了，問道：「德嘯峯沒來嗎？」織娘的母親答道：「德大老爺沒來。」李慕白聽了，又彷彿清醒一些，便點頭說：「對了，我是剛從他家裏來！」織娘笑着說：「你瞧你，都醉胡塗了！」李慕白彷彿不承認，說：「我沒醉，我是傷心！」說着往椅子上一靠，幾乎要連人帶椅子全都摔倒，幸仗織

娘把他扶住，織娘皺着眉，說道：「你好好坐着，我給你倒碗冰振酸梅湯去！」又說：「媽，你給倒一碗來吧！」謝老媽媽心裏不大高興地，到裏屋倒了一碗酸梅湯，拿出屋來，織娘接到手裏送到李慕白的肩邊。李慕白喝了一口，打了兩個隔，便擺手說：「不喝了。」織娘放下手，站在旁邊，剛要笑着向他談話，忽聽白李慕白長長歎了口氣，說：「織娘，我到你這裏來，並不是嫖來了，因為我們都是天地間的可憐人！」織娘聽了這樣地話，不禁心中一痛，彷彿有一種東西，准確確的打在自己的心坎裏，眼淚不覺得撲簌簌地落下，又見李慕白緊緊握着拳頭，彷彿很氣忿的樣子，說：「我這樣的英雄，你這樣的美人，却都所欲不遂，倒被踏在一般庸俗小人的腳底下！」織娘一面拭着眼淚，一面笑着說：「李老爺。你真是喝醉了，你說的這話，我全聽不懂！正自說着，忽聽樓下的毛夥上來，在門外叫道：「翠織姑娘的條子！」謝老媽媽出去，拿進個紅紙條來，說：「徐大人跟盧三爺在廣和屈了，叫你趕緊去！」織娘接過條子來，看了看，便皺眉說：「他們也是，怎麼這時候才吃飯！」遂向李慕白說：「李老爺，我扶你到我的牀上歇一歇去，我現在出一個局，一會就回來。」李慕白本想回店裏去，但是此時酒全都湧上來了，委實走不動，便含糊地答應說：「好吧，你去你的吧！」當下織娘將李慕白寬了長衫，撥到裏屋，在她的牀上臥下，並拉過紅緞的衾被給他蓋上，然後放下幔帳，又給他點了一枝蚊香，便自己換上衣裳，同着他母親應召赴局去了，此時李慕白昏昏暈暈地躺在織娘的牀上，只覺得胸頭發堵，渾身燒得癡也癡不住，反覆了半天，便翻身坐起來，忽然心胸一緊，哇的一聲嘔吐出來，李慕白趕緊彎下腰去，連吐了幾口，把在德福峯家所吃的酒飯全都吐出來了，吐出來之後，李慕白才覺得身體輕鬆，腦筋裏清醒了些，此時樓上樓下各屋裏，傳來一片歡笑之聲，雜着柔聲媚氣，唱着的小調，是什麼：「常言道：事不關心，關心則亂，自從公子一去後，小奴家我！茶不思，飯不

想，好沒有精神哪！」李慕白才知道現在自己是在織娘的屋裏了，心說：糟了，我怎麼在她這裏吐了！遂把燈挑了挑，只見慌慌的東西吐一地，連那鋪得很整潔的牀單，紅緞被，全都弄髒了，李慕白趕緊把簾子打起，走出屋來，就着燈一看，自己的身上衣襟，褲子，也吐了不少，不禁覺得難爲情，倒了盃茶，正在漱口，忽聽一陣樓板響，原來是織娘和他母親回來了，李慕白此時，真羞得無地自容，趕緊攔住織娘，說：「你別往裏屋去了，我把你的被褥都弄髒了！」織娘看了李慕白的身上，便曉得他是吐了，就說：「李老爺吐了，不要緊，我叫人來打掃打掃」，遂往裏屋看了看，反倒笑了，說：「李老爺這可把你心裏的牢騷都吐出來了！」李慕白也想起剛才自己醉了時，向織娘所說的話，不禁紅了臉，笑了笑，自己覺得十分慚愧，此時樓上的毛夥過來打掃屋子，織娘給李慕白倒了一盃茶，又看他身上，就說：「這可怎麼辦，你吐的身上都是，我們這兒又沒有衣裳可給你換，叫人家你店裏取去吧！」李慕白搖頭說：「不用，我的門自己鎖上了，店裏也不知我的衣裳在那兒了，我還是回去換吧，」說着要過長衣，披在身上，又取來五張一兩的銀票來，放在桌上，說：「我把你的被褥都弄髒了，你也不能要了，你拿這錢另做新的吧！」織娘拿起銀票來，看了看，只收下一張，其餘全都交還李慕白，正色地說：「這我可不能收，一牀被子算什麼的，你就要賠我們，你這簡直是瞧不起我！」李慕白臉紅着，接過銀票，却不知怎樣才好，只見織娘背着銀燈，忽地嫣然一笑，眼角帶着深情，上前拉住李慕白的手說：「你別把這事放在心上」，回首看了看毛夥跟他母親正在裏屋打掃，織娘又帶笑悄聲說：「我既然把你攙到我的牀上去睡，我就不怕你吐！」李慕白此時心旌搖擺，說不出一種什麼滋味，呆了半天，才笑着說：「那麼我回去了」織娘似乎帶着依戀不捨的樣子，遲疑了一會，才說：「好吧，明兒見！」李慕白出屋下樓，織娘依舊扶着樓上的欄杆，看李慕白出了門，他才回屋去，李慕

白出了寶華班，也雇不上車，就走回西河沿元豐棧裏，把衣裳換了，洗了洗臉，對於剛才喝醉酒的事，非常覺得後悔，立志以後再不多飲，又想自己太頹廢了！這樣下去，人就完了，將來即使遇有什麼大事業，恐怕也不能擔當了，因此自己決定，由明天起，要從新振作起精神來，少時就寢，次日午飯後，到南半截胡同，表叔那殿臣家裏，邱殿臣見了李慕白，就問他這兩日爲什麼沒來，李慕白心中有愧，見問不由得臉紅。就說：「這兩天我受了點暑，身體不甚好！」那殿臣看了看他，便說：「我看你也瘦了！有一件事得我要告訴你。」李慕白一聽，吃了一驚，不知是有什麼事，却聽他表叔說：「我想你在店裏住着也不是長事，第一房子太小，店裏住的人雜亂，你也安不下心去，再說也太費錢，倘若在店裏住上一半個月，再找不着事，你從家裏帶來的那點錢，也就化完了，我昨天見着東邊丞相胡同法明寺裏的老方丈廣元，我跟他說，我有一個親戚，是個念書的人，從家裏來到北京找事，打算借他一間房子住些日子，老方丈聽了很喜歡，他說廟裏西跨院有一間閒房，你隨便那一天都可以搬了去，將來你給他抄寫抄寫經卷，他們還可以貼補你幾個錢，廟裏地方又大，又清靜，再說不用花房錢，總比在店裏強得多了，每天兩頓飯，你可到附近的切麵鋪隨便吃些，那就費不了多少錢了。」李慕白聽了，便點頭說：「很好，那麼我今天回去收拾東西，明天就搬了去？」那殿臣說：「我叫來陞先帶你到廟裏見一見老方丈，順便看看房子，若是房子漏，或是太溼潮，那自然也不能住，」遂就叫過跟班的來陞，叫他拿上自己的一張名帖，帶着李慕白到法明寺去，當下李慕白跟着來陞到了丞相胡同法明寺，見着老方丈廣元，這老方丈年有六十多歲了，骨瘦如柴，倒真像一個老比丘，派了一個徒弟名叫智通的，帶着李慕白去看房子，這座廟本來很大，不過年久失修，香火地既少，又沒有什麼大施主，所以顯得窮苦，上下和尚，不下十幾個人，李慕白到了那西跨院，只見有三間小殿堂，也不知裏面供的是什

麼神佛，兩廡停着十幾口棺材，另外有兩間東房，空閒着，裏面有一鋪炕，一張桌子，兩隻凳兒，雖然屋裏很暗，倒不甚潮溼，並且聽智通和尚說：「這房倒不漏雨，李慕白看了看，環境既清淨，院子也還寬敞，沒事時若在院中練習寶劍也很好，於是便向智通說，自己明天搬來住，遂出了廟門叫來陸回去，李慕白就出了丞相胡同，順着大街去走，因想現在自己既要搬到廟裏，從今以後，除了與德嘯峯往還之外，就是常常練習自己武藝，織娘那裏，總是少去才是，又想起昨天自己在她的牀上嘔吐了一陣，給她銀子，叫她另做被褥她又不肯，他這種情義，叫自己心中實在難安，遂就走到一家綢緞莊前信步進去，挑選了兩種顏色明麗，花樣新穎的綵緞，每樣撕了十幾尺，便拿着走到韓家潭寶華班，此時織娘正在梳頭，忽見李慕白拿着綵緞來了，便着急道：「李老爺，你這是幹什麼？」李慕白說：「昨天的事情，我實在心裏不安，所以我才扯了幾尺緞子，顏色花樣也不大好，你隨便做一件什麼就得了！」織娘微笑道：「我就猜着了，李老爺一定要給我買幾丈綢緞，爲是賠我們的被褥，可是一賠了我們，從此也就不上我們這兒來了！」李慕白見織娘的口齒這樣的伶俐，尖銳，不禁急得頭漲臉紅，勉強笑着說：「沒有的話，我回頭走了，今天晚上就來，每天至少我要到你這兒來一次！李慕白的話，還要往下去說，却被織娘截住，他微帶着俏皮，又彷彿正正經經地問道：「准的？說了話可得算話！」李慕白後悔自己把話說得太慷慨了，便笑道：「你放心，只要我有工夫，我一定來，除非遇見別的事，牽贅住我的身子，可是我就是人不能來，可是我的心也時時刻刻不能忘你！」此時謝老媽媽出屋去了，織娘聽了李慕白這話，忽然把雙手扶住李慕白的肩頭，她仰着臉，眼圈一紅，簌地流下淚來，一頭倒在李慕白的懷中，李慕白皺着雙眉，低頭看那垂在自己胸前，女人的柔秀的髮髻，心裏却緊蹙着，淒楚着，勉強戰勝自己的感情，把織娘的頭扶起來：替他拭着眼淚。便微嘆着說：「這樣很容易糟踐

了你的身子，你千萬不可再這樣了，你的傷心之處，我全都知道了，以後有工夫咱們再細談，我必要給你想法！」織娘聽了這話，更是哭泣得利害，李慕白十分感到沒有法子可以勸解他，少時忽聽屋外有人說話，是織娘的母親謝老媽媽說話的聲音，織娘趕緊指了指椅子，讓李慕白坐下，她走到鏡台前重新傅粉點脂，整理雲鬢，李慕白坐在椅子上，望着那面大鏡子裏的織娘的芳容，見她眼睛依然溼潤潤的，心裏好生難過，這時謝老媽媽掀簾進到屋裏，說道：「他們底下的人說，前門大街有好些個人在那裏打架，都動起刀來，把人砍死了！」李慕白聽了，自然很是注意，但又想這與自己無關，便也不願詳細的去問，坐了一會，自己心中雖有許多話，但彷彿對織娘說不出來，便走了，臨走時織娘還笑着說：「晚上可想着再來呀！」李慕白出了寶華班的門首，往西河沿走去，一面走，一面想，剛才自己想搬進廟裏之後，就與織娘疏遠了，現在却完全打銷了，織娘實在是個可憐可愛的女子，她必有許多悲慘的心事，打算托付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我現在是什麼環境？我有什麼力量來救她呢？而且我一個青年男子，就這樣地爲兒女的私事，消磨了志氣，也不對呀！可是又想：假若能得到幾百金，爲織娘脫籍，叫他作自己的正式妻子，自己也是願意的，只怕表叔和家鄉的叔父嫡母，他們必不答應，一路尋思着，暗歎着，回到元豐棧，剛一到門前，就見德嘯峯的車停在那裏，進了門口，就見店裏的夥計，迎着頭向李慕白說：「李大爺，快到你屋裏看看去吧！你認識的那位德老爺剛才在前門大街跟人打架，受了傷哩！」李慕白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心說：原來剛才在前門大街打架的是他呀！但不知他傷得重不重。當時趕緊走到屋裏，只見德嘯峯坐在他的牀上，身上的衣裳都撕扯破了，右胳膊上浸着血色，德嘯峯一見李慕白，便問道：「你上那兒去了？」李慕白說「我到表叔那裏去了一趟，大哥你跟誰打架了？傷得怎麼樣？」德嘯峯把右胳膊露出來，給李慕白看了看，却是一處很深的刃物傷痕，

鮮血流了不少，但德嘯峯彷彿一點也不覺得疼痛，就說：「他們十幾個人，把我的車圍住與我拚命，我只是一個人一口刀，雖然我的右臂上受了他們一刀，可是我也把他們砍傷了兩個人，其餘的都被我交到御史衙門裏去了」，說時臉上帶着傲笑，李慕白問說：「那些個人都是幹什麼的，他們與大哥有什麼仇恨？」德嘯峯說：「還提呢！就是因為那天咱們在燕喜堂聽戲，我不是爲那個硬腳鬼子，把一個高個的人，打得吐了一口血嗎？原來那高個子名叫馮三，却是春源鏢店花槍馮五的哥哥，他兄弟們是深州的有名的馮家五虎，兄弟五人全都武藝高強，大爺已經死了，二爺名叫銀駒馮德，在張家口開着鏢店，三爺就是被我打的那個人，名叫鐵棍馮懷，現在到北京才一個多月，住在他五弟家中，那花槍馮五，單名一個隆字。在北京開設春源鏢店已有六七載，爲人武藝高強，一桿花槍，據人說可以敵得住銀槍將軍邱廣超，最利害的乃是他的老四，名叫金刀馮茂，是現今直隸省內，頭一條好漢，連瘦彌陀黃驥北，銀槍將軍邱廣超，全都不敢惹他，他們那春源鏢店，所以名震遐邇，一些鏢頭時常在各處滋事，人家都不敢惹他們，就是因為有這金刀馮茂之故，」李慕白聽德嘯峯把這金刀馮茂說得名聲如此之大，他不由忿忿不平，便問道「今天與大哥在前門大街打架，就是這個金刀馮茂嗎？」德嘯峯搖頭說：「不是他，今天若有他在這裏，我更要吃虧了，不瞞兄弟說，那天我打了那個人，後來曉得他是春源鏢店裏的鏢頭，我就很後悔，因爲我實在不願意與那馮家兄弟結仇，這兩天所以我不到南城來，一來是身體不大舒服，二來也是防備着他們要我麻煩，今天我在家裏實在呆不住了，又知道昨天你是喝得大醉走的，福子回去告訴我，他把你送到寶華班去了，我怕你昨天因爲酒醉，鬧出什麼事來，所以我才出城來，我還特意在車上帶着一口刀，以作防身之用，不想走在前門橋，就被春源鏢店的十幾個鏢頭把我給圍住，都拿着單刀梢子棍，其中倒沒有馮家兄弟，我起先跟他們講和，可是他們不聽，非要

打我不可，當着街上許多人，我也氣了，就與他們交起手來，結果我雖然挨了一刀，可是他們比我吃的虧更大，後來有官人趕來了，那些官人都跟我認得，就把那十幾個人給抓走了，可是這麼一來，我跟馮家兄弟們的仇更大了，我想他們以後非要找尋我不可，我以後真不能常出城來了！說完，德嘯峯面上帶着憂抑之色，用一塊血斑斑的手絹擦着右臂上的血，又說：「我叫福子回去給我取衣裳和刀創藥去了，兄弟你知道，我鐵掌德嘯峯也是一條站得起來的好漢子，不要說受了這麼一點傷，就是把我的胳膊整個砍下來，我要是哼一聲，就不算英雄，春源鏢店裏的那些個鏢頭，連花槍馮隆都算上，我也不怕他，我只憂慮的是那金刀馮茂，怕他將來要找尋我，他認得許多江湖上著名的強盜，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到時叫我很難對付。」李慕白這時氣得面色發紫，便冷笑道：「大哥放心，無論是花槍馮隆，或是金刀馮茂，他們若找尋大哥，就請大哥告訴我，我可不怕他們！」德嘯峯說：「自然，以後免不了叫你幫助我！」李慕白遂又說自己要搬到丞相胡同法明寺住去之事，德嘯峯說：「那也好，你在這店裏住着，終非長久之計，我早就想叫你搬到我那裏去住，只怕你覺得拘泥。」李慕白說：「明天我先搬到廟裏住去，以後再說。」正自說着，德嘯峯家趕車的福子，和跟班的壽兒，還有兩個僕人，一同來了，給德嘯峯拿來衣裳，和刀創藥，德嘯峯就問說：「你們來這些人幹什麼，家裏丟了誰管呀！」壽兒說：「老太太跟太太聽老爺受了傷，不放心！叫我們請老爺趕緊回去，並叫我們多來幾個人。」德嘯峯冷笑說：「多來幾個人便怎麼樣，憑你們還能給我保鏢！」一面說着話，一面叫壽兒給他傷處上藥，這時趕車的福子和那兩個僕人退出去了，待了一會，德嘯峯敷好了藥，換上衣服，他彷彿忘了疼痛，也忘了氣忿和憂慮，並且不想走，他却跟李慕白談起織娘的事情了，知道李慕白昨天在織娘的牀上吐了，今天還去送緞子，德嘯峯不禁哈哈大笑，說：「這兩天我沒去，你們就弄得這麼熱，過些日我還

要到東陵去一趟，等到我回來，恐怕你們早租了房子住下了！」李慕白究竟心裏慚愧，便說：「我明天一搬到廟裏去住，就不再上他那裏去了，」德嘯峯笑道：「明兒你雖然搬到廟裏去住，但你又沒有落髮出家，誰還管得着你逛班子去？」李慕白說：「不是，我很明白，那地方不宜久去，久去了難免要發生些難以解脫的事。」德嘯峯驕了微笑不語，彷彿心裏計算着什麼事，正在這時，忽聽趕車的福子跟那兩個僕人，由外面驚慌慌地走進屋來，福子說：「老爺，剛才這店裏的夥計說，那春源鏢店的掌櫃子，帶着十幾個人，全都拿着單刀木棍，在東口兒站着呢，大概是等着老爺。」德嘯峯聽了，似乎吃了一驚，李慕白就要由牆上摘下寶劍說：「我會會他們去！」德嘯峯擺手說：「兄弟你別着急，容我想個辦法！」李慕白氣忿忿地說：「大哥還想什麼辦法，我去把他們打走了就完了，他們太欺負大哥了，簡直逼得大哥不能在街上行走了！」福子說：「要不然我去到官廳上，把官人找來？」德嘯峯冷笑說：「若用官勢壓人，我姓德的可不幹！」遂就很決斷地說：「走，我見他們去！」站起身來，向李慕白說：「兄弟你陪我去一趟！」又轉臉向福子壽兒等四個人說：「你們到時不准多管閒事，只在旁邊跟着，他們若打你們，你們也不准還手。」這時把那福子和壽兒的臉全都嚇白了，李慕白就摘下寶劍，向德嘯峯說：「大哥，你現在受了傷，怎能再跟他們惹氣，不如我一個人去，把他們打走了吧！」德嘯峯搖頭微笑道：「不要緊，既然是那花槍馮隆在東口等着我，我索性去見他，想他是開鏢店，作買賣的人，無論怎樣，也得講點理！」當下披上長衫，就往屋外去走，李慕白在後面跟着他，出店門口時，那店家和夥計，全都注目看着這位德老爺，想着他回頭見了那花槍馮隆，必有一場惡鬥，就有好事的人在後面跟着他們，這時李慕白也沒穿長衫，挽着辮子，手提寶劍，在德嘯峯的前面走，更是惹人注目，德嘯峯步行着，叫車輛和僕人在後面跟隨，才出了東口，就見迎面來了十幾個漢子，有的穿着

短衣褲，有的叉着膀子，齊都搖搖擺擺地走過來，那爲首的就是花槍馮隆，德嘯峯看這人年紀不過三十上下，身材不高，黑臉膛，穿着繭綢短褲褂，一臉的兇氣，空着手兒，旁邊有人給他拿着一桿紅穗子，桿上纏着花帶子的長槍，馮隆走到德嘯峯的面前，就瞪着眼睛喝道：「姓德的，站住！」德嘯峯站住脚步，冷笑着，向花槍馮隆說：「馮鏢頭，別這樣兒呀，咱們彼此都有個認識，有什麼話不妨好說。」馮隆瞪着眼說：「好說什麼，在戲館子裏，你把我三哥打得吐了血，到現在還暈在炕上不能起來，剛才你還砍傷了我們兩個人，仗着你們作官的勢力，把我們的十幾個人都抓去了，你這簡直是不叫我們馮家兄弟在江湖上混了，告訴你姓德的，現在咱們說老實話，我的鏢店現在也沒有臉開了，我就跟你拚定了命吧，反正你是內務府有名的德五爺，我也跟你拚得着，來，這兒就是咱們兩人的墳地！」說着，由旁邊的人手中接過槍，抖起來，向德嘯峯就扎，李慕白趕緊上前，用寶劍把馮隆的槍攔住，馮隆瞪着眼，望着李慕白，怒問道：「你是幹什麼的，敢管我們的閒事？」李慕白說：「德嘯峯是我的大哥。你欺負他就是欺負我！你要打算跟他拚命，先得顧了我的寶劍！」馮隆看李慕白這樣子，他就有點遲疑。旁邊圍上許多看熱鬧的人，有的就過來解勸，馮隆却跳着脚大罵，非要跟德嘯峯拚命不可，德嘯峯見這事沒法了結，他就把李慕白勸得退後，上前向馮隆說：「你既然跟我拚命，我姓德的也不怕你，不過這前門大街却不是拚命的地方，咱們的死屍躺在路上，礙得人家車馬都過不去，那也太挨罵，我想不如咱們找個別的地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馮隆也怕在這裏招得官人來了，把他們都捉了去，便點頭說：「也好，南下窪子你敢去嗎？」德嘯峯冷笑說：「有什麼不敢去的，說走咱們這就走！」馮隆把槍一掄，說：走，誰要不去，就不是好漢子！」此時德嘯峯氣得臉煞煞地白，上了車，就說：「李兄弟，上車來！」李慕白提着寶劍跨上車轅，那花槍馮隆一幫人，氣勢汹汹地在旁邊走。

着，還有許多看熱鬧的人在後面跟着，就往南下窪子去了，這時壽兒和那兩個僕人在後面又急又怕，壽兒就說：「他們這些個人，老爺跟李大爺只是兩個人，這要到了南下窪子，老爺非得吃大虧不可！」那兩個僕人就說：「不如我們趕緊回去，告訴太太！」壽兒着急道：「告訴太太也沒有法子，乾脆我豁出將來老爺罵我了，我上御史衙門見張大爺主，叫張大老爺派官人給他勸架去吧！」說着壽兒就趁着德嘯峯沒看見，溜走了去報告衙門，這時德嘯峯，李慕白，與花槍馮隆等人走到了南下窪子，找了一塊空敞的地方，那馮隆就用槍指着德嘯峯的車輛，說：「這個地方很好，你們就下車來吧！」他這話尙未說完，就見李慕白躍身下車，手掄寶劍，直奔馮隆，說：「我德大哥的右邊胳膊受了傷，你贏了他，也不算英雄，還是咱們兩人先拚一拚罷！說着，擡劍向馮隆就刺，馮隆問道：「你姓什麼？」李慕白一手持劍，一手拍着胸脯道：「你太爺名叫李慕白，直隸南宮人，我與德嘯峯是盟兄弟，不要說你花槍馮隆，就是你哥哥金刀馮茂，和什麼瘦彌陀，銀槍將軍，無論是誰，要敢欺負我德大哥，就先把敵得過我的寶劍。」這時德嘯峯也下了車，向馮隆說：「我這兄弟說的不錯，你若是能贏了他這口寶劍，我當着衆人給你叩頭！」馮隆氣得一蹶脚，說：「好！」向他旁邊的一些人說：「你們閃開些！看我們鬥這個小輩！」說時挺槍向李慕白就刺，李慕白用寶劍把他的槍磕開，緊接着颶颶幾劍，逼向馮隆，馮隆急忙用槍招架。但無奈李慕白的劍法新奇，忽刺忽剜，弄得馮隆手忙脚亂，交手不幾合，李慕白的寶劍颶的一聲就砍在馮隆的背上，那馮隆疼的噁啞一聲，扔了槍，扒在地下，旁邊看熱鬧的衆人，不由齊聲高叫了聲「好！」花槍馮隆手下的人，個個掄刀持棒，一齊撲過李慕白，李慕白却把寶劍一幌，冷笑道：「你們誰要不要命誰就過來，告訴你們，我在饒陽縣砍傷過女魔王何劍娥，在沙河城打敗過賽呂布魏鳳翔，你們不要說十幾個人，就是再來幾十個，我李慕白要怕你們，就不算紀廣傑老俠

客的徒弟！」那十幾個春源鏢店裏的夥計，聽李慕白，他把賽呂布魏鳳翔都給打败了，便嚇得有些手顫，這時花槍馮峰已被人扶起，背上流着血，疼得臉上的汗珠往下流，他曉得李慕白的武藝高強，便把他手下的人攔住，只說：「問問他在那裏住！」這時一些看熱鬧的人齊把眼光注視在李慕白的身上，李慕白就拍着胸脯說：「我住在承相胡同法明寺，你回去把金刀馮茂找來吧，我李慕白一概不含糊！」那花槍馮峰被一個人背着走了，十幾個鏢店夥計提刀拽槍，垂頭喪氣地跟着走了，這時遠遠的來了幾個官人，看熱鬧的人，一見官人來到，齊都散去，德嘯峯迎過官人去，拱着手說「沒有什麼事了，那春源鏢店裏的花槍馮峰，本來是要跟我拚命，後來我這位李兄弟把他們管教了一頓，他們就跑了。」又一眼望見跟班的壽兒，就申斥他道：「爲一點小事，你何必又去勞動這幾位老爺呢！」那官人也說：「這些日子，南城這些地痞們真鬧得不像樣子，聽說剛才在前門大柵，德五爺還受了點傷！」德嘯峯把受傷的那隻胳膊抬起，給幾個官人看了看，說：「倒不要緊，調養幾天也就好了，你們諸位現在請回吧，又白麻煩了一回，改日我再去道謝！」幾個官人一齊笑道：「那兒的話，你太客氣了！」說着幾個官人就回去了，這裏德嘯峯，怒目瞪了壽兒一眼，也沒有工夫去說他，便向李慕白笑着說：「兄弟，今天多虧有你，可是剛才你却該說出瘦彌陀和銀槍將軍來，你不知道，他們的耳目太多，剛才那些看熱鬧的人裏，就有許多他們的人，你那話，若傳到他們的耳朵裏，一定又要生事，」李慕白冷笑道：「不要緊，好在我今天把我的姓名和住處全都道出來了，他們誰要不服氣，誰就找我去！」德嘯峯曉得李慕白是武藝高強，性情難免驕傲，便也不再說什麼，當下一同上了車，壽兒等三個僕人在後面跟着，李慕白護送德嘯峯回到東四三條，在德嘯峯家吃過晚飯，方才回到店裏去。次日，李慕白把他那匹馬托店家賣了，就由元豐棧搬到法明寺去住，沒事時就在院中練習寶劍，心中漸漸暢快，不似以前

那樣頹廢了，過了兩天，這天就到東四三條去君德嘯峯，德嘯峯臂上的傷請了醫生調治，買了貴重的藥敷上，再過些日也就快好了，二人在客廳裏談了半天，德嘯峯就說：「兄弟，我猜的怎麼樣？果然咱們在南下窪子跟花槍馮降打架的事叫瘦彌陀黃驥北知道了，昨天他飭來一個劉七爺，跟我說，黃驥北要見見你！」李慕白微笑道：「這沒有什麼，我就見見他。」德嘯峯搖頭歎息說：「你見他幹什麼？」他那個人勢力大，得罪不的！」李慕白冷笑道：「想他一個做買賣的人，還能有多大勢力？」德嘯峯直着眼問說：「什麼？你以爲作買賣的人就沒有什麼大勢力嗎？你打聽打聽去，前門外的胖廬三，一個人開着六家大字號的錢莊，就是王公貝勒見他也得笑臉相迎；東北城，頭一個有錢的人就得數黃驥北，你問問，那個府裏不欠他幾千兩銀子的賬？」李慕白冷笑道：「這樣說，有錢就有勢力了？」德嘯峯說：「那是自然，在北京城不講究胳膊粗，拳腳好，只講究有錢，縱使瘦彌陀的武藝不如你，可是比你你有錢，他能花出錢來與你作對！」李慕白聽了，覺得這些話太不入耳，坐在椅子上不住地冷笑，德嘯峯也曉得李慕白心中不服氣，便和婉着勸他說：「現在你已然得罪了賽呂布魏鳳翔和金刀馮茂，這兩個江湖上的霸王，他們決不能甘休，以後一定要找你麻煩來，何況黃驥北又要會一會你，邱廣超還不知怎麼樣，這四個人實在够你辦的，有我在這裏，咱們兩人彼此商量着對付他們，總還好些，下月我就許走，到東陵辦皇差去，至少也許一個月才能回來，你一個人在這裏，街上又不熟，他們要暗算你，你都不曉得，所以我勸你在此時，頂好少出門，鋒鋸不要太露，等我由東陵回來，咱們再想法子，或者請出朋友來給說合，或者就索性比武，見個高低！」李慕白聽德嘯峯這樣絮絮不休的說着，心中十分不耐煩，只是微微地點頭，不同他辯論，直談到晚間，李慕白在德嘯峯家吃了晚飯，到點上燈時，李慕白才告辭走去。

第十二回

雨夜留髡魂銷香燭沈
庵堂試武拳打瘦彌陀

李慕白一個人出了東四三條的西口，順着大街往南走，這時天上黑雲如墨，一顆星星也沒有，隱隱聞得空際的雷聲，街上的行人車馬都快走疾馳，恐怕被雨淋漓，李慕白却雇上一輛往南城去的車往韓家潭去，到了寶華班門首下了車，那雨已然下得很大了，李慕白進了門，毛夥喊了一聲，李慕白就上了樓，只見織娘屋子只是裏間有燈光，外屋却是很暗，李慕白到了屋門前，故意把脚步放重些，只聽織娘母女正在屋裏談話，李慕白隔着簾子向裏面叫道：「織娘！」裏屋謝老媽媽問道：「是誰呀？」又聽織娘的聲音說：「大概是李老爺來了，」謝老媽媽持着燈，到外屋來，此時李慕白已進屋來，謝老媽媽迎面笑着說：「真是李老爺來了！」李慕白笑了笑，因見織娘沒迎出來，他就到了裏屋，只見織娘坐在牀沿上，見李慕白進來，並不起身，臉上似帶幽怨之色，斜着眼睛看了李慕白，說：「李老爺你還上我們這兒來呀？我還當是你作外官去了？」李慕白笑道：「作外官？我這輩子什麼官也作不了啊！」遂在杌凳兒坐下，謝老媽媽給倒過一杯茶來，這時窗外的雨聲漸瀝，下得更緊，雷聲依舊像轆轤聲似的響着，李慕白向織娘笑着說：「你別怪我，這兩天我實在忙得利害，一來是我搬家，二來是德五爺要我給他辦點事。」說話時看了看織娘的芳容上，似乎帶着點笑色了，李慕白就又說：「我有三天沒來了，就真彷彿有三個月似的，心裏總不安，所以今天雖然下着雨，我也抓工夫來了。織娘聽到這裏，不禁嫣然微笑，帶着一種濃情密意，向李慕白問說：「你今天既是抓着工夫來的，一定又得趕忙走着呀？」李慕白搖頭說：「不，我現在沒事了，家也搬了，朋友要我辦的事也都完了，以後就可以天天來了」。到說這裏，心裏覺得說錯了，那能够天天的來呀？織娘聽了他這話，却很

是喜歡，就笑着說：「你說天天來，我可不信，不過今天下着雨，也沒有什麼客來，你就先別走了！」李慕白點頭說：「我不走，半夜裏我再回去都行。」織娘笑道：「不怕李太太盤問你呀？」李慕白聽了這話，不由臉上一紅，笑着說道：「我沒告訴過你嗎？我到現在二十餘歲，還未成家，這次到北京也只是我一個人，以前住在店裏，前兩天才搬到丞相胡同廟裏住去，」織娘並不知李慕白是個尚未成婚的人，如今聽他一說，彷彿有些驚訝，便問道：「李老爺你爲什麼不娶太太呢？」本來這是李慕白唯一傷心的事旁人要提起，他心中都要難過。何況如今問他的又是這已經用情絲縛住了他的謝織娘，當時李慕白心中一陣疼痛，真像要嘔出一口血來，勉強忍了一會，便拍着膝頭，長歎道：「不要提了！那是我的傷心的事！」織娘聽了這說，怔了半天，李慕白恐怕織娘錯會了意，又見謝老媽媽出屋去了，才又嘆了口氣，說：「這話我只能對你說，朋友們全都不知道，我是自幼便拿定主意，非才貌好的女子不娶，所以有親友給說了幾個姑娘，我總不中意，後來我認識一位姓俞的姑娘，這位姑娘是才貌雙全，他也看得起我，他的父親也待我很好，」織娘在旁聽得入神，就插話道：「不會請位媒人，一說就成了嗎？」李慕白作着苦笑，搖頭說：「不行，不行，人家的姑娘從小時就已許配人家了！」織娘聽了，也不禁爲之變色，用眼注視着李慕白，只見他一手靠在桌上，支着頭，彷彿有無限憂愁，織娘覺得這位誠實的，青年而多情的人，是十分的可憐，不由眼睛有些溼潤，旁邊的李慕白此時是感慨萬端，又要向織娘說，自己在俞姑娘之外，看見的美女子就是她，將來願設法爲她脫籍，結爲夫婦，自己寧可娶一個秀麗多情的娼妓，也不願娶那粗俗齷齪的村女，但是這點總覺得不能出口，二人就相望無語，脈脈傳情；此時窗外的雷雨依然咆哮着，樓下傳來了笙歌。不知是那個妓女在那裏唱着，聲音柔細淒慘，彷彿是風雨中的啼鴻一般，織娘不禁淒慘得落淚，用手絹擦了擦，心裏想起一句話來，剛待回李

慕白去說，忽聽他母親進屋來了，手裏又拿着一張紅紙條子，李慕白曉得一定又是那位闊客，要叫他去，看着織娘那可憐的樣子，和外面的狂雷暴雨，心中未免氣憤，只見謝老媽媽拿着那紅紙條子，向織娘說：「盧三老爺打發車接你來了，說是徐大人在那兒等着你呢？」織娘皺了皺眉，說：「這麼大的雨，他們還叫我去，媽媽告訴他們，就說我今天病了，不能出去！」謝老媽媽說：「那如何使得，人家徐大人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錢？你一不去，不是就把人得罪了嗎？再說徐大人若聽說你病了，一定不放心，又叫盧三老爺看你來！」織娘聽她母親這樣地說，她才微微歎了一聲，站起身來，向李慕白說：「李老爺在這兒等一等我一會兒就回來！」李慕白點頭答應，謝老媽媽見她女兒把李慕白留在這裏，自然不大高興，但又想李慕白會送過她們幾十尺緞子，又是個常來的客，所以也不敢得罪，就說：「李老爺你可別走，要是累了，躺在牀上歇歇！」李慕白搖頭說：「我不累！」當下織娘對鏡理了理雲鬢，就跟着她母親下樓去了，織娘母女去後，李慕白獨自倚燈悶坐，聽外面雨聲雷響，十分煩惱，想這個地方，自己本不應當來，大丈夫也應當拿得起，放得下，但是不知爲什麼，織娘的芳姿柔情，和那種可憐的情態，竟使自己難割難捨，想不到自己經過了俞秀蓮那場若有情而無情的因緣之後，又遇見這場孽債，自己現在依然困頓，毫無發展，將來還不知怎麼樣呢？又想：自己來到這裏幾次，都遇見那個徐大人叫她的條子，大概就是德嘯峯所說的那個徐侍郎，此人因爲身有官職，恐怕御史查覺參奏，所以幾次都是把織娘叫出去會面，可是那盧三老爺在其中又是作甚麼呢，莫非是那在南城開着六家錢莊的胖廬三嗎？由此又想：織娘既然認識這許多貴客，她却向我又是這樣有情，不知是什麼緣故？想了一會，覺得身體疲乏，便躺在織娘的牀上，信手拉過一個枕頭來，這枕頭是蘇漆的涼枕，有一尺多長，李慕白覺得很是沉重，便不由覺得詫異，拿過來一看，原來這個蘇漆木枕，裏面却是空的，可

以置放東西，就彷彿匣子一樣，李慕白見沒有銷着，未免起了好奇之心，就將枕頭套解開，打開枕頭匣蓋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裏面並沒什麼釵環之屬，却是一口八寸長的明亮亮的匕首，李慕白趕緊把匣蓋蓋上，枕套繫好，心中覺得十分驚詫，暗想：織娘一個作妓女的人，爲什麼在枕頭中暗藏匕首，莫非她真是什麼俠女之流嗎？呆呆地想了半晌，覺得織娘這個女子的行動和情態，有許多可疑之處，大概她本身必有一段傷心之事，如今墮落煙花，實非得已，他對自己又是那樣情意纏綿，或者她是知道我李慕白平素的爲人，想要委身於我，以爲她解決什麼爲難的事情嗎？這時窗外雨聲漸微，浙浙地越發使人心中心愁慘，屋中燈光搖搖照到紅紗帳上，紫羅被單上，顯出一種神秘的景象，樓下的歌聲已斷了，四下沒有什麼喧笑言語之聲，又待了一會，忽聽樓梯一陣響，李慕白趕緊躺在枕上，假裝睡熟，此時簾子一響，脚步声已進到屋裏，果然是織娘回來了，織娘一進到裏屋，就說：「喲！李老爺睡啦！」說着就由床上揭起被來，要給李慕白蓋在身上，李慕白却揉着眼睛慢慢坐起來說：「我才躺了一會，不知不覺就睡了！」織娘說：「你要睡就再睡一會吧？」李慕白站起身，由謝老媽媽的手中接過一杯茶，一面喝着，一面笑着說：「天不早了，我也得回去了！」說着就抖了抖衣裳，要走，却被織娘一手拉住，只見織娘的芳容帶着紅暈，眼角蘊着深清，似怒似笑地向着李慕白說：「雨還沒住，街上難走極啦！你今兒真好意思回去嗎？」李慕白被這話問後臉也紅了，就被織娘按在椅上坐下，嬌媚地笑着說：「今兒無論如何，不許你走！」李慕白心緒若醉地望着她，不由也笑了笑，此時窗外雨聲淅淅，直下了一夜，直到次日早晨還沒住，李慕白叫了一輛車，才回法明寺去，從此李慕白與織娘戀情愈深，李慕白也問過她的身世，不過她不肯詳說，只是哭泣，李慕白也知道傷心的人總怕聞起心事，所以總也避免提及，李慕白本來每天必要到織娘那裏去一趟，可是織娘曉得他現在沒有事作，手下

必沒有什麼富餘錢，便勸他少到這裏來。二人每隔一兩天見一次面，就可以了，李慕白便也依從，自己就想將來叫織娘從良，跟自己成爲夫婦，又想表叔說給自己找的事，直到現在，一點希望也沒有，長此閒居下去，雖有朋友接濟，總非辦法，所以見着德嘯峯，就說：「大哥，你在北京城認識的人多，你可以給我託個人，能給我找個教拳的地方是最好。」不想德嘯峯聽了他這話，却只是搖頭，說道：「教拳那些事，全都是一些略會武藝的人，在江湖上沒飯吃了，才幹那些事，兄弟你如何做得？尤其咱們兩人現在交了朋友，我要叫你去幹那一節幾兩銀子的小事，我也沒有臉見人，現在你先別着急，一月一百二百的銀子，哥哥還供的起你，你用錢時自管跟我說，你先這麼閒住着，等我由東陵辦完皇差回來，咱們再想長久之計，我也許湊些錢，咱們開一座鏢店，比你給人家幹事受悶氣好得多？」李慕白見德嘯峯這樣說，自然也不能勉強叫他給自己找事了，過了十幾天，德嘯峯就派福子趕着車，把李慕白接到他家裏，德嘯峯就說：「我明天就得起身到東陵去，同行的還有我們內務府堂上的幾位，你明兒也別送我，我這回出京，多者兩個月，少者二十幾天，反正八月節以前准回來，兄弟你千萬在這兒等着我，幫助照應照應我家裏，還有一件事，咱們是已經把深州的馮家五虎得罪了，早晚那金刀馮茂必來，找咱們搗麻煩，我說一句實話，憑你的武藝，一定能把馮茂打敗，不過他認識的江湖人太多，什麼想不到的事情他都做得出來，咱們總還是不要惹他爲是，他要來找你，你就推在我的身上，就說等我回來再理論，至於織娘的事，你既有心把他接出來，作你的太太，我也很贊同，不過你還得多斟酌斟酌，因爲妓女的多半靠不住，現在聽說徐侍郎要接她出去，又有人說要跟胖廬三從良，這些話雖說都是傳聞，可是你也得謹慎些，那徐侍郎和胖廬三，全都有錢有勢，咱們可惹不起他！」李慕白聽了德嘯峯這些話，雖然心裏氣忿，不以爲然，但想不必和德嘯峯爭論，他走了之後，自己愛怎麼樣

就怎麼樣，所以就含糊着答應，在德家吃了晚飯，臨走時，德嘯峯給了他一個錢莊的存摺，叫他用錢時隨便去取，李慕白就走了，次日又到德家來，門上的人就說：「我們老爺今兒一清早就走了。」孝慕白就說：「若是有什麼不認識的人，到這宅裏來麻煩，你們就出城找我去！」門上的人說：「我們老爺臨走時，也囑咐過我們了，說是有什麼就請李大爺去。」李慕白回到廟裏，自從德嘯峯一走，偌大的北京城，更無一個朋友，寂寞時只有到織娘那裏去談談，李慕白因爲很注意那徐侍郎與胖廬三這兩個人，就問過織娘，據織娘說：徐侍郎是他的熟客，胖廬三不過是徐侍郎的朋友，因爲徐侍郎是個作官的人，不便出入花街柳巷，所以每次只是由胖廬三把她找出去，或是叫條子出去，見面的地方，有時在飯莊子，有時在胖廬三的外家，並說那個徐侍郎年有六十多歲，是個很闊的人，並且跟一位王爺最好，所以胖廬三很巴結他，李慕白又問到外面傳說織娘要跟徐侍郎從良的話，織娘羞得滿臉通紅，說：「我並不願跟徐侍郎從良，徐侍郎家裏也有兩個妾，他也不願再要人，這都是胖廬三，要拿着我應酬徐侍郎。」李慕白聽織娘這樣說，就把那胖廬三恨入骨髓，就想：早晚見着他，非要揍他一頓不可！在德嘯峯走後的第五天，這時正在三伏，十分溽熱，李慕白在小屋裏熱得更是一蒸籠一般，他就在院中陰涼下，鋪了一領涼蓆躺着，揮着扇子，這個院子裏，只有殿中供着的古佛，和兩廂停着的棺材，連和尚都不常到這裏來，李慕白仰面看了會天際飄浮的白雲，剛要睡覺，忽聽一陣脚步雜亂之聲，有三個人進到院中來，李慕白一看，只見是個身穿白夏布大褂，手持團扇的人年有三十來歲，身材不高，面貌黑瘦，眼睛却很有神，精神也十分軒昂，李慕白認得這人，就是曾在二關見過一回的那北京城鼎鼎有名的瘦陀彌黃驥北，自己不由十分驚訝，趕緊站起身來，一面扣着短衣上的紐扣，一面問道：「找誰的？」那瘦彌陀黃驥北，帶着兩個小廝，來到近前，含笑抱拳道：「閣下就是李慕白李爺嗎？」

李慕白不曉得黃驥北來找自己，是懷着什麼心，便也拱了拱手說：「不錯，我就是李慕白。」黃驥北抱拳說：「久仰，久仰！」又打量了李慕白一番，便說：「兄弟名叫金朗齋。」李慕白見他不肯露出真實名姓，便不禁暗笑，又聽黃驥北說：「因是兄弟頗好武藝，故對於江湖有名的英雄，都很敬仰，近來聽說閣下與鐵掌德嘯峯相交甚厚，德嘯峯籍籍閣下，自命爲北京城第一英雄，並聞說閣下曾在沙河城打敗過賽呂布魏鳳翔，在南下窪子刺傷了花槍馮隆，閣下並且揚言，要打服瘦彌陀黃驥北，銀槍將軍邱廣超，和金刀馮茂，可有這些事嗎？」問話的時候，雖然冷冷地帶着微笑，但神氣却非常嚴重，李慕白情知黃驥北來意不善，便也昂起胸來，說道：「不錯，那些話都是我說的，別人不論，只有瘦彌陀黃驥北這個人，仗着他的財勢，竟像一個霸王似的，我看不上他，等着天氣涼快一點，我非得找他去較量不可！」黃驥北聽了這話，臉氣得發紫，便說：「閣下不必去找他，那黃四爺素日行俠好善，原是個好人再說他也不願與江湖無名之人比武，他是他的朋友，有人若小看他，我就不能不依，不過閣下既是德嘯峯的好友，咱們就不能不講些交情了，現在我來這裏，就是爲向閣下領教領教，閣下若能勝了我，那瘦彌陀黃驥北也必能對閣下欽佩，李慕白冷笑着，心想：黃驥北倒也真狡猾，他來找我比武，還不肯說出真名實姓，也好，索性我拳下不必客氣，打完了他再說！於時就笑着說：「奉陪奉陪！」瘦彌陀黃驥北脫去了長衫，裏面露出米色綢緞褂把扇子衣裳交給僕人拿着，他挽了挽袖子，走了幾步，拉開架式，瞪眼向李慕白說，「李兄，先上手吧」李慕白曉得瘦彌陀的武藝必定有些功夫，便也挽起袖子，聚精會神地一拳打了去，先試探試探黃驥北打的是那家着數，只見黃驥北一閃身，轉往左邊去，斜進一步，雙手向李慕白推來，李慕白看出黃驥北打的是八卦拳，自己就想法要制住他，遂就一閃身，蹶的躡到黃驥北的背後，黃驥北趕緊回拳，只見李慕白一拳迎面打來，黃驥北趕緊抄住李

慕白的左腕，用力往懷中一帶，本來黃驥北的力量很大，手攥得李慕白的左腕都覺得麻木，但李慕白兩腳斜站着，任憑黃驥北用力，他的身子絲毫不動，黃驥北驚然右腳抬起要踢李慕白的小腹，李慕白把脚一跳，左手奪回，突的上前，一拳向黃驥北的前胸打去，只聽轟的一聲，旁邊有一個山西口音的人，叫了一聲：「好！」黃驥北一陣頭暈，身子搖了一搖，兩個僕人趕緊上前把黃驥北攔住，黃驥北胸頭被打，臉上的顏色像白紙一般，他斜着眼望了望旁邊給李慕白喝采的那個人，却是一個身材不高，圓臉的胖子，穿着一個油泥滿身的白布褂子，繫着油裙，像是個作小買賣的人，不知道人什麼時候進到廟裏來看他們比武，這時李慕白却微笑着，向黃驥北說：「朋友，你認輸了吧？」黃驥北面帶忿恨之色，說：「我輸了，可是瘦彌陀黃四爺你不能服你，一半天他必要找你來！李慕白聽了，不住哈哈狂笑，說：「黃驥北你真欺人太甚，你以為我不認得你就是瘦彌陀嗎？」瘦彌陀黃驥北被李慕白說穿，他羞得無地自容，便長嘆了口氣，被兩個僕人扶着就出廟去，這裏那個繫着油裙的胖子，過來向李慕白伸着大拇指說：「李大爺，我真佩服你，前些日你砍傷了花槍馮降，現在反打服了瘦彌陀黃驥北，北京城若講過武功夫來，頭一把交椅得叫你大爺坐了！李慕白面上呈現出得意的微笑，說：「這不算什麼，若真是有本領的人，我還不敢誇大，俺這瘦彌陀之流，徒負虛名，自以為是天下沒有比他再強的了，這種人我非得把他一一打服不可！」遂就指着地下鋪着的那張席，說：「掌櫃子，請坐，咱們談談！」

第十三回

難過妬恨重揮鐵拳頭
不禁離情暗彈珠淚影

這個繫着油裙的矮胖子，原來是道丞相胡同北口外，小酒鋪的掌櫃子，他說的一口晉南土音，可見他來

到京城不久，他那酒舖只是一間門面，只有他和一個小夥計照管，李慕白本來時常到他的舖去喝酒，有時買幾個燒餅，藉着他那裏的酒菜，也就算一頓飯，這個酒舖掌櫃子，本來不大愛說話，可是自從李慕白在南下窪子打败花槍馮隆之後，也不知怎麼會被他知道了，他就對於李慕白特別的尊敬，時常跟李慕白談天，今天他說：「我瞧見瘦彌陀黃驥北坐着大鞍車進胡同來，我就想着他一定是找李大爺比武來了，我連圍裙也顧不得脫就跟來看熱鬧，我還想着，瘦彌陀他是北京城有名的人物，李大爺跟他打起來，多少也得費點力氣，哈哈，却沒想到李大爺你只消兩拳，就幾乎把他打爬下，李大爺，你這麼好的本事，是跟那個老師學的呀？」李慕白微笑道：「我也沒認過老師，不過自己住在鄉下時，瞎練過幾年。」遂又問：「掌櫃子，咱們也常常見面，還沒問過你貴姓大名呢？」那酒舖掌櫃子笑道：「好說，我姓史，有個名字，因為多年沒有人叫，連我都忘了，人家都叫我史大，又有人叫我史胖子。」李慕白說：「史掌櫃子，我看你的武功也不錯吧？」史胖子一聽，面帶驚異之色，他說：「李大爺說什麼？買賣，說不上不錯來，主顧還不少，酒倒賺不了多少錢，菜裏頭有點賺頭，好在櫃上就是我們兩個人，吃喝總賺出來了。」李慕白笑道：「我說的是史掌櫃子，你對於刀槍拳脚，大概也很在行？」史胖子笑道：「李大爺你別抬舉我了，我一身肥肉，走都快走不動了，那還能夠撿刀打拳，可是我頂佩服人家有本領的人，什麼江湖寶藝的，和戲台上的武把子，我都愛看！」李慕白聽了，又問道：「你怎會認得瘦彌陀？」史胖子說：「我來到北京也快兩年了，怎能不認得他，李大爺你打聽去東北城的瘦黃四，南城的胖廬三，這是北京城的兩個財神爺，那胖廬三雖然開着幾個錢莊，認得不少闊老，可是究竟沒有黃驥北的名頭大，就拿黃驥北的武藝，和他那好施捨，好修廟燒香的名兒，胖廬三就比不了。」李慕白見這史胖子由黃驥北又談到胖廬三，不由勾起他心中一陣妬恨，暗想：今天

打了黃驥北，早晚非得把那胖盧三也打了不可，別叫他們有些財勢，就覺得了不起，遂就說：「據我看黃驥北和胖盧三這兩個人：既然這樣有錢有勢，平日他們一定是無惡不作。」史胖子說：「可不是，那個黃驥北還好些，雖然有時倚勢凌人，但他總還懂得交朋友，還知道行善事，那胖盧三真是無惡不作，誰要得罪了他，他一口話就能把人給押起來，因為順天府都察院，跟他都有交情，還有石頭胡同韓家潭那些班子裏姑娘們，提起盧三來，就是心裏恨着嘴裏也不敢說他不好，現在無論什麼作官的，和有錢的要想討一個從良的姑娘，先得打聽打聽這姑娘跟盧三爺認得不認得，要是盧三爺認得的人兒，就是倒找錢，誰也不敢要。」李慕白聽史胖子把那個胖盧三說得簡直是霸王似的，有些不相信，可又覺得驚異，又聽史胖子說：「今兒李大爺你把瘦彌陀打了，你還得小心點，留神他想出別的方法來報仇！」李慕白冷笑着搖頭道：「我不怕他們，我在這裏是孤身一人，頂多了他們逼得我不能在此立足，可是我就是臨離開這裏時，也得作一件驚人的事，叫黃驥北他們看一看。」正自說着，忽然和尚進這院裏來了，史胖子就站起身說：「李大爺回頭見吧！」李慕白也站起身來，說：「我不送你了。」史胖子走後，那和尚就像禮佛似的，向李慕白打恭躬問訊，說道：「聽起剛才外館的黃四爺來了，黃四爺向來是好善的，新近重修的大慈寺，潮音庵，都是黃四爺布施的，李大爺既跟黃四爺認識，就求你跟黃四爺說一說，跟我們廟裏結個善緣，只要黃四爺能開頭寫上幾百兩銀子的佈施，我們再拿到別處，也就好化了。遂又指着大殿那處應該修葺，那處該當油新，十分懇切地央求李慕白給他向黃驥北去說，李慕白想着不由好笑，心說：我剛把黃驥北打了一頓，他們却又想叫我找黃驥北寫布施這簡直是笑話，當下不好說出與黃驥北打架的事，便含糊着答應道：「好吧，慢慢我再跟他說，因為今天跟他才初次見面，這些話不能提。」和尚又託付了半天，才算出了這個偏院，此時李慕白一個人坐在地下席上，

不住地嘆息。心說：真是世風不古了，想不到出家人也知道巴結有錢的人！那黃賊北和胖廬三不過是兩個庸俗之輩，既無才能，又無爵祿，只因爲有個錢可以這樣勢比王侯，李慕白雖然有一身本領，可是連一個書辦的小差也謀不到，若不是有好友德嘯峯以金錢接濟我，此時恐連衣食都不周了！想到這裏，心中的牢騷與感慨同時湧起，跑到屋中，掌上寶劍，在院中舞了一陣，出了一身汗，便手持寶劍，目光視在那青霜一般的鋒鏃，心中發出無限自憐自愛之情，未免長嘆了口氣，便把寶劍扔在地下鋪着的席上，在院中西房的陰涼下，來回地走，心裏却像有許多憂煩和憤慨，找一個地方發洩才好，挨到黃昏時候，滿天的餘霞，作淡紫色，一塊一塊的，像是自己胸中的塊壘，又像是那織娘可憐可愛的芳顏，李慕白提着寶劍到屋裏，穿上長衫，便出了廟門，到史胖子那小酒鋪裏，屋裏只有兩張桌子，四條板凳，却坐了八九個人，正在那裏喝酒談天，李慕白一看人滿了，他就要轉身走去，史胖子光着膀子，拿着油裙，向李慕白喊着說：「李大爺，你來吧！這兒能騰出個座兒來！」李慕白笑着說：「若是沒有座兒，我回頭再來，」史胖子連連笑着說：「有，有，有！」他就請李慕白到了櫃檯裏面，一個小凳兒上坐下，說道：「李大爺在這兒坐着好不好？」李慕白坐下笑道：「我在這兒一坐，就成了你們的掌櫃子了。」史胖子笑着說：「好，李大爺若作了我們的掌櫃子，那我這酒鋪非得改九間大門面不可。」史胖子笑的時候，渾身的肥肉都直顫動，屋裏的酒客齊都不住用眼看李慕白，就有人彷彿認得李慕白，彼此交頭接耳地也不知是說什麼話，史胖子却像他這鋪子來了貴客，又替李慕白寬衣，又遞給他扇子，自己動手給李慕白搬酒菜來，斟酒，李慕白倒覺過意不去，就說：「史掌櫃子，你別張羅我了，回頭你叫夥計給我到隔壁餅鋪裏，烙斤半蔥花餅就得了。」史胖子連聲答應，這裏李慕白就在這悶熱的小酒館裏，一手揮着扇子，一面喝着酒，喝過一壺酒，李慕白已覺臉上滿燒，恐怕又喝醉

了，便不再喝，少時走了幾個酒客，史胖子不太忙了，他就趕過來跟李慕白談天，夥計已把蔥花餅給拿來，李慕白一面扯着餅吃，一面吃着史胖子做的酒菜，就見史胖子坐在櫃台上，臉上流着黃豆大的汗珠子，用芭蕉扇拍着屁股，彷彿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似的，說道：「李大爺聽說沒有？菜市口寶德公布鋪的掌櫃子剛才吞大煙死了！」李慕白知道這個布鋪，就離此不遠，便說：「我看他那鋪子，生意不錯呀？」史胖子說：「生意不錯也不成呀，賺的錢還不够給利錢的呢。前年他修飾門面，添貨，大概借了財得發錢莊幾千兩銀子，那財字號的錢莊，全是胖盧三開的。」李慕白一聽胖盧三，就特別的注意，史胖子又說：「聽說利錢大極了，現在連本帶利都許快到萬了，這兩天胖盧三催着布鋪的掌櫃子，叫他還錢，那布鋪把利錢給了。胖盧三說不成，還立刻要本錢，布鋪的掌櫃子又湊了一半本錢，胖盧三仍不答應，說是要告訴衙門，封了他的鋪子，還得把他押起來，因此那個布鋪掌櫃子，又是生氣，又是害怕，吃過了午飯，就躲到屋裏去睡覺，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就吞下大煙死了！」史胖子不過當是說新聞似的這樣說着，李慕白聽了却是十分氣憤，又喝了一口酒，冷笑着說：「原來胖盧三的財都是這樣發的！好！早晚我叫他認得認得我！」這時又進來兩個喝酒的人，史胖子趕忙去張羅，少時李慕白吃飽了叫史胖子寫上賬，披上長衫，出了酒館，在濃星微月之下，徘徊在街頭，心中本來又愁又氣，再加上些酒意，越發覺得無法排遣，又想回到廟裏也是無聊，不如找織娘去談一會，心裏一想到織娘，情思撩起，更感到傷心，信步走着，到了韓家潭，只見那寶華班的門前，明燈輝煌，出入的人很多，並停着幾輛大鞍車，李慕白就暗想：也許織娘現在有別的客，可是無論如何我得見她的面，進了門，就有毛夥上前笑着說：「李大爺來了！翠織姑娘屋裏有客。」李慕白就問說：「是什麼人？」毛夥笑着說，「是盧三爺在她屋裏了，大概再待一會也就走了，先借一間別的房子，你坐一坐！」李慕白

說：「不要緊，我跟盧三爺也是相好，我上樓去看去！」毛夥趕緊笑着說：「你請上樓吧！」遂在底下向上喊了一聲：「翠纖姑娘的客！」此時李慕白脚步蹣跚地跑上樓來，才到纖娘的屋前，那謝老媽媽就出來了，他蒼老，瘦臉上，帶着假笑，彷彿惟恐屋裏有人聽見似的，悄聲向李慕白說：「李大爺，你回頭再來吧！盧三爺在屋裏了！」李慕白一見此種情形，氣得臉上發紫，還沒發言，就聽屋裏一陣粗俗的男子狂笑之聲，接着又有女人的柔媚格格的笑聲，李慕白聽了又氣又妬，就高聲向謝老媽媽說：「什麼，胖盧三在屋裏了？他又是什麼東西，我不怕他，你把纖娘叫出來，我跟她說兩句話就走！」李慕白這樣一嚷後，真把謝老媽媽嚇慌了，急得蹣跚着小脚，說：「李老爺，你小點聲兒說呀！」此時屋裏笑聲忽止，簾子吧的一聲掀起，出來一個又高又胖的人，借着簷下掛着的燈，看得很清楚，這人年有四十多歲，沒有鬍子，小眼睛，大嘴，兩腮胖得肉凸出來，比鼻子還高，穿着一件上面夏布，下面春羅的兩截大褂，像是很有勢派的样子，瞪眼望了望李慕白，撇着嘴問說：「你是幹什麼的？」李慕白一見，就知此人必是那胖盧三，手掌就自然地要抬起來打他，勉強暫捺着怒氣，挺着胸說道：「我叫李慕白，我是纖娘的熟客！」胖盧三傲慢地點了點頭，說：「呸，原來你就叫李慕白，這些日我常聽街上一些窮小子談論着你的名子，聽說你挺愛打架？我問你，剛才叫我胖盧三的是你嗎？」李慕白昂然說：「不錯，我早就認得你這胖盧三，知道你要把纖娘買出去，巴結什麼徐侍郎，今天你又把菜市口那布鋪的掌櫃子逼死了，我來就是特爲門門你胖盧三！」胖盧三是個從來不吃虧的人，他看李慕白這個樣子不善，又知道他連花槍馮隆都打過，自己這個胖子，又加剛吃了一肚子燕窩魚翅，恐怕禁不住這小子一拳頭，俗語說：「好漢不吃眼前虧，」何況自己是有身份的人，跟他這窮小子拚不着！遂就把那又圓又厚的大下巴，往上拱了拱，由鼻子裏哼哼地笑了兩聲，說：「好的，算你姓李的有膽

量，我現在也沒工夫跟你惹氣，咱們將來見面再說！」說畢，轉身就要進到織娘屋裏去，却被李慕白自後一把抓住，喝聲：「回來！」胖盧三被李慕白揪得轉過身去，臉都嚇青了，着急地說：「你要怎麼着呀！」李慕白揚手一掌打在胖盧三的臉上，只聽吧的一聲，胖盧三的臉上就像着了火，伸着肥手要揪李慕白，口裏說道：「好呀，你敢打我！」李慕白抄過他的腕子一擰，腳下一踢，那胖盧三咕咚一聲就跪在樓板上，李慕白罵道：「今兒李大爺非要打死你不成！」說時向他後腦猛力一脚，胖盧三噁啞了一聲，就倒下了，李慕白又向他的後腦踹了一腳，胖盧三又噁啞了一聲，說：「踹死我啦！」這時下面的毛夥，老媽，和各屋裏的妓女嫖客，聽見樓上有人打架，就全都跑上樓來，織娘也跑出屋來，哭着把李慕白抱住，說：「李老爺！你別打了，別把他打死了啊！」李慕白一面罵着：「打死了，不過給你們饑一塊地，我今天豁出給他胖盧三抵命去了！」一面連氣向胖盧三的肥腿胖臀之上用力的踢踹，胖盧三倒在樓板上，像狼似地嗥了起來，這時有兩個嫖客上前把李慕白勸住，又有毛夥把胖盧三攙扶起來，胖盧三見這時人多了，他就不再怕李慕白了，指揮着毛夥說：「你們給我打他！打死他不要緊，我每人給你們一百兩銀子！」他懸出這賞來，對方若是別人，毛夥們早就上手了，誰不願意在胖盧三爺的手裏討點賞呢？可是毛夥們知道李慕白不是好惹的，又知他是德嘯峯的好朋友，誰也不敢得罪李慕白，只得勸盧三說：「得啦，盧三爺，你就別生氣了！李老爺也是外場人，他老人家今兒一定是喝醉了，我們先攙他回櫃上歇息去得啦，明兒再請出朋友來說和說和，也就完了，李老爺是年輕的人你就多擔待擔待他就得了！」這時盧三的趕車的也上樓來，大家一齊把胖盧三連攙帶架，下樓去了，胖盧三嘴裏還大罵着：「姓李的，攔着你的，放着我的，你別忙，早晚我叫你認得認得盧三爺！」氣得李慕白還要追下樓去打，却被織娘揪住他的胳膊，流着淚說：「你別再打他了給我留點面子！」謝老媽媽在

旁說：「不是嗎！盧三爺是有錢的人，咱們惹不起人家呀！」李慕白却冷笑着說：「別人惹不起他，我李慕白可惹得起他。他有錢我有拳頭，倒看是他的錢硬，還是我的拳頭硬！」說着便拉着織娘進到屋裏，那些看熱鬧的妓女和嫖客，跟那些勸了半天架的毛夥們，全都下樓的下樓，回屋的回屋，不過都紛紛談論着，說是這姓李的不但會武藝，一定還有些勢力，不然他如何敢打胖盧三？又有人說：胖盧三向來在南城一帶，比財神還有錢，比閻王還利害，想不到如今竟挨了這麼一頓毒打，栽了這麼一個大跟頭，不過他決不能善罷干休，說不定回頭就派人來打那姓李的。這時謝老媽媽也嚇得臉色始終沒有緩過來，他哆哆嗦嗦地向李慕白勸說：「李老爺，依我說你還是躲一躲吧！回頭那盧三爺一定帶着人來，聽說他手下的人多麼的呢！他們就是打死了人也不償命！前些日子不是嗎？百順胡同什麼班子裏有個姑娘得罪了他了，他就派了些拿刀動杖的人，把那姑娘打得頭破血出，屋子裏的傢具也都給砸啦，還把那姑娘的一個客，也給打了個半死，臨了，他還託出人情，把那班子裏的人押起幾個來！」李慕白氣忿忿地冷笑着說：「你放心，我想他回頭決不能來，因為要那麼一來，胖盧三被人打了的事，就弄得無人不知了，胖盧三他決不能幹那下事，頂多了他將來想法用官司陷害我，或是在街上聚眾毆打我，可是我也不怕他！」言下臉上顯出得意之色，又見織娘在旁邊坐着，用手帕擦擦眼睛，不住地痛哭，李慕白就向織娘說：「你也不要害怕，無論他是什麼人，若敢欺負你，我就要他的性命，假若你怕在這裏待不住，那也不要緊，你們母女，可以跟我走，無論到什麼地方，我決不能叫你們吃苦！」他這話本是要安慰織娘，不想織娘聽了，反倒越發抽搭起來，李慕白又勸了他半天，織娘還是不止住哭泣，李慕白心中未免發生反感，就暗想：爲這麼一點小事，他就至於傷心成這個樣子，莫非他還可以爲我今天不應該打那胖盧三嗎？我打了胖盧三，莫非她覺着心痛？這樣想着，呆呆地坐了一會，又偷

眼望織娘，只見她在燈旁，哭得淚淚人兒一般，彷彿有極大傷心之事似的，又見謝老媽媽在旁也是哭喪着臉，彷彿心中很恨自己給她們得罪了闖客，心中如此一想，未免生氣，本想向她們質問幾句，但又想：她們也都是可憐的人，自己何必再逼迫她們，於是長長地嘆了口氣，扔在桌上一張銀票，蹣了蹣脚，就走出門去，往常織娘不但送出屋來，叮囑他明天千萬要早來，並且還要倚着樓上的欄杆，往下笑着向他招手，今天她却連送也不送，還在屋裏哭着，只有謝老媽媽說聲：「李老爺明天可來呀？」說話時的神氣也像很不自在，李慕白心中越發難受，強忍着氣應了一聲，便下樓去了，到了樓下，幾個毛夥見李慕白，全都像是很害怕的樣子，帶着笑說：「李老爺你走啊！」李慕白向他們說：「胖廬三若再帶着人來，你們就叫他到丞相胡同法明寺找我去，你們可放心，有什麼事我李慕白一人擔當，決不致連累你們一點兒！」幾個毛夥齊都陪笑說：「是，是，是！我們都知道了，李老爺你也放心，那胖廬三他知道你不是好惹的，他也決不敢再找你麻煩來了！」李慕白點了點頭，便走出了寶華班，往廟裏去走，心中非常氣憤，又雜着傷感，回到廟中，也睡不着覺，自己想道兩個月來，實在作錯了事情，憑自己這樣一個窮困潦倒的人，豈可在花街柳巷去廝混？而且相處既久，愛慕之心，不禁發生，把我竟弄成連一點丈夫氣也沒有了，何況謝織娘原是現時之名妓，與她相熟的人，像什麼侍郎，胖廬三一類的人，不知要有多少，她雖因見我年輕，對他又誠實，她也對我很鍾情，可是要叫她將來跟我從良，隨我去到處流浪，怕她也未必願意吧？這樣一想，對織娘便灰心了，歎息到半夜，方才睡去，次日清晨起來，想起昨天一日之間打了瘦彌陀黃驢北，廬三，這兩個北京城最有名有勢的人，雖然心中十分痛快，高興，可是同時又想到他們二人被自己侮辱了，必然不肯干休，定要設法陷害自己，却又覺得不可不謹慎些道一天天氣很熱，李慕白除了到史胖子的鋪子裏喝酒吃飯之外，並沒有出門，晚

間越發覺得無聊，情不自禁地又到織娘那裏去了，不想織娘對李慕白竟與往日大不相同，態度冷冷淡淡地，皺着兩道纖眉，連一點笑容也沒有，李慕白坐了一會，覺得沒意思，便出了寶華班。又到史胖子的小酒鋪裏去喝酒，原來史胖子也知道李慕白昨天在寶華班，拳打胖盧三之事了，李慕白聽說話了，自己很覺得驚異，便笑着問他說：「史胖櫃子，你的耳風真快，怎麼昨天晚上我把胖盧三打了，今天你就知道了？你天天照應着買賣，不常出門，怎會外邊的事情，你全都知道？」史胖子聽了李慕白這話，心中十分的高興，就笑着說：「李大爺，你別看我終朝每日不離櫃台，可是給我報信的人多極了！」李慕白越發覺得奇異，就問道：「到底是誰告訴你這些事情？」史胖子笑着說：「李大爺是聰明人，怎麼連這都想不出？我這個酒鋪門面雖小，可是我史胖子的人緣却好，所以主顧很多，三兩個朋友，到我這兒一坐，喝上幾盅酒兒，談起閒天來，什麼話都說？李大爺昨天打的若是別人，我還許聽不見人說，可是昨天挨打的又是胖盧三，胖盧三這些年在北京無惡不作，可是昨天的挨打却是頭一回，所以有一個人知道了，就大家傳說起來，聽了的人沒有一個不興奮的，更沒有一個不衝着李大爺伸大拇指頭的。」說時伸着大拇指，望着李慕白笑，李慕白的面上，也不禁帶出得意之色，史胖子就又说：「李大爺，你知道你在寶華班認得的那個翠織姑娘，被胖盧三給撮合着，要嫁給前任禮部侍郎徐大老爺嗎？」李慕白一聽史胖子提到這件事，心裏就不痛快，說：「我早知道胖盧三要拿織娘巴結徐侍郎，可是織娘親口跟我說過，他因為徐侍郎年歲已老，而且家中已然有了兩房妾，無論怎麼說，她也不願跟徐侍郎。」史胖子點了點頭，說：「我倒也聽人說過，寶華班的翠織姑娘，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妓女，李大爺你既然與她相好，爲什麼不湊些錢把她接出來，叫他跟你過日子去，比你一個人在廟裏住着，不強得多麼？」李慕白笑了笑說：「我現在自己還顧不了，那能還從班子裏接人？」史胖子說：「李大

爺你太客氣，憑你這身本領，要想闖起來可是容易，接出一個人來，只要他能忍耐着過日子，也耗費不了多少錢。」李慕白聽了，只是微笑着搖頭，喝了幾盃悶酒，就回廟裏去了，到了次日，天氣十分悶熱，天際的雲氣很低，彷彿是要下雨似的，李慕白無事，就在屋中讀書消遣，約莫在午前十時左右，忽聽院中有人叫道：「李大爺在屋裏嗎？」李慕白聽得聲音很生，趕緊起身出屋去看，只見院中放着一擔子西瓜，那前天吃了打的瘦彌陀黃驥北，帶着一個小廝，一個挑西瓜的人又來了，只見瘦彌陀黃驥北衣冠齊楚，滿面笑容，上前拱手說：「慕白兄，前天的事不算，今天我是特意拜訪你來了，給你送來點西瓜，你切着消暑吧！」李慕白見瘦彌陀今天忽然恭敬來訪，不禁又是驚訝，又是覺着不好意思，便也陪笑抱拳，請黃驥北進到屋裏，黃驥北落了座，瘦臉上鋪滿笑容，說道：「慕白兄，我久仰你的大名，早就想要找你來領教領教，只因你天天跟着德峯嘯在一起，嘯峯我們也是老世交，我想他決不肯叫你跟我動手比武，所以前天我知道他走了，我才改了個假名，來找你請教，動手之下，我才知道慕白兄的武藝實在比我高強百倍，我心中十分佩服，昨天更聽見你老兄把南城的一個有錢有勢的胖盧三也給打了，心中更是欽佩，所以今天誠心敬意的來拜訪老兄，老兄如若不記着前天的事，那我就願意高攀一下，與老兄交個朋友！」李慕白是個慷慨熱情的人，見黃驥北如此恭敬自己，便也拱手，連說不敢當，前天的事確實是自己太鹵莽了，黃驥北說：「前天的事沒有什麼，要說鹵莽，還得算我，平日沒會過面，忽然來到廟裏，要與老兄動手比武，這件事若叫旁人知道，人家得要把我笑話死了，可是咱們二位也是不打不成相識，老兄你若與我相處一久，你就知道了，我黃驥北實在是一個有嘴無心，最誠實的人，嘯峯最知道我，等他回來你問他就知道了。」李慕白說：「黃兄的大名，我沒到北京時，就早已聞知，那次我跟着德嘯峯逛二閘，也曾見過黃兄一面。」黃驥北說：「哦，原來那天在二閘跟

德嘯峯在一起的是李老兄呀？因爲那天我還同着兩個別的朋友，所以見了嘯峯沒得工夫談話，要不然咱們在那時候就認識了。當下二人又閒談了一會，黃驥北又問李慕白的家世，和現在景況，李慕白略略的說了，黃驥北對李慕白也很表同情，並勸李慕白不要爲現在的不得志，便心中抑鬱不舒，等到德嘯峯回來，我們再一同商量辦法。必爲老兄代謀一個出處，二人直談到正午時候，黃驥北還要請李慕白跟他出去，一同到飯館裏吃午飯，李慕白却說自己吃過了，說改日再到他府上回拜，當下瘦彌陀黃驥北告辭，帶着小廝走了，李慕白送他出了廟門，看黃驥北上了車，方才轉身進去，才回到屋裏，就見廟裏的和尙又來了，口裏說着：「喝，黃四爺送給你這些個大西瓜，」一面說着，一面進到屋裏，就向李慕白笑着問說：「剛才黃四爺來了，你沒把我那天的話向黃四爺說嗎？」李慕白只慢慢答着說：「我說了，他說過幾天想一想，再給我回話。」和尙聽了不禁歡喜，連說：「李大爺多幫忙吧，這也是一件功德。」李慕白又說：「他送給我那些瓜，我一個人也吃不了，師父拿幾個去吧。」和尙說：「謝謝李大爺了。」說着歡天喜地的出屋去了，李慕白一個人在屋裏悶坐了一會，覺着黃驥北表面上雖然誠懇可親，可是他究竟是安着什麼心，自己還不知道，這個人總是不大與他接近才好，少時睡了一個覺，醒來就想要到表叔那裏去一趟，遂就穿上長衣，出了廟門，到南半截胡同去，到了他表叔的門首，一敲門，跟班的來陞就出來，見了李慕白，請了個安，說：「少爺你這兩天怎麼沒上我們這兒來呀？」李慕白：「這兩天我有点旁的事，所以沒來，」說着就要住院裏走去，來陞却似乎要攔李慕白說：「我們老爺出去還沒有回來，太太現在睡覺還沒醒！」李慕白聽了，不禁一怔，心說：表叔出去，向來帶着跟班的，今天莫非他一個人出去了？又想：看這情形，大概是表叔聽說我打了黃驥北胖廬三，他以爲是給他惹了事，不願意見我了吧？」堵氣便說：「好，既然這樣，我走了！」說

着氣忿忿地轉身走去，來陣還在後面說：「李大爺回頭你來呀！」李慕白却作爲沒有聽見，又是生氣，又是灰心，就回到廟裏，心想：我來到這裏，已快近一月，事情也找不到，朋友也走了，現在表叔也不願見我，我還在此停留作甚？不如把銀錢摺子還給德家，收拾行李，我就離開北京走吧！這樣一想，便決定主意，一二日內就離京他去，晚間，又到史胖子那小酒鋪，吃了晚飯，跟史胖子談了一會，就說自己要離京他去，史胖子就說：「可是長在北京這地方，也沒有什麼意思，憑李大爺這身武功，很應該闖蕩闖蕩江湖，打了一番事業來，不過德嘯峯是你的好朋友，他現在走了，把家裏託付你照應，據我想，你總應當等着德嘯峯回來，再走不遲！」李慕白搖頭說：「我不能等他，他是到東陵辦皇差去了，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再說他家裏只是老太太和他的夫人，婆媳兩個帶着幾個男女僕人，安分過日，也不能有什麼麻煩事情，再道他們的親友還很多呢，我這回走，當然得把事情辦乾淨了，德嘯峯臨走的時候，會把他一個取錢的摺子交給我，明天我得親自交給他家老太太的手裏，黃驥北雖然跟我打過一回架，可是今天早晨他又到我那裏，誠意拜訪，說是願意與我結交，明天我也得到他家裏去辭行，就是寶華班的織娘，雖然他不過是一個妓女自從我打了胖盧三之後，他就對我冷淡了，可是前些日他却對我很好，我回頭也得去一趟，把我要走的話，向他說明白了。春源鏢店花槍馮隆那裏我也得去一趟，告訴他們，砍傷馮隆的是我，他們有本事可以找我去，却不必與德嘯峯作對！」史胖子聽了李慕白這話，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就說：「我也忘了對李大爺說了，昨天我聽一個人跟我說，那直隸省有名的英雄，金刀馮茂，現在已由深州動身，往北京來了，」李慕白聽說金刀馮茂將來到北京，不由得一怔，暗想：果然金刀馮茂若來到，我可不能走了，遂就說：「他既然由深州往北京來了，想是要找我鬥一鬥，我若聽說他來，就離開此地，那顯見是我怕他了，這樣吧，我在這裏再等他三天，

三天之內他若不找我來，我就迎着深州道上找他去了！」史胖子尋思了一會，就說：「我看金刀馮茂若來到北京，知道瘦彌陀黃驥北也叫李大爺給打了，他必不敢找李大爺來了，因為這些年來，金刀馮茂在直隸省稱雄一世，就如同河南的金槍張玉瑾一般。」李慕白一聽史胖子提到金槍張玉瑾，不由又想起那與俞老鏢頭作對的何家兄妹，連帶而想起俞秀蓮姑娘來，不知這位姑娘現在怎麼樣了，未免一陣傷心，又聽史胖子說「金刀馮茂若顧慮他的名頭，我想他決不能輕易與本領高強的人動手爭鬥，不然他若一下子敗了，他半生的名頭就全都完了。」李慕白却笑道：「由他去吧，我是一點也不怕，我現在先到寶華班去一趟。」說着出了史胖子的酒鋪，就到了韓家潭寶華班，進門先問毛夥，那胖廬三來過沒有，毛夥看着旁邊沒有別的人，就笑着向李慕白說：「胖廬三自從挨打之後，就沒有來，大概是在家裏養傷了，也許叫李老爺給打怕了！」李慕白笑了笑，一直就上樓，聽了聽織娘的屋裏沒有客，他就一直進屋內，見織娘穿着一件銀紅的衫子，正在燈下悶坐，見李慕白進屋，他懶洋洋地站起身來，要給李慕白寬下長衣，李慕白擺了擺手，便在椅子上坐下，織娘給他倒過一盃茶，雙眉帶着愁容，又像有依戀之意，站在李慕白的身旁，李慕白喝了一口茶，便和顏悅色地向織娘說：「我來告訴你，半天我就要離開北京走了，今天我是特來向你辭行！」織娘一聽李慕白要走，不禁吃了一驚，眼眶帶着淚，表露出留戀的樣子，拉着李慕白的手說：「你要上那兒去啊？還回來不回来了！」李慕白彷彿又被這種可憐可愛的柔情給麻醉了，極力的掙扎着說：「我一時也不想回家，也沒有固定去處，將來也許還到北京來，不過至少須在三五年之後吧！」織娘一聽，秀媚的眼圈越發紅了，李慕白慨然地說：「不過我是非走不可，因為我在此居住無味，在臨走時，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你須知道，我與別的嫖客不同，若是別的嫖客，章台走馬，愛來就來愛走就走，根本把你們這作妓女的就沒看作人，玩完了，就

隨手扔開的，我却不是那樣，實同你說，我跟你認識這些日，我實在是愛你憐你，假若我有錢，你也願意的話，我真願救你就離這苦海，你我一夫一妻的度日，可是現在不成了，自從我打了胖盧三之後，我也看出你的冷淡了！」織娘聽到這裏，眼淚像斷線的珠子一般，一對一對的滾下，並且哽咽着，彷彿心裏有許多的話，說不出來，李慕白嘆了口氣，又說：「因為我見你與別的妓女不同，我才對你說這些話，一個女子不幸墮落娼門，過去的傷心，現在的苦境，都且不提，無論如何須為將來的身世想一想，一個女子能有幾何青春？那些胖盧三徐侍郎之流，又曉得什麼情義？還是應當趁早尋覓一個年輕的誠實的人；無論他窮富，只要他能够拿你常人看待就行了！」織娘聽到這裏，越發哭得利害，李慕白便說：「總之，無論如何不可嫁胖盧三和徐侍郎，你我認識一場，我決不能叫你這樣的聰明女子，去受那般俗物的蹂躪，假若將來他們若藉財勢強佔了你去，只要我知道了，我非趕回北京來，要他們的性命不可！」織娘見李慕白說出這樣的話，她才哭出聲來，斷斷續續地說道：「你放心！我決不能跟徐老頭子去！可是你說我這幾天對你冷淡了，你却是冤屈我！」說時哭得嬌軀亂顫，李慕白見這種情景。自己的心中也很是難過，還是勉強克服着自己的感情，就說：「我不過從表面看着，你似乎是對我冷淡了，可是現在我知道了，你確對我很好的！」說到這裏，也覺得季實對織娘有些戀戀不捨，就說：「我雖然走了，我的心裏一定忘不下你，只要外面沒有什麼事牽住我，我必早些回來，」織娘很決斷地說：「只要你回來，就是三年五年我也等着你！」李慕白一聽這話，心倒軟了，真要把行意打銷，想了一想，便笑着說：「你也不用樣那等我，只盼着我們將來能够再見一面就得了！」織娘一邊拭着眼淚，一邊問說：「那麼你這回走，到底是什麼事呢？要上那兒去呢？難道非走不行？」李慕白怔了一怔，便說：「其實不走也行，不過我在此居住，實在沒有什麼意思，告訴你實話吧，我

雖然是南宮縣的一個秀才，但我却會一身武藝，北來不到兩個月，但我曾打敗了賽呂布魏鳳翔，花槍馮隆，瘦彌陀黃驥北這幾個北面有名的好漢，現在與我作對，尙未分雌雄的只有一個深州的金刀馮茂。我在北京再等他三天，此人如不來，我就迎頭到深州道上去找他，我們二人鬥戰之後，我要回家去一趟，也許還回北京來。李慕白說這話時，握着拳頭，眉飛色舞，織娘的面上却更顯出愁慘之色，這時謝老媽媽又進屋來，手裏拿着個紅紙條兒，織姑娘緊過去，把條子接到手裏，就揉了，李慕白心裏明白，一定是那胖廬三徐侍郎，又來叫織娘的條子，他自己也不願細問，就站起身來：「大概你要出局了，我也要走了，咱們過些日子再見！」織娘急把兩手握在他的臂上，悲切婉戀地說：「你不是過三天才走嗎？明兒你就不來了嗎？」李慕白想了一想，就說：「不一定能來不能來，因為我還有許多私事，得在這兩天以內辦理清楚了，然後我走，也對得起朋友，」旁邊謝老媽媽用眼看着女兒和李慕白，就問說：「李老爺怎麼要上別處去呀？」李慕白點頭說：「我要到外面走一趟，可是回來的也快。」遂又用眼望着織娘，只見織娘凝着秀目，彷彿思想了半天，然後她把李慕白放了手，淡淡地說道：「那麼你就走吧！」李慕白也不曉得織娘心中想是什麼，自己雖有依戀之意，但狠着心思想道：我李慕白真是這樣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嗎？遂就略一點頭，出了屋子，連頭也不回，一直下樓去了，到了樓下，幾個毛夥就說：「李老爺你走呀？」李慕白略點了點頭，便出了寶華班的門首，往西走，打算回廟裏去，不料才走了幾步，就突然被一人用力抓住，把李慕白嚇了一跳。

第十四回

人散夜闌史胖傳消息
刀鳴劍嘯馮茂敗江湖

李慕白被一個人抓住，扭過身來，只聽這個人哈哈大笑起來，說：「李老爺，是我呀！」李慕白聽着聲

音，借着天際的微微月光去看，才隱隱地看出，原來正是那史胖子，李慕白就說：「史掌櫃子，你幹什麼來了？」史胖子說：「我特爲找李大爺來！」李慕白聽了，不禁一怔，趕緊問說，「你找我有什麼事？」史胖子說：「李大爺你可別着急，現在你的對頭，在丞相胡同等着的呢？」李慕白問說：「是誰，是那金刀馮茂嗎？」史胖子點頭說：「正是他，他已到了北京了，剛才看見他還帶着兩個人，在胡同口裏徘徊呢，我恐怕李大爺身邊沒有防備，回去遭他們的暗算，所以我才趕緊到這裏來找你！」李慕白一聽金刀馮茂現在竟於黑夜之下，到他家們前等着他了，不由十分生氣，就說，「我這就去會一會那金刀馮茂，我看他到底有什麼手段對付我！」說着轉身就要走，史胖子却又一把握他拉住，說：「李大爺，剛才可看見他們手裏全都拿着刀戈，你現在手無寸鐵，見了他們，若動起手來，豈不要吃虧嗎？」李慕白一想：也是，自己這些日來，出門總不帶着寶劍，金刀馮茂又非別人可比，此人既有偌大的名頭，本領一定不錯，自己徒手未必能贏得了他，可是轉又一想：早先俞秀蓮姑娘以一纖弱女子，遇着四五個手裏都有兵刃的莽漢，秀蓮姑娘尚且能够空手奪刀，砍傷仇人，救了她的老父，現在我竟這樣畏縮，連一個女子也不如嗎？遂就向史胖子微笑說：「史掌櫃，你以爲我手裏離開寶劍，就不成了嗎？」史胖子一聽李慕白這話，他想李慕白一定是藝高人膽大，所以不把金刀馮茂放在眼裏，遂就一步一步的跟着李慕白，出了韓家潭，往丞相胡同去走，史胖子還不放心李慕白與金刀馮茂徒手相拚，還一面跟着面勸說：「李大爺，你回頭與金刀馮茂比武時，你可要小心，他力大如牛，刀法也特別，不過我聽說他這個人倒還誠實，不至於行使什麼詭計。」李慕白一面很快地走着，一面氣忿忿地說：「這人怎會誠實，他要與我比武，何不光明正大的去找我，然後訂個寬敞地方，再分個雌雄，現在天都黑了，他在胡同裏等着暗算我，這不是詭計是什麼？」說着不覺來到丞相胡同的北口，這時天

上的微月，已躲到雲影裏，胡同裏越發覺得黎暗，丞相胡同雖然不是什麼僻靜的胡同，可是到了這三更時分，已然沒有什麼人走了，李慕白回首向史胖子說：「史掌櫃你回去吧，你若跟着我，叫他們再疑惑你是幫助我的，那你就爲我受累了！」史胖子連聲答應道：「好，我就回去，可是李大爺你千萬別輕視了那金刀馮茂！」李慕白點頭說：「我曉得，」於是脚步放慢些，走進了丞相胡同，並沒看見什麼人，暗想：「莫非是史胖子看錯人了？」少時來到法明寺的門首，李慕白上前推門，覺得門關了，剛敲了兩下門環，忽聽身後有人很粗笨的聲音叫道：「喂，你是幹什麼的，」李慕白趕緊回身，就見由南邊來了三個人，都穿着黑色短衣，因爲天黑，看不清面目，李慕白昂然站在石階上，從容不迫地向那三個人問道：「你們幾位是春源鏢店裏來的嗎？是要找我李慕白嗎？」那三個人一聽這話，全嚇得一怔，只見有一個人回身叫人把燈籠點上，後面的人取出火來，點上個紙燈籠，用燈光一照，他們看出李慕白的雄姿，李慕白也看出這三個人全都是中等身材，年紀都在三十上下，個個身體結實，臉上帶着怒容，其中一個夾着兩三口插在鞘裏的鋼刀，一個手裏拿着紙燈籠，另一個是空着手，纏繞着辮子，敞着胸，露出彷彿鐵鏈也打不壞的強壯胸脯，李慕白把這個人打量了番，就問說：「朋友，你就是金刀馮茂嗎？」馮茂走近一步來，氣忿忿地說：「你既認得我馮四太爺，你何必又問！」李慕白聽他自稱太爺，不禁也生了氣，說：「喂，朋友，你嘴上客氣點，先別充太爺，你現在找我是要幹什麼，就幹什麼，你別看我現在空着手，也沒有別人幫助我，可是你們自管一齊拿刀撲上我來，我李慕白若含忽一點，就不是紀廣傑的徒弟，江南鶴的盟姪！」那馮茂聽李慕白說出這兩位老俠的大名，他不禁吃了一驚，就冷笑道：「你抬出紀廣傑和江南鶴的名頭來，就能把我嚇回去嗎？」又說：「好啦，既然你也是有點名頭的人，咱們更得鬥一鬥，不但要爲我三哥五弟出那一口氣，我還要領教領教你

這紀廣傑的徒弟，到底有多大本領！」李慕白見金刀馮茂的神色和緩些了，便說：「你先不要說這些廢話，告訴你吧，我自劍傷了你兄弟花槍馮隆之後，我就專等着你來，你再不來，我就往深州道上迎你去了，今天咱們既然見了面，我就要問問你，你若是想要與我拚命，還是要與我比武，你要與我拚命，就請你們抽出刀，一齊過來！」說時把兩隻臂向胸前一抱，專等着馮茂等人掄刀過來拚命，馮茂這時反倒嚶嚶冷笑，瞪目望着李慕白說：「你以為我金刀馮茂是量小心毒的匹夫嗎？今天這黑天半夜，你手裏又沒有兵刃，我們就是打了你，也算不得英雄，再說你雖然凌辱了我的弟兄，但馮四太爺向來輕易不殺人，也用不着和你拚命，果然你有膽子明天早晨可以到打磨廠春源鏢店裏，咱們當着衆朋友決一雌雄？」李慕白狂笑道，「那好極了，明天什麼時候，你說出來，到時我一定去，」馮茂說：「明天早晨八點，你可以把德嘯峯也邀上，一同去，」李慕白說：德嘯峯出京辦事去了，再說這件事與他不相干，你們不服氣，只管跟我姓李的幹就是了，明天到時候我一定去。」馮茂瞪着眼逼問着道：「明天一早你可一定去？」李慕白冷笑道：「君子一言既出，豈能反悔！」馮茂點頭說：「好！遂回首向他身後的兩個人說：「咱們走吧！」那兩個人又看了李慕白一眼，提着燈籠的在前，就往北口走去了，這裏李慕白回身打門，少時裏面的和尚把門開開，就說：李大爺，剛才有三個人來找你。」李慕白點頭說：「我見過了。」一面說一面往裏走，和尚又趕着他問說：「李大爺，你今天見着黃四爺了沒有？」李慕白很不耐煩的說：「我今天沒見着他，那件事你們別忙，等我得工夫再催催他。」和尚連說：「是了是了！李慕白回到自己住的屋內，點上燈，就想今天所遇的這些事，看那金刀馮茂倒還是個血氣漢子，這個人我明天只要能贏了他就是，却不必傷了他，又想：金刀馮茂的事，明天無論如何可以得個結果，此後自己也就沒有什麼事可作了，那麼自己離開北京可往那裏去呢？因便想面現在宣化府孟

家愁居的俞秀蓮姑娘，不知她憔悴成什麼樣子了，她的未婚夫孟思昭，自己也會向德嘯峯等人打聽，但全都不認識此人，他是生是死，總要有個下落才好，這樣豈不是就誤了秀蓮姑娘的終身嗎？宣化府那裏自己也不便再去，過兩天還是到各處去浪遊一番，訪一訪那孟思昭的下落，以慰俞秀蓮姑娘就是了。由俞秀蓮姑娘不免想到謝織娘，自己深深的覺得，這是自己的兩層情障，並且都有着相聯的關繫，因為若沒有俞秀蓮姑娘的那件事，使自己傷心失意，自己也不至就頹廢得去與妓女相戀慕，如今俞秀蓮姑娘那方面，自己算是死了心，可是織娘的事，將來又怎麼辦呢？以自己的景況說：雖然有心憐憫織娘，但實無力救她脫出苦海，同時看織娘也不像真心要嫁自己，預想將來，怕也不會有什麼好的收場吧！這樣輾轉的思想，不覺已交過了三更，燭台上那枝羊油燭都快燒淨了，豆子大的光燄，不住突突地跳，李慕白揚首看見壁間懸掛着的那口寶劍，不禁又壯志勃發，暗想：自己何必要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明天且與那直隸省出名的好漢金刀馮茂鬥一鬥，若是敗在他的手裏，自己當日就回轉家鄉，從此幫助叔父務農，不再談文論武，若是勝了他，那自己索性在江湖上闖一闖，也許往塞北去遊一遊，到處訪一訪孟思昭，也許到江南去一趨探問盟叔江南鶴老俠，是否還在人世，當下把燈吹滅，門關嚴，倒在榻上，屏去一切的思想，沉沉的睡去，到了次日天明，起來盥洗畢，就到院中舞了一趟劍，打了一套拳，自覺得很有打服金刀馮茂的把握。少時回到屋內，將寶劍入鞘，穿上長衫，就臂挾着寶劍，出了廟門，往丞相胡同北口外走走，到了史胖子那小酒鋪前，就見史胖子光着膀子，只掛着一條油裙，正在門前張望，一瞧見李慕白，他就笑着招呼說：「李大爺，早起來了吧？」李慕白微笑了笑，就走進了小酒鋪，將寶劍往桌上一放，揚頭微笑說：「掌櫃子，給我來二兩酒，一碟菜，叫夥計到隔壁給我買幾個燒餅去。」史胖子打發夥計去買燒餅，這時酒鋪裏也沒有旁的酒客，史胖子給李慕白

送過酒和酒菜，他的胖臉上就堆滿了笑容，把一雙炯炯的眼睛望着李慕白，說道：「今天大爺你的酒怎麼喝的少了，莫非等着回頭到春源鏢店打服了金刀馮茂才多嗎？」李慕白心說：「這個胖子倒真有意思，遂點頭笑着說：「不錯，昨天你把我找回來，我就在胡同裏見着了金刀馮茂，他還帶着兩個人，金刀馮茂不愧是好漢子，他不願在黑天半夜之下，以他們三個人鬥我一個，所以約我今天上午到春源鏢店裏，他請上幾個朋友，我們當眾比武。史掌櫃子，你若櫃上不忙，何妨跟我去看個熱鬧？」史胖子却連連搖頭說：「哎呀，我可不敢去看這個熱鬧！李大爺你使寶劍，馮茂使雙刀，你們是棋逢對手，回頭不定要打得多麼利害呢。我在旁邊要是受了誤傷，那才叫冤呢，我這一身肥肉，可是一點傷也經不住！」李慕白聽了，只微微地笑了笑，却不再對他說什麼話。這時小夥計把燒餅買來，李慕白就自斟自飲，吃着燒餅，吃着酒菜。這時史胖子的肥胖身子，依舊在李慕白的眼前幌動着，他就說：「李大爺，江湖的事情我可是外行，可是，金刀馮茂的名頭，我早就聽人說過，回頭李大爺若見了他，可千萬別把他瞧小了，手底下千萬別大意了！」李慕白點頭說：「我明白，可是你放心，別說他金刀馮茂，就是再換一個比他更強一些的，我李慕白今天也准能贏了他！」李慕白說完這話，把酒盃推在一邊，拿起寶劍來，起身就走，並說：「酒錢等着晚上再算吧！」史胖子連說：「不要緊，不要緊，李大爺，晚上見！」說着話，他用眼睛將這昂然持劍的李慕白送走。李慕白出了小酒鋪，就雇了一輛車直往東去，少時轉過珠市口往北，就到了打磨廠，打磨廠這條胡同，除了客棧，鏢局，就是買刀槍劍戟的兵器鋪子，所以在這胡同往來的，多半是些江湖人。李慕白的車進了胡同，才走了不遠，就見路南有一個大門，門前站着兩個人，正在東西張望，一瞧見車上的李慕白，就一齊上前拱手說：「請李爺的車停住，我們說幾句話！」李慕白倒不由一怔，心說：莫非這裏就是春源鏢店嗎？遂就叫車停

住，在車上問道：「你們是泰源鏢店的人嗎？」那兩個人搖頭說：「不是，我們是這泰興鏢店的，現在我們這裏的劉起雲老鏢頭知道李爺今天要與金刀馮茂比武，所以叫我們在這兒等着李爺，先請李爺到我們鏢店裏歇一歇，我們劉老鏢頭有點事要與李爺商量。李慕白一聽，心裏更覺得奇性，不過這泰興鏢店原是北京最有名的一家鏢店，李慕白更曉得早年俞秀蓮之父鐵翅鵬俞老鏢頭，就是曾在這裏保鏢，於是便想先要到這鏢店裏看看，遂就點了點頭，跳下車來，給了車錢，李慕白同着那兩個人進了泰興鏢店，此時早有人進去向劉老鏢頭報告，說是李慕白來了。那劉起雲老鏢頭趕緊出來的接迎，李慕白一見這位老鏢頭年約六旬，鬚髮蒼白，但精神十分飽滿，李慕白拱了拱手，問說：「老前輩就是劉老鏢頭麼？」劉起雲也連忙抱拳說：「不敢當，在下就是劉起雲，閣下就是李慕白李爺嗎？久仰極了！」遂就請李慕白在櫃房裏落座，有夥計送上茶來，那劉起雲老鏢頭就說：「常聽朋友們提到李爺的大名，心裏就很佩服，我並且聽人說李爺乃是江南鶴紀廣傑兩位老俠的門徒？」李慕白點頭說：「江南鶴老俠是先父的盟兄，那紀廣傑老俠，却是先師，我曾在南宮家鄉中，從紀老俠客學藝有四五年之久。」劉起雲說：「原來李爺府上是在南宮，南宮與鉅鹿是鄰鄉，鉅鹿縣中有一位鐵翅鵬俞雄遠，李爺可曉得此人嗎？」李慕白見這劉起雲不說他請了自己來的用意，却又說這些閒話，便不大高興，而且因爲一聽提到了俞秀蓮之父俞老鏢頭，他心中更不禁一陣難過，就簡略地答說：「俞老鏢頭也是先師的好友，我也拜見過兩面，不過近日聽人說，他老人家已經病故了！」劉起雲驚訝說：「哎呀！原來我那位俞老哥已然去世了，二十年前俞老鏢頭幫助先父創下了泰興鏢店這個字號，那時我也年輕，常跟他討教武藝，後來他就回到家鄉自己開了一家鏢店，我因爲不常往南直隸去，他也再沒到北京來，因此我們就有許多年沒有見面，可是總不斷有人來回帶信和東西，前幾日我還想着，等到中秋節託人

帶點北京的東西，到飯館看看他去，想不到我這位老哥竟已不在人世了！」劉起雲說到這裏不禁拭淚，又問：「李爺可聽說俞老鏢頭是得了什麼病死的嗎？」李慕白因爲一心惦記着與金刀馮茂比武的事，所以不願談說這些事情，他只把俞老鏢頭與何飛龍的後人結讎，以至被逼離家病死在路上的事情略略說了。劉起雲聽了，更是不禁慨歎，這時李慕白却不願在此多談，遂就問說：「不知劉老鏢頭今天把我叫到這裏來，是有何見教？」那劉老鏢頭這才把悼念老友的悲思暫時拋開，就說：「我今天請李爺來，就是要求求李爺，回頭見着金刀馮茂，千萬對他留點情面，我與馮茂相交多年，知道他雖然性情驕傲些，但確實是個好人，向來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濟困扶危，沒作什麼歹事，而且對朋友也頗有義氣，所以昨天他來叫我今天到春源鏢店，看他與李爺比武，我聽說李爺乃是紀廣傑的高徒，江南鶴的盟姪，就怕他今天要吃虧，所以勸他不必與李爺比武，彼此保全名頭，他雖沒答應我的話，可是我打算回頭見了他，再勸勸他，他如若肯聽說和，那李爺就不必再跟他生氣了！」李慕白一聽，不禁笑了，就說：「我並非願意與他作對，乃是他找我的，果然他若肯放棄前約，停止比武，那我又何必得罪江湖朋友！」劉起雲說：「李爺真是寬宏大量，好吧！那麼我們直就一同到春源鏢店去，見了面我再勸勸。」李慕白點頭說：「好」當下劉起雲老鏢頭和李慕白一同出了泰興鏢店，往東又走了不遠，就到了春源鏢店，李慕白一看，這鏢店的大門很是破舊，一進大門，就是一個很寬敞的院子，有一排北房，房前搭着短短的天棚，天棚下，設着刀槍架子，並有三張八仙桌，桌上擺列着酒肴，旁邊有幾個人，一見劉起雲老鏢頭，同着個年少英俊，氣度昂爽，臂挾寶劍的人來了，就有人認得這是李慕白，遂就請將上來，此時屋裏又出來十幾個人，其中就有金刀馮茂；鐵棍馮懷，花槍馮隆，兄弟三人，劉起雲先給李慕白向幾個人引見，說：「這是公順鏢店的常伯禹，這是太平鏢店的趙利山，這是四海鏢店的劉七

席，冒寶帳，這是銀槍邱小侯爺府上的師傅秦振元。」李慕白把寶劍交給旁邊一個夥計，他向眾人拱手見禮，馮懷馮隆兄弟全向李慕白怒目相視，金刀馮茂臉上倒帶着一點笑容，向李慕白抱了抱拳，當下眾人入座，那些鏢店裏的鏢頭，和邱家的教拳師傅秦振元，全都見李慕白雖然像貌很好，但總像個白面書生，那裏比得金刀馮茂那黑短結實，胳膊粗，胸脯挺的練家子模樣呢，都想今天這姓李的非得栽跟頭不可，那裏敵得過金刀馮茂呢，此時金刀馮茂也沒把李慕白放在眼裏，他就給眾人斟了酒，昂然起座說：「我馮茂二年多沒到北京，現在因為這位李慕白把我五弟砍傷，並且說要會會我，所以我在深州得了信，就趕來了，我與這位李慕白素不相識，他雖然將我五弟砍傷，但那怪我五弟學藝不精，並不怨姓李的手下無情，不過他說是要會會我，我却不能再忍耐了，所以昨天我們二人當面訂好，今天在這裏比武，我並把諸位請來，給我們作一個見證，還要預先說明白了，我們這回是比武，不是拚命，兩個人都須拿出真功夫來，不許使暗器，也不許要無賴，輸了就得認輸。傷了死了，也得認命！」大家聽了全說：「對，馮四爺這話說得痛快，江湖朋友比武藝本來應該先說好了。」李慕白在旁只是微笑不語，態度極為從容，彷彿今天要與金刀馮茂比武的却不是他。此時劉起雲老鏢頭十分着急，連忙說：「我看今天比武的這件事，算了吧！剛才我跟這位李爺也談了談，原來李爺跟鐵翅鵬俞老鏢頭也是相好，說來咱們都是一家人，馮四爺是直隸省有名的英雄，李爺也是新來到北京的好漢，俗語說：二虎相鬥，必有一傷，二位都走了這些年江湖，得了現在的名氣，都不容易，何必一定要動手比武？我望二位看在我的老面上，大家比比武，改作訂交，豈不是光明磊落的朋友所當爲嗎？」金刀馮茂才喝了一口酒，聽了劉起雲這番話，他就放下酒盃臉上沉沉地帶着怒色，搖頭說道：「不可，約會自然訂好了，各位朋友也都來了，再說我由深州急急趕到北京，爲的是什麼？無論如何，今天我也

得與這位李慕白分個高低，除非他不等比武，就當着衆人認輸了，我才肯干休。」李慕白一聽金刀馮茂說出這樣無禮的話，不由怒氣難過，就把放在桌上的那口寶劍一拍，就說：「馮茂兄，你不要說這話了，我李慕白也決不能向你認輸，今天我還是非要向你請教請教不可！」此時衆人的視線全都集衆在李慕白的身上，李慕白又激昂慷慨的說：「今天原是劉老鏢頭，他爲保全兩家的和氣，才把我請到他那裏勸我，我也想，只要是馮茂肯於說和，我自然也不願交手，可是如今你們必要與我分什麼高低，我李慕白自然也不怕你們！說到這裏，颺的把寶劍抽出，向馮茂說：「咱們現在就動手如何？」這時旁邊的衆人都齊說：「這就比武也好！」劉起雲老鏢頭嘆氣道：「既然這樣，我也不管了！」金刀馮茂氣得黑臉上發紫，把小汗褂一甩，露出鐵棒似的胳膊，石頭似的胸脯，離開了座位，向旁邊的人喝道：「拿我的雙刀來！」此時李慕白提劍也離了座位，馮茂接過雙刀，掄着刀就到院子的中心，把兩隻穿着抓地虎靴子的脚，向沙土地上磨了，李慕白脫去長衫，身穿米黃繭綢短褲褂，從容不迫地走到馮茂的近前，說：「你先上手吧！」馮茂說：「好，不客氣了！」當下颺的一聲，雙刀向李慕白砍來，李慕白閃身，用劍磕開他右手的刀，兜劍向馮茂腰際砍去，馮茂用左手的刀撥開李慕白的寶劍，右手的刀又向李慕白砍來，李慕白閃身，一個箭步躍到馮茂的身後，掄劍就砍。馮茂急忙回身，用雙刀把寶劍架住，旁邊的人看了這幾手，真是乾淨俐落，不由同喊了一聲：「好！」李慕白抽回劍，退了兩步，馮茂掄着雙刀又逼過來，李慕白也並不退避，把劍舞起，磕得馮茂的雙刀近不得身，只聽鋼鐵相擊，鏘鏘地響，馮茂一刀向着李慕白的左臂，一刀向着李慕白的前胸狠狠地同時砍來，忽然見李慕白使了個鷓子翻身，磕開馮茂的雙刀，躍到馮茂的身左，一脚飛起，正踢中馮茂的左腕，只聽噹噹一聲，馮茂左手的那口刀就摔在地下了，此時金刀馮茂的手中只攬了一口刀但他還不服氣，掄動單刀向李慕

白砍來，李慕白的寶劍却更是兇猛，往返又四五合，忽然李慕白一掌，又拍在馮茂的右臂上，馮茂的右臂，一陣疼痛麻木，舉不起刀來，剛要退後兩步，不想李慕白追過去又是一脚，把馮茂右手的刀又踢落在地，馮茂已廢了空手，趕緊往後跑了幾步，那邊的馮隆趕緊拿過一桿長槍，替給馮茂，馮茂伸手接過。手裏長槍向李慕白刺去，李慕白用力使寶劍磕開長槍，轉回向馮茂頭上去砍，馮茂用槍桿橫迎，只聽唵唵兩下，那鋒利的寶劍就把槍桿砍斷，馮茂大怒把那半截的花槍丟了，徒手撲過李慕白，李慕白却不忍傷害他，擎着寶劍問他道：「你還不認輸嗎？」劉起雲老鏢頭也走過來，攔着手勸道：「算了，算了！」此時金刀馮茂頭上和脊背，全都汗流如漿，臉氣得又紫又黑，一雙兇神似的大眼睛望着李慕白，冷不防他一個箭步攢過去，揪住李慕白的右臂，一隻手去擒李慕白的寶劍，但李慕白那裏容他把寶劍搶過去，也用一隻手緊緊把劍握住，二人扔騰輾轉，相持了半天，劉起雲老鏢頭險些被他們撞倒，便倒退一旁，急得連連擺手，說：「完了吧！完了吧！要再打就叫人說話了！」旁邊的人，這時也看得眼睛發呆，心裏發顫，馮懷在旁喊着說：「快使點筋兒，」他說這話，本想增加金刀馮茂精神，使出牛一般的力量，好把李慕白的寶劍奪過去，就可以轉敗爲勝，却不料馮茂使盡了他的氣力，也奪不過寶劍來，忽然他生了毒心，騰出一隻手來，要去扼李慕白的咽喉，不料在此時就被李慕白在他胸頭掃了一拳，小腹又吃了李慕白一脚，咕嚕一响，就像懷裏倒着一塊石頭，整把金刀馮茂摔在地下，李慕白退下兩步，一看左臂已被馮茂捏得紫紅，馮茂的臂上也是一塊青，一塊紫，他坐在地下，仰面痛哭起來，劉起雲老鏢頭趕緊過去扶他，這時那邊的鐵棍馮懷，花槍馮隆，和幾個鏢頭夥計，就齊抽兵刃，要奔過來與李慕白拚命，李慕白也橫刀相待，毫無畏色，金刀馮茂却站起身來，向他兄弟們擺手說「不許那麼不講理，李慕白的武藝比我強，我認輸就是了！」說着不住揮淚，又向李慕白拱手說：

「李兄，從今我馮茂再不向人稱好漢，直南省的江湖讓給你了！」李慕白此時贏了馮茂，雖然心中十分得意，可是又見馮茂這樣的慷慨，他倒反覺不好意思起來，遂提劍拱手說：「馮兄何必說這話，我今天用了十分的力量，才算贏了你，你的武藝，我也不能不佩服！」馮茂擺手嘆道：「完了，我十幾年的名氣，今天栽到你的手裏，可是我也不恨你，以後我不再走江湖就是了！」李慕白說：「你若這樣一來，顯見我李慕白不是慷慨的人了！」馮茂拭淨了眼淚，披上衣裳，上前拉了拉李慕白的手，說：「李兄，今天的事咱們什麼也別再提了，咱們回座喝酒去吧！」劉起雲老鏢頭在旁讚道：「這才不愧是江湖好漢！」當下馮茂拉着李慕白的手，大家重又入座。馮懷馮降却氣得躲到屋裏去了，這裏金刀馮茂親自給衆人斟酒，自己也喝了兩盃，就慨然說：「列位在此，都看見了，江湖上還有比我金刀馮茂本領高強的英雄，我今天請大家給我送個行，因為我回頭就要走，從此以後，就是再來到北京，我也作個老實人，再不與人爭強鬥氣了！」說畢面上浮出苦笑，衆人都向他勸解，但馮茂總是心灰意懶，決定今天就離開北京，永絕江湖，李慕白此時對於金刀馮茂倒很是敬佩，因為他看出馮茂雖然是個粗魯人，但是慷慨豪爽，這種朋友倒是可以交交，因此便和顏悅色的向馮茂談話，遂問道：「茂兄認識得江湖朋友很多，可知道有一個叫孟思昭的嗎？」馮茂搖頭說：「我不認得什麼孟思昭，這人是幹什麼的？是鏢行的，還是走江湖的？」李慕白尚未細說，旁邊劉起雲老鏢頭就問道：「李爺，你說的這個孟思昭，莫不是宣化府孟永祥的二兒嗎？」李慕白點頭說：「不錯，孟思昭自幼與俞雄遠老鏢頭之女秀蓮姑娘訂親，現在俞老鏢頭已死，姑娘和她母親住在孟家，可是孟思昭却於去年闖禍逃走。至今遍處尋找，並無下落，所以孟老鏢頭托我來京打聽他的下落。」劉起雲老鏢頭也嘆息道：「去年我那孟老哥，也曾托人給我帶信來，打聽他二兒子的下落，我跟他二兒子也沒見過面，四處托了許多朋友打聽，也

打聽不出來，想不到現在這孟思昭還沒回家去，咳，那位俞姑娘命也真苦，父親是死了，沒有成親的丈夫又是苦信皆無！」李慕白聽了自己心中也是一陣難過，旁邊的衆人全都呆地聽着，那四海鏢店裏的鏢頭冒寶崐尤其聽得入神，因爲這冒寶崐就是鉅鹿縣的人，他與那五爪鷹孫正禮是盟兄弟，與俞老鏢頭也相識，前年他曾回家住過幾個月，看見過俞秀蓮姑娘的芳姿，那時雖然他心裏起過些胡思亂想，可是因爲怕他盟兄弟孫正禮，未敢有什麼舉動，如今一聽李慕白和劉起雲，談到俞老鏢頭死了，秀蓮姑娘寄居在宣化，他的丈夫又不知下落，便傾耳聽着，並發問道：「俞老鏢頭是爲什麼死的呢？」劉起雲看了看冒寶崐，就說：「對了，你跟俞老鏢頭是鄉親。」冒寶崐說：「我們不但是鄉親，俞老鏢頭素日還對我很好，他的徒弟五爪鷹孫正禮，又是我的盟兄弟，就連那俞秀蓮姑娘，我也見過幾次，她還叫我冒六哥呢！」李慕白看了冒寶崐一眼，他因爲想着今天在座這些人，不是開鏢的就是教拳的，所以他向衆人說了那孟思昭的年貌，就托付衆人給打聽孟思昭的下落，劉起雲也向衆人拜託一番，衆人齊都答應了，李慕白又飲了兩盅酒，就穿上長衣起身，告辭，金刀馮茂和劉起雲等，把李慕白送出門去，劉起雲向李慕白說：「李爺以後如有工夫，可以常到我那裏坐坐！」李慕白挾着寶劍，拱手說：「日後一定常去拜訪！」金刀馮茂也向李慕白抱拳說：「李兄，咱們後會有期！」李慕白也拱手說：「後會有期！」遂就往西走去，出了打磨廠，找了個小飯館，吃了飯，就雇上一輛車，回法明寺去，今天他雖戰勝了直隸省最有名的英雄金刀馮茂，但是心中却很痛快，沒有打瘦彌陀黃驥北和打胖盧三時之高興，就因爲那金刀馮茂乃是個有血氣的漢子，他敗在自己的手裏，他便從此絕跡江湖，自己未免對他不起，而且又想自己近來事雖未謀成，可是名頭却弄得很大，長此以往，未免要遭人所忌，此後糾紛，恐怕永無休止，還是一兩日內就離京他往吧。一路想着，車已走到菜市口，剛要進丞相胡

同，忽見車前有人高聲叫道：「李大爺，今天把金刀馮茂，打得真叫痛快呀！」李慕白抬頭一看，原來在車前的正是那史胖子，李慕白見史胖子滿臉帶笑，腆着胖肚子，彷彿是替自己高興，心中未免納悶，暗道：我與馮茂交手比武時，他又沒在跟前，他怎麼會曉得了呢，一面笑着，拿着寶劍下了車，給了車錢，便問史胖子說：「史掌櫃子，你聽誰說我勝了金刀馮茂？」史胖子把臉上的肥肉擠成一堆，笑着說：「我還用聽誰說？我親眼看見了，李大爺你前脚走的，後脚我就跟着去啦，我在春源鏢店的大門前，往裏看得清清楚楚的，李大爺踢馮茂的那一脚……」說時把他那胖腿一踢，這姿勢與李慕白踢馮茂時一樣，史胖子說「真叫乾淨脆快！李大爺，史胖子說的不錯，你真是這北京城頭一位好漢了！」

第十五回

禍患突來英雄權大獄
遭逢不幸名妓感前塵

李慕白面上笑着，心裏却在驚訝，暗道：以後可要對史胖子留點神，現在自己才確確實實的看出來，這史胖子一定大有來歷，決不是平常的買賣人！一面想着，一面打量史胖子的那身肥肉，可又不像練功夫的人，當下史胖子還要讓李慕白到他那小酒鋪裏去喝酒，李慕白却說：「我在春源鏢店已喝了不少的酒，現在我要回廟睡午覺去了，咱們晚上再見吧！」史胖子點頭說：「好好，晚上見！」李慕白向胖子點了點頭，就進丞相胡同裏去了，回到廟內，和尚又過來，說道：「剛才黃四爺來了，見你沒在，他留下一個職名，」說時把一張名帖交給李慕白，李慕白見名帖上寫着是「黃驥北，子驥行四。」李慕白心說。瘦彌陀黃驥北又來找我作什麼？遂將那張名帖扔在一旁，那和尚見李慕白呆呆地發怔，彷彿心裏有什麼事似的，也就不便再提那托他請黃驥北捐錢修廟之事，站了一會就走了，此時李慕白却想史胖子的爲人可疑，又想：北京向稱

藏龍臥虎之地，什麼人都有，不但那史胖子像是個慣走江湖，身負武技的人，就連那妓女謝織娘確也似一個奇女子，不然如何能在她的枕中，暗藏着匕首？這樣一想，又打算到織娘和史胖子那裏，問問他們的真實來歷，但又想：織娘那樣的柔媚，史胖子那樣假做瀟灑，就是他們真有什麼了不得的來歷，也一定是不肯實說，自己還是不要去瞎費唇舌吧！又想：金刀馮茂今天必已離開北京，重返深州，我李慕白在此徒負名聲，終日閒居，充這北京城裏一位武藝高強的好漢，又有什麼意味呢？因此決定明天見了表叔辭行，再把那銀錢摺子還給德家，後天就起身離京，以後的生活茫茫，現在也不必打算了，睡了一個午覺之後，也沒有出門，到了晚間，就想到史胖子那小酒鋪裏去喝酒吃飯，順便再與史胖子談些閒話，這時天際尙鋪着殘霞，可是這座古寺中却特別顯着昏黑，蝙蝠忽上忽下的飛着，簡直像兩廊下停厝的棺材裏，現出來的鬼魂。李慕白也沒穿長衣，倒背着手兒往廟外走去，不想才出了廟門，就見有四五個人迎面走來，到了臨近，李慕白才看出，却是幾個官人，有兩個揸着鎖鍊，其餘的手中提着短棍，腰刀，就有一個人高聲問道：「喂，你是幹什麼的？」李慕白吃了一驚，便說：「我是在這廟裏寄居的。」那官人又問說：「你叫什麼名字？」李慕白便坦然的說：「我叫李慕白。」他這句未說完，就有兩個官人，嘩啦啦抖着鎖鍊，就要往李慕白的脖子上去套，李慕白面色立變，用手把鎖鍊掠開，趕緊退後一步，另有兩個官人就抽出腰刀來，怒喝道：「你還敢抗拒官差嗎？」李慕白說：「我並不是抗拒官差，我李慕白平日安分守己，從無犯法行爲，你們要拿我，也得先說明我到底是犯了什麼罪呀！」說畢，昂然站在那裏，氣得渾身亂顫，就有個官人走過來，用手拍了拍李慕白的膀肩，說道：「朋友，你要問我們爲什麼拿你，我們也鬧不清楚，不過是提督大人這們派下來了，沒法子，你得叫我們交上這件差事，有什麼話，你到衙門再說！」旁邊就有人答腔道：「對，咱們都是朋友，無論到

那兒都好說，你叫我們把差事交上去就得了。」李慕白知道這一定是胖盧三那般人陷害了自己，現在想不跟他們去是不行了，於是就冷笑道：「好，我陪你們幾位去一趟，反正我居心無愧就得了！」當下官人把李慕白鎖上，一半推一半勸地出了丞相胡同的北口，那裏就停着一輛棚兒車，官人叫李慕白進到車裏，一個官人把着車門，四個官人在後面步行跟着，便在這黃昏的街道上，車輪磨着石頭道咯咯地響，也不知走了多遠，就到了九門提督衙門，由旁門把李慕白擡下車去，立刻就給砸上腳鍊押在監裏，這時衙門裏的刑房先生胡其圖趕緊打發手下的一個心腹的夥計，給盧三爺去送信，就說：「大盜李慕白現已安然就捕，押在獄中，即日刑訊定罪，」這個送信的夥計，名叫小章，出了衙門就到西城太平湖胖盧三的家裏，這時胖盧三正在家裏宴客，筵間只是兩三個最密切的朋友，一個就是前任禮部侍郎徐大人，一位是御史劉大人，一位是某王府的大管事的焦五爺，有胖盧三的兩個姿容豔麗的大丫嬾在旁服侍着，給他們斟酒，胖盧三就笑向劉御史說：「房子我都給預備好了，就等着把人接出來，好叫我們這位徐老爺作新郎了！」焦五也在旁笑着說：「不過徐老爺總是把鬍子剃了才好，要不然我們那位新嫂夫人的臉蛋可有點受不住。」徐侍郎心裏喜歡得很，索性老滑臉說：「我倒是想剃鬍子，可又怕他們參我，」說時用手指劉御史，劉御史把酒盃離了嘴唇。笑着說：「我們御史管不着剃鬍子的事。」說畢四個人齊聲大笑，兩個丫嬾伸着錫環哪鐺的纖手，又給四個人斟酒，劉御史喝了一口酒，又說：「真的，我還沒見過那位翠織姑娘呢？」胖盧三說：「要見可容易，明兒我就叫你見，你知道月亮裏的嫦娥是什麼模樣，那位翠織姑娘也就是什麼模樣。」焦五在旁拍着手大笑道：「這麼說，徐大人也快要到月亮裏去了！」徐侍郎笑着，不知不覺的點頭，挾了一塊烤鴨往嘴裏送，他的牙都掉快淨了，怎麼嚼也嚼不動，胖盧三在旁說：「你聽見沒有，焦五說你是後補兎兒爺！」徐侍郎依舊是顯預

笑着，用牙床咀嚼他的烤鴨，大家又笑起來。這時忽有一個十幾歲的乾淨的小廝進來，向胖盧三的耳朵低聲說了幾句話，胖盧三說：「叫他在客廳坐會，」遂向三個客人說：「你幾位先隨便說着，我出去一會，」當時他就趕忙出屋去了，到了客廳，小章見了他就請安，先叫聲盧三爺，然後就說：「我胡大叔打發我來，說是告訴盧三爺，那個大盜李慕白已然捕到，現押在獄裏，明天就可以用刑問罪了。」胖盧三聽了，心裏十分痛快，就點頭說：「好好，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告訴你胡大叔，就說我多謝他了，明天有功夫，叫他到西櫃上去！」小章連聲答應，胖盧三由衣袋裏摸出兩張錢票給他，說：「你雇輛車回去吧！」小章推辭了一會，然後接過錢票，請了安就走了，這裏胖盧三含笑回到房去，對衆人什麼話也沒有說，依舊飲酒談笑，胖盧三彷彿比剛才更高興了。少時酒飯用畢，劉御史，焦五，又在煙盤子旁磨了半天，二人就走了，獨留徐侍郎在這裏，與胖盧三對面躺在紅木的榻上。爇着煙，胖盧三說：「剛才胡其圖打發人來了，說是姓李的那小子已給押起來了，問的是大盜的罪名，大概非死不可，這麼一來，我的氣可算是出了，你的對頭也沒有了，趕快去找織娘，叫他死心塌地的答應了你，然後就接過來，就算把這件事辦成了。」徐侍郎聽了，不由皺了皺眉說：「那姓李的雖說可恨，不過給他按的罪太重了，他們江湖人都有許多朋友，日後要找咱們來給他報仇，那可怎麼辦？依我說，告訴胡其圖把他打幾十板子，在獄裏押幾個月，就放了得啦！」胖盧三笑道：「老哥你別惱我，你這叫假善心，那姓李的小子把織娘迷住了，織娘才嫌你老，嫌你家裏有兩個姨太太，要不然早就跟你過來，還能這樣累次三番地向她說，她還沒答應？現在姓李的犯了案，他沒得可迷了，也就認頭跟你了，再說那姓李的，一個無來由的人，就因爲了德嘯峯架着他，鬧的實在不像，打了我不算，還打了黃驥北，今天不是又聽人說嗎，他把深州有名的鎮頭金刀馮茂又給打了，他是個窮小子，沒家沒業，就有一

身武藝，老這樣跟咱們作對，咱們受了算嗎，所以現在花點錢，託人把他剪除了，很好！」徐侍郎仍舊皺眉說：「我總怕他還有什麼不要命的朋友，以後找咱們來麻煩，咱們都是有身分的人，恐敵不過他們！」胖盧三笑徐侍郎的膽子太小，就說：「你放心，此後一點麻煩也不能有，第一，我都打聽清楚了，姓李的只是個光身漢，在北京除了他表叔祁殿臣，刑部一個窮主事之外，就認得一個德嘯峯。可是德嘯峯現在也走了，此外他再也沒有什麼朋友，第二，這件事不但給我出了氣，也給黃驥北出了氣，黃驥北跟邱廣超又是至好，有他們兩個人，什麼光棍無賴咱們也不怕呀！」徐侍郎一聽胖盧三提起黃驥北，就覺得膽子壯了一些，因為黃驥北的武藝高強，誰都曉得，雖然聽說他在李慕白的手裏吃過虧，但是他手下還有許多有本領的朋友，三五個江湖人，他是不怕的，遂就說：「好，那麼過兩天，你就找一趟黃驥北去，」胖盧三說：「明天我就找他去，」遂又看了看懷裏的金表，說：「現在才九點鐘，咱們上校場五條去，把織娘跟她媽叫了去，咱們就問她，到底是答應不答應，徐侍郎笑道：「你怎麼比我還忙，現在大概城門都關了，有什麼話明天一塊再辦好不好？」胖盧三想了想，也覺得懶的起來。而且自己要是到校場胡同外家那裏，這裏的姨太太一定要不願意，遂就點頭說：「也好，明天再說吧。」當下徐侍郎在這裏抽了幾口煙就走了，次日胖盧三到東城北新橋去找瘦彌陀黃驥北，就說自己已託了人情，把那李慕白押在提督衙門了，以後若有什麼江湖人叫我們糾纏，那時可得請你幫忙了，他說了李慕白被押的事，本想黃驥北聽了一定喜歡，因為也算給他出了氣，不料黃驥北却是微微地冷笑，說：「本來我與姓李的非親非故，現他犯了案與我一點干係沒有，不錯，我跟他也會比過武，他打了我一掌，可是我也打了他兩拳，算是打個平手，後來我還要跟他比兵器，他可就不敢了，直向我央求，我看他是一個外鄉人，怪可憐的，也就饒了他，」胖盧三一看黃驥北這個樣子，只替他自己吹，却

不提正經事，心裏就有些生氣，暗道：難道我胖廬三非求你瘦黃四便不成嗎？接着又聽黃驥北說：「不過以後要有什麼小事，你們自管告訴我，我一定有辦法。」胖廬三一聽，心裏才算痛快一點，又坐了一會，便走了，到了晚間，胖廬三就在校場五條，他的外家那裏等着徐侍郎，他這個外家，名叫雅娥，也是由班子裏接出來的姑娘，胖廬三因爲家裏還有一個姨太太，安放不下這個雅娥，所以就特在這裏蓋了一所精緻的小平房，作爲他藏嬌的金屋，每次叫纖娘的條子，與徐侍郎見面，也總是以在這裏的時候居多，並且現在商量着把纖娘接出來，也就住在這裏，叫纖娘與雅娥姊妹相稱，胖廬三和徐侍郎每天來這裏取樂，以後他們就跟一家子一樣了，徐侍郎是北京的名士，寫一幅對聯都能賣幾百銀子，而且家產鉅富，又是某王爺的老帥，眼看就要放外省巡撫，胖廬三借着纖娘把他結識住，以後對於錢莊的買賣，和官府往來上，都有很大的好處，所以今天他等着徐侍郎，心裏很着急，他的愛寵雅娥，一面在旁給他燒煙，一面磨着他，叫他再打一付金鑷子，說道：「明兒人家翠纖過來，什麼東西都比我多，我就是個窮鬼，我怎麼見得起人家呀？」胖廬三笑道：別忙，明兒我就叫利寶家來人，你要什麼樣兒的，多重的鑷子，隨便打，你就別再麻煩我吧！」雅娥一聽，又敲到了一付金鑷子，不由心裏喜歡，趕緊又向胖廬三獻媚，可是心裏嫉妬着那纖娘，暗想：胖廬三雖是有錢，可是到底是個買賣人，無論怎麼闊，也不能稱「大人」，再說胖廬三又是個吝嗇的人，得一分便宜，才肯花一分錢，那能比得了那位徐侍郎，又是財主，又是大官，翠纖那丫頭才命兒好呢，一接出來就是關夫人，官太太，胖廬三應了雅娥的鑷子之後，未免有點心疼，剛要再強制着雅娥向自己獻些媚，也好彌補損失，這時候院中忽然有人咳嗽，原來是徐侍郎來了，徐侍郎進了屋子還是咳嗽，彎着腰像個蠅米，胖廬三坐起身來笑道：「我的老哥，你怎麼才來呀！莫非我那兩位側嫂夫人，拉住你不讓你出來嗎？」徐侍郎一面

咳嗽，一面說：「不是，不是，我腰疼的老病又犯了！因爲我昨天跟你訂的約會，現在不能不扎掙着來，」說着一頭躺在榻上，雅娥趕緊把燒好了的煙，遞給徐侍郎，胖盧三便問徐侍郎的跟班的旺兒跟來了沒有，徐侍郎一面噴着煙，一面說：「來了，他在外頭吧，」胖盧三就叫雅娥出去告訴旺兒，叫他到寶華班趕緊把翠織叫來，雅娥出去，就跟那徐宅的漂亮小跟班兒的說話去了，這裏胖盧三跟徐侍郎對面躺着抽煙說話，等了好半天，織娘帶着她母親謝老媽媽就來了，徐侍郎見織娘的容顏，今天更俏麗了許多，穿的是元青綢襖，月白綢褲，真像嫦娥一般的淡雅素潔，徐侍郎立刻連腰疼也忘了，就笑着說：「昨天一天沒見你，你的心痛好了嗎？」織娘陪笑說：「好了，叫徐老爺惦記着！」謝老媽媽在旁說：「這孩子心窄，有時遇見一點不順心的事，他就要心口疼！」胖盧三說：「以後好好調養調養也就好了。」織娘半跪在榻上，拿起煙籤子來，要給他們二人燒煙，胖盧三攔住她說：「你別累着了！交我們自己燒吧！」又回頭向一個使喚的婆子說：「你搬兩個小凳兒來，叫姨太太跟翠織姑娘坐下。」又向謝老媽媽說老太太，你隨便坐，我不張羅你了！」當下那婆子在榻前安放了兩個小凳，雅娥靠着胖盧三，織娘靠着徐侍郎，半躺不坐地依在那裏，胖盧三忽然假作驚訝地，向織娘說：「織娘，我告訴你一件事，你知道那個李慕白嗎？你猜他是個幹什麼的？」織娘一聽提到李慕白，臉上便泛起紅霞，勉強笑道：「我聽說他是個秀才，」胖盧三冷笑道：「什麼秀才啊！原來他是一個江湖大盜，昨天案子犯了，叫九門提督衙門給抓了去了，一定非砍頭不可！」織娘一聽，不由急得顏色改變，那邊謝老媽媽，也驚訝的不得了，說道：「哎呀，看那麼斯文的人，原來是個賊呀！」胖盧三冷笑說：「斯文什麼？你看他憑着會些武藝，動不動就講打人，打了我，打了黃四爺，還打了北京有名的幾個鏢頭：天天什麼事也不幹，也要逛班子，也要穿好衣裳，究竟他仗的是什麼？我早就疑心他，果

然，昨天案子發了，原來他在外省就是強盜，來到北京之後也作個幾樁大案。」織娘聽了，心裏又是傷心，又是害怕，不由嬌軀亂顫，胖盧三說：「衙門裏早就打聽出來了，李慕白作案子得的錢，全花在你的身上，」謝老媽媽在旁說：「哎呀！我們不知道他是賊呀！」織娘嚇得流下淚來了，胖盧三說：「人家衙門不管你們知道他是賊不是，只要他在你們那兒花過錢，你們就得跟窩主同罪，」說到這裏，他忽然轉變口氣，說：「可是你們也別着急，我跟徐大人早給你們打點了，衙門不至派人把你母女抓了去，可是你們不能再寶華班住着！」謝老媽媽趕緊央求，說：「盧三老爺，徐大老爺，您二位老爺千萬可憐我們娘兒倆，求一求衙門……」說着也痛哭起來，胖盧三假意歎了口氣，說：「我也替你們怪難受的，以後若不叫你們在班子裏混事，你們不用說沒吃喝，就是連住的地方也沒有呀，謝老媽媽趕緊乘機說：「上回盧三老爺不是提過嗎？徐大老爺要收下我女兒作妾，我想那不但不是抬舉我們娘兒倆，也是可憐我們娘兒倆！翠織，你快求二位老爺吧！」胖盧三看了徐侍郎一眼，面上露出得意之色，彷彿是說：老哥，你看我盧三的手段怎麼樣？又見織娘用手絹掩面在哭泣，真是楚楚可憐，心中不免又動了點妬念，想着：這麼好的美人兒，我送給徐老頭子去享受，可是未免太便宜他了，可是又想：以後把織娘接出來，也是住在自己這個外家裏，日久天長，那還不跟自己的一樣嗎？於是故意作着不着急的樣子，說：「要說把織娘接出來，跟徐大人過日子，可真是你們娘兒倆的造化，不但織娘享福，你的後半輩也一點不用發愁了，再說你女兒作了徐大人的姨太太無論什麼衙門也不敢再找尋你們，徐大人不久就要作撫台，家眷不帶，自然帶着你女兒，到了外省，誰還知道你的女兒是班子出身呀，那個官員不敬奉撫台的岳母呢！」謝老媽媽一聽這話，不由破涕爲笑，說：「噯啲！盧三老爺，這話我可當不起呀，只要徐大老爺行好，收我女兒作個丫頭，叫我作個老媽子，我們娘兒倆就這

輩子也忘不了二位老爺的好處了！」此時織娘見她母親太卑鄙了，徐侍郎要納自己爲妾的事，已經提過一次，自己因爲李慕白，會尋思了幾天，也沒決定主意，到底是答應他還是不答應他。到如今一看，以自己過去世上的苦處，和現在李慕白案子的牽累，實在不容自己不屈身忍痛去給徐侍郎作妾，以保住母女的生計，這樣一想，越發淚下如雨，咽嗚不迭，徐侍郎用手抱住她，勸她不要哭，說：「什麼事都好辦，你就別哭啦！」這時胖盧三噴了兩口煙，又說：「徐大人早就有意，我也跟你們提說過兩回，可是織娘是含糊其辭，也不說願意，也不說不願意，現在既有李慕白的那件事出來，徐大人叫我問明白了你們，織娘要是願意跟徐大人從良呢，那麼由明天起，你們就搬出寶華班，在公興店找一間房子先住下，三兩天內就叫徐大人把你母女接來，就住在我這兒，那西房三間織娘住，東房兩間謝老媽媽住，一切傢具都現成，再雇上兩個老媽子，足能服侍你們，織娘雖然沒有身價，可是徐大老爺說過，拿出二千兩銀子來存在我的櫃上，把摺子交給她自己，這都是說織娘願意的話，假若織娘要是不願意呢，那我也得告訴你們，徐大人可是作官的，不能再認識你們這跟大盜有牽連的人了，謝老媽媽在旁，又是喜歡，又是害怕，趕緊走過來，向織娘說：「姑娘，你就答應徐大老爺吧！快給徐大老爺謝恩吧！」當下織娘抽抽搖搖地，把眼淚擦淨了，就說：「徐大老爺這麼抬愛我，我怎能還不願意呢？我跟我媽明兒就搬出寶華班去，」胖盧三一聽織娘嬌滴滴地說出這樣話來，不由得哈哈大笑，拍着徐侍郎的肩頭說：「老哥，我這個媒算是作成了，就等着喝你的喜酒來了！」當下織娘向徐侍郎向胖盧三行禮道謝，雅娥和老媽子也向徐侍郎道喜，徐侍郎喜歡得直咳嗽，腰又疼起來了，可是他掙扎着精神，先問謝老媽媽在外頭還有什麼欠的賬沒有，謝老媽媽說：「賬倒沒有多少，就是在班子裏使了一百兩銀子，外頭還有點零碎的賬，算起來共也合不到二百兩銀子，」胖盧三說：「這不得算

什麼，明天你叫他們開個賬單，到我西櫃上領錢去得啦，」徐侍郎又笑着問織娘要什麼東西，織娘搖頭說：「我也沒有什麼可要的，衣服首飾，我現在還够用的，再說現在就是做什麼東西，也來不及再做，徐侍郎說：「不過我看你的衣裳都是些淡淨的，無論怎樣也得有一件大紅的衣裳呀！」謝老媽媽在旁說：「我們姑娘有大紅的襖兒，大紅的裙子，雖然舊了一點，可還穿得出去。」織娘聽她母親提到她那身大紅衣裙，不由又觸到她早先的一件難過的事，心裏一陣難受，眼淚又要奪眶而出，勉強忍制住，這時胖盧三見徐侍郎爲這些小事麻煩，心裏又覺得好笑，又覺得生氣，就說：「這都好辦，到那天我想也沒有多少人來，織娘只要穿得不太素也就得了，難道織娘非得穿戴鳳霞被，徐大人非得戴上二品頂戴嗎？」說得徐侍郎也不禁撇着鬍子大笑，一面咳嗽着，又談了一些別的話，織娘母女就坐着車走了，織娘在車裏還不住流淚，直到了寶華班門首，她才把眼淚擦乾，謝老媽媽此時很喜歡，下車時覺得身體特別輕便，織娘也下了車，謝老媽媽攙着她女兒，才一進門，就見毛夥迎上來說：「織娘姑娘回來了，這位老爺等了你半天啦！」織娘吃了一驚，抬頭一看，就見是個闊客人，身材肥碩，沒有鬍子，穿着深灰色官紗大褂，青紗坎肩，頭戴青紗小帽，帽上嵌着一顆很大的珠子，手搖摺扇望着織娘笑了笑，謝老媽媽剛要說：「我們姑娘明兒就從良去，現在不接客了！」却聽這個又胖又闊的人說：「我是德五爺托咐來的，要跟織娘說兩句話，」織娘一聽說是德五爺托付來的，就想：德五爺不是李慕白的那個有錢的朋友德嘯峯嗎？不由打了一個冷戰，說道：「有什麼話你就說吧！」那胖客人說：「話很多，你的屋子在那兒，到屋裏我再跟你細說，」織娘又驚又怕地，沒有法子，只得帶着這個胖客人上樓，謝老媽媽雖然心裏不願意，可是因見這個客人穿得很闊，像是個作官的人，便也不敢得罪，到了樓上織娘的屋裏，織娘把燭挑了挑，就問說：「這位老爺貴姓？」胖客人說：「我姓史。」織娘勸

強笑了笑，說：「史老爺請坐吧！」姓史的胖客說：「我不坐着，我來告訴你，就是那跟你相好的客人李慕白，昨天叫九門提督衙門抓去了，我就是他的朋友！」織娘和他母親一聽，嚇得面色全變了，那姓史的胖客人又說：「李慕白是個規矩的人，因為他不受人的欺負，才得罪了胖盧三和徐侍郎，這次全是胖盧三徐侍郎兩個忘八蛋，買通了提督衙門，誣賴李慕白是大盜，要制他死命，可是一沒有憑據，二沒有見證，李慕白在北京又有許多好朋友，不多日子必能把他營救出來，我現在來告訴你，是那胖盧三徐侍郎要是趁這時候逼你從良，你可不准跟他們去，李大爺待你不錯，你可得講點義氣，要不然李大爺出獄之後，一定不依你，我姓史的若知道了，也是誰也不能饒！」說時繃着臉上的肥肉，態度很是兇惡，織娘和她母親全都嚇得臉色煞白，心裏突突地跳，兩條腿打顫，那姓史的胖客人說完，又囑咐道：「你們聽明白啦！」織娘點頭說：「聽明白了！」姓史的說：「好，好！」說畢轉身就走，少時聽得一陣沉重的樓梯聲音，那胖客人就走了，這裏織娘掩面哽咽着哭起來，謝老媽媽裏叨念着說：「這是那兒來的事，咱們都答應人家徐大人了，難道能够反悔嗎？再說咱們吃堂飯的，看誰有錢，就能跟誰從良，他姓李的天殺的，在咱們這兒才花了幾個錢，就能攔得住咱們不嫁徐大人，這樣的人，真是殺了砍了也不多呢！」又指着翠織說：「這都是你，瞧上了他小白臉兒，跟他那個窮鬼，磨了那些日子。依着我，那回他吐了你一牀，第二天就不見他面，也不至於他把盧三爺給打了，現在犯了案，還差點把咱們也連累上，你也不想，你爸爸臨死的時候，囑咐你什麼？我跟着你受了多少苦？你難道就在這班子混一輩子嗎？還是跟那窮鬼受罪去？現在這不是托菩薩保佑，徐大人看得起咱們，又有盧三老爺那位費人，成全着咱們娘兒倆，這明兒一過去，你也做做官太太，我也跟你享享福，偏偏又來了這麼一個胖東西，你別瞧他穿的闊，多半也是個賊，他來恐嚇咱們，哼！咱們才不怕他呢？」

明兒我非得告訴盧三爺不可，不管他那一套，回頭我就跟掌班的算賬，明兒咱們就搬出去，看李慕白跟這姓中的能够把咱們怎麼樣了？」這時織娘聽了她母親提到她父親臨死時說的話，又嚙嚙着不該與李慕白那樣好，不禁芳心如絞，躲到裏間，一頭倒在牀上去痛哭，不想又把那蘇漆的枕匣觸碰一下，裏面的匕首響了一聲，這越發觸動她的傷心之事，因此就想起她一往的淒慘身世，原來謝織娘是淮陰青江浦的人，她的父親名叫謝七，會幾手武藝，也能讀點詩文，畫幾筆畫兒，並會諸般雜技，向在一位財主家中幫閒爲生，謝老媽媽年輕時是一個娼妓，後來嫁了謝七，就生了織娘，織娘在七八歲時，謝七就被那財主家辭掉，閒了些日，竟弄得衣食不給，謝七無法，幸仗着他爲人聰明，會耍些玩藝，他能够把五把短刀上下的扔着，去用手接，手裏永遠拿着兩把空中飛着三把，決不叫一把刀掉在地下，並且還會吞寶劍，變戲法，並教會了織娘打花鼓，唱小曲，於是便一家三口，在各處飄流着，賣藝度日，有時也能掙不少的錢，十幾年來，織娘隨着父親各地行走，雖然飽受風霜，備嘗辛苦，但却出落成一位絕世的美人，她父親謝七歷年賣藝所得，也積蓄了幾個錢，而且年紀也老了，便不想再走江湖，遂在河南駐馬店的地方住下，打算買幾畝田地，在此落戶，不料却被本地的一個惡霸看見了織娘的姿色，這個惡霸名叫吞舟魚苗振山，是河南省有名的英雄，此人膂力驚人，慣使一口撲刀，水性也精通，並且能打飛鏢，百發百中，走江湖三十餘年，從來沒遇見過對手，此時已有五十多歲了，但他還時常出外，每次從外面歸來，必是金銀滿載，而且帶回來美貌年輕的女人，也不曉得他是怎麼得來的，積年既久，弄得有數十頃良田，蓋得很大的莊院，養了一百多個長工和莊丁，居然也與官府往來，成爲本地的紳士，人咸呼之爲「苗大員外」，不過這種尊稱，總是當着他手下的人，背地裏却叫他「苗老虎」，因爲苗振山獨霸一方，魚肉鄉里，無惡不作，真比老虎還要利害，鄉間的人沒有不在表面怕他心裏

恨他的，苗振山沒有正式的老婆只有歷年在外面拐騙搶掠，和在本地霸佔的女人，約有二十幾個，雖然個個也穿綢着緞，似玉如花，但其實比囚犯還要可憐，因為苗振山性情極爲暴虐，並且多疑，對於屬於他的那些可憐的女人，時常打罵，偶有言語和行爲不慎，被他起了疑，那就非被他慘害不可，有人說：進他門的婦女，至少也有四五十人，可是現在只賸二十幾個，那些可憐的女人，都不知怎麼糊糊塗塗地就死了，這次他看見了謝七的女兒織娘，就用一種強硬的手段，把織娘得到手裏，把謝七和謝老媽媽安置到莊院後面的一間破土房裏去住，頭一個多月還很寵愛織娘，給織娘做紅緞衣裙，打的金首飾，也不虐待織娘，可是過了些日，他就發起脾氣來，抓了個隙兒，打了織娘一頓鞭子，織娘是在江湖長大了的，性情未免放縱，就哭哭啼啼，頂了苗振山幾句，苗振山大怒，把織娘摔在院中，命她跪着，用皮鞭沾涼水，抽她的渾身，旁邊誰也不敢上前來勸，這一場毒打，織娘鱗傷遍體，兩月未愈，住在莊後的謝七夫婦，也時常受苗家的奴僕們的欺辱，這次謝七夫婦與織娘商量好了，打算一同祕密逃走，不料都已走出了莊子，又被苗振山發覺追回，喝令莊丁，把謝七打了個半死，把謝老媽媽也抽了一頓鞭子，把織娘更是毒打了一頓，鎖了十幾天，因爲到了他的生日，才算放了織娘，織娘到這時，連一點愁容也不敢帶，百般獻媚，才把苗振山的脾氣哄好，可是織娘的父親謝七，却被那一頓亂棍，打傷了內部，在小土房裏扒了半個多月，就死了，死的前幾日，織娘見了她的父親一面，她父親就囑咐織娘說：「我快死了！是苗振山打死的我！我死後你們娘兒倆，還得想法子逃命，要不然早晚也得叫他打死！」又說：「你們娘兒倆將來若能逃出，就到北京去，那是天子脚下，還不能沒王法，你舅母在北京班子裏當跟人，你們跟着去混事也好，將來找個作官的主兒從良，也有個保護，要不然苗振山早晚找你們去！」後來謝七死了，織娘反倒處處討苗振山的歡心，不過他却暗藏着一把父親遺下的

乞首，想要等機會刺死苗振山，爲父報仇，殺死仇人後，自己也一死，可是終於沒有下手，第一是懼怕苗振山力大，不容自己下手，第二是想自己死後，母親更沒有了依靠，所以又在苗家忍痛受辱，住了半載有餘，這日苗振山忽然受了他外甥金槍張玉瑾的邀請，往開封府去了，苗振山走後，織娘才同她的母親，冒險逃出，一路艱苦，來到了北京，找着他的舅母，他舅母金媽媽只是孤身一人在京，早先給班子裏的姑娘們梳頭，積蓄了幾個錢，買了兩個小姑娘，養大了之後，都送在班子裏去當妓女，都能替金媽媽掙錢。所以金媽媽在南城買了小房子，又認了個乾兒子，居然是位老太太了，織娘和他母親投到這裏，並不敢說是由河南苗家私逃出來的，只說父親死了，無以爲生，所以才投奔舅母來，金媽媽一看，這個外甥女，長得十分俊俏，年歲又正相當，若送在班子裏，一定是位紅姑娘，並且知道謝老媽媽就是娼妓出身，想她們必是什麼事都肯幹，於是就笑着說：「你們娘兒倆不用發愁，憑姑娘這模樣兒，要想吃好，穿好的，還不容易嗎？」所以過了幾天，金媽媽就給織娘置辦了頭上脚下，送織娘到韓家潭寶華班樹了齣幟，本來織娘久歷風塵，備受凌虐，性情已變成狂傲憂鬱，作妓女是不大合宜的，可是因爲她太美麗了，而且多才多藝，雖然彷彿有點架子大，可是依舊有不少的闊老拜倒她的石榴裙下，尤其遇見了胖盧三，他看上織娘的性情很對徐侍郎的脾胃，就把織娘薦給徐侍郎，借以結識那位有錢有勢的老名士，只是徐侍郎一個人，半年以來就報効了織娘幾百兩銀子，織娘又會以同類相憐的感情，救過一兩個被虐的雛妓，因此有此好事的人就送給她個「俠妓」的名號，從此織娘更高抬了身分，輕易也不留宿客，專心想結交幾個有權有勢的人，這倒並不是織娘喜愛權貴，却因她想着那吞舟魚苗振山，對他母女決不能善罷干休，早晚苗振山或是他手下的人，一定會找來的，北京雖是個大地方，官府管轄的也很嚴，可是苗振山是會武藝的人，手下又盡是些強暴之徒，要想殺害他母女，

實在很容易，因此織娘時時自危，除了暗藏下他父親遺下的那匕首，以備苗振山找來逼迫時，隨時與之拚死之外，並且急於要找一個心地好，有權勢的人，以作倚靠，不過織娘爲妓有一年有餘，也認識了不少達官闊客，可是那些人，多半是粗俗惡勢，只知化錢嫖妓女，絲毫不懂得情義，徐侍郎雖然是個闊官，待織娘很好，織娘也想過：若是跟徐侍郎從良，不但母女的衣食永遠不用發愁了，就是苗振山再找來，他也惹不起徐侍郎的財勢，不過就是一樣，徐侍郎的年歲太老了，而且他家中已有兩個妾，未必能容得下自己。因此織娘才猶豫不決，在這時偏偏又遇到了李慕白，李慕白雖然不是個作官的人，但他年輕英俊，而且對待織娘十分溫柔，並不以織娘是個妓女，就輕視他，李慕白只來過幾次，織娘既愛他的年少，又因織娘過去飽嘗艱難，凌虐，如今受不住李慕白的柔情，所以李慕白就佔據了織娘的芳心，只要有一天見不着李慕白，織娘就彷彿魂魄都丟失了似的，謝老媽媽也看出來了，女兒是愛李慕白的年少風流，本來不很高興，可是因爲李慕白化錢向不吝嗇，謝老媽媽也就不能說什麼，那天的雨夜裏，織娘對李慕白深情摯愛，實難自抑，才將李慕白留宿，是夜李慕白曾提到將來要接他從良，作爲自己的原配的話，織娘見李慕白這樣的憐愛她，本來十分感激，不過又想她還有苗振山那一個仇家，憑李慕白一個秀才，如何能保得住她母女？倘若跟李慕白從良之後，作不了幾天夫妻，苗振山忽然來到，那時豈不連李慕白也給害了嗎？因此當時就沒答應李慕白，但是芳心十分難過，過了些日，織娘與李慕白的愛情愈密，織娘幾次枕邊流淚尋思，就決定了，拋開徐侍郎，去從李慕白，可是他心裏這意思，還沒容與他母親商量。李慕白就把胖廬三給打了，李慕白打了胖廬三還不要緊，但他說出許多英雄任氣的話來，這確實使織娘傷心，因爲織娘自幼隨父親飄泊江湖之間，所遇的江湖人不知要有多少，簡直沒有一個好人，全都是粗惡暴橫，後來又遇見那個吞舟魚苗振山，打死了他的父親，虐

待他幾近一載，因此織娘簡直恨死了江湖人，怕死了會拳脚的，想不到這與他愛情正熾的李慕白，原來也是這麼一個人，爲此，織娘終夜啼哭，只得漸漸向李慕白冷淡些，可是一往的情意，總難盡皆釋去，所以前兩天李慕白前來向他辭別時，織娘不知爲什麼，又是那樣戀戀不捨，結果還是說等候李慕白回來，言外還有委身之意，可是李慕白一走後，她又有點後悔，就想：「他走了也乾淨，我爲什麼還要跟他說那樣的話呢？我豈能再嫁一個江湖人呢？固然姓李的現在對我很好，可是從良以後，他要犯起他那江湖人的性情來，我可怎麼辦呢？再說看姓李的也是家無恆產，到處飄流的人，我從小就飄流，直到現在流落娼門，難道嫁人以後，還要去跟着人飄流嗎？何況還有那個苗振山呀！他知我母女逃走了，不定要暴怒得什麼樣子，將來倘若找我，縱使李慕白也會武藝，可是也打不過苗振山呀！」織娘這樣來回的一想，就覺得決不能嫁李慕白，可是心裏又矛盾着，總覺對李慕白難捨，所以這兩天胖廬三催着他答應徐侍郎從良，他總是吞吞吐吐，不肯直接了當地答應，其實是芳心迴曲，日夜悲傷，今天她在胖廬三的外家裏，知道了李慕白犯案的事，又加胖廬三連威脅，帶利誘，織娘不得已，才算答應了嫁給徐侍郎，可是一想到那多日對她愛情溫慰的李慕白，現在竟以盜案入獄，她的心裏何嘗不難過呢？不料在回來時，又遇到這個姓史的胖客人，說出李慕白入獄，乃是被胖廬三徐侍郎二人所陷，其實李慕白却是規矩人，這更使織娘悲傷，在聽了她母親絮絮叨叨的一番數落之後，她便倒在牀上痛哭，觸動枕中匕首，又想起一往的慘痛身世，不禁抽抽噎噎，哭得牀帳都亂動，這時燈光慘淡，室內寂然，她的母親大概是下樓向掌班的算賬去了，鄰屋內的姊妹們正在和客人們高聲說笑，樓下並傳來宛轉的歌聲，唱的是：「可憐你，美貌如花，命薄如紙，聰明人受累是相思！……」

第十六回

落花有主徐侍郎藏嬌
冤獄得伸鐵貝勒仗義

次日，織娘和她的母親，就搬往珠市口公興店裏去住，這公興店也是胖盧三開的買賣，今天一早，胖盧三就派人來分付了，這裏給她母女騰出寬敞乾淨的兩間房屋，吃午飯的時候，織娘的舅母金媽媽就來了，一進屋就向謝老媽媽和織娘道喜，說：「我聽見信兒我就趕來，姑娘真是造化，轉眼之間就是官太太了，我的親外甥女兒，以後你可別忘了舅母呀！」說話時用手拍着織娘那穿着緞襖的柔肩，織娘也低頭含羞微笑着，謝老媽媽在旁喜歡得閉不上嘴，說：這不是托舅媽的福嗎？我們才來到京城時，要沒有舅媽，我們還不得要飯吃，那配認得徐大人？現在總算我還有一步老運，跟着也再享幾年福，舅媽看着也一定喜歡，總算沒白相幫我們娘兒倆呀！」又說：「他那個窮爸爸，臨死的時候，也沒想到今兒我們能够這樣兒呀！」織娘在旁一聽，眼圈兒又紅了，金媽媽抱怨謝老媽媽說：「我的嫂子，你是怎麼啦，大喜的日子，你不說些高興的話，可又提那死鬼，我看你簡直有點褻瀆的！」謝老媽媽笑了笑，說：「你不知道，現在事情可是定了，要說起來也真不容易呀！要沒有人家盧三老爺給成全着，徐侍郎也未必肯答應，」當下金媽媽落座，又談了些，應該預備什麼，到時候怎辦的話，少時金媽媽走了胖盧三跟徐侍郎就來了，徐侍郎一見織娘那嬌媚的模樣，連老都忘了，謝老媽媽就氣哼哼地，把昨晚寶華班裏來了那個姓史的胖客人。說了那一大套嚇人的話，張手舞爪地重述了一番，徐侍郎一聽，不由脊樑骨發冷，臉上的皺紋聚在一塊，皺着眉，向胖盧三說：「你說這事可怎麼辦？」胖盧三却微微冷笑說：「你把這點小事放在心上，那邊有完？北京城像這樣的地痞光棍不知有多少，他們不過想點錢花，你都怕起來還成？」徐侍郎一聽，也覺得這事不十分要緊，便說：「不用理他，

咱們還說咱們的事吧！」便向謝老媽媽說：「我查過黃曆了，後天就是好日子，早晨十二點就接織娘過去，雖然沒有什麼預備的，可是你們也得想一想，別等到了時候又着急，」遂就由靴筒摸出個緞子包兒來，取出兩張一百兩的銀票給謝老媽媽，然後胖盧三就說：「明天我派一個老媽子和一個夥計，來幫助你們，我們可就不來了，說着不覺得打了一個呵欠，本想跟徐侍郎在這裏抽幾口煙，雖然櫃房裏有煙傢伙，可是又嫌在這裏輪着不舒適，便向徐侍郎說：「得啦！你就別只管用眼睛釘人家了，反正人是你的了，誰也搶不去，」說得織娘低下頭去，臉紅了，謝老媽媽也笑着說，徐大人要是心急，回頭我就把她送去了，」徐侍郎笑得鬍子亂揚亂動，胖盧三說：「老哥，咱們走吧！上我的西櫃抽口煙去，」當下徐侍郎跟着胖盧三走了，這時織娘已死心貼地的等着嫁給徐侍郎，雖然還對李慕白掛念着，可是想着過門以後，再向徐侍郎說一說，求他再托人情，把李慕白放出獄去，也就完了。過了兩天，這日午前，徐侍郎就雇一頂轎子，把織娘悄悄地抬到校場五條，胖盧三的外家裏，謝老媽媽也坐車跟濟過去，徐侍郎請了幾個至近的朋友，在那裏吃喜酒，筵間有劉御史，龐御史，馬翰林，內務府的王司官，齊公府的大管事的楊二，某王府的大管事焦五，和幾個大商人，其中焦五雖然不過是個王府的體面的僕人，可是因爲他的主人正在朝中當權，一般作官的要想謁見那位王爺，非得先與焦五交結不可，因此在席間惟有他穿的衣服甚是講究，跟誰都開個玩笑，焦五本來想着徐侍郎接出的這個從良的，雖然別人說是長得怎麼美貌，跟嫦娥一般，焦五心裏總不相信，因爲他想着，像徐侍郎那個老頭子，雖然有錢有勢，可是真正出色的名妓，決不能嫁他，想不到織娘一下轎，焦五一看，簡直眼睛都呆了，心說：呀，世間上竟有這樣美貌的女人？徐老頭兒的豔福真不淺呀！又後悔早知道班子裏有這麼一個姑娘，自己早應該去鑽一鑽呀！旁邊那個龐御史擰着小鬍子看得更是眼直，焦五心裏懷着妬意，把

龐御史拉到一邊，一半玩笑，一半認真的說：「朝廷養活你們這幫御史是管幹什麼的？徐老頭子接了混事的當外家，你們不但不參奏，還來喝喜酒？」龐御史臉紅着說：「都有交情，誰能爲着這一件小事得罪人呢？」焦五笑着說：「得罪，你跟老劉，你們不定使了徐老頭子多少錢呢？」龐御史搖頭說：「沒有，我也犯不上爲這麼一點小事宰他，倒是有一件旁的事，跟這事有點關連，過兩天我打算宰胖盧三一下子，」焦五趕緊問是什麼事，龐御史就低着聲音，把他聽來的，胖盧三爲給徐侍郎撮合成這件事，把織娘一個熟客李慕白誣爲大盜，托人押在提督衙門的事，告訴了焦五，焦五一聽十分氣忿，說：「胖盧三這小子還有王法嗎？」口裏說着，心裏可打算挑動龐御史，叫他把徐侍郎織娘打散，然後自己再想法子把織娘弄到手裏，因就說：「雖然都是朋友，可是他們作了這件缺德的事，你們當御史的却不能不管，要不然叫王爺知道了，你們可都吃不住！」龐御史見焦五這麼生氣，心裏明白他是看見徐侍郎接出來這麼一個美人兒，他心裏妬得慌，他若是一翻臉，把這句話告訴了王爺，那時大家真都吃不住，自己想敲胖盧三的銀子的事也就完了，遂就深悔剛才把那件事告訴了他。這時徐侍郎命織娘出來，給衆客斟酒，織娘換了一身桃紅的衣裙，越發顯得嬌豔，當斟酒到焦五的眼前時，焦五的半身都麻了，實在忍不住心中的妬火，織娘回到屋裏之後，他沒等終席就走了，徐侍郎和胖盧三全都看出焦五今天的神色有點不對，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出門去，焦五上了車，就往某王府去了，心裏雖然妬恨，可是又想：自己跟徐侍郎是多年的交情，不好因爲此事鬧得太翻了，而且徐侍郎又是王爺的老師，王爺就是知道了此事，也不能太不給徐侍郎面子，因此心裏很沒有法子，所以眼看着徐侍郎弄到這麼一個美人兒，自己一點便宜沾不着，又實在氣得難受，一路盤算着，不覺就到了王爺府，在車門前剛一下車，忽見迎面來了幾匹馬，幾個衣履整齊的小廝！牽着馬，前面大搖大擺地走着一個人，這人

身材高大，白胖臉膛，額下有些短髯，年紀不過三十四五，身穿醬紫色的袍子，青馬褂，腰繫黃帶子，足下蹣着官靴，焦五一看，來的原是宗室中的出色人物，鐵貝勒府的小貝勒善弘，人稱小虬髯鐵二爺的便是，焦五趕緊過去請安，笑着問道：「二爺，老沒見您呀！您從府上來嗎？」鐵小貝勒因為焦五是個體面的大管事的，平常也愛跟他說笑，當下就笑着點了點頭說：「前天我來了一次，沒瞧見你，聽說這些日子你常跟些堂官司官來往，越來越闊了！」焦五不由臉紅，趕緊笑着說：「得啦二爺，我那有工夫應酬他們呀！不過是幾個熟人，有些紅白事，我不能不去一趟罷了！」鐵小貝勒看今天焦五的頭上脚下特別闊氣，就問說：「今天你又上那兒應酬去了？」焦五驀然想起，鐵二爺是最好管閒事的，自己心裏那點妬火，得求他替自己出一出，於是就說：「咳，還提呢！徐侍郎那老頭子又弄了一個外家，前幾天就跟我說了，剛才我去了一趟，給他道道喜，那徐老頭子也太胡鬧，家裏已然有了兩個，都是十七八歲，他今天又從南城接出這麼一個來，聽說還是班子裏的一個紅姑娘，名字叫什麼翠織，我看倒不如叫天仙……」說到這裏，覺得露出自己心裏的話，就趕緊接着說：「說起徐老頭子弄來這個翠織，也很不容易，不知花了多少錢，胖廬三在裏面又給他幫忙，可是人家翠織本來不願嫁他，原來翠織早看了一個小白臉兒這人名叫李慕白，鐵小貝勒一聽「李慕白」三個字，他就不由得一怔，於是注意聽焦五往下說道：「聽說這人很有兩膀子力氣，有一天把胖廬三打了個鼻青臉腫，因此胖廬三恨上了這個姓李的，一半爲他自己出氣，一半爲給徐侍郎剷除對手，就在提督衙門托了人情，把那李慕白誣爲江洋大盜，押在獄裏了，二爺請想，爲討着一個小老婆，竟要把人家好人害死，就是他們有錢有面子，御史們不敢管他，可是也太缺德了！」鐵小貝勒聽到這裏，不由面上現出怒容，就問：「你說的那個李慕白，是不是在南城外住，他只是孤身一人，武藝精通，打過黃驃北，也打過花槍馮

薩，雙刀馮茂。」焦五說：「多半就是這個人吧，聽說他跟內務府的德五爺是好朋友。」鐵小貝勸點頭說：「那就是他了，此人是新到北京不久的有名的好漢，他受了冤枉，我不能不管，你告訴徐侍郎和胖盧三叫他們怎麼托人把姓李的押起來，就怎麼托人把姓李的放出來，要不然我可不依！」焦五連說：「是，是，我一定跟他們去說。」錢小貝勸氣呼呼地又問說：「王爺在家裏沒有？」焦五說：「大概在家裏，我給二爺回去。」一面半跑着往府內去回事，一面心裏却想着：果然把這位小貝勸的脾氣給惹起來了，徐侍郎和胖盧三不用想好好過日子了，可是這位小貝勸只說救李慕白，可沒說把徐侍郎那個外家給打散，結果還是便宜那個老頭子呀！又想：小貝勸跟我是這麼說，我見着徐侍郎時，不會再給他添上些利害的話嗎？因此心裏十分高興，單說鐵小貝勸，因為惦记着李慕白那件事，見了王爺也沒說多少話，就告辭走了，回到自己府內，越想這件事越是生氣，本來這些日就久聞李慕白的英名，想必是一位年少英勇的出色好漢，只因自己是個有爵位的人，不能去與他結交，如今聽說李慕白被惡紳徐侍郎，奸商胖盧三，誣陷在獄中，自己若是坐視不救，不但於心難安，且必被天下人恥笑，於是便派了隨身的小廝得祿，囑咐他許多話，給了他些銀子，叫他到九門提督衙門監獄裏去探看李慕白，然後命人寫帖子，請九門提督毛大人，今晚到府上來，有要事面談，那九門提督監獄中所羈押的盡是些江湖大盜，和在京城犯了重案的人，輕易不許外面的人去見，可是如今得祿一來，這道裏，說起他是鐵小貝勸派來的，那管獄的官吏，立刻坐都坐不住，說：「哦，哦，你是貝勸爺差遣來的，要見誰，請說吧，我立刻就派人帶你去！」得祿擺着架子，取出三十兩銀子來，說：「這是三十兩，貝勸爺告訴我，說，其中十兩是請你們喝酒的。」管獄的官吏連說：「噫，貝勸爺幹麻還賞我們錢，有事就隨便分付得啦！」得祿又說：「那二十兩，爺說交給你們存着，給李慕白添點菜，李慕白是貝勸爺最喜歡的人，你們可

不准錯待了他，」管獄的連說：「那決不敢！李慕白那個人很老實，再說他的案子現在又沒審清楚，還許是冤枉呢，大概過些日子也許就把他放了，現在有貝勒爺的話，我們更不敢錯待他了！」得祿點了點頭，遂叫那管獄的官吏帶他去見李慕白，本來李慕白是跟十幾個死囚囚在一起，這時候那管獄的官吏，早叫手下的獄卒把李慕白提出來，另安置在一間乾淨點的監房中，得祿隔着鐵窗見了李慕白，李慕白在這裏隔了幾天，過了兩堂因爲他不但屈認盜案，反倒把與胖盧三結仇的事全都說出來，他說：自己是規矩人，你們作官的不可使了胖盧三的錢，就認良爲盜。因此堂上打了他兩頓板子，打得他兩股都破了，又加鎖鍊累身，獄卒虐待，李慕白實在受苦不堪。這兩天除了那個開小酒鋪的史胖子，派了他那個夥計，在獄卒手裏花了些錢，才見了李慕白一面之外，就再沒有旁人來看他，李慕白就盼着德嘯峯快些回京來，他知道了此事，好給自己想辦法，這時忽然有得祿來見他，而且有管獄的官吏陪着，李慕白就暗想：「這是什麼人？」當下得祿隔着鐵窗，向李慕白哈腰笑着說：「我是鐵貝勒府二爺派來的，我們二爺知道李爺這官司很是冤枉，我們二爺先叫我來看看你，叫你放心，別憂慮！我們二爺今天晚上就跟提督大人見面，把你這官司說一說，大概過不了幾天，你就可以出來了！」李慕白聽了，不由一怔，雖然彷彿自己聽說過那鐵貝勒府，但是不知他所說的這個二爺又是誰，遂問道：「你們二爺，我沒見過呀？」得祿說：「李爺雖然沒見過我們二爺，我們二爺却久仰李爺的大名，我們二爺的官諱是叫善弘，人稱小虬髯鐵二爺。」李慕白一聽，才豁然想起，似乎是德嘯峯會向自己說過這小虬髯的大名，此人身居王位，與自己素昧平生，如今肯這樣熱心營救自己，這種俠義心腸，着實值得感激，於是便慨然歎道：「多蒙鐵二爺這樣關心我，你回去可對他說，我李慕白是南宮秀才，來京投親謀事，向來心地光明磊落，安分守己，就爲打了惡商胖盧三，才被 he 托了人情，把我押在獄中，要

誣我爲強盜，可是一點憑據也沒有，就是他們打死我，我也不能夠屈招，若鐵二爺能替我昭雪此冤，救出我獄，我對他的大恩，終身不忘。這話也不用細說，我雖沒見過鐵二爺，但也想得出他是一位義氣朋友，你就對他說吧！盡他的心去辦，若能救出我來，我出獄時再去拜謝他，若救不出我來，我雖死也不忘他這個朋友！」得祿連連答應，又問李慕白在外面還有什麼事沒有？李慕白說：「我在此親友很少，外面沒有什麼事！」得祿點頭答應，遂即走了，李慕白這時心裏也覺寬敞了好多，又見管獄官吏和獄卒，對他也特別和善了，李慕白曉得是鐵小貝勒的人情托到了緣故，想到權勢的可怕，不禁感歎，又想：只要能離開監獄，到鐵貝勒府拜謝完了，自己連表叔也不見，就趕緊離開北京去吧。到了次日，那史胖子酒舖的夥計，也不用化另錢打點，獄卒就放他進來了，那夥計手提着個食盒，就說：「李大爺怎麼挪到這間屋子來了，這間屋可比那邊好得多了。」李慕白微笑着道：「反正是監獄，還能好到那裏去！」夥計打開食盒，露出兩碟菜，一壺酒，幾個饅頭，就說：「我們掌櫃子，知道李大爺一定要吃他做的酒菜，所以做了兩樣，叫我給你送來。」李慕白十分感激地說：「你們掌櫃子這樣，真叫我過意不去！」那夥計說：「李大爺你別這麼想，不要說你跟我們掌櫃子還是好朋友，就是位老主顧，現在遭了事，我們也應當常常來看看！」李慕白微微歎着，隔着鐵窗，把碟子和酒壺，一件一件的接過去。這時看獄的人，也不大防範李慕白，忽然那個夥計悄聲向李慕白說：「那個大一點的饅頭，等沒有人時你再喫！」李慕白聽了，不禁一驚，草草把酒喝完，菜吃畢，廢了兩個饅頭，其中一個就是比較大一點的，然後將酒壺和碟子又一一送出鐵窗那夥計就走了，這裏李慕白滿懷着驚疑，待了半天，見鐵窗外沒有人之時，他就悄悄地把那較大的饅頭掰開，只見裏面露出半截鋼錘來，不由驚得面色變了，趕緊把錘抽出藏在地下鋪着的稻草裏，然後坐在稻草上，心說：「史胖子好大膽子呀！他敢

在饅頭裏藏起鋼鏢，要叫我摔斷了腳鏢越獄，他豈不知我李慕白若想脫鎖越獄，不是易如反掌嗎？不過那樣一來，我就成了大罪不赦的人，永遠休想出頭露面，而且要連累我的表叔。」想到這裏，只微笑了笑，並不依着史胖子的計劃去辦，不過他又疑到史胖子決不是個平常的買賣人，當下手裏撥弄着地下鋪着的稻草，十分無聊地，又回憶了一會織娘的嬌啼和倩笑，不禁由織娘又想到俞秀蓮姑娘，因之一陣悲痛又襲在他的心頭，將兩隻手按在脚面上，發愁了半天，此時他真願意永久囚在這牢獄裏，再不到那傷心絕望的世界上了。獄中的白晝特別的短促，外面太陽還沒有落，獄中就黑暗得和夜裏一般了。少時獄卒送來飯給他吃，飯後又過了少時，連鐵窗外都黃昏了，聽得院中一陣鐵練之聲，不知又是提那個死囚，到堂上去審問。李慕白忽然又想：倘若鐵小貝勒託的人情不見效，胖盧三再花上些錢，自己早晚是要被屈定死罪的，難道自己堂堂的年輕人，就這樣冤枉死去麼？因此心裏又想到埋在稻草裏的那把小鋼鏢，剛要伸手去摸，忽然一個正大念頭，又把他攔阻住，李慕白長歎了口氣，倒身在稻草上，蚊蟲圍着他的臉上腿上亂飛亂叫，李慕白也不去理，少時就抱着煩惱憂鬱，沉沉地睡去了，也不知睡了有多大時間，忽然覺得被一個人給推醒，吃了一驚，趕緊坐起身來，睜眼一看，只見獄中黑洞地，有一個人扒在自己的身旁，只聽那人低聲說：「走吧！」說着就要給李慕白卸腳鏢，李慕白又是驚訝，又是生氣，用力把那人一推，怒聲說道：「我不走，我要想走，還等你來救我！」那人站起身來，不住地喘氣，李慕白問道：「你是誰？」那人並不答言，李慕白剛要站起身來，那人恐怕李慕白把他揪住，趕緊開開獄鎖，跑將出去，李慕白氣忿忿地坐在稻草上，又疑惑自己是作了一個怪夢，這時那個救他的人還沒有走，那人隔着鐵窗，向裏面又問道：「快逃走吧！」李慕白怒聲答道：「你不用管我，我不願意逃走，快把鋼鏢給我鎖上！」那人無奈，只得一面歎息，一面把獄門照舊鎖上，

少時又聽颼的一聲，房上的瓦微微響了幾下，那個人就走了，這裏李慕白又是歎息，又是生氣，少時又帶着鎖睡去了，到了次日，鐵小貝勒也沒派人來，史胖子的夥計也沒給他來送飯，獄卒更沒提他去過堂，李慕白心中十分悶悶，又過了一天，這天忽然鐵掌德嘯峯來了，李慕白隔着鐵窗叫聲：「德大哥，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德嘯峯滿面愁慘之色，說：「昨天我才回來，聽見了你的事，我今天趕緊來看你，兄弟你別着急，你這件案子決不至定罪，鐵小貝勒爲你出了不少力，聽說提督也答應了，再審問審問，若沒有什麼嫌疑，就能把你放了。」李慕白聽了氣道：「我有什麼嫌疑，他們這兩天就沒叫我過堂，這樣死不死，活不活的，不是欺辱我嗎！」德嘯峯皺眉說：「兄弟，現在到了這個時候，你只好暫時忍氣！據我想：這裏的提督大人，也決定釋放你出去了，不過他還得押你幾天，要不然於他的面子太難看，我又聽說提督欠着胖廬三銀莊裏兩三萬銀子，這回胖廬三託人情又花了幾千，」李慕白更氣道：「難道堂堂的九門提督，還怕胖廬三嗎？」德嘯峯歎道：「你那裏曉得，胖廬三雖說是個商人，可是他的權勢比王候還要大，告訴你吧！就是現在的幾位中堂，凡是寶官鬻爵的事，都非經胖廬三的手不可，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李慕白聽了，更氣得臉上發紫，心說：我若出了監獄，非得把胖廬三殺死不可！德嘯峯又說：「現在我們內務府忙得很，我才由東陵回來，聽說又要派我到熱河去，所以我得趕緊給你辦，能够在兩三天內叫你出獄才好！」李慕白說：「大哥也別爲我的事，就誤了你的差使！」德嘯峯歎了一聲，說：「兄弟！你我相交雖然不久，可是實如親手足一般。你在獄中我怎能安心遠去，兄弟，我也不跟你多說話了，我現在就到鐵貝勒府見鐵二爺去。李慕白說：「大哥你見了鐵二爺，就說我很感激他！」德嘯峯點頭說：「我一定替你說，鐵二爺最敬重好漢子，有他，你決不能長在這裏吃苦，你放心吧！」說畢，德嘯峯就走了。德嘯峯出了監獄門首，管獄的官吏送他出來，哈着腰

說道：「德五老爺你走呀！」德嘯峯說：「我到鐵貝勒府去！管獄的官吏說：『你着見鐵二爺，就替我們說，李慕白在這兒決受不了委曲，不過在監獄裏睡覺總沒有外頭好，這我們也沒有法子！』」德嘯峯說：「我都知道了，你們就多關照些吧！」說着上了車就叫福子趕車到安定門內鐵貝勒府，到了府門前，就見那裏已先停着一輛車，德嘯峯認得，却是瘦彌陀黃驥北常坐的車，心中未免納悶，想道：黃四怎麼也往這兒跑呢？遂就進了府門，兩個門上的人向他請安，笑着問道：「德五爺，怎麼老沒見你呀？」德嘯峯說：「我出了驢外差。」又問說：「二爺在不在？」門上的一個人說：「外館的黃四爺來了，我們二爺正跟他在客廳上說話呢。」德嘯峯說：「你給我回一聲，黃四爺也不是外人。」當下那門上的人在前，德嘯峯在後，進了兩重院落，才到了客廳前，德嘯峯在廊下站着等了一會，那門上的人就進去回了鐵小貝勒，便請德嘯峯進去，德嘯峯到客廳裏一看，瘦彌陀黃驥北果然在座，德嘯峯先向鐵小貝勒請安，又與黃驥北彼此見禮，鐵小貝勒笑着，很和藹地讓德嘯峯在旁邊繡墩上落座，小廝送過茶來，鐵小貝勒問他幾兒回來的，德嘯峯欠身答道：「我昨天晚上五點才進的城。」對面瘦彌陀黃驥北裝着瘦臉笑道：「德五爺的差使，現在當得很紅呀！」德嘯峯說：「咳！紅什麼，不過是窮忙罷了！」鐵小貝勒又問道：「你沒到提督衙門看那李慕白去嗎？」德嘯峯不便說剛從那裏來，就說：「回頭我打算瞧瞧他去。」鐵小貝勒一指黃驥北說：「我跟驥北正提着這件事呢，本來我與李慕白素不相識，不過聽說此人武藝超羣，而且年輕，所以我一聽說他被胖廬三和徐侍郎所陷，我就派人到衙門獄裏，給他託了人情，又把毛提督給請來，可是老毛那個人十分狡猾，他對我決不認是受了胖廬三的人情，說李慕白確實是有盜匪的嫌疑，不過現在還沒拿着充足的證據，他又說再過幾天，審一審李慕白，若是再沒有人告他，他就可以把他放了，我限定毛提督是半月以內，務必放李慕白出來，可是剛

才驥北又對我說，他知道李慕向確是南直隸的大盜，因爲在南直隸立足不住，才逃到北京來，果然這樣，我可也不願意多管了！」德嘯峯一聽，不由嚇得面色改變，趕緊說：「這一定是謠言，李慕白是南官的秀才，他的表叔祁殿巨是刑部主事，並不是沒來歷的人，我敢拿身家担保他！」說時氣忿忿地用眼睛瞧着黃驥北，黃驥北却微笑着，說道：「嘯峯，當着二爺，你這話可不是說你玩的！你跟李慕白是怎麼認識的，你們兩人的交情怎麼樣，我也都知道，你當着官差，家裏有妻兒老小，若叫李慕白這麼一個人，把你牽累上，弄得你家破人亡，那才叫不值得呢！其實這件事跟我也沒相干，不過因爲咱們都有交情，我不能不勸勸你！」德嘯峯心裏十分氣忿，也冷笑着說：「李慕白跟我雖然相交不久但他的爲人我確實敢作保，他除了性情高傲，忍不得氣，因此得罪了幾個人之外，決無犯法的事情，我不怕他牽累我，我敢保他，他這官司完全是冤枉！」黃驥北一聽德嘯峯這話，瘦臉上顯出怒容，冷笑着說：「既然這樣，當着二爺，以後你若弄出什麼麻煩來，可別怨朋友不事先勸告你！」德嘯峯一聽這話不禁打了個冷戰，心說：黃驥北這不是分明警告我嗎？他要用手段對付我，本來德嘯峯一個內務府當差的，平日不認識多少有權勢的人，而且家道也不過是小康，只因鐵沙掌打得不錯，生性慷慨好交，才得到今日這小小的名聲，可是要與黃驥北鬥起來，他却未免自歎弗如了，當日他不敢拿話再頂黃驥北，心裏却有點恐懼，這時鐵小貝勒在旁看得明白，便勸道：「嘯峯是爲朋友着急，驥北是怕嘯峯跟着連累上，你們都是好心，何必說的這麼僵呀！」黃驥北苦笑道：「二爺說話聖明，剛才嘯峯那意思，彷彿我願意李慕白定死罪似的，其實姓李跟我連認識也不認識！」德嘯峯趕緊又用好話向黃驥北解釋，黃驥北只是冷笑，說：「得啦！完了，完了！咱們誰也別提了！」德嘯峯又與鐵小貝勒談了些閒話，瘦彌陀黃驥北在旁悶悶地坐了一會，他就起身向鐵小貝勒告辭，走了，黃驥北走後，德嘯峯又向鐵小貝

勒懇託，並且極力保證李慕白確實是個規矩人，如今之事，實是受胖廬三之害，鐵小貝勒却慷慨地笑着說：「你不用託我，告訴你，就是你不回來，我也不能眼看着李慕白叫他們這夥混賬，給誣害死了！」德嘯峯一聽鐵小貝勒這句話，心中十分歡喜，又見鐵小貝勒面上似有怒色，說：「李慕白的事，我全都知道，因為他打了黃驥北和胖廬三，又跟徐侍郎相好的一個妓女打得很熟，因此胖廬三他們三個人商量好，花了錢，托了人情，要把李慕白置之死地，所以他們聽說我照顧李慕白，黃驥北今天就到我這裏來，勸我不要管這件事，我若是賭氣的話，立刻叫輛車，把李慕白由監裏接到我這裏來，他們誰敢攔我！」德嘯峯一聽，真恨不得鐵小貝勒就照着這話去辦，又聽鐵小貝勒說：「不過我不願讓人說我憑仗着貝勒的勢力，無法無天罷了，李慕白年輕人，在監裏多住兩天不要緊，也可以磨一磨他的傲性，過幾天我一定叫他出來，並且還要光明正大的出來！」德嘯峯見鐵小貝勒對李慕白的事，這樣滿應滿許，心裏完全放下了，趕緊請安道謝，又坐了一會，便告辭離府，坐上車又到提督衙門監獄裏，把鐵小貝勒所說的話，全都告訴了李慕白，叫他放心，不過爲免得叫李慕白生氣之故，沒把黃驥北也在其中陷害他的事說出。安慰了李慕白一番，德嘯峯坐着車就走了。少時回到了東四牌樓三條胡同自家門首，下了車進門，就見門房的僕人迎上來說：「老爺，剛才兩個人來找你，我說你出去了，沒在家，他們說回頭再來。」德嘯峯聽了一聽，趕緊問說：「你沒問他們姓什麼嗎？找我有什麼事？」那僕人說：「他們沒說找老爺有什麼事，他們就說姓馮，是前門外打磨廠春源鏢店。」德嘯峯一聽，不由臉上嚇得又變了顏色。德嘯峯回到自己的臥室裏，不住心驚肉跳，喝了一碗茶，就想：不用說：今天找自己來的，一定是金刀馮茂，花槍馮隆那兄弟了！金刀馮茂兄弟被李慕白給打了，他們氣不過，可又惹不起李慕白，現在李慕白被押在獄裏，他們沒的可怕了，又要找我報仇來了！自己的武藝，

如何能敵得了他兄弟呢？因此急得頭上出汗，愁得眉頭皺在一起，忽然又想：李慕白押在獄裏也有好幾天了，他們爲什麼早也不找我來，晚也不找我來，單單等我回來的第二天，立刻就來找我呢？想了半天，忽然明白了，這一定是黃驥北與胖廬三兩人，知道我回來了，怕我營救李慕白，所以才一面去勸鐵小貝勒不要管李慕白的閒事，一面使出金刀馮茂兄弟來，叫他們纏住我，這樣一想，覺得黃驥北與胖廬三的手段真是毒狠，李慕白不該得罪了這兩個！現在幸虧有鐵小貝勒，仗義出頭來援救他，若換個別人，縱便看着不平，可也莫能爲力，因又想今天在鐵貝勒府，瘦彌陀黃驥北對自己所說的那些話，想起來真是可怕！黃驥北那人表面是跟菩薩一般，其實背地裏他什麼都做得出來，德嘯峯這麼一想，真是不寒自慄，就叫跟班的壽兒出去告訴門房，說是凡是我的人，除出至親好友，一概說我沒在家，壽兒就傳出話去，他心裏還想着，他老爺是才從東陵回來，需要歇息幾天，所以才拒見賓客，可是又見他們老爺的神色有些異樣，可也不便問，晚間伺候他們老爺吃飯的時候，只見德嘯峯手拿着筷子不住的發怔，飯還沒有吃完，忽然門上的僕人又進來，面上帶着氣忿的樣子，說：「回老爺，剛才那兩個姓馮的又來了，我說你沒在家，他們還不信，跟我發了半天橫，才算走了。」德嘯峯一聽，嚇得連飯都吃不下去了，趕緊問說：「他們沒說什麼時候再來？」那僕人說：「他們沒說，大概也許不來了。」德嘯峯又問：「你沒看見他們手裏拿着兵刃沒有？」那僕人見他們老爺這話問得奇怪，便怔了怔，搖頭說：「兩人都空着手，什麼也沒拿着。」德嘯峯就想：大概他們不僅是兩個人，還有人在外面等着他們，給他們拿着雙刀花槍呢。遂就點頭向那僕人說：對啦，「無論什麼人來，你都說我沒在家，他們要是發橫，你也忍着點氣，不用理他們，因爲我才從外面回來，得歇幾天，實在沒有工夫跟人應酬。」那僕人連聲答應，就轉身出屋去了。

第十七回

暫避鋒芒德五逃塞北
相商密計買六引風濤

德嘯峯喫完了飯，回到臥室裏，一面抽着水煙，一面說道：「我這差使簡直的不好幹，這不是才由東陵回來嗎，大概一兩天又得派着上熱河去！」德大奶奶說：「你今兒早晨不是說，熱河的差使並不急嗎，還不一定派你不派你了，」德嘯峯說：「我昨兒聽說是那樣子，可是今天聽說又變了，大概還非派我不可，並且一兩天內就得動身，其實這種外差，很有些好處，別人都爭着幹，可是我却不願意出外，因為咱們家裏的人口太少，我走了，總不能放心！」德大奶奶說：「得啦，你不在家，我們關着門過日子，才又清靜又太平呢，你一在家，什麼李慕白呀，侯七，黃六，天天找你來，你走了他們連影兒也不見了」。德嘯峯笑道「這樣說我還是走了好啊！」因此決定了主意，日內就離開北京，避一避黃驥北和金刀馮茂的鋒芒，德大奶奶却不知他丈夫心裏的事，只想着越是丈夫的差使當得紅，越是他自己的光彩，當晚德嘯峯因為恐怕那金刀馮茂兄弟躡蹀越脊的找他來，所以把門戶關得特別嚴緊，一夜也沒睡好，幸喜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到了次日一清早，他可發了愁了，本想今天要一天不出門，可是內務府堂上却不能不上班去，沒有法子只得一橫心，盥洗完畢，換好官衣，照例地這時候福子已把車套好德嘯峯帶着跟班的壽兒出門上車，這時朝陽纔吐，曉風中已有些秋意，德嘯峯的騾車穿過金魚胡同，要進東華門入大內，不想才走到東安門大街，忽見一人迎着車走，叫道：「德五老爺，你的車停一停，我有兩句話跟你說！」趕車的福子一見這人是銀庫上當小差使的修三，當下把車止住，壽兒跳下車去，德嘯峯從車上探出頭來，問道：「修爺有什麼事？」那修三臉上帶着驚慌之色，走近車來，向德嘯峯悄聲說：「德五老爺，你幾個遠兒進神午門吧！黃驥北派了花翎劉九，鐵脖子

姜三，還有幾個地痞光棍，都拿着鞭子，在車華，等着要打着你呢！德嘯峯一聽，不由嚇得臉上變色，可是不願在修三的眼前示弱，就發氣道：「好啊！他們敢找尋我，我倒要鬥一鬥他們！」說着就叫福子趕車迎上那羣地痞去，修三趕緊攔住，勸說：「德五老爺，這口氣你可賭不得，你就是會打錢沙掌，可敵不過他們的人多，不用說別的，倘若他們把你的臉抓破了，你就不能當差事了！」德嘯峯一聽，坐在車裏生了半天氣，就點頭說：「那麼我就逃個遠，進神午門吧！」又說：「謝謝你！」當下壽兒又跨上車轅，並把車簾放下，車就隨後門進神午門去了，當日德嘯峯到了內務府堂上，就去見堂官，說是請把熱河那件差事派他去，堂官說：「嘯峯，你剛從東陵回來，怪累的，這件差事我還是不叫別人去吧！」德嘯峯說：「我倒不是爭這個差事，是因為我有一家至親，在延慶有點地畝的糾紛，堂官若派我去，我明天就起身，先到熱河，然後再到延慶，這樣有一個多月，我就把官事私事辦完了。」堂官一聽他還有私事，要順便去辦理，就把這件差事派給他了，因為這件官差辦完之後，至少能贖幾百銀子，旁人就都有點不平，彼此私下說：「德五他的家當也够了，何必還要搶這個差事呢？」德嘯峯領了文書，就去見上驢院的人，跟他們借兩匹好馬，今天晚上給他送到家裏去，他已決定明天起身，就想把李慕白的事，完全托付鐵小貝勒辦，於是坐車到了鐵貝勒府，不想今天這府裏來了兩位王爺，鐵小貝勒正陪着談話呢！德嘯峯托付門上的人給回進，就說自己明天要率官差往熱河去，現在特來給貝勒爺辭行，門上的人去了一會，就出來，說：「二爺說今大忙，不接見你了，又說二爺昨天又見着了九門提督，提督說：再有四五天，就可以把那李慕白放出來了。」德嘯峯聽了甚喜，當即離了鐵貝勒府，又到提督衙門監獄裏，去見李慕白，見了李慕白，就說鐵小貝勒親自聽這裏提督說，四五天內就可以放你出獄，李慕白點頭說：「我已知道了，今天早晨鐵小貝勒派人來看我，告訴我這話，爲是叫我

放心。」德嘯峯聽了，不由感歎道：「這位小虬髯二爺，對你真是不錯，將來你真不可忘了他的好處！」說：「兄弟，咱們真是緣淺！現在堂上又派我到熱河去，明天就得起身！」李慕白聽了，也露出惋惜之意，就說：「大哥既然因為官事要走，那就不可就誤，好在我這裏出獄有期，大哥也不必再想念我了！」德嘯峯不能把瘦彌陀黃驥北和馮家兄弟逼迫自己，才趕緊離開的事向他說出，因為怕李慕白一聽說了，過幾天他出獄了，又去惹事，遂嘆了口氣，說：「兄弟你出獄見之後，到畿小貝勒去道謝不必在北京多住了，我這次打算順便到延慶，看一看那裏全興鏢店的神槍楊健堂，因為楊健堂當年在京時，與我的交情，就彷彿咱們兩個人一樣，真是不分彼此。」李慕白聽德嘯峯提到神槍楊健堂，就想起在數月以前，自己走在居庸關山路上，遇見的那幾輛鏢車，遂說：「神槍楊健堂這個人，我知道他！」德嘯峯說：「我想他也必曉得你的名氣，你不如出獄之後，就到他那裏去，你我兄弟就在那裏見面，我還有事要你辦呢！」李慕白點頭說：「好吧，我一定去。」當下二人分別，德嘯峯又送了管獄的幾兩銀子，就離了提督衙門監獄，回家去了，到了家中，下午並未出門，少時上驢院派人給送來兩匹馬，德嘯峯看了很好，就命僕人牽到馬房裏，當日馮家兄弟也沒再找來，不過跟班兒的壽兒由外面回來，說是他看見花鵝鷹劉九，帶着幾個地痞，在胡同口外亂轉，德嘯峯冷笑道：「不用管他！」心裏這時却不怕了，暗想道：黃驥北這幾天我德嘯峯算是怕你，等我明天離京到延慶找着神槍楊健堂，然後李慕白出獄再到那裏去，那時我們再想法子對付你！當夜德嘯峯謹謹慎慎地過了一夜，到了次日一清早，德嘯峯收拾好了輕便的包裹，並帶上一口單刀，他就叫壽兒把兩匹馬備好，然後囑咐他妻子和僕人們，要居家謹慎，並說自己大約有一個月就回來，當下帶着壽兒，主僕出門上馬，順着清晨的大街走去，路上遇見了熟人，德嘯峯只在馬上抱拳，並不多說話，少時出了德勝門，德嘯峯的心裏

却痛快了，便回首向壽兒笑道：「你向來沒跟我出過遠門，這回我帶你到口外闖練闖練去，俗語說：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可是久走江湖的人，講究在外面一點委屈也不受，你知道我爲什麼才由東陵回來！就趕忙的往熱河去？告訴你，是因爲黃驥北這兩天正跟我作對，我犯不上在北京城裏跟他嘔氣，現在咱們走出了城圈子，可就誰也不怕了，有能耐他黃四追上我來，打了他咱們馬上走一走，他打了咱們，咱們爬起身來再轉，誰怕誰？壽兒，在路上學着機靈一點，遇見事不要畏首畏尾的，你沒看見嗎，我帶着刀刃，十個八個人要與咱作對，還不至於怕他們！」德嘯峯說這些話時，洋洋得意，膽氣倍增，壽兒心裏就有點害怕，暗想：這路上恐怕要出事！這時已走了四五里，前面就是土城，這土城乃是遼時幽州城池的遺跡，現在已頹圯不堪，上面生了許多樹木和亂草，德嘯峯應當由土城西邊走過去，才是北上的大道，不料才走到土城下，忽見從上面劈劈拍拍扔下許多磚頭和石塊來，德嘯峯大吃一驚，趕緊撥馬跑到一旁，壽兒的頭上却挨了一磚頭，幸虧戴着小帽，要不然早就把頭打破了，他噤啞了一聲，趕緊跳下馬去，這時土城上跑下來幾個人，有光膀子的，有披小褂的，全都手提着單刀木棍等等，個個兇眉惡眼，都彷彿要拚命的樣子，德嘯峯此時下了馬，把鋼刀抽出來。本來想着來者大概是金刀馮茂的一幫人，雖然明知自己決不是他們的對手，可是事到緊急，也不能不跟他們拚一拚了，不想抬頭一看，見那爲首的却是東北城的著名地痞花鶴鷹劉九，德嘯峯當時放了心，暗笑道：瘦彌陀黃驥北若能請來金刀馮茂在這兒劫我，我倒許怕他三分，現在這幾個地痞算得了什麼，我鐵掌德嘯峯難道還能在他們的手下吃虧嗎？當下橫刀上前，怒喝道：「劉九，你不要命嗎！」劉九自恃有兩膀的力氣，又會些武藝，今跟着他又有一幾人，那把德嘯峯放在眼裏，就提着一桿三節棍，橫眉立目地向德嘯峯說：「姓德的，趁早爬在地下叫我們打一頓，你要敢動手，還可四邊看一看，這兒可沒有人，我

們要把你的命要了，都沒給你喊冤去。」德嘯峯罵道：「渾蛋，你們要當強盜嗎？我現在是奉內務府堂上之命，去辦官事的，你們要劫我，就算打劫官差，你們知道打劫官差是什麼罪過嗎？只要你們不要腦袋，就過來，我姓德的決不怕你們！」他拿官差的名號這麼一嚇他，不料真把十幾個地痞給嚇住了，不由全都瞪着眼，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壽兒這時也壯起膽子來，上前拉住德嘯峯說：「老爺，你也犯不上跟他們生氣，你騎上馬，咱們叫官人去得啦！」壽兒這話一說出，把那十幾個人越發嚇得面如土色，有一個名叫張六的，就上前向德嘯峯請安央求說：「得啦，德五爺，你高抬貴手，饒我們這一次吧！我們原不敢招你生氣，這都是瘦彌陀黃四爺叫我們來的！」德嘯峯罵道：「黃驥北知道我今天辦官差去，叫你們來這兒劫我，你們就真持刀動杖跟強盜一般地向我打劫，我真把官人找來，把你們捉了去砍頭，難道黃驥北還能替你們去死嗎？」那張六聽了，又趕緊請安，說：「德五爺你不知道平日我們都受過黃四爺的好處，沒錢花時人家給我們錢花，沒飯吃時人家給我們飯吃，爹媽死了人家給棺材，娶妻生子也花的是人家的錢，現在人家叫我們辦點事，難道就不給人家捨命去幹嗎？」德嘯峯聽了，不禁冷笑，說道：「原來黃驥北一向行善施捨，都爲是買了你們，到時候給他賣命呀？我看你們也都怪可憐的！我也不跟你們計較了，你們走吧，回去告訴黃驥北，就說我這次並非專到熱河，却是先到延慶去，他若不服氣，叫他到延慶找我去！」說畢，叫壽兒把馬拉過，將鋼刀入鞘，就板鞍上馬，又回頭向那劉九張六等人說道：「你們還不快滾！」說畢德嘯峯就帶着壽兒洋洋得意地順着大道往北去了。那十幾個地痞，夾着刀，扛着棍，個個垂頭喪氣，往城裏走去，張六就抱怨劉九，說：「你不該就怔叫大夥下土城去截，他那不成了強盜了嗎？幸虧他今天沒跟咱們計較，要不然他賴上咱們劫官差，咱們都得綁到菜市口砍頭去！」又有一個人說：「本來麼，德嘯峯也是東城叫字號的人，那是

好惹的，黃四爺派咱們的時候，咱們就不應該答應他！」花鶴鷹劉九，本來就覺得今天這根頭栽的可以，而且想起來還真後怕，如今一見大家都這樣抱怨他，他不由連連蹣脚，喚聲嘆氣地說：「得啦，衆位哥兒們，今兒算是我荒唐，把你們請來跟着我栽跟頭，可是我敢起誓，我要知道德嘯峯他現在是辦官差去，黃四爺就是應得給我房子住，還給我娶媳婦，我也不敢來！」別的人聽了也笑了，於是進了安定門，花鶴鷹劉九叫衆人在茶館等着他，他獨自到北新橋黃驥北的家中去回覆，門上的人叫他在門口影壁後頭蹲着等候，回將進去，少時有黃驥北的大管家牛頭郝三，出門來見着劉九，就把他叫到門房裏，問他把德嘯峯打得怎麼樣？花鶴鷹劉九滿心的委屈，向郝三請安道：「三叔你告訴四爺，叫我當孫子都行，要叫我打德嘯峯去，那就先打我吧，我決不管了，剛才我找了十幾個人，在德勝門土城等着，不錯，倒是等着德嘯峯了，可是你猜怎麼着，德嘯峯人家一點也不怕，他說他現在是辦官差去，我們是劫官差的強盜，說着就要去叫官人，好勁，我們打不了人家幾棍子，再叫官人抓了去，把十幾個人的腦袋丟了，就是我們的命不值錢吧？可也犯不上就這麼死了啊！」牛頭郝三聽了，不由氣得罵道：「簡直你們都是飯桶！」花鶴鷹劉九說：「由你罵，反正這件差事我們當不了，得啦，我們十幾個人一黑早就出城，在土城蹲了半天，也怪不容易的，現在他們都在茶館等着我去，無論怎麼着，你得賞幾個錢，我請他們吃一頓爛肉麵！」郝三罵道：「你們把事情沒辦好，還跟我耍賞錢，別不要臉吧！」說着把劉九往外一推。細着臉說：「滾吧，以後四爺再也用不着你了！」劉九被郝三一推，幾乎把腦袋撞在牆上，劉九不由急了，把嘴一撇要耍他的無賴，這時忽聽旁邊有個僕人說：「四爺出來了！」郝三向窗外一看，只見他們主人瘦彌陀黃驥北，帶着年輕的僕人順子，由裏面大搖大擺地走出來，郝三趕緊迎出去低聲向黃驥北說了幾句，這裏花鶴鷹劉九也老實了，他提着心，恐怕郝三給他說壞話，

可是只見黃驥北的臉上並無怒色，他只發了一會怔，就進門房來，劉九趕緊上前請安，結結巴巴地要說話，黃驥北擺手說：「不要說了，我都知道了，德嘯峯他知道你們是我派去嗎？」劉九皺着眉說：「他怎麼不知道啊！他還叫我告訴你，說你要是不服氣，可以到延慶去找他！」黃驥北一聽這話，面上才現出怒色，微微冷笑了一笑，便點頭，什麼話也不說，由身邊摸出一張錢票來，遞給劉九，說：「你喝茶去吧」，劉九伸手接過了錢，臉上倒羞得紅了。就說：「四爺，事情沒給你辦成，你倒賞給我們……」黃驥北不等他說完，轉身就出了門房，此時外面的車已套好，黃驥北帶着順子上了車，就說：「到提督衙門去！」當下車輪一響就走了，黃驥北在車裏，才氣得喘了幾口氣，暗恨道：好一個德嘯峯，你眞算會唬人就得了，你現在打着個官差的幌子，逃出了北京，明知在本地你惹不起我，你却到延慶找神槍楊健堂去對付我，難道我就怕了你嗎？又想：不好。李慕白有鐵小貝勒給他打點着，恐怕不久就要出獄，那個人要出了獄，才算給德嘯峯添了膀臂呢！想了一會，不覺車就到了九門提督衙門，黃驥北先叫順子下車，遞進一張名帖去，待了一會，順子就同着官人到車前，那官人先給黃驥北請安，說：「我們大人請黃四爺！」黃驥北下了車，帶着順子，隨着那官人到了衙門內花廳，略坐了一會，提督毛得袞穿着官衣接見黃驥北，黃驥北就說：「大哥，我找你來沒有別的事，還是那個李慕白，無論怎麼着，你得替我把他收拾了，要不然他一出來，我跟胖廬三休想好好過日子！」毛提督一聽他這話，就皺了半天眉，彷彿十分爲難的樣子，說：「昨天胖廬三來了，他也是爲這件事，可是我也跟他說了，這件事我真沒有法子，第一，沒有證據，第二有鐵小貝勒在裏頭護庇着，依着鐵小貝勒叫我在初十以前，就得把人放出去！」黃驥北說：「你不會想個法子把鐵小貝勒推脫過去嗎？」毛提督皺眉嘆氣道：「那怎能推脫得過去？鐵小貝勒對於李慕白這案子，比咱們還清楚呢，不用說別的，就假如

李慕白現在獄裏得病死了，我這個提督就坐不住！」黃驥北見毛提督把話說到這裏，就覺得自己再說別的話，也是沒有用，遂就點頭說：「既然這樣，那就由着你辦吧！我走了，」毛提督見黃驥北臉上帶着不悅之色，就有點着急，因為他也欠着黃驥北幾千兩銀子，而且有些短處都在黃驥北的手裏拿着，要把他招得翻了臉，自己也是吃不住，於是就說：「我看暫且再押他幾天，你見着胖盧三你們再商量。」黃驥北冷笑道：「多押他幾天也沒有用！」當下起身就走，帶着順子出了衙門，站着發了一會怔，忽然他又往衙門的旁門走去，這個旁門就通着監獄，黃驥北一進去，管獄的官吏就向他請安，笑着問道：「黃四爺，你今天怎麼這麼閒在？」黃驥北微笑着點了點頭，說：「我看看在你們這裏押着的李慕白，」管獄的官吏趕緊說：「我帶着四爺去！」當時黃驥北同着管獄官到了李慕白的監房前，黃驥北一看李慕白的精神很好，帶着的鎖也不重，不禁心裏發恨，面上却做出悲憫懇切之色，說道：「兄弟，我聽人說你押在監獄了，我起先還不信，因為知道你平日是個規矩人，決不至如此，昨天我見着嘯峯，他才說你是被人給陷害了，所以我才來看你，剛才我見了提督，他說你這案子不要緊，過兩天也就放出來了，」李慕白見黃驥北態度這樣的懇切，不由也很受感動，說：「多謝黃四哥這樣關心我，我現在這裏倒受不了多少苦，只是氣得很，那胖盧三因為我打過他，他就使出這樣的毒惡手段來，要陷害我的性命，等我出了獄，非要報仇不可！」黃驥北一聽，不由心裏打了一個冷戰，故意很同情李慕白，也忿忿地說：「胖盧三那個人，實在奸險無比，仗着他有錢，什麼事都做，我跟他也有很大的仇恨，兄弟，等你出獄之後，我再詳細告訴你，要不是我在北京城熟人多，又有點名氣，也就早被他給陷害了，一向我只是躲避他的鋒銳，不敢跟他鬥氣，因為他那個人實在不好惹，我勸兄弟你出獄之後，不要再惹他，將來遇着機會，再為報仇！」李慕白一聽瘦彌陀黃驥北也這樣怕那胖盧三，不由更是

氣憤，勉強忍耐着，點頭說：「出獄之後，我也未必去找他，不過我想離開北京，因為我也無顏再在此地住了！」黃驥北一聽，心裏却盤算着，不知道李慕白出獄之後，是要往那裏去，又想：別是德嘯峯也叫他到延慶去，與那神槍楊健堂勾結在一起要對付我吧？因就說道：「德嘯峯他走得這麼急，可真不對，你跟他是至好的朋友，你現在獄中，他既從東陵回來了，就應該多照應照應你，想不到他回來還不到四五天，就急忙的走了，倘若你這官司若再生了枝節，那可怎辦呀？他走的時候也真放心，可是未免太薄情了些！」李慕白搖頭道：「不，我知道德嘯峯是因爲派下了差事，他不能不趕往熱河去，臨走之前，他還到我這裏來過，說是鐵小貝勒告訴他，四五日內我就可出獄，所以他才放心走的，我豈能錯怪了朋友！」黃驥北聽李慕白這樣一說，他自然不能再說別的話了，只是點了點頭，又問李慕白還需要什麼東西，說他可以給送來，李慕白却說：「我在獄裏，什麼也用不着，四哥也不要費心了，四哥今天來看我，我就感激不盡了！」黃驥北連說：「咱們弟兄，你何必還客氣？」當下又談了幾句話，黃驥北就走了，他出了監獄門首，順子問說：「四爺，還上別處去嗎？」黃驥北今天本來要到銀槍將軍邱廣超那裏去，可是又想：邱廣超那個人最不好多管閑事，除非人欺負到他的頭上，又因爲那天李慕白打敗金刀馮茂之時，他家的教拳師傅秦振元，曾在旁觀看，回去把李慕白說得跟天神一般，所以邱廣超對李慕白也十分欽佩，自己若去找他，叫他幫助自己對付李慕白，那他不但不肯，還許要把自己教訓一頓，坐在車裏，皺着眉頭，發了半天怔，驀然想起一個主意來，就向趕車的說：「到打磨廠去，快些走！」他那僕人順子心裏明白，知道他們四爺是又到春源鏢店找那馮家兄弟去，原來瘦彌陀黃驥北早先與春源鏢店的馮家兄弟並無來往，自從金刀馮茂敗在李慕白手裏之後，他才極力與馮家兄弟結交，雖然那馮家兄弟之中傑出的人材金刀馮茂，自比武失敗之後，他棄絕江湖，當日就離開

北京走了，可是那鐵棍馮懷，花槍馮隆，還唧恨着德嘯峯李慕白二人，必要尋得機會，以報昔日打傷之仇，這些日瘦彌陀把他們聯絡得很好，所以德嘯峯一從東陵回來，瘦彌陀黃驥北就使出他們兄弟，天天到德家去找德嘯峯，結果把德嘯峯嚇得不敢在北京居住，今天黃驥北來到這裏，就爲的是想要叫馮懷馮隆兄弟，招集北京各鏢店內所有的鏢頭，以便共同對付德嘯峯和李慕白，可是不想他一來到這裏，見着馮家兄弟，把他的來意悄悄說明，馮隆第一個搖頭，說：「這件事不好辦！」黃驥北面上立刻變了顏色，趕緊補充着說：「我並不說明我要對付德嘯峯和李慕白，我不過是要叫你給我介紹幾個朋友，我想憑我黃驥北這點名聲，他們也不至於不願結交我吧！」馮隆笑道：「自然你瘦彌陀的大名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不過你平日不同他們來往，如今忽然又叫我給你引見鏢行朋友，他們豈不要生疑嗎？再說，現在北京鏢行裏這些人，自從賽呂布魏鳳翔走了之後，連一個出色的英雄也沒有，如何能敵得過李慕白呢？」黃驥北一聽，這個想頭又算完了，不由皺着眉，發了半天怔，馮懷在旁問道：「李慕白真是要出獄了麼？」黃驥北說：「我剛才見了九門提督，提督親自對我說的，這還能是假話？有小虬髯織小貝勒在其中給他打點，就是提督也不敢不放他！」說到這裏，嘆了口氣，又說：「我的事瞞不了你們兄弟，我所以跟李慕白作對之故，並不是專爲我自己報那一拳之仇，却是爲北京城的衆朋友們打算，自從德嘯峯架來這麼一個李慕白，打了我打了你們兄弟，又打了胖廬三，簡直是橫行一世，誰也惹不起他了，若叫這李慕白在北京住長了，咱們兄弟是永遠不能抬頭了！」馮懷馮隆兄弟一聽，不由也怒氣填胸，齊說：「黃四哥說的很對，有這李慕白，我們都不能在北京混了！」黃驥北說：「只是這個李慕白，簡直是想不出誰能够敵得過他，德嘯峯倒容易對付。」三個人正在屋裏說話，頃刻一點辦法沒有，這時忽隔窗看見外面來了一人，拍着簷下的兵器架子說：「你看你們這刀槍都長了銹哩！」

也不擦一擦，這還像什麼保鏢的！」馮懷一看，原是四海鏢店的鏢頭冒寶崐，剛說着：「屋裏有人，你先請東屋坐，」那冒寶崐已然走進屋來了，他一見黃驥北，就抱拳說：「喝！瘦彌陀黃四爺的大駕，怎麼到這兒來了，」黃驥北站起身，見此人生得鼠眉蛇眼，腦門上一塊刀疤，兩個塌風耳朵，一臉的壞氣，想不起這人如何會認得自己，便笑着問道：「這位老兄貴姓，我眼拙得很！」冒寶崐笑着說：「我常在銀槍邱小侯爺府上看見黃四爺，可是咱們並沒說過話，小弟名叫冒寶崐，就在這東邊四海鏢店。」黃驥北驀然想起，邱廣超府上的教拳師傅秦振元，曾對自己說過，四海鏢店有一個冒寶崐。此人高來高去的工夫極好，當下就說：「久仰，久仰，冒老兄，請坐，請坐！」冒寶崐一點也不客氣，就坐在黃驥北的對面，拿起桌上的茶壺就倒茶喝，馮懷馮隆全都斜着眼睛看他黃驥北跟冒寶崐寒暄幾句，冒寶崐也並不答言，驀然他問道：「黃四爺，李慕白快要出獄了，你知道嗎？」黃驥北吃了一驚，心說：他怎麼也知道此事？於是便裝作胡塗，搖頭說：「我沒聽說，也因為我跟我李慕白不深交，所以對他的官司沒去打點，冒寶崐點了點頭，又倒了一杯茶喝，旁邊馮隆剛要和他說閒話忽然冒寶崐嘆味的笑了笑，說：「黃四爺咱們二人雖然是初次見面，可是你老哥的說話太不實在了，現在北京城的人，只要是知道李慕白的人，誰不曉得李慕白這擋子官司，是你老哥和胖盧三使的手腕兒呢？」黃驥北一聽冒寶崐說出這話，嚇得他的臉色更黃了，本來他正私自慶幸，剛才在監獄裏，看那情形，德嘯峯還沒把自己的一切手段告訴李慕白，現在一聽，却知自己陷害李慕白的事，已弄得任何人都知道了，將來李慕白出獄之後，若聽說此事，立刻就能够提着寶劍找自己去！這樣想着，不由發了半天怔，旁邊馮家兄弟也不勝驚訝，冒寶崐却看出自己猜對了黃驥北的隱私，就微笑了笑，說：「黃四爺，你別瞞着我，我這兩天聽說李慕白要出獄，正替你提着心呢，所以今天我一看見你的車停在這門前，我就趕緊

見你來了，據我看，現在有鐵小貝勒護庇着李慕白，李慕白不但就要出獄，並且更要沒人敢惹他了，他那人又心高量狹，出獄之後，必然要設法報仇，第一個他要找胖廬三第二個就得找黃四爺，我可並不是小瞧你黃四爺，若真李慕白拿着寶劍我到你府上去，我看你老哥也必然無法敵擋他！」黃驥北一聽冒寶嶼這話，不由又是着急，又是慚愧，便紅着臉說：「我的工夫全都擱下了，是然敵不過李慕白！」冒寶嶼又說：「我早先還以為李慕白是個無名的人，前些日由我家鄉鉅鹿縣來了一個朋友，提說起來，原來李慕白却是直隸省已故的老俠客紀廣傑的徒弟，怪不得他的武藝那樣高強呢，據我看，現在咱們北京城要找出一個能敵得過李慕白的人，恐怕還沒有，黃四爺你跟邱小侯爺，兩人才戰敗一個賽呂布魏鳳翔，可是聽說李慕白在沙河城，略略交手，他就把魏鳳翔給刺傷了，所以我要制服着他，非得到外面請人去不可！」馮隆在旁說：「你說請誰，我四哥在直隸省可稱頭一條好漢，連他都不行，還有誰能制服李慕白？」冒寶嶼撇着嘴笑道：「自然有人，你知道河南的著名好漢吞舟魚苗振山嗎？苗振山的外甥金槍張玉瑾，更是赫赫有名，若能把那兩個人請到北京，不用動手，就得把李慕白嚇跑。」黃驥北在旁聽得，不覺出神，就說：「苗振山和張玉瑾的大名，我倒久仰得很，可是咱們與他二位素不相識，怎能由河南把人家請來！」冒寶嶼說：「要辦自然容易，苗振山與我的交情最厚，三年前我還到河南駐馬店去看他，我要去請他，准行，他若一來，自然也要把他的外甥金槍張玉瑾叫上作伴。」黃驥北搖頭說：「他跟我們素無往來與李慕白又無仇恨，豈能走這麼遠的路，為咱們辦事？」馮懷馮隆也搖頭說：「恐怕不容易把他請來！」冒寶嶼却微笑着，彷彿他有絕對的把握似的，又喝了一碗茶，就說：「只要黃四爺肯寫一封邀請的信，再送他些路費，我包管不出一個月，他准能來到北京，若請不來，我就沒有臉再在四海鏢店保鏢了！」黃驥北見冒寶嶼說話這樣担保，他不由吃驚，暗想：看不

起這個冒寶嶼，莫非他置與吞舟魚苗振山金槍張玉瑾是至好嗎？果然真能把這二人請來，必能把李慕白打敗，就是自己花上些錢也不要緊。於是心裏很喜歡，就要問冒寶嶼需要多少路費，這時花槍馮隆却說：「冒老六，淨憑你嘴說不行，你得拿出個憑據來，叫我們知道苗振山爲什麼這麼聽你的話，我們才能相信。」冒寶嶼一聽似乎有些生氣，就冷笑說：「其實我也是多管閒事，姓李的又跟我無仇無恨，我何必跑那麼遠，請來人跟他作對，不過你們不信我能够把苗振山請來，可未免太瞧不起我，告訴你們實話吧，苗振山那個人性情兇暴，不重朋友，而且他又是一個財主，無論什麼交情，多少銀兩，也請不他來，可是現在北京城內有一件事，這件事跟李慕白也有關，只要我把此事向他一說，他一定立刻就到北京來！」黃驥北跟馮家兄弟一聽此言，趕緊就問是什麼事？冒寶嶼却笑着說：「這話要說起來可長了！」遂又伸手要去倒茶，馮隆趕緊把茶壺拿起，給他倒了一碗，冒寶嶼就一面喝茶一面說道：「吞舟魚苗振山那個人，武藝確實高強，這些年來他什麼事也不作，每年只出外一趟，有幾個山上的強盜，把劫來的金銀財物，揀那最好的給他留着，等到他來時孝敬他，倘若不這樣辦，他就能夠幫助官兵將山寨剿滅，他也不算官，也不算盜，只仗着他那身武藝，和他那百發百中的鋼鏢，居然發財鉅萬，算是駐馬店第一家財主了，這老頭子今年也五十多了，可是養着十幾個小婆子，全都是二十來歲，個個跟天仙一般，當他小婆子的也不容易，只要招惱了他，或是跟年輕的男人說了話，叫他起了疑心，那就非得被他用皮鞭子抽死不可，抽死的也不只一個了，前三年我去看他時，正值他得了病，不能下牀見客，可是他對我很好，便把我叫進內宅去，陪着他談說些江湖的事情，叫他那些小婆子伺候我，真是一點也不迴避，大概苗振山也知道，像我這樣兒決不能把他的小婆子拐走。」說得黃驥北不由也笑了，旁邊鐵棍馮懷聽得不耐煩，就說：「你倒是快些說呀！到底是怎麼回事，莫非那李慕白，把苗振

山的小婆子給拐跑了嗎？」冒寶崑翻了半天小眼睛，回想着苗振山那些迷人的小婆子，然後又喝了一口茶，就說道：「其中有一個小婆子長的最爲出色，簡直比畫兒上的美人還俊俏，就是走江湖把戲的老謝七的女兒，老謝七把他這女兒看成寶貝，有許多有錢的人要娶她，那老謝七全都不答應，後來可被苗振山給霸佔到手裏了，倒還很是寵愛，可是老謝七到底不甘心，有一回趁着苗振山不備，他把他的女兒拐出來，要想逃走，可是沒走了多遠，就被苗振山給追上，一頓亂棍，把老謝七給打死了，把他的老婆女兒全都抓回，那謝姑娘也真有點本事，抓回去之後，她就給苗振山一灌足迷湯，把老苗哄得消了氣，安分順從地又過一年多，到底那謝姑娘趁苗振山出外之時，跟着他母親又逃走了，聽說苗振山後來回家，知道他跑了，氣的不得了，各處派人抓他，可是到底也沒抓着，苗振山至今只要一想起來，就要大罵，說是早晚非得把那淫婦抓回來打死不可，這此事我都是去年聽人說的，可是今年，就是前半個月，我忽然把那謝七的女兒找出來了，原來他逃到北京混事來了，起了個花名叫作翠纖，就在韓家潭寶華小班，並且聽說李慕白跟他混得很熟！」黃驥北一聽，不由驚訝，趕緊說：「原來寶華班的那個翠纖，却是苗振山的逃妾呀？可惜那翠纖早已不跟李慕白好了，他却嫁了徐侍郎了，苗振山若來到北京，頂多是徐侍郎倒霉，他不能跟李慕白吃醋！」冒寶崑說：「這些事我也都知道，可是我敢斷定，翠纖雖然嫁了徐侍郎，他決忘不了李慕白。李慕白也決不能死了心，早晚他們必有一場麻煩，我若到駐馬店見着苗振山，就說當初是李慕白把她拐出來的，現在李慕白又把她賣給了徐侍郎，苗振山那脾氣，一聽這話，他立刻就能找他，咱們再對苗振山殷勤招待，保管叫苗振山跟李慕白徐侍郎打成一團，咱們給他來個坐山觀虎鬥，你們看怎麼樣？」黃驥北笑道：「那樣一來，可苦了徐侍郎那老頭子！」冒寶崑問說：「怎麼，莫非四爺同他相好？」黃驥北搖頭說：「我跟他倒沒有什麼交情。」遂又想

了想，就說：「好吧，我回去就寫一封信，連銀子一齊送來，就奉勞冒老弟走一趟河南，去請苗振山來京，可是在苗振山未來到北京之前，我們總要把這件事隱秘一點才好！」冒寶崐和馮家兄弟齊都說：「那是自然！」當日瘦彌勒黃驥北回到家中，就給苗振山寫了一封信，大意就說是：「久仰大名，恨未得瞻丰采，今勞冒寶崐弟奉請大駕來京一遊，並奉上薄儀若干，代爲晉見之禮，即祈早來都門，以慰渴望。」等等的客套，信中並沒提到贈送路費多少，爲是給冒寶崐留下賺錢的地步，然後封了五百現銀，五百莊票，共封了一千兩，另外封好百兩碎銀，作爲給冒寶崐的路費，特派了大管家牛頭郝三。給送到四海鏢店去，牛頭郝三去了半天，方才回來，說是「冒寶崐把信和銀子全收下了，他說：今天他把私事安頓好了，明天一早他就起身，並且說是快去快來。」黃驥北聽了，點了點頭，心裏雖然略略痛快了一點，可是又想：自己與冒寶崐素不相識，他若是騙去自己一千多兩銀子，把苗振山請不來，他也不回北京來了，那可怎麼辦？自己不要被人笑爲冤大頭嗎？但是又想：也許不至於，冒寶崐既在四海鏢店作鏢頭，大概不能作出丟臉的事，只要他能够把謝翠織在北京的話告訴了苗振山，苗振山一定要負氣前來，至於那一千兩銀子，冒寶崐是如數送給苗振山，還是他自己昧起來，那我就不管了，不過遠水救不了近火，苗振山至快也得二三天才能趕到，此時若是李慕白出了監獄，他提着寶劍找自己來，那可怎麼辦！因此心中依然不勝憂愁，到了次日，鐵棍馮懷就來找他，說是冒寶崐今天早晨走了，又發了半天牢騷，那意思是嫌黃驥北給冒寶崐的路費太多了，他們兄弟也替黃驥北出了很多力，只給了五十兩銀子，在這個時候，黃驥北也不敢得罪他們兄弟，只得又取出五十兩來給他，馮懷方才喜歡着走了，這裏黃驥北爲一個李慕白，這樣傷財惹氣，又是心疼，又是氣惱，因之犯了咳嗽吐痰的舊病，二三天也沒有出門，到了第四天，這日晚間，黃驥北的愛妾正在服侍他吃藥，忽見驢子跳

來，說：「盧三爺來了！」黃驥北還沒說請，胖盧三已進到屋裏，黃驥北趕緊叫他鑿妾，扶他坐起來，只見胖盧三滿面驚慌急氣之色，吁吁地喘氣，跺着腳說：「你說這件事多氣人，那鐵小貝勒到底把李慕白弄出來了！」黃驥北一聽也不由嚇得面上變色，一面咳嗽，一面問道：「什麼時候把李慕白放出來的？」胖盧三說：「現在才出來，衙門裏的胡其圖，派人給我送的信，我聽見信就趕緊找你來了。」說着又急得跺腳說：「那李慕白不是好惹的，他是個窮小子，什麼都豁得出去，倘若找咱們兩人來報仇，那可怎麼辦！」黃驥北心裏却想着：李慕白未必知道我也在暗中陷害他，不過你倒得小心一點！當下又咳嗽了一陣，就問道：「這麼說，李慕白的官司就算沒事了？」胖盧三說：「還有什麼事？不過叫李慕白取了個保，並叫他一個月內不准離京，隨傳隨到，那不過是給他們衙門保全面子也就完了。」黃驥北聽了，却着急道：「還不如把他放出來之後，就叫他即刻出京呢！現在他在北京這一個月，能够老老實實地待着嗎？」胖盧三坐在椅子上，不禁發愁，黃驥北不願在胖盧三的面前露出懼怕李慕白的樣子，就說：「我倒是不怕他，現在我雖是病着，可是他若找到我的頭上，還不知誰能要誰的命，只是你……可是你也不用發愁，我告訴你幾個辦法，第一你晚上別出門，第二，這兩天別再上你的外家那裏去了，在家裏把門關的嚴嚴地，我想那李慕白未必能躡房越脊的找了你去！」胖盧三一聽這個辦法也很好，遂就連連點頭，又看這時天色已然黑了，於是多不敢多留，就站起身來說：「那麼我就走了，有什麼事咱們明天再商量吧！」黃驥北說：「別忙，我派兩個人送你去！」於是他就派了家中護院的坐地虎候梁，椅子棍賈虬，兩個人保護胖盧三回家去，黃驥北却躺在炕上，一面養病一面籌思對付李慕白的方法。

